外国姑娘

桑切斯著

吴健恒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1382-2/I·826

定 价：11.70元

外国姑娘

〔乌拉圭〕桑切斯 著
吴健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lorencio Sánchez

TEATRO COMPLETO

本书根据 Libreria "EL ATENEO" Editorial
Fborida 340—Buenos Aires, 1951 年版选译出

外国姑娘

[乌拉圭] 桑切斯 著

吴健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87,000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7-5327-1382-2/I·826
定价：11.7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前言

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五六年九、十月间，我随中国艺术团访问了南美拉普拉塔河区的乌拉圭、阿根廷两国。九月在蒙得维的亚停留期间，我们应邀参观了市立索里斯剧院。主人邀请中国艺术家与剧院的艺术家在正厅右面乌拉圭大剧作家弗洛伦西奥·桑切斯的铜质胸像前合影留念，并骄傲地向我们介绍了桑切斯的生平和作品，说这位剧作家是乌拉圭和阿根廷两国民族戏剧最杰出的奠基人之一，至今仍影响着两国剧坛。我们辞别时，主人以《弗洛伦西奥·桑切斯全集》一册相赠，并说希望能把桑切斯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去。

十月，抵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翻阅当地报纸，看到当时有个剧院正上演桑切斯的剧作《母老虎》。阿根廷剧作家威尔弗雷多·希门尼斯① 把他刚刚上演过不久的新作《弗洛伦西奥·桑切斯的激情》一册，写上热情的表示友好的题词送给我。这个剧以桑切斯为主人公，加上他的亲友和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敷演成篇，表现了桑切斯一生的坎坷经历和他在戏剧艺术上的辉煌成就。

桑切斯是本世纪初的剧作家。半个世纪之后的一九五六年，他却依然活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人民心中，甚至成了新一代

剧作家为了纪念他而怀着激情写出的剧本里的主人公，他的剧作也依然占据着拉普拉塔河区的舞台。他为什么能如此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影响？这个问题刺激着我去读索里斯剧院赠我的桑切斯《全集》。我翻阅着他的一个个剧本，剧作家笔端展现的一个时代的典型环境与众多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把我迷住了，竟不揣学力不逮趁业余时间动手翻译起来，断断续续译出了《外国姑娘》等八个剧本的初稿。十年动乱一来，这个工作搁下了。最近才能把译稿重新翻出来作修改、出版，向我国读者和戏剧界介绍这位拉丁美洲的重要剧作家。

弗洛伦西奥·桑切斯于一八七五年生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期就在乌拉圭外省小镇米纳斯学做新闻工作。他最早写出的题为"人民之声"的一组文章，登在米纳斯的一份报纸上，深刻地揭露了当地"经济行政会议"的内情并对之加以坚决抨击，这使得他笔下涉及的人物如临大敌似地对付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作者。

拉美各国上世纪初相继独立之后，不少国家经历了一段政局不稳的时期，乌拉圭也不例外。乌拉圭于一八二八年取得独立之后，两个敌对的统治集团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因佩带不同颜色的徽章而称为白党与红党的两个传统政党，长期为有权势的考迪罗② 所操纵，由于争夺政权常以兵戎相见。桑切斯由于家庭属于白党，一八九七年参加白党的军队，英勇地进行过战斗。但是，双方都为压迫人民而进行的非正义的战争教育了他，促使

① 威尔弗雷多·希门尼斯(1915—)：阿根廷著名剧作家，所著《幻想的破灭》、《窃梦者》曾拍成电影上映。

② 考迪罗：南美洲军事和经济地方势力的头目。

他超脱党派立场，写出了题为《一个胆小鬼的信札》的小册子，谴责考迪罗之流的野蛮残酷，喊出了“打倒高乔的偶像”的口号。

桑切斯得罪了权贵，在乌拉圭待不下去了，越过拉普拉塔河来到阿根廷。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罗萨利俄作新闻记者谋生，生活极其贫苦。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阿根廷，有着与乌拉圭不同的面貌。上世纪中叶，在阿根廷长期进行独裁统治的罗萨斯①被推翻，从此内战基本平息，政治上日趋安定，人心思治。阿根廷地处温带，沃野千里，地广人稀，政府鼓励欧洲移民前来进行垦殖。欧洲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工业不发达、农村又甚为贫困的国家里的农民也选中了政局比较稳定又有发展机会的阿根廷落户谋生。一批批移民的拥入，促使阿根廷经济出现较快的增长，城乡面貌也因之迅速改变。邦巴斯草原，萨米恩托②笔下的渺无人烟、野牛野马漫游的荒野，经过移民的辛勤耕作，成了锦绣农田，小麦、玉米、亚麻子等产品迅猛增涨。一九一〇年，阿根廷跃居为当时世界上粮食出口的第一大国，成了有名的世界粮仓。畜牧业由于从欧洲引入优良畜种和采用围场放牧等新技术，也改变原来由高乔自由放牧的落后面貌。牛肉、皮革、羊毛等出口量，本世纪初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尤其显著。从一八五二到一九〇九年之间，布

---

①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1793—1877)，阿根廷政界人物，曾于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五至一八五二年两度在阿根廷进行独裁统治。

②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政治家、作家、教育家、社会学家。他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推动者之一，为建立拉丁美洲民族文学方面作出重要建树，他在文学作品中描绘高乔生活和潘帕斯草原风光。全集共五十二卷。他在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四年间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增加了一百五十倍，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这个往日的“大乡镇”，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拉美的革命者，意大利、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纷纷前来会聚于这个“南美的巴黎”，使它成为各种新思想的熔炉。

总之，本世纪初，阿根廷从一个封建宗法式的畜牧业国家，发展成一个具有先进农牧业的大商品生产国，城乡资本主义因素都有巨大增长。随着这种巨大变化而来的，是阿根廷城乡之间，锐意进取的外国移民和衰落的本地古老家族之间，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激烈冲突，迅速发展的大城市又出现了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处于急剧变革中的阿根廷，需要有高明的画师来描绘它的面目，好让人们能看到它本世纪初年的人和社会的剪影。来自邻邦乌拉圭、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窟里的桑切斯，就是一位这样的画师。

桑切斯在一九〇〇年之前曾为蒙得维的亚的“社会研究国际中心”写过一个短剧，但他的优秀剧本都是在一九〇二年以后写的。一九〇三年，他的名剧《我的博士儿子》经阿根廷著名思想家何塞·因赫涅罗斯和文艺批评家华金·德贝迪亚①介绍给波德斯塔兄弟的著名剧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引起轰动。

桑切斯一举成名。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境遇。在《我的博士儿子》上演成功为他举行的庆祝宴会过后，这位才华出众的戏剧家依然要为着解决生活问题，在利用

① 何塞·因赫涅罗斯(1877—1925)，阿根廷著名思想家，著有《科学与教育》等书；华金·德贝迪亚(1878—1936)，阿根廷著名新闻记者与文艺评论家，著有《如是我见》等书。

他的成就与贫困致富的剧团和戏剧经理人的催逼下奋笔作剧。以后六年中，他虽然接连写了二十个高质量的剧本，但从中所得报酬无几。这位热爱生活的剧作家，说他自己"不知道如何克服的唯一困难就是怎么生活"。他一度甚至不得不利用从电报局捞来的电报稿纸写作。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一九一〇年初，他去瑞士治病，途经意大利米兰时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关于《我的博士儿子》的首场演出，希门尼斯在他的《弗洛伦西奥·桑切斯的激情》一剧里通过几个使该剧能与观众见面的人物之口，对那次演出的意义作了如下评论：

> 因赫涅罗斯　你们意识到了这个时刻的重要性吗，先生们？民族剧坛终于确定无疑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
> 德贝迪亚　（点头）谈到我国戏剧的诞生，首先要说莱吉萨蒙的《云雀》，其次就是马丁·科罗纳多的《丑事》，最后，就是这《我的博士儿子》了。
>
> 赫·波德斯塔（饰剧中人奥莱加里奥的演员）《我的博士儿子》把所有不忠实的高乔戏剧一笔勾销了。
>
> 因赫涅罗斯　也把西班牙式的那种矫揉造作的戏剧一笔勾销了。

剧作家希门尼斯对《我的博士儿子》作出这么高的评价，是切合当时实际的。十九世纪初，拉普拉塔地区的民族革命作家以戏剧为武器，采用往昔印第安英雄人物反西班牙的光辉业绩，写出《图帕克·阿玛鲁》、《自由的阿劳科》等剧，传播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宗主国西班牙，民族戏剧

曾一度繁荣。阿根廷独立后，罗萨斯长期专政，许多进步的文学家和剧作家被流放出境，民族戏剧运动转趋低落。上世纪末，从欧洲特别是从西班牙来的剧团占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性的舞台，上演他们自己带来的剧目，剧情和语言都同阿根廷的风俗和语言格格不入。阿根廷本国的民间流动剧团演出表现高乔生活的戏剧，为一般群众所爱好。一八八四年，波德斯塔剧团把艾德华多·古铁雷斯写的通俗小说《胡安·莫雷拉》改编成剧本，初以哑剧形式上演，后配上台词成为情节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城市演出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其他的高乔戏剧中有例如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的改编本，还有专门为舞台创作的高乔剧本。由于受到群众喜爱，最初由流动马戏团以哑剧形式来表演的高乔戏剧，以后有了专门供表演的固定帐篷，终于导致建立了正式的剧场。

高乔戏剧这一简陋的开端，因为来自民间而富有生命力，它终于在本世纪引来了拉普拉塔河地区民族戏剧的复兴。桑切斯加入民族戏剧运动的行列，和其他民族戏剧作家一道，把民族戏剧推到了发展的高峰。

智利文艺批评家托雷斯-里奥塞科，在他写的《拉丁美洲文学简史》中，把桑切斯归并在以"高乔文学"为题的一章。其实桑切斯笔下的主要角色，都不是印欧混血儿这种本来意义上的高乔，而是世代生活在邦巴斯草原、浸透了高乔风习的土生白人。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三部戏都以乡村为背景以土生白人为主人公。就他们粗犷的性格和突兀暴烈的行动来说，他们很像阿根廷与乌拉圭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高乔，他们也自称为高乔。但是，桑切斯的戏剧，比原来的高乔戏剧格调要高得多。在原来的高乔戏剧中，主人公是同法官和警察周旋的亡命之徒，是单

人匹马打败整个警察分队的绿林豪杰，同美国西部片一样靠惊险离奇的情节来吸引观众。桑切斯则高屋建瓴，表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拉普拉塔河区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及其同封建主义的冲突，提出的是社会问题。

《我的博士儿子》一剧，桑切斯原来用的剧名是《两种思想意识》，是德贝迪亚在该剧上演之前建议改成这个更加形象化的剧名的。这是剧中人堂奥莱加里奥带着讽刺口吻称呼他儿子胡利奥的名字。这个剧中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正是封建宗法思想和资产阶级人生观这两种思想意识的冲突。

这个戏开场时，表现出的几乎是一首描绘封建时代景物和风习的田园诗。景，是乌拉圭乡下古老的庄园庭院，是遭到岁月剥蚀的殖民时代建筑式样的一角房屋。人物，是一家之主堂奥莱加里奥和他的妻子玛丽吉塔。

老奥莱加里奥认为天经地义的是，"这个家，只要我还活着，发命令的就该是我。"但是，时代变了，这种封建秩序终归"好"景不长，老夫妇俩的"博士儿子"胡利奥就要来把这个秩序闹个天翻地覆。在奥莱加里奥眼里，这位在首都蒙得维的亚求学的"博士儿子"，受都市风习的熏染，已经变成了个不遵祖宗成法、不信天主、不敬父母师长的叛逆。他对胡利奥的思想和举止都看不顺眼，而胡利奥却又很自然地当着他父亲的面宣布："这个时代，把您教育出来的那个时代的道德、习惯、生活方式，都过时了！"他认为用手拍拍自己的父亲，叫老爷子一声"朋友"，问一声好，就是对他父亲的爱的自然流露。他完全没意识到，他的一些举动，连老护着他的母亲也感到讨厌。奥莱加里奥发觉胡利奥假冒人家签名到银行提款，严厉训斥了他。由此引起父子间第一场尖锐冲突。父亲举鞭打了逆子，这是剧情发展的第一个

高潮。

鞭子，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是封建权力的象征和执行者。奥莱加里奥的父辈是靠着鞭子维护自身尊严和家庭秩序的。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父子之间的"代沟"是封建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之间的鸿沟，而不是那时光流得缓慢的封建岁月里两代封建脑瓜之间的细微差异。奥莱加里奥一鞭打下去，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加深了，而且失败的是封建一方。闹过架以后，奥莱加里奥携家进城治病。此时父亲又偏偏发现胡利奥玷污了他的养女赫苏莎，同时又在追求他老友的女儿莎拉，还振振有辞地说他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比他父亲那套老规矩通情达理。老人又一次向浪子挥动拳头。戏进入了第二个高潮。

老人匆匆回乡，一气成病，卧床不起。然而他还惦记着失去了的儿子，最后表示只要儿子答应跟养女结婚，其他一切他愿意让步。胡利奥赶回乡下，在老人弥留之际给了他这个最后的安慰。

这个剧的结尾，是不是说明两代人的不同思想以妥协告终呢？这要由观众来回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既然胡利奥看清了他父亲的时代种种偏见的不合理，在封建家庭里几次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即便他以后留在乡下，也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生活下去了。他会把现代文明引到乡下，促进乡村面貌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拉普拉塔河区新一代的庄园主，很多就是这样行事的。这一点甚至成了这个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

《外国姑娘》(1904)一剧，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拉普拉塔河区乡村社会的巨变，冲突发生在破落的封建牧场主和代表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意大利移民之间。出身于阿根廷古老家族的牧场主坎塔利西奥，在庄园里按照老办法饲养些牲畜，在镇

上消磨时间，靠玩牌耍钱过日子。这个性格豪放但“对银钱上的事儿不大在行”的高乔牧场主，从来没想到时代变了，生活方式也要改换。他那既有新思想又很能干的儿子普罗斯佩罗（意为“繁荣”），问他要庄园的土地改营农业，他不答应，反而认为儿子“把自己卖给了外国佬”。

他厌恶的外国佬是邻近他牧场的意大利移民尼古拉一家。他们勤奋节俭，户主老尼古拉还十分精明。坎塔利西奥欠他的债不能清偿，最后只得把房产和土地全部押给尼古拉抵债。这个老高乔落得寸地无有，片瓦无存，只有空空悲叹原来属于他家的一大片草原，“这从古以来”的大好牧场，给“这帮外国佬”抢去改成了耕地！

作者连续巧妙地运用象征手法，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坎塔利西奥破产之后，本想躲到“看不见外国佬的地方去”，在深山老林里搭个小窝棚，同“至少是土生土长的”狐狸为伍。可是事与愿违，他干卖牲口给外国佬的活儿，给移民赶牲口到了老家附近，身不由己回到老家。然而眼前景物全非，旧宅成了一堆瓦砾，新主人正在建造新房，还要修建花园、果园和牛奶场。他熟悉的东西消失殆尽。最使他伤心的是，屋前那棵阿根廷所特有的象征古老的高乔传统的翁波树，也快要锯倒在地了。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里，随着商人洛帕兴的斧声，不只是一片樱桃树纷纷倒落，而是俄国的封建贵族世家的衰败和走向崩溃。这里，在外国移民督促下短工们拉大锯的声音里，也能听出阿根廷两个历史时代交替之际像冬尽春临冰融雪消的坼裂之声。坎塔利西奥触景生情，受不了这种变革的刺激伤心逃走，在路上偏偏又给汽车这现代文明的尖端产物撞伤（一九〇四年，距亨利·福特制造出他的第一部汽车来的一八九三年刚过十年），还要尼古

拉这外国佬收容医治。(尼古拉说："我们不乐意让个本地人死得像条狗似的。")这些细节深化了本剧的主题思想，使人悟出当时阿根廷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崛起，是抗拒不了也逃避不了的历史必然。

本剧结尾时，作者让普罗斯佩罗和尼古拉的女儿维多丽娅(意为"胜利")结合了。剧中人之一称颂这"繁荣"和"胜利"的结合：外国佬的姑娘配本地佬的儿子，未来强有力的种族就将从此诞生。打谷机开动，尼古拉拉开亲吻维多丽娅的普罗斯佩罗说："好啦，孩子……干活去！……干活去！"作者预示，由古老的本地家族和西欧各国新来的移民汇成的阿根廷民族，将通过劳动变得强大有力，并创造出光明的未来。

《江河日下》(1905)是阿根廷土地兼并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悲惨故事。它反映的是一个守旧的宗法式家庭，在资本主义势力从外部挤压和从内部腐蚀下江河日下并终于崩溃的悲剧。

悲剧的主人公，阿根廷草原上的堂索伊洛，是一个勤劳正直、安分守己的老好人，他守着祖传的小牧场靠自己下气力干活儿度日。懂现代技术的新式庄园主路易斯勾结官府夺他的地产，终于使他丢了田地，失了牛羊，头顶上片瓦无存，连个窝儿都没有了。受人尊敬的堂索伊洛·卡尔巴哈尔，变成了谁都瞧不起的索伊洛老头，做人的尊严丧失殆尽。索伊洛经不起这个打击，变得半疯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路易斯和替他为虎作伥的警官古铁雷斯，分别勾引了索伊洛的大女儿普鲁登西娅和妹妹鲁德辛达，"慷慨地"让他一家仍旧住在原来的庄园里，趁他出门就来鬼混。索伊洛钟爱的小女儿罗布斯蒂亚娜把这情况告诉了他。他一怒之下举家迁到了一所破茅屋里。得了痨病的罗布斯蒂亚娜，成

了她姑姑和姐姐的眼中钉，被活活折磨死了。而她们在路易斯怂恿下，在索伊洛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把他扔下，回老屋寻欢作乐去了。索伊洛落得人财两空，清白家风丧尽，连支持着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希望，他的爱女也永远离开了他。他投环自尽了。

索伊洛是他自己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左右的异己力量的牺牲品。他控诉眼前世道说，要是他自己品行不端，那他罪有应得，可他安分守己，为什么沦落到这般田地。作者写出了时代的变化，在注重物质享受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封建道德已经不再是衡量是非的准绳了。

桑切斯也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描绘了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丑恶的面貌，提出了当时拉普拉塔河区处于发展中的大城市存在的社会问题。

《家庭里》(1905)是桑切斯描写都市生活的代表作。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由于其成员的精神空虚和道德败坏而不可挽回地趋于崩溃。作为一家之主的豪尔赫说，他们这样的人"构成一个确定的社会阶级"，思想感情和行为举止"不能超出本阶级的范围"。作者暴露了这个家庭，也就是暴露了内部百孔千疮的资产阶级社会。

豪尔赫原是资产阶级社会里一个品行端正的模范家长，一心一意想让一家人过得幸福。因为做投机生意蚀了本，倒了霉，就昏头昏脑地堕落下去。他为了要给他那看上去还很体面的家撑门面，为了要弄到钱下赌场，到处骗钱，名誉扫地。家里的其他人也都变了。二儿子爱德华多是活得发腻了的懒虫，"从这床上爬起来倒到那床上就躺下了。"两个女儿埃米利娅和劳拉，爱虚荣，好面子，家里没吃的还在梳妆打扮上花大钱，整天想的是

嫁个阔佬，甚至还想着干更坏的事。小儿子托马斯经豪尔赫培养成为跟他一样的货色，没钱下赌场就回家偷东西。只有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子达米安，才是这个家庭里唯一健全的一员。他回家本想整顿好家庭，但是，他不但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被家庭的发霉生活和社会的陈腐习惯所淹没。最后，他父亲赌输掉他委托父亲代为领取的一大笔钱财，他只好叫自己的父亲自首，他本人也终归成了"可怜的吉诃德"。

这个家庭原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个幸福家庭，是倒了霉以后敌不住社会恶习的引诱，才一直走下坡路的。崩溃前夕的险象萌发环生于家庭之内，但这些现象的根源，却要在家庭之外的社会上去寻找。作者让这么一帮寄生虫组成家庭，相互嫌弃埋怨，彼此互揭疮疤，既把他们写成为"一把剪子裁出来的料"，又一一赋予他们不同的性格。蓬勃向上的达米安，同他们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破落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出现个别这样的人物不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终归无力使这样的家庭免于沉沦。作者把这个行将覆灭的家庭中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写得既可怕可悲又合情合理，对家庭各个成员的性格也作了细致的刻划，表现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创作手法。

《穷人》(1904)一剧反映了资本主义都市中穷苦人家的悲惨命运。全剧的冲突，围绕着纷至沓来的灾难迫使女主人公苏尔玛以失身来拯救家庭而展开。这个贫家的父亲费利佩酗酒，游手好闲，下流无耻。母亲莫尼卡每天为填饱儿女的肚子发愁，性格暴躁。大女儿苏尔玛从缝纫工厂领活回家来做，工厂的经理要打她的主意被她多次拒绝，终于连活计也不给她做了。

作者采用层层递进的手法，把笼罩着这个家庭的贫穷苦难的网一步步收紧。苏尔玛没活干，莫尼卡要为人家白干活儿来

抵债，收房租的逼上门，偏偏做童工的小劳尔又被开除了。在这山穷水尽之际，苏尔玛的未婚夫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这家人：他找到了固定工作，就可以同苏尔玛结婚，这家人得救了。在欢乐当中，大家发现苏尔玛“走丢了”。是的，她“走丢了”，可是领回来了一大堆缝纫活，痛哭着说：“你们的活路来了！”作者用几次痛苦与欢欣倏忽交替的情节烘托气氛，用有着语义双关的对话结束了全剧。

工厂的经理，就像《日出》中的金八一样，始终没有出场，但观众又感到他无处不在，苏尔玛怎么也逃不出他的魔掌。这种以虚见实的情节，也是作者的一种巧妙安排。

桑切斯的短剧，大都用来描写城市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这些短剧写得非常紧凑，在短短的篇幅里蕴含着深厚的生活内容，集中地表现了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心身摧残，歌颂了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高尚品质。

《撵房客》(1906)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贫民窟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一桩悲惨故事。女主人公茵达莱西娅因为丈夫在劳动中负伤住院，拖着大帮儿女没吃没喝，眼看就要从贫民窟里被撵上街头。两个意大利移民中，一个收房租的老太狠狠催逼她交房租，一个工人则拿出食物分给她嗷嗷待哺的儿女。两个邻居大嫂，一个百般巴结收房租的，一个一心向着茵达莱西娅。作者通过这两对人物的强烈对比表现了自己的爱憎，勾勒出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冷暖人情和炎凉世态。

作者让茵达莱西娅多年没联系的老父出现，用讽刺的笔法进一步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合理。这个为国家立过战功的老兵，得到的只是短了条胳臂和腿上挂了花，可依然口口声声要“为祖国服务”。他从报上看到要为他女儿募捐的消息赶来了，

为的是穷得没酒喝没饭吃想来分几个钱。在摄影记者给哭着的女主人公照相时，他要挤进去照张好相片露露脸。警官通知女主人公要把她的儿女送进孤儿院而她不愿与他们分离，他却说这是祖国头一次照顾他而要她道谢。作者寓庄于谐，把资产阶级社会、国家、慈善事业、新闻事业嘲讽得淋漓尽致。老伤兵等剧中人物的表演所引起的一阵阵笑声过后，观众更能深切体会出现实生活中的苦涩。

《母老虎》(1907)剧情的主线是简单的。女招待"母老虎"人到中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高级酒店沦落到贫民区的一个小酒馆里。青年泥水匠路易斯倾慕她，每晚来给她捧场，并因此而同一帮闹事的年青哥儿们干架。到街头上，一个流氓头想要伤害路易斯，"母老虎"挺身而出保护了他，并带他回家，向他娓娓倾诉她把女儿寄养在一个上流社会人家培养她成长的经历。最后，她把恳求留下过夜的路易斯送走了。作者所精心塑造的"母老虎"，是一个虽然多年沦落风尘却依然心地善良的不幸的女性的典型。

为烘托故事主线而安排的小酒馆和街头的真实生活场景，是这个戏最精彩的段落。寻衅生事的本地青年，闹腾的英国水手，相互嫉妒的女招待，歌手、醉汉、流氓、掌柜，二十来个人物出现在一个小酒馆里。作者抒写自如，让他们演出一场场辛酸悲苦、喧闹紧张的人生活剧。街头一幕里，作者让一群群习见的夜行人走过，还安排了流浪儿困扰女招待、骗子行骗得手、流氓头立意行凶未能得逞等情节。可以看出，不对城市下层社会有真切的了解，不具有高超的艺术处理功力，是无从表现出这样生动的场面的。

在《玛尔塔·格鲁尼》(1908)里，女主人公玛尔塔是一个富

有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她在惨遭亲人虐待那种活不下去的环境里，始终保持着纯朴善良而又坚强勇敢的性格，虽然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但仍保持着向往生活的激情。深切同情她的"编筐子的人"，也是智慧而又乐观的，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也未因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摧残而泯灭。玛尔塔的父兄、她的未婚夫斯特法诺等人，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畸形产物。他们虽同玛尔塔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又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牺牲品。玛尔塔与他们的尖锐冲突，不仅是一场精神道德上美与丑、善与恶的搏斗，也是社会生活中阶级矛盾的折光反映。玛尔塔的悲剧，大杂院里演出的悲剧，是这个制度下底层群众的悲剧。

托雷斯-里奥塞科评论说，桑切斯"不仅是西班牙美洲最伟大的剧作家，而且实际上是它唯一重要的剧作家"。为桑切斯的《全集》作序的维森特·马丁内斯·奎蒂尼奥称他为"反映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国现实的戏剧诗人"。他深受易卜生的影响，甚至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易卜生"。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熟练地运用欧洲文学技巧来描写拉丁美洲的乡土题材，特别善于描绘乡村和城市贫民区的生活场景，这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洞悉了这种环境以及其中的典型人物的缘故。相反，他的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为背景的剧作，例如《我们的孩子》(1907)等剧，则在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方面成就一般。

桑切斯的剧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表现了当时拉丁美洲的时代精神。特别是他的三个以乡村为背景的剧本，反映了当时拉普拉塔河区新旧两种思想的激烈冲突，使观众从中体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他的艺术特点是善于表现强烈的戏剧冲突又不失为精致细腻。有的剧本同时出场的人物众多，乍看异常纷乱，其实却都经过巧妙安排，井然有序，表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

技巧。他剧中的人物性格鲜明，感情粗犷古朴。特别是上述三个剧本中老一代的高乔庄园主，塑造得饱满充实。即便是次要的人物，也大都刻划得很成功。他的语言不假雕琢，清新炽烈，富有诗的意境和个性特点。

物换星移，桑切斯去世至今已过七十载，他所描写的现实已成为历史。时代前进了，拉普拉塔河区和整个拉丁美洲的面貌都已大有改变。新的现实，新的矛盾和冲突，新一代的风流人物，要新一代的戏剧诗人去抒写描绘。但是，桑切斯的剧作忠实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是不会丧失其认识和借鉴的价值的，更何况它们至今还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这就是这些剧作在拉普拉塔河区常演常新的理由所在。

译　者

1992年5月

目　　次

我的博士儿子[①]

① 一九〇三年八月十三日，赫罗尼莫·波德斯塔剧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喜剧"剧院首次演出的剧本。——原注

人　　物

堂娜玛丽吉塔
赫苏莎
莎拉
阿德莱达太太
丽塔妈妈
堂奥莱加里奥
胡利奥
堂埃洛伊
小男孩

第一幕和第三幕：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的一个庄园。
第二幕：蒙得维的亚
时间：现代。约与演员同时代。

第 一 幕

庄园住宅的庭院。已遭岁月剥蚀的殖民地时代建筑式样的老屋的一角——左面开着一扇门，舞台后部开着两扇门——舞台中央有株大树，枝叶繁茂，围着树干装着个大鸟笼，里面养着鸟儿。右边是栅栏，两个柱子中间有条通路。

第 一 场

小男孩——堂娜玛丽吉塔——堂奥莱加里奥

小男孩 （尖声叫。）太太！……教母！……那个女摊贩堂娜布里希达的儿子骑着白头白蹄的母马来啦！他说要借咱们的擀面杖使使，因为他家今天要做馅儿饼……

玛丽吉塔 （从舞台后部的一扇门内探出身子来。）该死的，别嚷嚷！你不知道你会把我的博士儿子吵醒吗？……（退下。）

小男孩 那小伙子来得很急，因为他还要到杂货店去呢！……

噢！……他还问您是不是能让他牵那头脱了角的老母牛去，他家想多挤点儿牛奶……我怎么跟他说呢？……

玛丽吉塔 （匆忙走出来，抓住他的衣领，拧他。）你嚷嚷完了没有，该死的！……

小男孩 哎哟！……哎哟！……别拧我！……我没错儿！……

玛丽吉塔 （不放松。）我要教训教训你！……撅嘴巴！……没教养的！……

奥莱加里奥 （慢步出场，进行干预。）放开这可怜的孩子！……简直难以相信！……你这是干吗？……他闯了什么祸？……（向小男孩。）你去给我泡马黛茶①去！

玛丽吉塔 每天都跟你来这么一趟！……这坏蛋明明知道胡利奥在睡觉，还是这么拚命叫喊……他这是存心捣蛋！……

小男孩 （伤心地。）不是的，先生！……我只是记性不好……

奥莱加里奥 （对小男孩。）我对你说，你给我泡马黛茶去！……（小男孩下。）这可怜的塔佩人②怎么会存心捣蛋呢！你知道他是个天生的大嗓门儿……（爱惜地。）我的老伴儿，今儿怎么一起床就心情不好，是不是睡觉扭了脖子？

玛丽吉塔 （粗声粗气。）我还不是跟平常一样起床的嘛！……可你护着这小鬼，相信他，你会把他惯坏的。

奥莱加里奥 唉，老伴儿，你别发火嘛！……哎呀！……去，去把你的扶手椅和小椅子搬来，（玛丽吉塔走去把他叫搬的椅子搬了出来。）我们俩安安静静地喝马黛茶吧。真是活见鬼！今儿早上天气这么好，可你却赌气了。你等一等，教母，我来帮帮你。（玛丽吉塔给他一把扶手椅，自己带着个小椅子

① 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一种用开水冲泡再以吸管吸饮的饮料。

② 居住在阿根廷的瓜拉尼族印第安人中的一支。

和针线活儿走出来站着。两人落坐。小男孩出来把马黛茶给了奥莱加里奥。)

奥莱加里奥 (向玛丽吉塔。)你想喝点吗?

玛丽吉塔 (客客气气。)谢谢,您喝。

奥莱加里奥 (愉快地。)亲爱的,你不理睬我吗?……别这样!……来吧,就喝上一口也好!……谁会相信你不给好脸色呢。我知道你脾气好!……唔,老伴儿,别再赌气啦……好吗?从前你可不是这样的……你可没跟我板过脸!要这样,我会把你看成个老太婆的……来,喝一口!……

玛丽吉塔 奥莱加里奥,天哪!……你就存心要叫人不耐烦!……我不想喝马黛茶嘛!……(看到小男孩在偷着笑。)你在笑什么?……(向奥莱加里奥。)这就是你干出来的好事儿!……连个小孩儿也敢笑我了!……

奥莱加里奥 你敢笑你教母,小坏蛋!……够啦!严肃点!……(小男孩依旧傻笑。)别笑了!……(重复。)我叫你别笑了!……当心我揍你!……

玛丽吉塔 够了,老伙计!……(向小男孩。)你给我滚!……(小男孩突然大笑起来走开。)该做出榜样的人没做个好榜样,这坏蛋才敢对我这么放肆!……出了这种事儿是我的过错!……(急躁地把针线活儿放到针线篮里去,给针扎了手。)哎哟!见鬼!(吸吮着手指,针线篮"啪嗒"一声摔到地上。)赫苏莎!……赫苏莎!……赫苏莎!……

奥莱加里奥 嘘!……嘘!……声音轻一点,老伴儿!……你不知道这样会把我的博士儿子吵醒吗!……

玛丽吉塔 (愤然倒到椅子上。)哼!……

第 二 场

上一场的人物——赫苏莎

赫苏莎 我来了，教母！……

玛丽吉塔 你到哪儿去了？

赫苏莎 我在牛栏里照顾老母牛下的那条小牛犊儿……多可怜的小牛犊儿哟！咱们前天给断了奶的那条发疯似的黄母牛，赖在牛栏内，脾气变得坏极了……大概是想着自己下的小牛犊儿，对吗？……它看到别的小牛就往上撞，用犄角把老母牛腿底下的小牛肚子给撞了一下子，撞得可厉害啦！……我每天都给撞伤的小牛儿敷上那带柏油气味的药，不让牛蝇来叮它。我做得对吗，教父？

奥莱加里奥 对，我的孩子！……得关心家里的事儿！……

玛丽吉塔 好一个关心家里的事！……她还不是闹着玩嘛。整天都是这样儿：不是一条小牛儿给撞坏了，就是一只钦哥洛①的腿受伤了，还把它当成人儿似的给包扎；小鸟要是没事儿，她还会拿奶瓶去给所有的小羊羔儿喂奶。同时，到了中午还没有去铺床叠被，收拾屋子！……

赫苏莎 可是，教母！……

奥莱加里奥 天啊，瞧你这老婆子！……你连这孩子心眼好，都

① 拉丁美洲的一种燕雀，善鸣。

不乐意！

玛丽吉塔 我可没这么说过。可她光忙着去照顾牲口，连给胡利奥准备巧克力都忘了……胡利奥就要起床了，他拿什么当早餐呢？

奥莱加里奥 真遗憾！……王子没有巧克力就过不了日子！……我的老天爷！……

玛丽吉塔 当然啰！他习惯了嘛！……你知道，城里就兴这样！……

奥莱加里奥 进了城就得吃巧克力呀！……城里人还不跟我们一样，只在行洗礼和守灵的时候尝尝巧克力！……他们管牛奶咖啡叫巧克力！……到乡下来摆臭架子，早餐要吃巧克力，真是太过分了！……

赫苏莎 可是教母！罗布斯蒂亚诺他……

玛丽吉塔 （纠正她。）胡利奥。

赫苏莎 胡利奥对我说过……

奥莱加里奥 啊，我倒忘了！……这孩子为了不沾一点乡下佬气味，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他真该吃巧克力才对！……

玛丽吉塔 你别这么唠唠叨叨，奥莱加里奥。你知道，他有两个名儿：罗布斯蒂亚诺和胡利奥……他现在签名签胡利奥·罗……

奥莱加里奥 对，对，对！……

赫苏莎 这……您是想说，胡利奥提醒过我，他不喜欢巧克力；是我们硬要用那东西来倒他胃口的……他喜欢吃烤肉，喝马黛茶……

玛丽吉塔 你听见了吗，奥莱加里奥？……

奥莱加里奥 你听见了吗，玛丽吉塔？……你还嘟哝着要巧克

力。

玛丽吉塔 你说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乡下的东西……可你瞧……他吃烤肉哩……

第 三 场

上一场的人物——小男孩

小男孩 教父！……大卫赶着一大群马到了这儿。母马乱跑开了。您让不让我骑您那匹黄马去帮他忙？……

奥莱加里奥 是谁叫把那群马赶来的？……我不是说过不要把马赶到栏里去吗？

小男孩 胡利奥那娃儿说了，他今儿要把那匹浅黄色老马备上鞍子，上杂货铺去……

奥莱加里奥 对！……胡利奥那娃儿！……走吧，赶紧骑马去帮他去……（小男孩下。）你们得慢慢赶马进栏，注意别伤了马……胡利奥那娃儿！……胡利奥那娃儿！……他什么事儿都不干，就会惹人生气！……中午了，那些母马还得让我出一身汗！……胡利奥那娃儿他又没为养马出过力，他当然能让人家糟踏牲口！……胡利奥那娃儿……（赫苏莎开始清扫大鸟笼。）

玛丽吉塔 可是，奥莱加里奥！……那可怜的孩子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叫你这么讨厌他？……好像他不是你儿子似的！……尽管一年到头只能有个把月时间看见他……可你还整

天穷嘀咕！整天说他的坏话！……

奥莱加里奥　要是他总觉得有乡下的爹娘不光彩，在我们面前摆城里学来的臭架子，那他倒不如留在城里！……

赫苏莎　教父，胡利奥怎么会因为有您这爹觉得不光彩呢？……他只不过是养成了另外一套习惯……在城里生活跟这儿不一样……可他并不因为这样就不再爱咱们了……

奥莱加里奥　爱！……他随便胡来，你们倒叫做习惯……他斜着眼看我们，好像大人物似的对待自己，当着我的面耻笑我说的话和做的事情，好像是我该尊敬他，而不是他该尊敬我似的……要是说上他几句，他就跟你胡编乱说一通……这你们昨儿晚上不都瞧见了吗？……那娃儿不乐意人家数落他，冒冒失失，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毛孩子样儿！……要是我这样回答我爹的话！……那我的牙齿就准会一颗颗给打落在地上！……我记得有一回，我那死去了的弟弟胡安·安多尼奥竟敢跟爹顶嘴，说他已经长大得可以跟爹较量一下了……老头子一下就朝他扑过去，要不是我们把他从爹手里扯开，爹会一顿鞭子把他抽得死去活来！……可是，你们已经看到胡利奥那娃儿怎么对待我！……我一对他说点儿什么，他就嬉皮笑脸，神气活现地跟我抬杠……就好像怜悯我似的！

玛丽吉塔　耶稣基督，你是这么想！……

奥莱加里奥　是的！……是的！……他就好像怜悯我……他就好像高我一头……，就好像对我说：你对这些事儿懂个什么呢，可怜的老头？……好个大人物！……我是为了你们才还没打落他的牙齿！……可是，不犁田的公牛，要往哪儿走！……我慢慢知道了他在城里行为举止方面的一些事儿。那

些事儿要是有一天证实了，那有他受的！我肯定告诉你，他干了那些事儿都会受到惩罚的！

玛丽吉塔 你说的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都是那卖杂货的西班牙佬造的谣！……这孩子很好，他爱我们，只是他受的教育不同罢了。要是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乡巴佬，那他也就会成不了博士……

奥莱加里奥 可是，那样他就会尊敬爹娘了。

玛丽吉塔 那咱们送他去念书干吗？……

奥莱加里奥 住嘴，玛丽卡①！请你住嘴！……（突然停住并向右边作手势。）嗳！……嗳！……好家伙！……你们玩儿吧！孩子们！……你们就这样糟踏牲口得啦！……受罪的反正又不是你们！……畜生！……别上那边去！……赶那匹母马慢慢转弯！……别抽它！……啊，这帮强盗……让马都跑啦！……混蛋！……蠢驴！……我要去瞧瞧！……（骂着下。）

第 四 场

赫苏莎——玛丽吉塔

赫苏莎 （对着鸟笼上的一个食槽子吹气。）教母，教父对胡利奥老是生这么大的气，这是怎么回事？教父那么好，胡利奥又那么爱他！……

---

① 玛丽吉塔的昵称。

玛丽吉塔 我怎么知道!……我挺不高兴的!……他大概是因为有病才这样的……他打从得了气喘病以来,就像疯了似的,对什么都生气……唔,胡利奥也有些不是!……儿女们对做爹娘的像对待平辈一样,是够叫我们生气的!昨儿晚上他翘着腿,老爷子训他的时候,他倒去拍拍老爷子……这叫谁都讨厌……你该对他说说,懂吗?……叫他别这样做了!……

赫苏莎 可是这又有什么坏呢?……我看这样显得更亲热一些……胡利奥对他说过:一个人干吗对自己的亲爹,要比对生人和朋友还要疏远些呢?

玛丽吉塔 这有什么法子呢,孩子!……他就认为这是不恭敬嘛!

赫苏莎 瞧,教母……我想,我和胡利奥能叫他顺过心来……您要我试试吗?……好;我一看到他心境不好,就跳到他身上去,扯他的胡子,拍拍他……这样!……这样!……您瞧!……(放肆地。)您好,教父!……您头痛吗,亲爱的教父?……我这就一个劲亲他,逗他……(把鸟食泼到玛丽吉塔身上。)

玛丽吉塔 孩子!……瞧你把我弄成什么样了!……

赫苏莎 啊,对不起,亲爱的教父!……请原谅,教父!……让我亲亲您!再亲亲!……还亲亲!……

玛丽吉塔 (笑。)你这么讨厌,他会给你一拳头!

赫苏莎 (故作天真。)怎么?……人家不是摸摸马儿,摸得顺了,好叫它不尥蹶子吗?对人应该更好办些!……

玛丽吉塔 这话倒对,可比喻不恰当,唔?

赫苏莎 哈,哈,哈!……您等着瞧吧。要是胡利奥也来这么一招,那我们会亲得老爷子发疯的……

第 五 场

上一场的人物——堂埃洛伊

埃洛伊 万福马利亚!……(进来。)

玛丽吉塔 哎哟,堂埃洛伊!……你好吗?……真太好啦!……俗话说得好,贵客来了狗不叫……狗也不叫一声就让你进来……姑娘,去给他,去给他搬把椅子来,再去叫人冲壶马黛茶……

埃洛伊 别费事了!……你好吗,赫苏莎?……

赫苏莎 好哇,你呢?……(下去很快地搬来一把椅子。)

埃洛伊 我不用问堂奥莱加里奥在哪儿了,因为我刚刚在马栏那边跟他待了一会儿……嗯……他好吗?……

玛丽吉塔 你已经看到了,堂埃洛伊……你呢?……

埃洛伊 像往常一样……我听说胡利奥回来了;向您祝贺,大婶。

玛丽吉塔 谢谢。

埃洛伊 你呢,赫苏莎?你休息好了吗?……

赫苏莎 我干吗要休息呢?

埃洛伊 你参加了前几天的舞会嘛。

赫苏莎 哎哟,堂埃洛伊!瞧你还记得那舞会!都过了半个月啦!

埃洛伊 (有意地。)你倒是这么快就把它忘了!……

赫苏莎 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我有充足的休息的时间……我没跳那么多舞！

埃洛伊 可是人很激动啊……

玛丽吉塔 啊，对！……这调皮鬼迷住你了吗？……你想想看，她告诉我说，她几乎整晚都跟你搭伴跳舞……

埃洛伊 是不是说，我……

赫苏莎 教母！您不是盼着堂埃洛伊来，要托他捎东西吗？

玛丽吉塔 是呀！……你们进了货，我想请你捎点花布来，要花色时兴点儿的，好给赫苏莎缝件衣服，还给我捎上一件条纹罩衫来……另外，还有张要添办杂货的单子，我这就去拿给你。（站起来。）我这么快就走开，你别以为我是要赶你走。

埃洛伊 啊，大婶！……

玛丽吉塔 我要去拿单子，是因为我的记性不好！（下。）

赫苏莎 （不安地站起来。）哎，教母，单子搁在缝纫机上，就在门旁边……

第六场

埃洛伊——赫苏莎

埃洛伊 唔，赫苏莎？……你考虑过了吗？……

赫苏莎 考虑什么？……

埃洛伊 回答呀！我来这儿是想在进城以前得到回答。有了你

的回答我才好为你作准备……

赫苏莎 可是，什么准备呀？……

埃洛伊 别装糊涂了。说啊……答应还是不答应！……爱我还是不爱我……

赫苏莎 （焦急地环顾四周，像找寻脱身办法似的。）可是……

埃洛伊 说吧。打破这闷葫芦。这并不费什么力气。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

赫苏莎 （如前。）这……教母……您没找到单子吗？

第 七 场

上一场的人物——玛丽吉塔；然后奥莱加里奥

玛丽吉塔 找到啦，女儿；在这儿。（找烦了的样子。）在这儿：（念。）饼干，要好的，嗯？（赫苏莎忍着笑，躲到鸟笼后面去。）煤油，蜡烛，大米，扣针，豆子……

埃洛伊 得了，得了！……把单子给我！……（用目光寻找赫苏莎。）哎，大婶，帐本儿在您手边吗？如您愿意，去把它拿给我！……

玛丽吉塔 怎么会不愿意呢？……

赫苏莎 （迅速地。）您别劳神了……我去拿。（跑着下。）

玛丽吉塔 你坐，堂埃洛伊……怎么啦？想什么时候进城去？……

埃洛伊 也许很快就走！……这要看……唔，唔！这要看有桩事

儿办得怎样……嗯……我就把这桩事儿坦率地告诉您……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了，赫苏莎……

赫苏莎 （出场。）帐本儿拿来了。给你，堂埃洛伊。

玛丽吉塔 你来得正好。堂埃洛伊正在说到你……

埃洛伊 我高兴能当你在场的时候接着谈下去，因为这事儿关系到我们大家……

赫苏莎 （高声。）啊，不！……我走啦！……

埃洛伊 赫苏莎！你别这么怠慢我！……

赫苏莎 不，不，不！……我走啦！

奥莱加里奥 （从里面叫。）赫苏莎！……打盆水给我……

赫苏莎 感谢天主！（下。）

奥莱加里奥 （出场。）你还没卸下鞍子吗？……在这么热的太阳下，难道你就想走？……谁都知道，大家睡午觉的时候，你们外国佬习惯在外头跑，就像蝉儿爱太阳似的……（赫苏莎把脸盆端给他。）那匹老花马跑路不行，我给它换掌子可累得够呛……（洗手。）

埃洛伊 啊，是这样！……

奥莱加里奥 这帮伙计可都是些懒鬼，要是自己什么都撒手不管的话，那……

埃洛伊 主人照料，马儿长膘……

奥莱加里奥 这话不假，朋友……谢谢你，姑娘……（揩干手。）哎，堂埃洛伊，没有我的信？……

埃洛伊 有，我倒忘了。我带来了一封信，由信封儿上看，是您的老朋友来的，还有几份报纸……（把信件递给他。）

奥莱加里奥 谢谢天主！……我正盼着这封信！……唔，胡利奥起床了吗？……

玛丽吉塔 （踌躇。）这……胡利奥吗？……是的！是的！他起床啦！……他在那边……

奥莱加里奥 那好。我就和堂埃洛伊到他房间里去。我想要他跟我把那批小牛犊的钱算一算……

埃洛伊 很好！（奥莱加里奥朝左走，堂埃洛伊相随。）

玛丽吉塔 不，奥莱加里奥！……你们最好还是到客厅里去……赫苏莎！给他们把墨水瓶儿送过去！……胡利奥的房子还没收拾好，不方便。

奥莱加里奥 啊，唔！……没收拾好！没收拾好！……哼！……那好！……（同埃洛伊跟着赫苏莎，从后面右边的门下。）

第八场

玛丽吉塔，然后赫苏莎，然后胡利奥

玛丽吉塔 （向左面的门口叫唤。）胡利奥！胡利奥！……快十一点啦！……起来吧！……啊，唔！……你在穿衣服吗？……好，我给你做烤肉去……对！……对！……要多点汁？……我这就去做！……

赫苏莎 教母……你把他叫醒了吗？

玛丽吉塔 对，我的孩子。（自右面下。）

赫苏莎 （对着鸟笼）啊，天哪！我干了什么事来着！……我把笼子门开着了！……哎呀！……椋鸟儿飞跑了！……吱吱！……吱吱！……多可惜！……吱吱！……吱吱！……一定不会飞得

太远！……你这不害臊的！……我这么小心照顾你，可你还逃！……嗯，我不也逃掉了一次，摆脱了困难……这堂埃洛伊一股劲儿讨我的欢心……我呢，也这么糊涂，尽给他希望……吱吱！……吱吱！……啊，捣蛋鬼！……你在那儿吗？……等着瞧吧！……该死的！……要是我抓到了你，我就把你独个儿关在一个笼子里关三天，好叫你学得乖些……可是，我怎么抓到它呢？……要是有……啊！（拿起一个食槽子蹑手蹑脚朝一根树枝走去。）吱吱！……蠢东西！你不用怕！……哎哟，我的上帝！……你飞到这么高的地方去了！……小淘气！讨厌！……坏东西！……啊，你等着瞧！（拿起一把椅子，小心地靠过去。胡利奥探身出来瞧着这场景。）还穷卖弄呢！……瞧这不害臊的，还跟我挤眼哩！……不，我不想抓你。随你去！你可以跟另外的鸟儿一道飞走……让老鹰啄吃了你，那我……什么，你不信？……就是这样嘛！（登上椅子又下来。）唉！又飞啦！……要是你还飞，那我就拿鸟枪来……你怕了吗，嗯？……咳，别动！……别使坏了！……（爬上椅子，胡利奥蹑着脚走近。）吱吱！……吱吱！噢！……多近呀！……就要抓着啦！……（胡利奥靠上椅背。）哎哟！……（失惊地一叫，掉到胡利奥的怀里。胡利奥吻她的嘴。）傻瓜！……你把它吓跑了！……瞧，瞧！……它飞到屋子上头去了！……你真坏！……

胡利奥　你刚才太可爱了，小东西，我忍不住……（抱住她，热情地。）我爱你！……

赫苏莎　（摆脱开。）天哪！……要是他们瞧见了我们怎么办……他们在那边……跟堂埃洛伊一道在客厅里……

胡利奥　哦！……你爱人来了？……他是来向你求婚的吗？……

赫苏莎 我不知道！……也许是的……我经过了好几道难关！……他一个劲儿要逼我打破他的幻想，我……

胡利奥 那么你呢？

赫苏莎 我不好意思对他说我不乐意！

胡利奥 那你就该答应他嘛……

赫苏莎 傻瓜！

胡利奥 漂亮人儿！……（抱住她。）

赫苏莎 （摆脱开。）不，胡利奥！人家会看见我们的！放开我……往后……

胡利奥 蠢丫头！……（吻她。）

玛丽吉塔 （从里面叫。）赫苏莎！去叫胡利奥！

赫苏莎 你瞧！……几乎撞上我们了！……走吧……

胡利奥 这倒是。要是早一点听到妈的叫声，那你就得羞红脸儿了……（温柔地，又要抱她。）我的小傻瓜！……（赫苏莎躲开他的拥抱，从右边下。）

第 九 场

奥莱加里奥——埃洛伊

埃洛伊 这您不用担心！……我照您说的办。

奥莱加里奥 啊！……关于胡利奥的事儿，请你别随便乱说……你知道，这够丢人的！

埃洛伊 您放心，先生……

奥莱加里奥 这个无赖！……败坏我的名声！……他就得跟我说清楚！……

埃洛伊 啊，不！……事情已经了结了，我看对您不算回事儿了！

奥莱加里奥 这是我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办！……至于说到那姑娘，你放心我会帮你的忙……你准能得到她！……

埃洛伊 谢谢……那么……再见，嗯？

第 十 场

上一场的人物——玛丽吉塔，然后胡利奥

玛丽吉塔 怎么？……你要走啦？……不留下来吃午饭吗，堂埃洛伊？

埃洛伊 我还有事儿……非常感谢！

玛丽吉塔 哎哟！……我看胡利奥想找你谈谈……我去叫他……胡利奥！

胡利奥 （进来。）什么事？胡利奥来啦！……你好，老爷子！……（奥莱加里奥不回答。）你好吗，堂埃洛伊？……我知道你上这儿来了……好哇，我正打算今天下午去拜访你，跟你谈谈那桩事儿……你就走吗？我送你到大门口。这么热的太阳，我不敢走这趟路了……（对奥莱加里奥，亲昵地。）你怎么啦，老爷子？……晚上没睡好觉吗？……睡得不很好，对吧？……从你的脸色准看，我就看出这一点了！……（拍拍他。）

得当心啦，朋友！……得当心！……人到了一定年龄，老毛病是会复发的！……

奥莱加里奥 （有意地。）肯定治得好我的病的不会是你！……

胡利奥 那当然，因为我不是学医的嘛！……嗯！……我们走吧，堂埃洛伊？……（埃洛伊告别。）回头见，老爷子！……再见，老太太！……我这就回来……（两人下。）

第十一场

奥莱加里奥——玛丽吉塔

奥莱加里奥 （目光看着胡利奥。）你走吧，坏蛋！……你走吧！……你不知道会有大难临头！……流氓！……骗子手！……冒牌博士！

玛丽吉塔 （惊慌。）怎么啦，奥莱加里奥？……出了什么事儿？……你怎么变成这样？天啊！……

奥莱加里奥 骗子手！……无赖！……（对玛丽吉塔。）看你还敢护着他！

玛丽吉塔 圣母！……可怜的孩子究竟做下了什么事儿呢？……说，说啊！……

奥莱加里奥 没什么！……蠢事儿！……他假冒堂埃洛伊的签名，到银行里去提了款，叫堂埃洛伊提出不认帐！……

玛丽吉塔 这有什么呀？……我看只不过开了个玩笑罢了！

奥莱加里奥 败坏我的名誉和你的名誉，这还是开了个玩笑？借

债没有钱还，这还是开了个玩笑？……可怜虫！……这些事情你懂得什么！……这是诈骗！……流氓！…… 千方百计为他操心，可到头来牛陷在泥坑里，得了这么个报应！……

玛丽吉塔 （泪汪汪。）可是……你能还钱给堂埃洛伊……你还得起……事儿做下了……那就……

奥莱加里奥 对！……可是丢的面子呢？……帐我已经还了，可谁来给我们擦掉这一脸黑呢？

玛丽吉塔 帐还了，也就清白了……可怜的孩子兴许急等钱用，又不好意思问你要……

奥莱加里奥 这家伙不知羞耻！…… 你没瞧见他对我们那种没规没矩的样子吗？那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是个浪子，是个放荡货，不可救药的东西！……啊！…… 我还得了解些事情。我叫人写了封信给我的干亲家罗德里格斯，现在回信来了……赫苏莎！……（叫着。）

第 十 二 场

赫苏莎——奥莱加里奥——玛丽吉塔

赫苏莎 是您叫我吗，教父？

奥莱加里奥 是，我的孩子。你给我们念念这封信。（坐下，让赫苏莎坐在两人中间的一条矮椅子上。）

赫苏莎 （念。）“我尊敬的干亲家和朋友：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回复本月三日您的宝贵来函。祝愿您和您一家在接此信

时平安康乐，有如吾家托天之福所享之光景。至于您向我询及有关令郎，我的教子的情况，现谨奉告于您：此子近日行为，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我一方面，我不敢疏忽圣礼① 以及友谊所加之职责，一直给他劝导。但您知道，今日之儿女已日益不知敬重吾辈，而是十分自信。令郎本质并不坏……”

玛丽吉塔 你瞧，奥莱加里奥！

奥莱加里奥 念下去！

赫苏莎 “……令郎本质并不坏，但十分没有礼貌，而且有些轻率。他学习用功，因此成绩优异，报纸也提到过他。但一些荒唐的思想钻进了他的脑子，我甚至认为他自以为是个半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不信上帝。此外……”

奥莱加里奥 嗯，你瞧这孩子怎样呢？……你瞧……（赫苏莎继续念。）

赫苏莎 “至于有关银钱方面之事，他经常来索取钱用。我实话告诉你：我已预支给他四个月的费用。我不知他将钱作何用；他交友想必欠妥。至于您询及有关罗德里格斯——查维斯商号之事，商号方面告我，他未交足购买小牛之全部款项，留下了三百比索的借据……”

奥莱加里奥 干得漂亮！漂亮！……小畜生，噢，小畜生！……念下去！

赫苏莎 “……三百比索的借据。干亲家，我将此情况奉告，旨在使您了解底细，而不致当胡利奥向您索取大笔费用时毫无准备而为其所乘，我认为他会这样做的，因为他已将此意告诉我，而此子亦不应让您的名誉受到玷污。我之所以

① 罗德里格斯指的是胡利奥行天主教洗礼时认他为教父。

奉告上述情况，亦系为促您于便中对他予以训诫。训诫对他有益，他已到应该明情达理的年龄……”

奥莱加里奥 训诫？……哼！

赫苏莎 “……如我对您所言，此子并不坏，而我亦相信如此。我曾窥见他在追逐我的次女莎拉……”（中断，自己急切地看下去。）

玛丽吉塔 你不懂吗？

赫苏莎 （断断续续，几乎泣不成声。）“……他在……追逐……我的次女……莎拉……”我……我……唉……我的天哪！……（把头伏在膝盖上啜泣。）

奥莱加里奥 孩子，你怎么啦？……说呀！……怎么回事儿？……

赫苏莎 天……天……天哪！

奥莱加里奥 孩子！……你怎么啦？……说呀！……把头抬起来！……

赫苏莎 （克制。）没……没什么……只是因为……胡利奥的事儿叫我很难受！……

玛丽吉塔 你把我们吓坏了，姑娘。

奥莱加里奥 （受感动。）是该这样……我们真可怜哟！……

玛丽吉塔 照我看，事儿并没有这么严重……说到底，不过是花几个钱的问题罢了……给胡利奥一点该给的钱，好像就该掉眼泪似的。信里没再说什么吗？

赫苏莎 “……余不一一，顺此问好……”

玛丽吉塔 这不用惊慌，也不用这么唉声叹气！……活见鬼！……

奥莱加里奥 可是，老伴儿……老伴儿……

玛丽吉塔 什么老伴儿不老伴儿的！……你是爹，你爱怎么着

就怎么着！随你怎么骂他训他都成；可我说，我儿子欠了点儿帐，也并不就堕落了。他缺钱用，我准备把我的牛儿都卖掉来帮他摆脱困难……我要把话儿说明白！

奥莱加里奥 听！……你也顶起嘴来了！……你也来触犯我！……你呀，太太，就照我的吩咐办事！……这个家，只要我还活着，发命令的就该是我！……知道吗？……你呢，赫苏莎，去瞧瞧那坏蛋回来没有！你呢，也可以从这儿走开了！……去，去卖你的牛儿去！……（激怒地站住，用鞭子抽着皮靴。）见鬼！（玛丽吉塔和赫苏莎下。）这年头连狗都要不把我看在眼里了。这不成！……我要狠狠训他一顿！……瞧！那无赖来了！

第十三场

奥莱加里奥——胡利奥

奥莱加里奥 （对胡利奥，严肃地。）大少爷！……您请坐。

胡利奥 见鬼！……这么一本正经！……您老人家怎么啦？

奥莱加里奥 我叫你坐下！……

胡利奥 好……我就坐下。（带着不大在乎的神气坐在一张椅子里。奥莱加里奥不看他，来回踱步。停顿。）这是要干吗？……我猜想您要对我说挺严重的事儿。

奥莱加里奥 噢！……你干吗装糊涂呢？……难道你一点也不明白？……你以为就能这样耍流氓过日子吗，大少爷？……

胡利奥 （变得沉着了。）得了吧！我认为您说我的这番话是不公道的！……您坐下！……让我们坐下来谈清楚！请坐下来嘛。您这么站着，也不见得就有了道理……我首先要问问您。您这段日子对我一直这么冷淡，是哪件严重事儿在作怪吗？

奥莱加里奥 你也注意到了，嗯？你难道一点也不感到于心有愧吗？……你闹过那么些乱子，还一直不把生养你的可怜的老汉看在眼里，一点也不尊敬他，揉揉他，拍拍他，就像玩套索的包皮似的，你以为这都做得对吗？……说啊！……你辜负了我的信任，回到这儿来又横蛮无礼，不恭不敬，这样来气我恼我，你以为这都很好吗？……说！……说啊！……

胡利奥 说下去，老爷子！把这些傻话说下去。

奥莱加里奥 你瞧！你瞧！……连一点儿羞耻心都没有了！……把什么都说出来吧！……你说，这两个把你拉扯成半拉子大人的可怜的老人，对你一点儿也不重要！说啊，忘恩负义的家伙，畜生！你说，你一点也不欠我的，我对你什么都不是；我像牛似的干活，供养着你，让你胡作非为，我就只顶这点儿用！……

胡利奥 （不耐烦地。）我倒想要知道，我怎么胡作非为来着。

奥莱加里奥 啊！……你还装糊涂！……拿去！……念！……念！……念念我的干亲家说了些什么！（胡利奥拿信含笑看着。）你以为事儿挺平常吗，嗯？……这是老实人干出来的事儿吗，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吗，嗯？……

胡利奥 您别激动，爹，别这么嚷嚷，您不是在跟个孩子打交道！您听我说……

奥莱加里奥 你说吧！唔！……说啊！……说！……又来辩解一

通！

胡利奥　您还让我说话不？……

奥莱加里奥　哼！……流氓！

胡利奥　您说……您和您的干亲家有何权利干涉我的私生活呢？

奥莱加里奥　有什么权利？

胡利奥　（严厉地。）是呀！有什么权利？我是大人了，成年了！就算不是这样吧，也已经很长时间就自己思考问题了，我不需要什么人领着我走人生之路……我是自由人！……坐下，爹！……您别发火！……（泰然自若地接着说下去。）我和您过的是用感情的纽带联系起来的、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各管各的事，除了我乐意爱您以外，您对我并没有其他什么权利。（奥莱加里奥勃然大怒。）您冷静点，冷静点！（和蔼地。）您要知道我很爱您！……什么都在改变，老爷子。这个时代，把将您教育出来的那个时代的道德、习惯、生活方式，都送进档案馆了！……今天，那都是些过时的东西了。您把我对您最亲热的表示，说成是揉揉摸摸。您想要像从前那些老古板父亲似的，叫我每天清早起来不是向您问好，而是要吻您的手，求您祝福；没有得到您的允许，我就不得说话，不得笑也不得哭；叫我听您的话像听神谕似的，要是您叫了另外一个名字，我就不能说面包是面包，酒是酒；不让我懂得比您多，也不能说您干了蠢事；不让我在您面前抽烟。（掏出支香烟来点燃。）总之一句话，您的习惯就是形成我的习惯的榜样！……可您不明白，爹，我笑话您这些蠢念头，就是更加亲近您，更加是您的朋友，更加自然地爱您。回头说我的行为举止吧，我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呢？

……我认为，我并没有浪费时间；我在获得好名声；我念书用功，明白事理，您还要怎样呢？……怪我欠了几笔债？怪我用钱比您所想让我用的多？……这倒是的。可一个人有另外的需要，另外的负担，您让他领那么一点儿少极了的月钱过日子，那怎么能过得下去！除此以外，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亲口告诉您我借钱的事儿……我本想在走之前告诉您，向您要钱去还债……

奥莱加里奥 啊！……你原来是这样！……我耐着性子听你胡扯，只不过是想知道你到底有多不害臊！……

胡利奥 爹，您别这么粗暴！……

奥莱加里奥 你不是自由人吗？……你不是你生活的主人吗？……你不是跟你爹娘一点也没有牵连吗？……那么，你用诈骗手段欠了一屁股债，我为什么要替你还钱？……难道说，我做你爹就是为了供养你，让你胡作非为吗？……忘恩负义的东西！……啊！……可怜的老高乔！①……你来到这世界上，马蹄子顶着地，站稳身子勒紧肚带来讨生活，勒，勒！……爬了陡坡到了山上以后，还没来得及擦擦汗，又要为别人的生活勒紧肚带子了！……这都是为的什么啊？……可怜的老高乔哇！……

胡利奥 爹！……爹！……您别这么难受！……别激动！……要讲道理嘛！……

奥莱加里奥 （激动地。）爹？……不！……我不是你爹！……我现在对你什么人都不是了！滚你的！……你是自由人！……你干什么都能自己作主！……给我滚！……可要滚得远远的！

① 高乔是居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一带草原上善于骑马的印欧混血儿。这里奥莱加里奥借用来说自己。

……滚到我再也瞧不见你的地方去！…… 养了个像你这般货色的儿子，我丢脸丢够啦！……

胡利奥 不，爹！……我不走！……我不想走！……您别太激动，要不叫我也挺难受的！……我爱您，我尊敬您！……我们的思想方式不同，可这有什么法子呢？……啊！……别这么激动，我可怜的老爷子！……（抚摩他。）

奥莱加里奥 够啦，伪君子！……别碰我！……别走到我身边来！……够啦，从这儿滚出去！……毒蛇！你别来弄脏了我这头正直的白发……

胡利奥 爹！爹！……

奥莱加里奥 我叫你滚！……滚！……从家里滚出去！

胡利奥 （高傲地。）爹，瞧您这是干的什么！

奥莱加里奥 啊！……你还是不愿意走！……

胡利奥 够啦！…… 这好像是个预先想好的计划……骄傲透顶的高乔！…… 我这就走，可您得知道：这局面不是我挑起来的，也不是我所愿意看到的，将来要后悔的决不会是我！……

奥莱加里奥 也决不会是我！……你可以滚你的！（胡利奥要退场。）不！……回来！…… 到这儿来！…… 我今天还是你的爹，尽管你不愿意要这个爹，知道吗？我还有权利处罚你！……（推搡他。）知道吗？……

胡利奥 （骄傲地。）当心，爹！……

奥莱加里奥 唔，就得处罚你！……（举起手来；胡利奥使劲抗拒，经过短暂的角斗之后把他推开。）

奥莱加里奥 （后退，碰着他扔在地上的鞭子。）你这是罪上加罪！……啊，不害臊的！……（凄怆地。）跪下！……快跪

下！……

胡利奥　不！……决不！……当心，爹！……

奥莱加里奥　（抡起鞭子。）跪下！……

胡利奥　决不！……（迎上去。）

奥莱加里奥　跪下！……跪……（敏捷地一跳，劈头一鞭，胡利奥摇晃扑倒。）唔！……跪下！（玛丽吉塔和赫苏莎跑出来抱住奥莱加里奥。短暂的停顿。奥莱加里奥喘着粗气，瞪着胡利奥，又举起了鞭子。）

——幕　下——

第二幕

旅馆的小客厅。家具摆得相当凌乱。几张椅子上搁着一件斗篷①、一些衣服、几个包裹。左边，一只箱子开着，露出衣服来。一张搁着文具的小桌靠近箱子；一个为冲马黛茶热水用的煤油炉和马黛茶罐与糖罐。中间，面对面地搁着两张沙发。右面靠后台嵌有壁桌。正中和右面有门通外面。

第一场

赫苏莎

赫苏莎 （坐在小桌前面，放下钢笔，重新念她写的信，再把信扯掉。）不！……我不写信给他！……他会笑我的！……我的字写得太难看了！……可是，不管怎样，我该跟他谈谈……把事儿告诉他！……可我怎么告诉他呢？面谈怪不好意思开口的！……另外，我们也几乎没有时间谈话……教母要讲道理

说服他，宠爱他，把时间全用上还不够呢……可怜的胡利奥！……我知道他受了苦哇！……他会记得我，记得他亲爱的人儿吗？……啊！……怎么不呢？……另外那个人儿呢？……呸！……我念罗德里格斯的信的那会儿哭鼻子了，那有多傻！……男人们都有几个爱人；一个是最爱的，真正的爱人……是我！……另外的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要是我不是他真正的爱人呢？……啊！……我是的！……胡利奥爱我，他跟我说过他爱我……要是他不非常非常爱我，要是这三个月另外那个人儿把他抓到手了，我一知道……我多傻！……一想到这些事儿，我脸都发烧了……我要知道！……（拿定主意。）啊！……我要写信给他！……要写信给他！……（开始写信。）亲……爱……的……胡利奥……喔唷！瞧这"胡"字写的！……头一笔这一横弯成这样，哎哟！……就像守林子的堂奇斯科的驼背似的！……不，不，不！……胡利奥会笑痛肚子的！（扔下扯烂的纸片。）要是教母发现了怎么办！……（拾起纸片，外面敲门。）这就来！……是谁？……（开门。）哎哟！……阿德莱达太太！请进！……请进！……教母！……有客人来啦。

第二场

赫苏莎——阿德莱达太太——玛丽吉塔——莎拉

赫苏莎 （亲吻来客，亲得咂响着嘴。）您好哇，阿德莱达太太！

① 南美的一种斗篷，状如一块长方毛毯，中间开有伸出头来的口子。

……你好吗，莎拉？……

玛丽吉塔　（出场。）哟，真没想到，干亲家！……您好哇。（互吻。）小莎拉……你好吗，孩子？（互吻。）请进！……请进！……请坐！……这间房子弄得乱七八糟……连整理东西的时间都没有……来这边坐……沙发上坐……小莎拉胖乎乎的，长得多好看！堂坎迪多呢，他好吗？（莎拉和赫苏莎站着，非常亲热地谈着话。）

阿德莱达　好，干亲家！……他本来要跟我们一道来的，知道吗？可是管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了，运来了一批好绵羊，他就只得去卸那批羊……

玛丽吉塔　咳，忙成这样！……

阿德莱达　可是他这就来……干亲家奥莱加里奥来了，他可高兴极了……啊！……瞧我多糊涂！……我没有忘记问他好吗？……

玛丽吉塔　他是来瞧病的。您知道，我们也是为这来的……我看奥莱加里奥病得可不轻，干亲家……他腿肿了，脸上起了好些块青紫色的大斑，挺难看！……我看是得了水肿病！……要是您瞧见了他，干亲家，瞧他病成了那模样，可真难受！……可怜的老汉！……可怜的老汉！……还有，打从跟胡利奥闹了那一场以后，看样子他一直伤心透了！……

阿德莱达　怎么回事儿，干亲家！…多倒霉！……胡利奥全告诉我们了！……

玛丽吉塔　可你们怎么还不脱掉帽子？……我揣想你们会来过这下午的……赫苏莎　把莎拉领到镜子那儿去！……啊！……再泡壶马黛茶……（莎拉和赫苏莎走到镜前。莎拉脱掉帽子，整理头发。）

阿德莱达 不，谢谢！……我们已经不喝马黛茶了。喝马黛茶伤身体。

玛丽吉塔 瞧你说的！

赫苏莎 （走去从箱内拿东西。）喔！……多好的运气！她长得比我丑。（拿出一个粉盒和一瓶香水搁在壁桌上。）

阿德莱达 干亲家，我想他已经见着胡利奥了……

玛丽吉塔 见着了，我们一来就见着了。胡利奥上车站去接我们……您瞧，干亲家呀，那是个什么场面哪！……我那可怜的孩子！……他病了吗？……

阿德莱达 他的伤不算回事，可那孩子受了很大打击。我那干亲家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玛丽吉塔 可我那可怜的老头子做下这事，他自己也够受的！照我看，他的病情严重就严重在他讨厌胡利奥，眼下情况就更糟了。奥莱加里奥在旅馆的时候，胡利奥来看我，他进进出出，不跟他爹说一句话，甚至连瞧也不瞧他，就像没那么个人似的！……奥莱加里奥也不跟儿子说话，可他难受得要命。胡利奥一来，他就闪到一旁，像条野狗似的躲在那角落里……就这样等我儿子走了，他才开始踱步，嘴里嘟嘟哝哝，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就像是傻了似的……啊，干亲家，干亲家呀！……真倒霉呢！……打从那该死的日子起，我们一家就一分钟也没舒坦过……（哭。）

阿德莱达 别难过了，干亲家！……兴许还能补救。昨天我们跟坎迪多说了说这事儿。该给他俩讲讲和！……

玛丽吉塔 不；这办不到。我跟我儿子谈过了，他跟我说这办不到！……可怜的胡利奥受了气，也真该生气！……

赫苏莎 （跟试图阻止她讲话的莎拉争吵着。）教母！……好教

母！……您知道莎拉说什么吗？…… 她对我说 …… 她对我说…… 胡利奥答应她要跟教父讲和！……

莎拉 你让我不能叫她们大吃一惊啦！……（用胳臂挽住赫苏莎的腰）怎么啦，大姉？……还在哭？……好啦，高兴起来吧！……尽管我妈在场，我还是什么都告诉您好吗？…… 好妈妈，您给我保密，行吗？……我说吧。胡利奥跟我说，他要趁你们待在蒙得维的亚这会儿，叫堂奥莱加里奥替他来向我求婚。（赫苏莎摆脱开莎拉，装着要去做事的样子来掩饰她的激动。）

阿德莱达 淘气鬼！……你倒真是滴水不漏，嗯？

莎拉 呸！……呸！……您真傻！…… 难道说您对我俩在恋爱也不知情？……赫苏莎呢？你到哪儿去啦，姑娘？……

赫苏莎 （有气无力。）我……我在这儿！

莎拉 （到她那儿去。）喔唷！ ……瞧你的脸色！你怎么啦？……（赫苏莎低着头走到前边来。）

玛丽吉塔 得高高兴兴啊，女儿！……你是这么爱胡利奥！……你是这么爱我们……

赫苏莎 嗯！……嗯！……我真高兴！……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心上给撞了一下似的 ……（突然投到玛丽吉塔的怀抱里。）教母！ ……教母！ ……（吻她。）胡利奥真很好吗？是吗？……真挺好挺好吗？……是这样吗？

玛丽吉塔 （推开她。）是呀，孩子，是呀！

第　三　场

上一场的人物——胡利奥

胡利奥　可以进来吗？

莎拉　胡利奥！……（和赫苏莎一道迎上去，两人各拉他一只手，把他带到中间来。）

赫苏莎　（声音微弱地。）胡利奥！胡利奥！胡利奥！

阿德莱达　要是你早点儿来，那就险些儿像来参加守灵礼了……

胡利奥　那么，我来迟了倒值得高兴……唔，Cuare causam?①

莎拉　谈论你呗！……你的问题呗！

胡利奥　（不自在。）总是我……我就注定了只能叫人讨厌吗？

玛丽吉塔　不，孩子！……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没看到我们都很高兴吗？小莎拉对我们说了……

胡利奥　（不安。）什么？……

玛丽吉塔　你们在相爱……你跟你爹讲和……都说啦……

胡利奥　（对莎拉，旁白。）嘴这么不紧！

莎拉　（对胡利奥。）怎么啦？……我看到你妈哭了，看到她那么发愁，就不由得要说……她终归得知道这事儿嘛。

胡利奥　你出于好意，可还是不小心。不管怎样，谁知道事儿将

① 拉丁语：怎么啦？

来怎么变化呢！……

赫苏莎 （旁白。）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呢！……

胡利奥 可是，我们干吗不转转话题？……（对阿德莱达）我认为，大婶，您得帮我给我家老太解解闷儿，邀她到外面逛逛，参观一下市容，游览一下名胜……你呢，赫苏莎；你也该想想时装店，想想新帽子……把自己打扮得时髦些。你这么漂亮，打扮起来一定会引人注目……

赫苏莎 我！……一个乡巴佬！……

莎拉 万福马利亚，姑娘，干吗这么客气！……胡利奥，我向你保证，我跟卡塔一道，一下子就能把她打扮得很入时……你等着瞧吧……对啦，我们去逛逛街吧，逛街挺有意思！

胡利奥 好极了，好极了！

莎拉 （把赫苏莎引到沙发那儿去。）你高兴的话，明天我们上佩罗时装店去，它给我们做衣服，款式挺时髦，知道吗？……最多三天就能给你做一套出门的衣服。（赫苏莎心不在焉，目光看着搬一张椅子同玛丽吉塔和阿德莱达围坐在一起的胡利奥。）现在又时兴肥袖口……姑娘，有人做那式样，袖口肥得过了头。我劝你袖口别做那么肥……你瞧什么哪？……随他们去，傻丫头！……胡利奥就会过来跟咱俩在一道的……我不相信他会喜欢跟老太太们唠叨！……你给我讲点庄园里的事儿啊！你养了很多小羊儿吗？……咱俩一块儿照料过的那头小白牛怎么样啦？……现在该下了小牛犊，做妈妈啦！……还有那椋鸟哟！

赫苏莎 （双关地。）它从我手里飞走啦！

莎拉 我总是跟胡利奥一道回忆庄园里的事儿。自然啰！……因为他就是那次旅游时对我说他爱上了我的嘛……你记得

吗？……是我们游山洞的那回……多幸福哇！……打从那时候起，可以说我尝到幸福了！……他多好，多体贴，多殷勤！……他也很爱你……真很爱你……爱得就像你是他亲妹妹似的！……

赫苏莎 （受折磨。）我的上帝哪！

胡利奥 不；夫人，不。这不是自尊心。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我首先去找他谈，这没什么不方便……不过，伤痕是不会愈合的……老爷子的态度把我对他的感情都扼杀了。我已经不再爱他了……他对我完全无所谓了。

莎拉 瞧他！……多棒的年青人！……

胡利奥 事情这么了结，你们也该满意了。要是换了另一个人……

莎拉 你的爱人呢？……跟我说说啊！……

胡利奥 结果您得了好处嘛，妈妈！您不需要跟谁分享我的爱了。

玛丽吉塔 你别狠心！……家里闹得不安宁，我那可怜的老伴儿难过得要命，那你爱我对我又有什么用！……得了！你并没忘记他……你还爱他。你只是还感到心痛罢了。

莎拉 胡利奥！到这边来一会儿！

胡利奥 （走过去。）什么事？……

莎拉 赫苏莎这丫头扭扭捏捏，尽说她没爱人……她真没爱人吗？……

赫苏莎 （殷切地望着他。）是吗？……

胡利奥 （狼狈。）我不知道……最好的裁判员……

莎拉 傻瓜！……你知道。说啊！……说她爱人是谁。……

胡利奥 该她说是谁……她知道是谁……

赫苏莎 该我说是谁?……我说……胡利奥!…… 该我说是谁?(胡利奥盯着她。)(掩着面孔。)啊,不!……我不能!……

莎拉 哎,你真不大方!

胡利奥 可怜的小东西!…… 让我来减轻你的痛苦吧!…… 妈妈!……我们干吗不到临街的房间里去…… 姑娘们可以走到阳台上去……

玛丽吉塔 说得对。你们想过去吗?(大家准备走。)

莎拉 胡利奥,让我挽着你!……别不懂礼貌。

胡利奥 来!……

赫苏莎 谢谢!……你们去吧。我这就来!……(众人自右方下;赫苏莎像要昏倒似的目送他们出去。)

第 四 场

赫苏莎

赫苏莎 他不爱我!……他不爱我!……肯定是这样,我的天主!……他甚至知道了我的情况,还会照样不爱我……我怎么办呢,圣母哇!看得出来,从他表情上看得出来……他爱她,很爱她!……他过去怎么说爱我呢?……那是因为她比我丑……丑多啦!……啊,我干吗不当着大家的面说他曾是我的爱人呢?上帝啊,我干吗没勇气揭穿这件事儿呢?……他瞅着我,好像是对我说:你别揭露我;要把那事儿包藏起来,把我俩相爱的往事永远埋葬!……爱情现在已经完

结了!……胡利奥!……胡利奥!……你过去那么好，为什么要扔掉你可怜的赫苏莎?……你干吗欺骗我?……不! 胡利奥并没欺骗我!……他那会儿是爱我的，是爱我的!……他怎能不爱我了呢?……许是跟教父吵了架的缘故……不!……我干吗要抱幻想呢?……他从来没爱过我!……我是他逢场作戏的对象!……他对我没有爱情，像随便玩弄个什么女人似的玩弄我!……圣母哇!……他的孩子怎么办呢?

第五场

胡利奥——赫苏莎

胡利奥 赫苏莎!……

赫苏莎 胡利奥!……(迎上去投到他怀里，搂住他的脖子。)能有这种事吗?……能有这种事吗，我的胡利奥!

胡利奥 啊，赫苏莎!……我们得理智一点。让我们趁这会儿谈谈……(坐下。)叫你受了很多的苦，是吗，可怜的?……你得受苦的不会只有这回事!

赫苏莎 那么，这是真的?……

胡利奥 嗯；是真的!……你别把我看坏了……我要坦率地跟你讲清楚。我还可以欺骗你，可以叫你继续抱着希望，让这种不清不楚的局面维持下去；可那是口是心非。我认为我十分正直，做不出这种事。这事情迟早免不了要发生……我爱的是那一个!……

赫苏莎 （绝望地。）胡利奥！……

胡利奥 我没爱过你！……那桩事是我一时糊涂做下的！……我把只不过是低级的本能冲动的东西当成是爱情了！……我追你，缠你，用火热的柔情弄得你神魂颠倒，我对你发誓，用我忠诚的许愿让你仿佛看到了一个幸福的天堂！……啊！……你干吗要对我以身相许呢，这样美、这样鲜、这样迷人的可怜的人儿啊？……只有在我们亲吻以后，我才理智地看到了现实……请原谅我……请了解我……我那时候没有过错，现在也没有过错！……我们都没有过错……那是个意外事件……人的冲动是不可遏制的！……听我说！……我在叫你受苦！……可我为你受的苦，要比由于跟我爹倒霉的冲突而受的苦多！……刚才我看到你由于要不要揭穿秘密而受到的痛苦和折磨，我也感到非常痛苦，以致要是你站起来叫：胡利奥，我的爱人是胡利奥！……那我就会听天由命忍受牺牲……

赫苏莎 （愤怒地站起来。）牺牲？……牺牲？……牺牲？……你毁了我的名誉，我的幸福，我的一生，你能把这些统统还给我？……胡利奥！……你一点不像原来的你了！……

胡利奥 唉，赫苏莎！这是牺牲！……我想过许多次，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得补偿我使你受到的损失，可是对另外那个的爱打消了一切顾虑……另外，我的道德观念同那边的那一套不一样……我干吗要永远放弃我一生最宝贵的一切，来为我并没有犯下的罪行赎罪呢？……

赫苏莎 可我呢，胡利奥，我呢！……

胡利奥 你该理智一点……没有爱情的生活，双方都会难于忍受！……

赫苏莎 对，你说得对。可是我会那么好，那么温柔，那么甜蜜；我会那么讨你的欢心，以至于你终归会爱我；我敢肯定！……

胡利奥 人们不能按计划定个时期去相爱！

赫苏莎 胡利奥！……你别抛弃我！我跪下来求你！……用最神圣的名义求你！……用你妈妈的名义求你！……胡利奥！……用咱俩的孩子的名义求你！……（掩面抽噎。）

胡利奥 啊！……多倒霉！（停顿。）冷静点！……哦！……鼓起勇气来！（扶起她的头来；赫苏莎伏在他肩上仍旧在哭。）这还是同样无济于事……我不是个狠毒的、恬不知耻的坏人！……要是你能明白我内心的活动，你会相信这一点！……我不知道怎样把道理说得不那么生硬。这儿子并没有使你的处境变坏……相反，他还会给你的生活添些乐趣。

赫苏莎 可是，我所蒙受的羞耻呢？

胡利奥 什么？……做个好母亲，做个由于忍受牺牲而为人所了解、尊敬、赞扬的母亲的羞耻吗？……由强迫或欺骗而结合成夫妇，不是更可耻吗？……好啦！……别弄成这样子！……冷静下来！……抬起头看看我！……好好地看看我！……你认为我是个恶棍吗？……回答我。你看我是个坏蛋吗？……说啊，赫苏莎！……

赫苏莎 （凝视了他一会儿，声音哽塞地。）啊，不是的！……

胡利奥 （吻她的前额。）那么，振作起来！……理智些，别傻了！再见！（站起来；赫苏莎倒到沙发上痛苦地哭泣。胡利奥在沙发的靠背后凝视了她一会，下。）

第 六 场

赫苏莎——奥莱加里奥

奥莱加里奥 （悄然走进，看到胡利奥搁在椅子上的手杖和帽子。）这家伙来了！…… 老天爷，我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我该走啦！……（听到赫苏莎的啜泣声。）啊！……怎么啦？……赫苏莎？……你怎么啦，孩子？……干吗哭？（非常关切地坐到她身旁。）说，好女儿！……告诉我！……抬起头来！……他们对你怎么啦？……说啊！……别这样对待你的教父！……他们骂了你吗？……

赫苏莎 没！……没什么！……我什么事儿也没有！……

奥莱加里奥 （用手巾替她揩眼泪。）人没事儿是不会哭的。你病了吗？……你的教父这么爱你，你对他应该坦率！你怎么这样痛苦呢？……

赫苏莎 啊！……教父！……这是因为……

奥莱加里奥 好，说啊！……说！……

赫苏莎 这是因为我看到您和胡利奥两个像陌生人似的，觉得很伤心，很伤心！……很伤心！……（搂着他的脖子。）教父！……我好命苦哇！……

奥莱加里奥 （受感动。）啊！……可怜的孩子！……就只是为了这个吗？……别激动！……我也很痛苦！……我心都碎啦！……可我们拿他怎么办呢？……那孩子太不听话了，太骄傲

了！……他跟我说声：爹，宽恕我！……那对他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当然会宽恕他！……可要叫我这做爹的来低头！……那办不到！……好了，你别哭了！……把眼泪擦干！……哎！……我这么高兴跑来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可你是这模样！……好啦，我答应你尽可能跟那孩子讲和……行了吗？……好，现在轮到说那个好消息了……堂埃洛伊来了……他……

赫苏莎 （惊惧。）噢！……

奥莱加里奥 怎么，你不乐意？……

赫苏莎 教父！……教父！……他跟我提过了。

奥莱加里奥 （诧异地。）孩子！……我想……

赫苏莎 教父！……我不能跟堂埃洛伊结婚！……

奥莱加里奥 什么？……这“我不能”是什么意思？……你给了他希望，几乎是答应了他，也让我去答应他，现在我们就这么撒手吗？……

赫苏莎 啊，多痛苦哇！……

奥莱加里奥 堂埃洛伊怎么啦？……他不是个好人吗？（点头。）他不是很富吗？（点头。）他不年轻不英俊吗？（点头。）那你还要什么呢？……

赫苏莎 可是……可是……啊，我憋闷得慌！……可我不爱他！……

奥莱加里奥 你最近才这么想吗？……那你老逗他干什么？……准是胡利奥那疯子让你相信了你能嫁个他那样的蹩脚博士……是吗？呸，孩子！……那可是傻念头！……你不能指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你不是不很爱他吗？……你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就会慢慢爱上他的……还有……我不定哪

一天两腿一伸，想叫你前途能得到保障。这个我答应了你那死去的爹，我是说话算话的。好啦，你准备结婚吧！……

赫苏莎　不，教父！……这办不到！……决不可能！……

奥莱加里奥　什么？……你也和我作对？你也不听我的话了？……啊！胡利奥那流氓出的好主意！……天哪！难道我注定要给忘恩负义的儿女气死吗？……就好像跑了一个还不够似的；你，你，你这忘恩负义的、不识好歹的东西，也起来反抗我？……你！……

赫苏莎　（痛苦地退却。）不，教父！……不！不是这样！……

奥莱加里奥　那么是什么？你爱上了另外的人？不是？……不是？……那还有什么阻拦？……说啊，丫头！……你得结婚！……

赫苏莎　我不能，教父！……请您原谅我！……咱们别谈这件事儿了！……

奥莱加里奥　我说定了，你得结婚！……（站起来。）

赫苏莎　不，不成！……我不能！……我不能跟堂埃洛伊结婚，我谁也不嫁！

奥莱加里奥　嗯？……神圣的天主！……说……说……说啊！……统统说出来！……（推搡她。）说！……说！……

赫苏莎　我要做妈妈了！……

奥莱加里奥　（把她推开。）哦，坏蛋！……混帐东西！……我打死你！……（举起拳头。）

赫苏莎　（跪下抱住他的双膝。）饶了我！……饶了我吧！……

奥莱加里奥　啊！……可怜的老汉！……可怜的老汉！……你究竟造了什么孽？要得到这样的报应！……天哪！……（晕倒。）

赫苏莎　教父！……好教父！……您别这样！……饶恕我！……我

有罪，可我多倒霉哟！……要是您知道！……好教父！……哎哟！我的天主！……昏过去啦！……教父！……您听到我说话吗？……圣母哇！他死啦！（悲痛地叫。）胡利奥！胡利奥！……

第 七 场

赫苏莎——奥莱加里奥——胡利奥——
玛丽吉塔——阿德莱达——莎拉

玛丽吉塔 什么事？……哎哟！……我的老伴儿！……他要死啦！……胡利奥，快叫医生！……奥莱加里奥！……奥莱加里奥！……我在这儿！……你的老伴儿在这儿！……

胡利奥 （镇定地观察他。）别慌！……这没什么……来点儿花露水……有吗？（跑向屉柜那儿拿瓶花露水回来，在手巾上洒一点伸向奥莱加里奥的面庞。）

玛丽吉塔 我的丈夫！……我的丈夫！……

胡利奥 他有反应了！……

赫苏莎 （跪着。）教父！……教父！……

奥莱加里奥 （深深吸了口气。）好啦！……不碍事！……只是憋了口气！……把你们吓坏了吗，嗯？……我还死不了……我在这世界上还有事儿要做。你们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好吗？……一个人跟赫苏莎待在这儿！……她还得对我讲清楚一桩事儿……是吗，赫苏莎？

胡利奥 不，爹！……赫苏莎要对您说的事儿，由我来告诉您。

（他的举动使人诧异。）

赫苏莎 （站起来。）不，胡利奥！……你住嘴……别说！……（抱住他。）

胡利奥 放开我！

赫苏莎 （横了心。）不！……他撒谎！别听他的！……他什么也不知道！……

胡利奥 （推开她。）这事儿不该瞒着！……（赫苏莎投入玛丽吉塔怀里。）莎拉，我要你也听听……这个不幸的女人就要做妈妈了……是我……

莎拉 胡利奥！

奥莱加里奥 （气得打哆嗦。）你！……

胡利奥 我！……

奥莱加里奥 （朝胡利奥扑过去。）你！……无赖！

赫苏莎 （拦住。）教父！……

奥莱加里奥 真该把你打死！……你不尊重我，伤我的心，把我气得要死……由于你的过错我活都活不下去了……这还不够哇！你甚至堕落到玷污这可怜的、容易上当受骗的孩子，这还不够哇！……你有什么脸见人？……你的良心在哪里？这就是书本教你的东西吗，不要脸的？回答呀！……难道说气死爹娘，勾引可怜的女孩子，欺骗另一个姑娘，这算是有心肝吗？……说，黑良心的！……这情景还不能打动你的心吗？……你来解释一下你的伟大理论吧！爹娘的伦理道德教了你这一套吗？……

胡利奥 按你们的道德观办事，出这种事就是无法避免的，爹！……按我的更为符合人情的道德观来说，我看这种事儿不

过是偶然事件，不存在什么责任问题……

奥莱加里奥　这成什么话？

胡利奥　老实说，爹！……叫我跟赫苏莎结婚，那弥补得了什么？……我不爱她，还要我为了怜悯她跟她结合，让她用我的名字吗？您问问她看，问她究竟是这样好，还是我一心一意爱我的儿子好……

阿德莱达　女儿，我们走！……

莎拉　胡利奥！……

胡利奥　你们干吗要走！……莎拉，只有你能了解我。你不是真正了解我的吗？……莎拉，你对我说说！……只要你的一句话！……一句话！……

奥莱加里奥　你们看到过这种不要脸的人吗？……（对莎拉。）走吧，可怜的孩子！……这事儿已经无可挽回了！……胡利奥得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

胡利奥　不，老爷子！我什么也不需要弥补！……

奥莱加里奥　什么？……你敢，坏蛋！……你得跟赫苏莎结婚！……当然……你得结婚！……

胡利奥　我不结婚。我想提醒您，先生，您没权利强迫我干什么……

奥莱加里奥　你说什么？……我是作为你的父亲，而不是作为赫苏莎的父亲来说话的！……要么你结婚，要么老子就揍死你！……（抓住他一条胳臂。）

胡利奥　（推开他。）您冷静点！……这是怎么闹的，先生！……

奥莱加里奥　不！……我冷静得很……我答应不打你……可你得结婚……你得说是，要不老子揍死你，嗯！

赫苏莎　喔！……够啦！……够啦！……教父！……是我……是我

不愿意结婚！……饶了我吧！

奥莱加里奥 是你？……啊，该死的！（举起拳头要打她。胡利奥拦住。）

——幕急下——

第三幕

在庄园里。赫苏莎的卧室，陈设简朴。右面有个旧五斗柜，柜上搁着个圣母像，两支燃着的蜡烛和一个盛着洒净水的枝子的小玻璃盘。正中和台左有门。左角有张床，白帐子用蓝帐钩挂着。右角有个衣柜。中间是张书桌，上面搁着香水瓶、煤油炉、衣服等等。靠左是张旧粗布沙发，靠着沙发有个柳条针线盒。左面的门通向病入膏肓的奥莱加里奥的卧室。

第一场

幕启时，五斗柜前跪着玛丽吉塔、赫苏莎、三四个妇女、一个乡下老头和小男孩。黑种女巫丽塔妈妈在手持念珠祈祷。

丽塔 慈祥的马利亚，天主保佑您，圣父与您同在。在所有妇女中间，您有福了，您生的圣子耶稣有福了。

众人　（喃喃地。）圣母马利亚，天主的母亲，请您在目前，在将来我们去世的时候，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求求天上的父，阿门。（丽塔又咕哝了几句。她从盘中拿起小枝条，在五斗柜上洒净水，画十字。女人们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站起来，慢慢地由正中的门下。乡下老头剪掉烛花，再画一次十字以后，徐下。小男孩走近台左的门，好奇地朝里面瞧。丽塔在书桌旁坐下来，开始卷一支烟。）

第　二　场

赫苏莎——玛丽吉塔——丽塔——小男孩

赫苏莎　（对跪着的玛丽吉塔。）好教母！……您别难过成这样！……起来！……还没到没一点希望了的地步……您看到他今天还好。（轻轻地扶她起来。）您放心！……我们该替他做什么呢？……

玛丽吉塔　我可怜的、可怜巴巴的老伴儿啊！……他这一回要撒手离开我们了……

小男孩　教母！……他已经死了吗？……

玛丽吉塔　没有，我的孩子……可他快死了！……

赫苏莎　滚你的，冒失鬼！……（对玛丽吉塔。）不会的。天主不会叫他去的……（小男孩下。）

丽塔　丽塔妈妈能干着呢……喔！……要是你们打开头起就请我来瞧病，那他早就好了！……可你们跟大夫打交道，还不

是弄成这样！……大夫连是个啥病都没摸出来……这是心病！……佩雷斯庄园请的那个雇工、我的干亲家西克斯托得了这病，我就给他治好了，托主和圣母的福！……可堂奥莱加里奥成了个什么样子！……打从我看到你们奔城里去给他瞧病起，我就跟我干亲家辛福里亚娜大嫂说，你们可以问问她，她不会让我说假话的，我对她说：你们白花钱，干的可不妙……堂奥莱加里奥得的病是肩胛骨下垂，治那病没有比按摩更好的了。大夫们懂个什么！……号脉开方闹了一通，可到头来怎么样呢！……他们把死人的遗产都吞吃了一大半！……可瞧瞧，我收了你们几个钱？……

玛丽吉塔 你把胡利奥的房间收拾好了吗？

赫苏莎 收拾好了，教母！

丽塔 瞧瞧，我收了你们几个钱？

赫苏莎 您没收钱！丽塔妈妈，您没收钱……可您说的不是时候。

丽塔 这我知道。我说这码事，是要你们下一回学点乖！你们说，我接手后给病人一按摩，他不是见好了吗！……他不是连气色也变了，开始省人事了吗？

玛丽吉塔 （一惊，转身。）什么？我想他咳嗽了！……

赫苏莎 我看没有！……

玛丽吉塔 我要到他身旁去。胡利奥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嗯？（下。）

丽塔 啊，玛丽吉塔！……你要是看到他翻腾，可别理他，那是病在脱身……（停顿。赫苏莎开始做针线活。）你呢，赫苏莎，你觉得怎样？

赫苏莎 我？……我很好。

丽塔 嘿……你家的老妈子告诉我，堂埃洛伊送了你一件礼物……那是什么来着？……准是件好东西……礼物在哪儿？……

赫苏莎 您干吗要看它？……就搁在床上……

丽塔 （走到床边拿起一个大匣子回转来。打开那匣子拿出套小孩受洗穿的衣服来。）一条小裙子！……多漂亮哟！……瞧堂埃洛伊！……那西班牙佬兴许有各种各样的短处，可他真够慷慨的……瞧！……瞧这打褶的小帽儿！……多精致哟！……至少也得值五个到二十个比索！可怜的堂埃洛伊！……（要把帽子放到匣子里去。）哎呀，我的孩子……这事儿我办不好……这么多的褶儿！……

赫苏莎 就撂在外面得啦……待会儿我来收拾。

丽塔 这就好……（把帽子搁在针线盒上。）这多花钱哪，姑娘！……你给了他什么，叫他送这么一份重礼？……我知道了你碰到的倒霉事儿，那是前些日子你们回来的时候，伊巴涅斯家的姑娘们告诉我的……

赫苏莎 伊巴涅斯家的姑娘们知道了那桩事啦？

丽塔 吓！……伊巴涅斯家的、佩雷斯家的、卡米诺家的姑娘嫂子都知道啦……你听她们说的！……

赫苏莎 她们怎么说？

丽塔 她们说你是破鞋！……说你就为了那事儿才要在跳舞会上卖弄风骚……啊，嘴最毒的可还是索萨家那几个瘦细得像十二弦琴①没人要的老姑娘！……真没羞！……你别去理她们，知道吗？……她们是嫉妒才那么说的！……

赫苏莎 可是，天哪，是谁起劲去瞎传播的？……

① 一种形状像吉他，但比较细小的乐器。

丽塔 哟！……这种消息呀，就像牛蒡草籽似的，自个儿会飞！……果壳儿一打开，再来点儿风，不一会就满天满地都是……

赫苏莎 我的天，这帮人哪！……

丽塔 姑娘，我看，这也怪不得人家……嗯，我跟你说，伊巴涅斯家的姑娘们告诉我这事儿的时候，我就对他家的大姑娘伊拉里娅说：人家堂埃洛伊可怎么消受哟！……可不是，她对我说。我就说，我要去瞧瞧他成了个啥样子，这就飞跑到了他店里。你不知道那西班牙佬在干吗？……他在卸家具，姑娘；卸为跟你结婚才买的家具，气派十足的家具……带镜子的食橱，还有……数不清！……多可惜呀！……得，我就把你的那桩倒霉事儿跟他说了，我怎么知道，那个人倒唠叨起来了……说这么那么的，说你没错儿，错就错在胡利奥那不害臊的家伙身上！……

赫苏莎 丽塔妈妈！……

丽塔 这是他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嗯……我看那个人痛苦得很……那会儿我记起你来了，我爱你就像你是我自己的女儿一样。我跟他说，谁也免不了要跌回把交……我看到时候了，就向他提出……

赫苏莎 （不安地。）提什么？

丽塔 你就会明白的……我跟他说，佩雷斯家和伊巴涅斯家姑娘嫂子们的风言风语对他无关紧要，他就该跟你结婚……

赫苏莎 您怎么这么干呢？

丽塔 啊！……你还要什么呢，傻丫头？你以为还能另外找到个什么更好的男人来背这口黑锅吗？……姑娘们要找个这样的后生，都得拼命呢……还得有个丽塔妈妈给她们安排事

儿……唔，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堂埃洛伊想了又想，猛地冒出几句话来：嗯，怎么不呢？……因为我把家具都买好了！……噢！……他问我你是不是答应，我对他说我飞跑去……

赫苏莎 （气愤。）可真见鬼……谁叫您这么干的？……

丽塔 别嚷嚷，姑娘！……我对他这么说了．可我也告诉他，他该跟你谈谈，因为给糟踏了的又不是我……啊！……你以为背个坏名声一个人单过，比嫁个又有钱、又肯干活儿的男人还好？……应该堵住索萨家那几只猴儿的嘴……要是你跟堂埃洛伊结了婚，那帮嚼舌头的娘儿们就会没话说了。管她们高兴不高兴，你都是加西亚太太……要是像眼下这样，真是连狗都瞧不起你……我啊，姑娘，已经把你要结婚的消息传开了，瞧人家说的……他们说，赫苏莎这姑娘运气多好！……你现在怎么说呢？……因此，堂埃洛伊为着要向你表示他做你那小孩的爸爸没什么不方便，就送了你这份礼物。你看怎么样呢？……

赫苏莎 我看呀，我再也不愿意听您提这事儿了，听到了吗？但愿天主让您别到处传播流言蜚语了！……

丽塔 是呀，是呀，我不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嘛……啊，我差点儿忘了！……今儿早上堂埃洛伊给了我这封信，叫我捎给你……

赫苏莎 啊，好！……（拿起信来要扯掉。）

第 三 场

上一场的人物——玛丽吉塔

玛丽吉塔 瞧你们说个没完！……里面都听到了。（赫苏莎把信放在针线盒上。）胡利奥就该回来了……

丽塔 是呀！……我到路边探探风去……

小男孩 （探头进来。）教母！……教母！……胡利奥这娃儿！……

玛丽吉塔 谢谢天主！……（下，丽塔妈妈尾随。赫苏莎想跟上去，但又从门旁折回来。她似乎在跟自己作斗争，低着头走近五斗柜，胳膊肘支在柜上，出神地朝前凝视。停顿。）

赫苏莎 （似乎下了决心。）就这样！……（一听到胡利奥的声音，她神经质地回过头去，又怔住了。）

第 四 场

玛丽吉塔——胡利奥——埃洛伊——赫苏莎

胡利奥 可是……他今天好了点儿吗？

玛丽吉塔 好多啦。你一回来，就好像叫他恢复过来了似的

……真可怜!……你呢?……我看你脸色煞白煞白的。你生病了吗?……

胡利奥 没病;也许是因为赶路来着……

玛丽吉塔 来!……我们坐下来……你知道,我们得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有多高兴……

埃洛伊 (瞧见赫苏莎。)你好吗,赫苏莎?

胡利奥 (很快地回转身来。)赫苏莎!……(跑过去抱住她,吻她的脸颊。)你干吗不去接我?……

赫苏莎 (狼狈。)那是……

玛丽吉塔 坐下,堂埃洛伊;请原谅我们没像应该做到的那么招呼你……

埃洛伊 啊!……,这我理解……

胡利奥 (依旧用双手握住赫苏莎的双手。)你好吗?……你一直很关心我!……我很想跟你谈谈!(对玛丽吉塔。)爹休息了吗?……

玛丽吉塔 他睡着一会儿了!……

胡利奥 我到他身边去。

玛丽吉塔 不,孩子……这样去也许太突然了……还是让他有个准备好一些……他记起往事的时候,那……

胡利奥 对,您想得对!……来,妈妈……您坐到我旁边……(坐下。)赫苏莎……这儿……(指着沙发。)我回到了两个亲人中间!……您跟我说说……出了什么事吗?……这儿情况怎样?

埃洛伊 (他明白自己在这里是多余的人。)你们要谈话,我……

胡利奥 你请便吧。再见,先生!……(埃洛伊下。)他的病情很严重,很严重吗?……

玛丽吉塔 是的，很严重！……你知道那天晚上他是怎样发火的……唔！……他立刻叫我把东西都收拾好，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旅行……"我连这副老骨头也不愿意丢在城里！"他说。也真像命里安排似的……我们刚到家，他就得了这场大病，往后一直卧床不起。过了两个月啦，孩子！……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我们老在担心他会撒手离开我们……从药房里买的药，他一点都不愿吃……"我不喜欢城里的玩意儿……城里的玩意儿催我的命……你们要是想让我多活几天，那就去把女医生请来！"我们就叫人去把丽塔妈妈请来了……

胡利奥 真是瞎胡闹！……

玛丽吉塔 说来你也不相信，可打从这黑老婆子来瞧他起，他慢慢见好了……药吧，她就光给他亚麻子水喝……

胡利奥 她就凭说空话给他治病吗？……

玛丽吉塔 她脖子上挂了件圣物。

赫苏莎 每天清早她就站到屋子后面，太阳一露头，她就对着射出的太阳光画十字，画道道……

胡利奥 真是愚昧无知！……老爷子还怎么说我来着？……

玛丽吉塔 开头几天他老说胡话……他说要放把火，把田野和庄园都烧光，好在他死后什么也不留给你，往后就慢慢清醒了些，有一天早上，他忽然对我说想看看你，叫我们给你拍个电报……

胡利奥 真的吗？……

玛丽吉塔 真的，孩子！……赫苏莎，你去看看他睡醒了没有……

赫苏莎 是，教母！……（下。）

第 五 场

胡利奥——玛丽吉塔

玛丽吉塔 胡利奥！你知道我多么爱你，我为你都作了些什么……你知道我从来也没叫你不顺意过，没有向你要求过什么……你知道你爱的事情我也爱，我为了你的幸福舍得豁出自己这条老命……

胡利奥 知道，妈妈。您跟我说这些干吗呢？……

玛丽吉塔 要是我求你一件事，就只一件事，你知道，我快乐不快乐，就看你办不办这件事，你能答应我办这件事吗？

胡利奥 我答应，妈妈，能给你办的事情我都答应办！

玛丽吉塔 都答应？……都答应？……那你娶赫苏莎！……

胡利奥 啊！……

玛丽吉塔 别对我说不成！……你已经答应你妈了，已经答应这可怜的、值得你为她牺牲一次的老太婆了……你真会这么做吗？说会呀，我的胡利奥！他希望这么办，这才要我把你叫回来！……只要你答应这件事，他过去伤害过你，他会求你原谅的，向你认错的……你总不想要把你爹气死吧！……答应吧……你为什么不爱赫苏莎呢？……她多好！……那可怜的姑娘可真是受够了折磨！……瞧她是怎样照顾你爹的！她多痛苦哇！……谁看到她，也想不到她受了那么多的苦！……好啦，我的孩子！……（吻他。）你瞧瞧我！……别那么

狠心！……赫苏莎不会给你带来不幸。你干吗不娶她做妻子呢？（赫苏莎出来，边走边听，由中门下。）

胡利奥 不！……不！……这办不到！……

玛丽吉塔 那你会气死你爹！…… 会把我们都气死，胡利奥！……你要我跪下来求你吗？……你妈再也没有别的法子了！……（要跪下。胡利奥拦住她。）

胡利奥 不！……您别这样！……

玛丽吉塔 那你答应我吗？

胡利奥 母亲，我不能！……我不该这么办！

玛丽吉塔 我的天哪！……

胡利奥 （受刺激。）母亲！……母亲！……母亲！……这太可怕了！……你们都不了解我！……

玛丽吉塔 你答应啦！……你答应啦！……是吗？

胡利奥 我不知道！……我再想想！……我干吗要回来呢？……

玛丽吉塔 啊！……谢谢！……你会这样作的！……我要把这事跟他去说……我们会把他救活的！……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拒绝的！……来，亲亲我……看你脸色多白！……再亲亲！……我去看看他醒来了没有，我还要去叫赫苏莎到你这儿来，让你俩谈谈！……她知道了会多么高兴啊！……

胡利奥 可是，妈妈！……

玛丽吉塔 不！……我不许你反悔。（下。）

第 六 场

胡利奥

胡利奥 （踱来踱去，掏出一支香烟来神经质地吸着。）不！……这不可能！……怎么出现这么个局面！……我早就该料到这点！……待在那边……可不敢回来，那也太窝囊了！……怎么办，老天爷，怎么办！（坐下来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按着头。）我还该散播不幸的种子吗？可怜的老爷子快临终了，我有权利给他增加痛苦吗？……可到底是我还是他自己造成痛苦呢？……说到底，他是没有过错的。有过错的是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他的偏见！……到这时候，要去叫他摆脱这些东西！去说服他！……去走到他的床边对他说：父亲，你死去吧，怒气冲冲地死去吧，可怜的倔老头！……你的儿子不会舍弃他的爱情，不会抛弃他的理想；他不愿意把他看作同生命一样宝贵的自由献在你临终的床前！……就在这不幸的老汉只指望我浪子回头，把忏悔的眼泪流淌在他干瘦的手上的时刻，就在他只盼着我去亲切地安慰他痛苦的灵魂，好让他劳苦一世得到安息的时刻，我却要去对他说这种话！……（捂着脸。）好，好！……要是我注定了要当刽子手，那就去谋害另外一个病人，去朝我自己的心窝开刀吧……

第 七 场

胡利奥——堂埃洛伊

埃洛伊 我打扰你吗?……

胡利奥 哦!……是你?……嗯,是打扰我……

埃洛伊 我……我想找你谈谈,胡利奥!……

胡利奥 谈利钱的事儿吗,嗯?恐怕老爷子就要去世了……

埃洛伊 不是,先生!……你能让我坦率地跟你谈谈吗?……看起来,堂奥莱加里奥好了些。因此,跟你谈谈事儿,我想不会不合适……

胡利奥 我不许你跟我谈生意经。

埃洛伊 嗯,唔……因为堂奥莱加里奥很想确保赫苏莎将来幸福……而那件事也传得那么广,我看嘛……

胡利奥 说,别吞吞吐吐的!……

埃洛伊 因为你也是有关的一方,我来跟你说我……我准备跟赫苏莎结婚……

胡利奥 你跟赫苏莎结婚!……我不是不许你跟我谈生意经吗,先生?

埃洛伊 你知道,我一直很爱她……我知道你不肯娶她,又看到她落到这么个……这么个危险的境地,我想,过去的一切不要使她走到据我看没脸见人的地步。

胡利奥 (有些激动,讽刺地。)啊,你真是仁人君子!来,了不起

的大好人！……你想到过这些个事情吗？……你想她又勤劳又节俭，脾气也好……是个顶好的管家婆，会给你雇的人做茶饭，你不用开工钱就能捞到个给你打扫房屋、洗刷东西的女佣人……你想她有个快要死了的教父，他会给她一些小牛儿，还想到赫苏莎是件随便出个什么价钱就能买卖的商品，这就跟自个儿说：这儿有个可以体面地捞上一把的机会，是吗？……

埃洛伊　先生，我不许你这样看人。

胡利奥　高尚的人！……好心肠！……特有的好心肠！

埃洛伊　我不知道咱俩到底谁高尚一些！

胡利奥　你还把这当个问题提出来！……是你，先生！是你这个被诱奸了的有遗产的女人的保护人！……

埃洛伊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可我……

胡利奥　哼，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你不会跟赫苏莎结婚，因为第一，她不是件公开拍卖的商品，第二，她现在是、将来也是我的妻子！……

埃洛伊　那么，请原谅……我原来不知道……

第　八　场

玛丽吉塔——胡利奥——埃洛伊

玛丽吉塔　（急忙走出来。）胡利奥！……胡利奥！……他在等着你！……来！……答应我乖乖的，好吗？

胡利奥　（拥抱她。）好，妈妈！……我什么都答应了！……

玛丽吉塔　谢谢，我的天主！……走！（齐下。）

第 九 场

埃洛伊——赫苏莎

埃洛伊　全完啦！……该怎么办呢？

赫苏莎　（叫。）胡利奥！……

埃洛伊　（指着门。）他在那边！……

赫苏莎　啊！……

埃洛伊　赫苏莎！……我托人给你捎了封信！……

赫苏莎　（很快地把信从针线盒里拿出来。）信在这儿！我并没有看！……

埃洛伊　那更好，因为现在迟了！

赫苏莎　你改变主意了吗？……我很高兴……

埃洛伊　我不得不这样。胡利奥刚才对我说……

赫苏莎　说叫你别缠着我求婚。

埃洛伊　因为他打定了主意要娶你！

赫苏莎　唔？……你说什么？……

埃洛伊　我说的是真话。对我来说，虽然失掉你叫我伤心……可我还是祝贺你！……再见。（要走。）对，我衷心地祝贺你……

第　十　场

赫苏莎，以后胡利奥

赫苏莎　啊！……这不可能！……不可能这样！…… 胡利奥是跟他这么说说，让我好摆脱他！……不；胡利奥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这是什么想法，我的天主！……噢！……这多可疑！…… 教母求过他了！…… 啊！…… 他要牺牲自己……可怜的胡利奥要为我们牺牲自己！…… 不……我不该同意这事儿！……我该同堂埃洛伊结婚！ ……（环顾四周。）他走啦！……

胡利奥　（探身出来，激动地。）赫苏莎！……

赫苏莎　胡利奥！……

胡利奥　（用手帕揩眼睛。）来，赫苏莎，来！……

赫苏莎　哎呀！……（走。）怎么啦？

胡利奥　来，到我爹身旁来。（两人下。停顿。）

第　十　一　场

玛丽吉塔出来，跪在圣母像前

玛丽吉塔　谢谢，谢谢，圣母！……（跪下去祈祷。长久的停顿。

只听到她念祈祷词的声音。胡利奥走出来伫立在门旁，让赫苏莎走过去。赫苏莎好似抬不起步，慢慢地走到针线盒旁倒在沙发里。玛丽吉塔站起来，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像没看到他们似的从左方下。）

最后一场

胡利奥——赫苏莎

赫苏莎 我多痛苦哇！……（转过身去注视了胡利奥一会儿，下定决心地。）不该这样！……（温柔地。）到我身边来！……（胡利奥走过来。）坐下！……坐到这儿！……告诉我，一个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完了，是吗？……

胡利奥 （吃惊。）你要说什么呢，赫苏莎？……（盯着她。）

赫苏莎 没什么！……我没什么要操心的了！……教父已经归天了！……该作的事情我们作了，在他临终的时刻给了他安慰！……他去世以后，如果是什么都完了，谁还会逼我们作出牺牲呢？……

胡利奥 赫苏莎！……

赫苏莎 我们答应他的话，不过是为了可怜他撒的一个谎罢了……

胡利奥 什么？……不！……不！……不！……

赫苏莎 应该这样！……不可能是旁的了！……

胡利奥 （激动地。）赫苏莎！……赫苏莎！……你想到哪儿去了

呢？

赫苏莎 现在轮到我了！……轮到我来求你理智一点了……

胡利奥 你要报复！……

赫苏莎 不，不！……我向你发誓不是这样！……你不应该，也不能这样牺牲自己……我不希望你作出自我牺牲。你不爱我，以前妨碍咱们结合的原因并没有消失……

胡利奥 我以前不了解你，不了解你是这样一个善良、高尚、温柔的姑娘……是这样一个能为别人牺牲的姑娘，这是我的不幸！……不，赫苏莎，冲动和情欲所做不到的事情，连痛苦也做不到的事情，由于你最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怀就都做到了！……啊！……我要你做我的妻子，永远是我的！……

赫苏莎 莎拉呢，胡利奥？

胡利奥 （震动，痛苦地。）啊！……

赫苏莎 （忧郁地。）你见到她了吗？……

胡利奥 我这儿有个伤口在流血！什么都完啦！……莎拉她不爱我！……

赫苏莎 （焦急地。）你说，你说，胡利奥！……莎拉能这样吗？……

胡利奥 能！……能！……你是不知道哟！……

赫苏莎 告诉我！……真坏！……真坏！……

胡利奥 事情很简单！……

赫苏莎 啊，你一定受了很多苦！……（伸出胳膊围着他的颈脖，轻轻地抚摩他。）告诉我，我可怜的朋友！……

胡利奥 她的爹妈把我看成是个诱骗女人的坏蛋，对我关上了她家的大门……

赫苏莎 你瞧！……这都是我的过错……

胡利奥 我去找莎拉……莎拉听从了她爹妈的意见，在我的爱和尊重社会上的老规矩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她不愿意跟爱慕她的人一块儿自由自在地分享生活！…… 可还说她爱我！……（激情地。）啊，你！……只有你才没有迁就流行的传统习俗，把构成生活精华的爱情抛弃去糟踏生活；只有你自然地把火热的青春献给了生活，你知道怎样生活，热爱生活，创造生活……你是真、善、美的化身！……我爱你！……

赫苏莎 不……你太激动了，太一时冲动了……你不正视现实……到明天就会后悔的！……

胡利奥 我爱你！……（拥抱她。）

赫苏莎 不，不会的！……

胡利奥 我爱你！……

赫苏莎 你听，胡利奥！……你还爱她！……你去找她吧！

胡利奥 我已经不爱她了！……我爱你！……我再也不会从你身边离开！ 我俩要永远结合在一起！……

赫苏莎 那好！……你就留在这儿！……你病啦！ …… 我们来给你治病……我要看护你，让你恢复健康……

胡利奥 （急切地。）往后呢？……

赫苏莎 听其自然吧！……（心不在焉地从针线盒里面拿起一顶婴儿的帽子来。）将来的事情让将来去解决！……

胡利奥 （紧紧握住赫苏莎的双手，出神地。）啊！……生活啊！……生活！……

——幕 下——

外国姑娘[1]

①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安赫利纳·帕加诺剧团在"圣马丁"剧院首次演出的剧本。——原注

人　　物

玛丽亚
维多丽娅
尼尔达
罗西娜
玛格丽塔
堂尼古拉
坎塔利西奥
普罗斯佩罗
农民
医生
奥拉西奥
神父
建筑师
酒店老板
短工甲
短工乙
泥水匠
谷物收购人

堂佩德罗

路易京

顾客们、短工们，等等

事情发生在圣菲省①，现代。

第一幕：堂尼古拉的小庄园

第二幕：小酒店里

第三幕：坎塔利西奥的小庄园

第四幕：堂尼古拉的改建过的庄园

① 阿根廷中部巴拉那河畔的一个省。

第　一　幕

堂尼古拉的小庄园

台右边是一所住宅未经修缮的正面。那门面如果说还不到颓毁不堪的程度，也算又脏又破了。一扇门和两扇没有栏杆的窗子。窗子上方沿整个墙壁安有一排鸽舍，也够脏的。窗户下面前方搁着几个种得有东西的瓦钵子，都用帆布盖着防霜冻。左边是一个有两扇门的长棚屋，茅草顶，土砖墙。舞台后部是一口大水井，井栏砌得很低。一条长长的牲口饮水槽由一条水渠同水井联起来，井旁有一个系着绳索的提水桶。远景是辽阔的耕地，其中应能看到一片片翻耕不久的黑土。棚屋和住宅的墙壁上，挂着挽具、绳索、破旧的铁制工具、麻袋，等等。地上，零零散散地搁着锄头、铁锹、钉耙、叉耙、一部手推车、几段木头、一张旧犁、几条板凳、几个瓦钵。靠棚屋后边一点，有个连带适用工具的铁砧。隆冬。开幕时，初升的太阳光开始照耀着住宅的正面。

第 一 场

玛丽亚——维多丽娅

维多丽娅 （穿着粗布冬衣，笨重的靴子，头用围巾包住。她从左边靠台前的门出来，在舞台中部止步踌躇，就像在想一桩忘记做了的事情。）啊！……（很快地走向那些种有东西的钵子，开始揭帆布。）好大的霜冻……好大的霜冻啊！……（呵着冻僵了的手指。）

玛丽亚 （从屋内远处叫喊。）哎，维多丽娅，维多丽娅！……该上工了吗？东西准备好了吗？……（如果可能，问话和答话都用皮亚蒙特①的方言来说。）

维多丽娅 （瞧太阳的高度。）嗯，到时候了。我把幌子挂起来，嗯？……

玛丽亚 好吧。

维多丽娅 （从地上拾起一个袋子来挂在叉把上，再去把它搁到井栏上。）

---

① 皮亚蒙特，意大利西北部阿尔卑斯山间的一个区。

第 二 场

普罗斯佩罗——维多丽娅

普罗斯佩罗 （手里拿着一个犁头上场。他穿的也是粗布衣服，脸包在围巾里面，双脚用羊皮护腿包着。）你这幌子挂的正是时候！……雇工们都在从下边来啦！……你睡懒觉了……嗯？……

维多丽娅 那更好！……跟你有什么相干？……

普罗斯佩罗 跟我？……不相干……这么个霜冻天，你是不是从清早两点就起来忙活了……（拦住她。）哎，早上好……向穷哥们问问好哇……夜里过得怎么样？

维多丽娅 （做了个鬼脸，躲闪开了普罗斯佩罗为了要抓她而大胆地伸出来的手。她离得够远了的时候，就回过头来逗引他，然后又格格地笑着逃开。）

普罗斯佩罗 不犁田的公牛，要往哪儿走！……（向铁砧走过去，锉他的犁头。）

第 三 场

玛丽亚

玛丽亚 （提着个牛奶桶出来。说话时应明显保持意大利口

音。)你早，普罗斯佩罗……你现在忙吗？……劳你驾……喝过马黛茶，嗯？给我把黑母牛牵到苜蓿牧草地里去。(普罗斯佩罗继续干他的活。)该死的母牛！……瞧下的奶多么少……一滴滴……抵不上挤奶的活儿……就这样，我每天下午都得给它喂料呢……维多丽娅！……你替老头子和孩子们把咖啡准备好了没有？……

第 四 场

维多丽娅——玛丽亚

维多丽娅 (一只手拿着四五个白铁茶碗和勺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包硬面包。)我不能同时什么都做啊，妈妈！……吃的全都就得……咖啡……滚烫滚烫的水……

玛丽亚 懒货……今儿早上我叫你起来呀……起来……你呢，连动都不动。要是你不瘫这么久，时间就会有余有剩的！……我要告诉你爹去！你打从罗萨里奥① 回来以后，真是变了个千金小姐啦……

维多丽娅 (哼唱起来。)

玛丽亚 不害臊的！……快把早餐准备好，再给我提桶水来。快！……(提着牛奶桶朝左走，怨声喃喃。)

---

① 阿根廷第二大城市，在圣菲省。

第 五 场

普罗斯佩罗——维多丽娅——玛丽亚

普罗斯佩罗 （嘲弄地。）呵，呵，呵！（背向维多丽娅，像在干活似的在铁砧上捶着，哼着支流行的歌曲。）干得好！干得好！我高兴得不得了！……

维多丽娅 讨厌！……（在一条板凳上摆好茶碗、勺子和硬面包。）

普罗斯佩罗 （转过身来。）你在跟我说话吗？……

维多丽娅 不知道！……

普罗斯佩罗 你今儿情绪不好，对吗？……

维多丽娅 （撒娇地。）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我才不把带给你的东西给你……

普罗斯佩罗 （发生了兴趣，朝她走去。）什么？……给我看看……

维多丽娅 （把一件东西藏在背后。）啊？着急了吧。

普罗斯佩罗 别调皮了！……拿出来！（想去抓她的胳臂。）

维多丽娅 走开……冒失鬼！……

普罗斯佩罗 瞧，我要抢了！

维多丽娅 （跑开。）你看！……面包，新鲜面包！……

玛丽亚 （从里面叫。）姑娘！……你给我提水了吗？……

维多丽娅 （把面包搁在板凳上。）这就来！……你要就拿去，可

是……不是我给你的……(走到井边去，放水桶。)

普罗斯佩罗 (拿起面包来掰成两半放在衣袋里，转向维多丽娅。)等一等！……我来帮你！……

维多丽娅 我不要你帮。

普罗斯佩罗 (假正经。)什么要不要的！……走开！……你怎么想的！不听话的小鬼头！……(要抢绳子。)

维多丽娅 我跟你说，让我自个儿来……我不要你帮忙呗！……

普罗斯佩罗 好……那咱俩一道来……瞧！……就这样……喔……唷！……真沉！……使劲拉呀！……

维多丽娅 (胆怯地离开了一点，两只手还握着一段绳子。普罗斯佩罗抓住水桶。)

普罗斯佩罗 (停了停。)见鬼！……桶是空的！……

维多丽娅 撒谎！

普罗斯佩罗 你瞧！……

维多丽娅 (弯身去看，普罗斯佩罗乘机咂响地吻了她一下。)冒失鬼！……(用绳子打他的背，水桶又掉到井里去了。)

普罗斯佩罗 (快乐地。)哈，哈！……真痛啊！……

维多丽娅 啊，喔！活该！……你看我……(用袖子擦脸。)

普罗斯佩罗 唔！总有一天会掉的！……(拿起犁头朝右面走。维多丽娅再提水，听到外面的人声和铁器碰撞声。短工们带着犁走来吃早餐。维多丽娅把水倒在另一个桶里，急急忙忙地提给玛丽亚。)

维多丽娅 (退场前。)妈妈，他们都来啦！……

第 六 场

尼古拉——短工甲——短工乙——
维多丽娅——玛丽亚

尼古拉 哼！当然，当然！……牲口是不知道痛的，嗯？

短工甲 您瞧，堂尼古拉。我跟您说，那匹母马可刁啦。今儿早上我系它的那会儿，它险些儿踢破了我一根横档……

尼古拉 （脱下粗布绿手套。）你这就更不要打它，你懂吗？你以为母马会跟人一样……打它，它就懂事了吗？

短工甲 它不懂；可是……

尼古拉 够了，别再说了……（其他短工都慢慢出场。他们的穿着同普罗斯佩罗的相似。有的手里拿着马具和农具，上场后随便扔在地上。尼古拉坐到一个木桩或小板凳上，慢慢掏出烟斗来，装好烟点着，再解他那粗笨的皮护腿。维多丽娅接着上场。她提着一壶煮好了的滚烫的马黛茶往茶碗里倒。短工们一个个地去拿茶碗和一份硬面包，分散在院子里席地而坐，把面包泡在马黛茶里吃早餐。长久的停顿，可以用巧妙的舞台处理来安排好停顿的时间。）

尼古拉 拉蒙，你说，大高地还好犁吗？……

短工乙 不，堂尼古拉先生。我看那块地得等下了雨再开犁。现在犁，白白损坏犁头，糟踏牲口。地干得很呢。

尼古拉 唔。现在你伴着苜蓿残根犁过去……就会好犁一些

……维多丽娅！给我把靴子拿来……告诉路易京替我把老白花马套上车，我要到镇上去。路易京还没来吗？那孩子在哪儿？……（维多丽娅从右边的门进屋去，随即把靴子拿了出来。）

玛丽亚 （纳闷。）噢！……你们来不来喝咖啡呢……你们怎么搞的？……咖啡煮好一个钟头了……

尼古拉 等一等……好家伙！……（穿靴子。）

维多丽娅 您想穿另一件外套吗？……

尼古拉 怎么会不想穿呢？……（维多丽娅再退场。）

第 七 场

上一场的人物——路易京

路易京 （手里抓着只兔子蹦跳出场，看到尼古拉时想把兔子藏起来。）您早。

尼古拉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路易京 没什么……一只兔子……

尼古拉 啊，坏蛋！你把马都跑坏啦，嗯？

路易京 瞎说！

尼古拉 怎么？

路易京 爸爸，我说没有。是狗逮住的。我没去追它……我经过那片苜蓿地，这就……

尼古拉 （逼问。）狗吗，唔？……狗怎么逮的？……

路易京 这……啊，爸爸！……苜蓿地里短了头公牛……

尼古拉 （反应迅速。）什么？……什么？……

路易京 一头公牛。那头白公牛。我看是跑到堂坎塔利西奥的牧场里去了。

尼古拉 跑去啦？……哼！……是跑去啦还是偷去啦……

普罗斯佩罗 （站起来。）听着，堂尼古拉……我爹可不是贼，好叫您这么说……知道吗？

尼古拉 我不是说他偷了……兴许另外有人……

普罗斯佩罗 （坐下。）哼！……那好！……

玛丽亚 （再一次探出身来。）可你们就不来喝咖啡了？咖啡凉了可别怪我……这些人怎么搞的……你们以为咱们在饭馆里吗？……

尼古拉 等一等……（维多丽娅带着件粗毛上衣出来。尼古拉把上衣脱掉，围巾解下，换衣服。罗西娜同时出场。她是个十到十二岁的小姑娘，把左手藏着，走近一个短工问他要件什么东西。那短工给了她一把小刀。她就坐到靠台前的地上，然后把染着血的手伸出来用刀尖挑刺。）

维多丽娅 好吧，我们去喝咖啡去吧，妈妈在发脾气了……来，路易京……走……（尼古拉和路易京下。）罗西娜呢？……（叫。）罗西娜！……

罗西娜 我在这儿！……等一等……

维多丽娅 你在干吗？（走近那女孩，看到血后叫了起来。）姑娘！……你怎么啦！……我的天哪！……

罗西娜 没什么……一根大刺。我这么一使犁……犁把上头的刺就扎着我了。

维多丽娅 哟！……不得了啦！……圣母！

尼古拉 （再出来。）出了什么事？……嚷得这么凶！……

维多丽娅 这可怜的孩子……哎哟哟！

尼古拉 （惊骇。）什么！……什么！……（看了看那小姑娘的手作了个不以为然的姿势。）咳！……小事儿……没什么！……小事儿……来喝咖啡！……

罗西娜 我说是啰！小事儿！……（用舌头舔了舔伤痕，随着尼古拉和维多丽娅退场。）

第　八　场

普罗斯佩罗——短工们

短工甲 咳！没良心的外国佬……要钱不要命，叫这样可怜巴巴的小不点儿下地干活……

短工乙 这样他才有钱嘛……

短工甲 对……你看这小姑娘！……她准是扎破了血管……可爹娘偏这么没事儿似的……她该是咱的女儿！……

短工乙 要么是我的女儿！……这么大冷天叫这些娃娃清早两点钟爬起来，像短工似的干活……

短工丙 可这孩子干的就跟大人一个样。伙计，还有更怪的事儿吗？……（走到壶子那儿再倒了一碗马黛茶。）

短工乙 嗯，说到底，他们是外国佬，这就完了嘛。

普罗斯佩罗 （站起来。）你们怎么老这么叽叽呱呱的……你们要是作了农场主，会逼得猫儿也去干活的……滚开些！……

短工甲　哥们！……我不！……

普罗斯佩罗　喝！……你……你指望个什么呢？……指望你儿子当上议员，你女儿至少当上……时装店的老板娘！……住嘴……你们懂个什么……你们就是找上个最蹩脚的外国姑娘，也会发觉她是个多好的女人……多如意的妻子……她们干活干惯了，能忍受生活艰难，能为丈夫和孩子作出任何牺牲……但愿本地佬和外国佬的儿女都互通婚配，那养出来的后代该有多棒！……

短工乙　听你说的！……你怎么不干脆跟东家的女儿结婚，你干吗去了呢？……

普罗斯佩罗　住嘴……

短工甲　你以为我们没瞧见你在井口跟她拉拉扯扯吗？……

普罗斯佩罗　（板着脸逼过去。）好啊，你瞧见我了就瞧见我了……可留神你的舌头……

短工乙　别担心……老兄，你知道我们……

短工丙　喂，普罗斯佩罗……那边来了个骑马的，像是你爹……

普罗斯佩罗　（跑过去看。）对，正是他……下马，老爷子。（向舞台右方后部走去。）

第九场

玛丽亚——短工甲。（短工们嘴里还吃着东西就站了起来。他们把茶碗搁到板凳上，拿起犁、锄、鞭子等用具来，理衣服，先后磨犁头，并在下面两场之内慢

慢退场。）

玛丽亚 劳你驾，普罗斯佩罗……噢！……他走啦？……

短工甲 没，大娘。坎塔利西奥老头来了，他去接去了……

玛丽亚 好，请你告诉他，别忘了把黑母牛牵到牧场上去……把小牛也一道带去，嗯？……叫他再给我把那头黄母牛牵回来，知道吗？（自右方下。）

短工甲 您放心！（对其他的短工们。）喂，你们瞧！黄母牛！……她怎么不要头紫色的母牛呢？（大家笑。）

第　十　场

普罗斯佩罗——坎塔利西奥

普罗斯佩罗 来呀，爹。

坎塔利西奥 这儿没狗可真是怪事……这帮移民就知道养一群狗，唆使它们专门咬本地人，攻本地人。你好！……喂，这儿没人吗？……

普罗斯佩罗 他们在喝咖啡……那儿坐。我还有很多活儿要干，就要走了……

坎塔利西奥 不，你留下。我们要谈一会儿。我想，你迟走一会儿，他们也不会打你的……

普罗斯佩罗 如果有什么要紧事儿的话……那好吧。

第十一场

维多丽娅——罗西娜——坎塔利西奥

维多丽娅　(拉着罗西娜出场。)来把这手治治……

罗西娜　我，我要自个儿来拔刺……你拔会拔得我痛……

维多丽娅　你来先洗一洗。(看到坎塔利西奥。)您早……您好吗？

坎塔利西奥　(冷淡地。)唔，好。

维多丽娅　您找爸爸吗？……他就来……请坐……(递给他一条板凳。)爸爸快喝完了……您来这儿真是挺难得的！……

坎塔利西奥　对，难得来……这孩子怎么啦？……

罗西娜　(带着几分骄傲的神情。)看，一根大刺扎着我的手了。在这儿，您瞧……

坎塔利西奥　(心不在焉地。)很好！……(维多丽娅不耐烦地拖着那小女孩一条胳膊从右方下。)

第十二场

普罗斯佩罗——坎塔利西奥

普罗斯佩罗　爹，他们对您干了什么，好叫您这么对待他们

呢？……

坎塔利西奥　对我……没干什么。我可对你又干了什么，要你来对我提这些事儿呢？……

普罗斯佩罗　（不快地。）咳！……咳！……咳！……（旁白。）我还是走了的好……

坎塔利西奥　你在嘀咕些什么？……

普罗斯佩罗　我说，要是我们又抬起杠来……我还是去干活的好……

坎塔利西奥　我叫你等着！……瞧，外国佬从那边来了！……

第 十 三 场

尼古拉——坎塔利西奥

尼古拉　（嘴叼烟斗。）拉蒙！拉蒙！……啊！……您早……您好，堂坎塔……利西奥？……您好吗，唔？……（向他伸出手来。）

坎塔利西奥　（厌恶地伸出自己的手。）好，好着呢……

尼古拉　那不坏。（像背格言般地。）在这世界上……在这世界上最要紧的是健康。身板儿结实了，那就得……干活……凭着一双好手……

坎塔利西奥　（旁白。）凭着一对爪子去偷，去抢……

尼古拉　（对普罗斯佩罗。）拉蒙走了吗？……唔……没什么！……（向坎塔利西奥。）唔……今天天气很冷，嗯？

坎塔利西奥　一般！……

尼古拉 冷得都结冰了……看天气不像有雨下的样子……地硬邦邦的！……犁破犁头……

坎塔利西奥 可不……

尼古拉 好啦；好啦！……好……您来有点事儿，对吗？

坎塔利西奥 是啊，先生。

尼古拉 （把烟斗中的烟灰掏出来。）好！您的事情还顺手吗？……

坎塔利西奥 糟透了！

尼古拉 好啦……（搓着手。）您要来跟我谈谈，是吗？好，……我进去一下，到我房里去把字据拿来，嗯？请稍候一候……对不起，嗯？（搓着手退场。）

第十四场

坎塔利西奥——普罗斯佩罗

坎塔利西奥 你看到这外国佬了……瞧他多高兴……他闻到了我没给他带钱来……哼！……

普罗斯佩罗 我不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

坎塔利西奥 你装糊涂。至少你已经跟他结帮了……要不，你会不知道我签给他的字据昨天都到期了？……会不知道我没有钱还他？……

普罗斯佩罗 嗯？……这又不是我的过错……

坎塔利西奥 没心肝的！……这就是说，他要抢去我的田地……

我的房子……我的一切……

普罗斯佩罗 还有呢?……

坎塔利西奥 (心情不宁地。)这就是说,那些也都是你的……咱俩会落得个啥都没有……

普罗斯佩罗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坎塔利西奥 哎,普罗斯佩罗……别这么说……我觉得你原来对我的一点点关心,现在都没有啦……你到这儿来;到我身边来……坐下!……你想,一个甚至于连阿根廷人都没当上的洋鬼子,撞到你出生的家里来,撞到你父母在那儿长大、你祖父母在那儿生活过的家里来……来到你面前对你说:滚开,这所房子已经不是你的了,这片田地也不是你的了,这些翁波树①、这些牲口栏、这些栅栏都不是你的了……(动了感情。)你说这公道吗,这对头吗?……

普罗斯佩罗 我没说这公道。我只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您知道,多久我都是靠自己劳动,独立谋生。我压根儿没过问过您的事情……

坎塔利西奥 这我很明白,可是……

普罗斯佩罗 要是我有钱来还您欠堂尼古拉的帐,我会高高兴兴给你还的……

坎塔利西奥 那么,你以为我就该不动感情,随这帮人来践踏我的窝儿么?

普罗斯佩罗 那有什么法子呢?我问您要过那地来耕种。要是您那时把它给了我,那就不会落到这般困难境地;可您还是

---

① 翁波树(ombú)是阿根廷一种土生的大树。它枝叶繁茂,像撑在草原上的巨伞,树荫下可供牧人和旅行者憩息,历来为阿根廷诗人所歌颂。但它木质松软,叶子在夜间还发出损人健康的气味。

硬要养些没用的本地牛……说那是牛，真把牛都糟踏了……养些赛跑的马，在镇上磨蹭时间，玩玩牌，抓抓子儿……朋友……日子长了就没底儿了……

坎塔利西奥 瞧！……我倒没料到你会说这种话……我活到这把年纪，竟连你这种毛孩子也来教训起我来了……滚开，没心肝的！……

普罗斯佩罗 别，爹，别这样……“Bisogna eser”。①

坎塔利西奥 我没说这话！……干吗用“bisoñas”，② 嗯？……你把自己卖给外国佬了！……你干吗不干脆耳朵上带个耳环，嘴上叼个烟头，到那块儿害人去？……忘了爹娘的坏小子！……

第十五场

尼古拉——坎塔利西奥

尼古拉 （肩上挂着支鸟枪，手里拿着卷字据走出来。）你看！……你看！……

坎塔利西奥 没什么，先生。

尼古拉 生这孩子的气了，嗯？……唔……这孩子可不赖呀！……勤快……诚实……那么……我把字据都拿来了。

坎塔利西奥 您带鸟枪来干吗？……您以为我是强盗吧！……

---

① 意大利语，意为“需要这样”。

② 坎塔利西奥不懂意大利语，按西班牙语拼音说成了“bisoñas”(新的)。

尼古拉 您想到哪儿去了！您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本地人……我带着鸟枪是因为我恐怕……是因为我要到镇上去，在路上经常能碰上一只兔子……一只鹧鸪什么的……您说，您在您的牧场里看到我家的一头白公牛没有？

坎塔利西奥 看到了，我刚才把它赶到这边来了……好吧。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安排好那事儿……

尼古拉 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否能把帐目清理一下！银钱上的事儿，我喜欢干净利落，知道吗？……（慢慢地查核那些字据。）三千……三千七……三千七，对吗？……加五百……四千二……再加四百五……您记得这一笔借据的钱吗？……好，合计共洋四千六百五十比索整……嗯？（尼古拉算帐的时候，维多丽娅拿着个筛子簸扬着玉蜀黍或小麦，向舞台后部走去。普罗斯佩罗瞧着她，停会儿也跟着走了。）

坎塔利西奥 一点不差……您没少算……

尼古拉 那咱俩现在到镇上去……去找个公证人……您还给我钱……再把借据都拿去……我说，您给我把钱带来了没有？……

坎塔利西奥 我啥也没带……这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尼古拉 那咱们怎么办呢？……您说……

坎塔利西奥 再借一次……您瞧……说老实话，我原是来求您再给我宽一年的期……利息您说了算……

尼古拉 一年？……一年？……瞧……您是个好人，嗯？一个善良的本地人……可您对银钱上的事儿不大在行……一年？这办不到。

坎塔利西奥 怎么办不到？……谁告诉您的？……

尼古拉 我跟您坦率地讲，嗯？要是您现在还不了我，一年之后

还给我的就会更少……

坎塔利西奥 那么，您是打算要我的地了？

尼古拉 嗯，老实说……您说得对……而那对您也是桩合算的买卖，懂吗？我要地。我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念工程学的儿子，叫我给他买地，他要回来办个奶酪场什么的……您得把这桩买卖好好琢磨一下，懂吗？……不管怎样……地是丢定了的。明年给，后年给……也还是得给我的。现在就给我，您还省了利钱……

坎塔利西奥 （激动地踱来踱去。）要是我乐意又不还你钱，又不给你地，今天不给，将来也不给呢……

尼古拉 （诡谲地搔着头。）您乐意那么办嘛……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坎塔利西奥 我豁出去了，要到镇上去跟你打官司。

尼古拉 啊！……不！……Con la hipoteca non se scherza, caro amico①……

坎塔利西奥 （旁白。）怎么不？……等着瞧吧……我认识个律师，他会给你找麻烦的！……（向尼古拉。）那么您就不给我展期了？

尼古拉 那对我不合适……

坎塔利西奥 话说死了吗？……好，那您去抗议，去起诉吧……随你爱怎么就怎么。我不还钱，也不给地……这话说定了……

尼古拉 噢，可当心您自个儿要吃亏的，嗯？

坎塔利西奥 可狼身一毛，难得拔到……再见啦……

---

① 一句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混杂的话，意为“别跟抵押借据开玩笑了，亲爱的朋友。”

尼古拉 您听听，朋友……听听……这是为了您好……（舞台左后方传来怒骂声，尼古拉和坎塔利西奥站住。）

第十六场

上一场的人物——玛丽亚

玛丽亚 （拉扯着维多丽娅出场。）贱货！……不害臊的！……坏女儿！……走哇你！……（由于维多丽娅反抗，玛丽亚就揍了她几下。）贱货！贱货！

尼古拉 怎么？……怎么？……（干预。）维多丽娅！……你干什么来着？……

玛丽亚 你瞧……我到棚屋里去找根搁在那儿的绳子，一下子就瞧见了这臭货（狠狠地推了她一把。）在让那小高乔……那……这老爷子下的崽亲嘴……臭母猪！……

坎塔利西奥 听她这腔调！……

尼古拉 什么？什么？……普罗斯佩罗亲了她？……

玛丽亚 对，就是普罗斯佩罗！……

尼古拉 啊，不！啊，不！那胆大妄为的家伙在哪儿？……（叫。）普罗斯佩罗！……嗯？普罗斯佩罗！……

第 十 七 场

上一场的人物——普罗斯佩罗

普罗斯佩罗 （严肃地。）是东家叫我吗？……

尼古拉 你说说看，先生……

玛丽亚 什么先生？……他是个流氓，是个无赖，是个雇工！……

尼古拉 你住嘴，嗯？……你说……这就是你对待正派人家的法子吗？……你想干什么？……你以为你是在一个像你那么没规没矩的姑娘的家里吗？……

坎塔利西奥 哎！嗓门放低点，外国佬……

尼古拉 您不是知道得清楚吗？……嗯？说呀。你打算干吗呢？

普罗斯佩罗 我什么也没打算，大爷。

尼古拉 什么也没打算，嗯？……好。那你就给我收拾东西滚蛋，懂吗？……（向维多丽娅。）你呢，不害臊的，给我进屋去，我回头来跟你算帐……

普罗斯佩罗 （插进来。）您听，大爷。对她别那么凶。真是……这有什么错，有什么罪……刚才发生的事儿是……我俩彼此相爱，我准备好好干活来跟她结婚。

尼古拉 什么？……什么？……我说了叫你滚蛋……这就滚蛋，嗯？……结婚……结婚……你想，嗯？跟个外国姑娘结婚，抓她的大洋钱吗？……这钱是我们全家劳动赚来的……就像牲口似的在地里干活呢！……够啦！你给我滚……一窝子懒

虫！……首先学着去干活吧！……我们辛辛苦苦攒集起来几个钱，一个不三不四的家伙想来把它拿去胡花掉，哪有这种便宜事！……你给我滚……（普罗斯佩罗要朝尼古拉扑过去。坎塔利西奥拦住他。玛丽亚把维多丽娅朝右面推。尼古拉跟在她们后面，一面说话，一面掉转头来。）那么你要结婚呐！……你想跟一笔遗产结婚，是不？想谋一个外国老汉给的遗产……来供你在酒馆里花，在跑马场上赌吗？……懒虫！……（嘴里咕哝着土话走开。）你给我滚！你首先得去学着劳动。

——幕　下——

第二幕

小酒店里

镇上一家小酒店里。餐室和酒柜。舞台后部是通向街上去的门。左右两边有一两扇门同内室相连。柜台和放着酒瓶的货架。摆着很多桌子。有张长桌由正在吃饭的顾客占着。另外的几桌上，顾客们在喝酒、看报或闲聊。在这几个人中间有个神父。柜台后面有个胖子，他是酒店老板。他的女儿在给各桌上酒上菜。壁上，贴着农机广告、意大利的帝王肖像，等等。从天花板上悬下来一盏大灯和一些色纸花环。有一个连着厨房的小窗台，便于上菜。

第一场

酒店老板——医生——神父——顾客们

启幕时，人声嘈杂。一群穿着灯芯绒衣服的移民

正在争一场"莫拉"猜拳戏①的最后的分数。

Tre! …

Cuatro! …

Due! …

Tre! …

Due! …

Tre! …

Tutta la morra! …

E finita.②(笑嚷声。)

一个外国人 ¡Patrone! …¡Una botiglia de barbera! …③

酒店老板 就来!……

神父 (放下报纸。)你们吵嚷完了吗?……嘿,够啦!……(走近那群人。)您,大夫……来场艾斯科巴④好不?……瞧,您还欠着昨晚的仇没报呢……

医生 要四个人才能凑成局嘛……

神父 那自然。(对一个顾客。)您玩牌吗,堂佩德罗……

顾客甲 玩一会儿……好嘛!

神父 还差一脚……您参加吗?

顾客乙 不成;我得去车站,陪堂坎塔利西奥的儿子一块儿去车

---

① "莫拉"(morra)是意大利的一种猜拳戏。玩者一方猜另一方出的手指的数目。伸出整个拳头相当于数字零。

② 意大利语,意为"三!……四!……二!……三!……二!……三!……一拳头!……玩到了头。"

③ 意大利语:"老板!……来瓶巴贝拉酒……"巴贝拉酒是一种意大利红葡萄酒。作者在本书中使用标点符号比较乱。此处使用的是西班牙语的标点符号。凡是西班牙语的感叹句或疑问句,除了句末标上感叹号或疑问号外,还必须在句首标上颠倒的感叹号或疑问号。

④ 一种纸牌戏。

站，他要卷铺盖到罗萨里奥去。

尼尔达 （走近小窗。）一份炸牛肉！……两份炖菜！……一份甜点！（拿着几个盘子转来，给几个吃饭的人上菜。）

神父 糟糕！我们怎么办呢？……（向酒店老板。）老板，您来一脚吗？我跟您一边，堂佩德罗跟大夫一边。

酒店老板 好嘛！我就来……我给这几个醉鬼添点巴贝拉酒，这就来！（拿着瓶子、杯子和开瓶塞的螺丝锥走近移民们的桌子。）

神父 就在这桌上吧。尼尔达！……尼尔达！……把牌拿来。孩子，这儿，快把牌拿来……

尼尔达 我又不是天主，到处叫来到处在！……（到柜台里去找纸牌拿过来。这时，酒店老板拔开了瓶塞，乐呵呵地给移民们斟酒。）

酒客声 ¡Eviva el vin¡…¡Eviva¡…¡Eviva Garibaldi¡①…

神父 （转身。）哎？哎？怎么那么多加里波第、加里波第的！……嘿，明儿是节日，你们得去望弥撒呀！……

酒店老板 （走拢来。）我来啦……神父，瞧瞧您玩得怎样，嗯？

神父 我发牌……（发牌。停顿。移民们手里拿着酒杯，凑在一块儿哼着皮亚蒙特的勾引起乡愁的歌子。顾客们都留神地听着，只有神父和他的同伴们例外，他们在专心玩牌。合唱还没完，进来了一个农民。他靠着柜台站着。歌一唱完，就用鞭子柄猛敲柜台。）

① 意大利语，意为"美酒万岁！……万岁！……加里波第万岁！……"加里波第(1807—1882)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曾逃亡南美，参加过巴西南部共和主义的起义(1835—1845)和维护乌拉圭的独立战争(1836—1848)。

第二场

上一场的人物——尼尔达——农民——玛丽亚

农民 没人在这儿侍候吗？……嗨，来人哪！……

酒店老板 就有人来，好家伙！……好个大人物，叫呀嚷的！……尼尔达，去侍候他一下！……（继续玩牌。）

尼尔达 您要什么？……

农民 杜松子酒加苦啤酒……

尼尔达 （很快地给他酒。）酒来了……二十生太伏①……

农民 （很快地喝完那杯酒以后。）嗨，姑娘。……大夫没上这儿来吗？……

尼尔达 布奥蒂尼大夫吗？……在那儿，您没瞧见吗？……

农民 我没瞧见。（走近那群人。）您好，大夫……我来找您，看您能不能到贝尔托尼家的农庄上走一趟，那边有个重病人。

神父 （一惊。）怎么，贝尔托尼家有人病了吗？他家谁病了？真可怜！……

农民 病的不是那帮移民……是他家的一个佃户，一个年轻的科尔多瓦②人……

神父 哦！……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农民 怎么是另一回事儿？……人病了……不管是穷还是富都

① 生太伏，阿根廷货币单位，一百生太伏等于一比索（阿根廷本位币）。

② 阿根廷中部的省。阿根廷地区在殖民时代最早发展起来的一个省。

一个样……

医生 那佃户害的什么病？……

农民 他病得很厉害，大夫……前天他剥一头得疫病死掉的牲口，手臂上生了个大疮疱。

医生 炭疽病！……

农民 想必是的……

医生 好吧……告诉贝尔托尼，我看我今儿晚上能不能去……

农民 可是大夫！……那疮疱已经肿得很大了，不立刻开刀，他会死的……

医生 您叫我怎么办呢？我很忙……没法子抽身……

农民 （一半是自言自语。）忙！忙！……要是贝尔托尼病了，要是另外哪个有钱的外国佬病了，您就会赶忙从玉米地里走过去的……哎，大夫……帮个忙嘛……那可怜的青年人快要死了……我向你担保，我们一样给您钱……

医生 好啦，好啦……好，你在这儿等着我，打完牌我们就走……（拿起桌上的牌。）艾斯科巴！

农民 好吧！……（向尼尔达）姑娘……给我再来杯杜松子酒，好吗？（尼尔达给他酒。唱歌的移民中有人要了一副纸牌，另辟了一桌艾斯科巴牌局。）

第　三　场

上一场的人物

玛丽亚 （把几个包包放到一张桌子上。）向大家问好……啊

……喔！我累坏了！您好哇，神父！……大夫先生！……堂佩德罗先生！……（向酒店老板问候时。）还有玛格丽塔太太……她好吗？

尼尔达　（已经同维多丽娅打了招呼。）她很好，玛丽亚太太……我去叫她……

玛丽亚　你好吗，孩子？……别去打扰她……哎，你先给我来点冷饮……我渴得要命。

神父　堂尼古拉呢，太太？

玛丽亚　他就来。他在公证人那里办点儿事情……（向维多丽娅。）可你坐下来呀，孩子……你好像一点儿也不累似的！……想到街门口去瞧瞧吗？……

尼尔达　（送过冷饮。）妈妈！妈妈！……您出来！尼古拉太太来了！……

一个顾客　尼尔达！……尼尔达！……你就不来这儿侍候了？……

尼尔达　我来了。您还要什么呢？……

顾客　一份胸脯肉……

另一个顾客　给我也来上一份。

尼尔达　（随即向小窗口叫。）两份胸脯肉……

神父　（转过头去。）要羔羊的。

第 四 场

玛格丽塔—— 玛丽亚——尼尔达——

酒店老板——维多丽娅

玛格丽塔 （用围裙擦着双手出场。）您好吗，堂娜玛丽亚？……对不起，我双手都是湿的……

玛丽亚 嗳，没什么！……（两人拥抱并粗鲁地互相亲脸。）

玛格丽塔 请坐，这儿坐……您身子骨还好吗？

玛丽亚 还凑合，还凑合！……眼下还好，谢谢……我看您倒发福了，嗯？

玛格丽塔 您真是难得来……

玛丽亚 可不……我本不想到镇上来的……可这孩子老催我去呀去的……我对她说好吧。她想买件衣服，我们刚才就花了一大笔钱，东西多贵呀！嗯？……花了一大笔钱来打扮这位小姐女儿……我真不知道这孩子在穿着上要干什么……去年我给她买了身上的这一套……可她说已经不能穿了……这次特斯塔塞卡货庄卖给了我这段布……您瞧瞧……您看怎么样？……（打开一个包包，两个人仔仔细细地看料子。）料子是不错的，可就贵得吓人……而今她还出新主意，想要在时装店里做这件衣裳……我就跟她说不成……我们自己能缝，干吗还要多花钱，钱来的可不容易……自己裁的衣没个式样，可是穿着还不也可体，精精致致的……您看对

吗？您瞧她那神气，她脑子里有好多的疯想法在作怪呢……

玛格丽塔 哎，堂尼古拉呢？……他也到镇上来了吗？……

玛丽亚 我们是跟他一道坐大车来的……他要跟堂坎塔利西奥那老头了结一场官司……无事生非的家伙……找咱打官司，知道吗？……想赖帐，他就律师呀、治安官呀、证人呀，天知道牵动了些什么人……尼古拉这就得跑科尔多瓦，跑罗萨里奥……可我那老伴有字据在手……官司是打赢了……可也花了不少钱……我说，堂娜玛格丽塔，跟这些本地人有不得银钱来往；他们是帮骗子手……他们并不像我们这样挣钱，这就……（尼尔达侍候的一桌发生了骚乱。她端着盘子走拢去时，一个顾客对她乱来了一手。尼尔达掉了个盘子，用手打他的脸。）

尼尔达 （打他。）不害臊的！……不害臊的！……浪荡鬼！……（笑声，闹声。）

酒店老板 （搁下牌，但身子不动。）巴奇查，你说说看……什么时候你才不惹我生气？……你想叫我有一天整得你安静下来不成？……你安的什么心呢，嗯？……

玛格丽塔 我说是呀！……你这一套收起来成不成，嗯？每天都得缠我姑娘……不要脸的！……你以为我女儿是破鞋呀……真是，活见鬼！……你还要这样，就请上别家酒馆去……

玛丽亚 随他去，堂娜玛格丽塔。随他去……对这帮冒失鬼值不得大惊小怪的……他们就以为女人都一个样……前些天……这孩子（指维多丽娅。）也出了件事儿……哼，堂坎塔利西奥的儿子那野小子太过分了……我们这才把他撵走……可这孩子……

尼尔达 （从小窗口折转来。）妈妈！……厨房里叫您……

玛丽亚 您请便……请便……对不起，我也想到内室去一下，宽宽这件穿着不舒服的衣裳。

玛格丽塔 请……请……

玛丽亚 （向维多丽娅。）喂……你也来呀！……

维多丽娅 不；我留在这儿……我到里面去干吗呢？……

玛丽亚 不，不，不！……快进来……（维多丽娅不高兴地跟着走，掉头向门边张望，延迟到恰够看见普罗斯佩罗。）

第 五 场

普罗斯佩罗——神父——维多丽娅

普罗斯佩罗 （一身乡下人打扮，显得又激动又快乐，愉快地向所有的顾客打招呼，最后走近神父的桌旁。）你们好，先生们！……大伙儿好！……牌玩得怎样？……输家是谁？……

神父 啊，普罗斯佩罗！怎么，你要走了，嗯？

普罗斯佩罗 对，先生。现在就走，搭去罗萨里奥的车。到那边去碰碰运气！……

神父 你没走错道，孩子……没走错道……现在的问题是要看得准……您出牌呀，大夫……那位达普勒斯先生是个好人。要是他看上了你，你跟他一道会奔个好前程的。

普罗斯佩罗 的确是的。他信得过我……可他也有点道理……要是我不顶点用，那他也就不会照顾我了……我爹没来吗？

我们要在这儿碰碰面……可怜的老汉！……我走，他可挺不高兴呢……他说我是个叛逆儿子，说我把自己卖给了外国佬，说我如今扔下他，是因为他穷了……

神父 这不外是上了年纪的本地人的牢骚……

普罗斯佩罗 是呀！……（看到维多丽娅胆怯地在门旁伸首张望。）维多丽娅小姐，你好吗？……（打手势叫她向前来。）你妈妈好吗？……

维多丽娅 （低声。）那么，你要走啦？

普罗斯佩罗 没法子呀……告诉你，我为了要留下来，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维多丽娅 你没有做，你没有！……你真爱我的话……

普罗斯佩罗 这就是你不懂的地方了……正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我才更加要走……要去干活……去闯出一条路来……去赚钱求得配得上你……

维多丽娅 要是我不需要那个呢……

普罗斯佩罗 可是你爹需要。你以为我忘掉了那次对我的侮辱吗？……

维多丽娅 干吗你不在这儿干活呢？（撒娇。）你走了，往后再也不会记得我了……你在罗萨里奥看到另外的姑娘，比我这可怜的外国女人又漂亮，又有文化，那就会扔了我……就会扔了我的……

普罗斯佩罗 （感动地。）别，别这么说，亲爱的！……你是我的命根子，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爱着的人！……

维多丽娅 （伤心地。）我会很难受……很难受的……孤单单地……看也看不见你……

普罗斯佩罗 （也感到心酸。）你尽管宽心，你知道我永远不会

忘记你……

第 六 场

玛丽亚

玛丽亚 （探头。）噢！……维多丽娜！① ……（普罗斯佩罗赶忙离开，维多丽娅低着头，怔住了。）维多丽娜！……你跟那不要脸的谈些什么呢？说，说呀！……你要想讨一顿打了吧，嗯？……我就要捶你！……给我滚进去……快！……（玛丽亚讲话时，维多丽娅皱着眉头并终于呜咽地哭起来。那时，外国移民中间发生了一场口角。玛丽亚把维多丽娅向门外推去。）

第 七 场

普罗斯佩罗——顾客们

普罗斯佩罗 （充满感情凝视着眼前场景，想起来。）哦？……火车就要到了。（向顾客乙。）喂，我们走吧……

顾客乙 嗯，到时候了！……

① 维多丽娅的昵称。

普罗斯佩罗　唉，没跟老爷子告别，我难受着哩……好吧……那么……先生们……再见啦！（同神父和他的牌友紧紧地握手，他们很有感情地同他道别。）祝大伙儿健康，先生们！……

说话声　（从各桌传出的一些声音）再见！……一路顺风！……祝你幸运！……早日归来！……（普罗斯佩罗兴致勃勃地向各桌致意，走到门口时碰上了坎塔利西奥。）

第八场

普罗斯佩罗——坎塔利西奥

普罗斯佩罗　爹……我没有跟您告别就走啦……

坎塔利西奥　你别跟我说好听的，让我来相信你这套……你怎么还会关心我这穷乡巴佬。除非我是个外国佬，你才……

普罗斯佩罗　咳！……咳！……咳！……您说话别老带刺儿了，老爹！……你对外国人怎么这么厉害！……

坎塔利西奥　至少又该我不在理。活见鬼！……

普罗斯佩罗　（拍拍他。）咱们就会看到……就会看到谁在理的……（停顿。）好啦，已经很迟了。来，爹，拥抱一下吧……

坎塔利西奥　可你真的要走吗？……

普罗斯佩罗　您还以为我在开玩笑？……

坎塔利西奥　我而今连家都没有了，你能把我一个孤老头子扔下吗？……

普罗斯佩罗　有什么法子呢。来拥抱一下……再见啦……

坎塔利西奥　不，我不拥抱你……要走，你就走吧……走吧……走吧……

第　九　场

坎塔利西奥——农民——神父

坎塔利西奥　可怜的孩子！他并不坏！……可他冲我转过背去了……冲我转过背去了。（对农民。）不是这样吗，老弟？

农民　嗯，就是这样嘛！……

坎塔利西奥　（想起来。）您还没找上大夫吗？……

农民　我在等他……他说他忙着……

坎塔利西奥　我知道了……他忙着玩牌呢……真没良心……来吧，老弟……咱俩来喝一杯……（两人走近移民们占着的那几张桌子。）喂，谁在这儿侍候！……（尼尔达走近。）您喝什么呢？……

农民　杜松子酒掺苦啤酒。

坎塔利西奥　给我也来一份，多掺点苦的。不管怎样……我要痛饮一场！……而今我反正不顶用了……还管它什么醉得深还是醉得浅！……

农民　别这么说……倒霉事情不是给男子汉准备的，那是给谁准备的呢？……

坎塔利西奥　真他妈的！……酒，也是给男子汉准备的……这是

我要在这倒霉的镇上喝的最后几杯酒了……

农民 那么，您也拿定主意要走了……

坎塔利西奥 您想，我留在这儿还能干什么呢？……我又不是椋鸟，朋友……爱赖在人家的窝窝里……我自己的窝窝刚才给人家占去啦！……您刚才看到了……窝没了，小鸟儿也飞了！……我那孩子，我在这世界上剩下的唯一亲人，他也忘恩负义，撇下我远走高飞了！……（尼尔达上酒。坎塔利西奥把一杯杜松子酒一饮而尽。）

农民 他就会回来的。兴许他会干得不顺畅，谁知道呢！……这孩子可不安份哟！……

坎塔利西奥 总有一天我会再看见他的……现在他到城里去了，学外国佬的派头去了。我看到了他，会连他认都认不出的。要是他混得不错，他甚至会觉得他的生身父亲是个本地老汉不光彩呢。

农民 呸！您顶喜欢外国佬！……这倒像我一样……

坎塔利西奥 那又有什么用处！……你瞧，老弟……镇子那边一大片草原，一直接近查涅里托，原来都是我们家的，冈萨雷斯家的，老冈萨雷斯家的。独立时代的科尔多瓦人哩，朋友……后来今儿一片，明儿一片，这帮子外国佬慢慢把它抢去开犁了……朋友，这从古以来一直长着牧草的……看起来舒服的原野给犁坏了，可真叫人伤心！……（又一口喝干了尼尔达给他送上的一大杯酒。）

农民 您可别这么一口一杯，大爷……当心别喝醉了！……

坎塔利西奥 别操心……可是，是呀，朋友……我家还剩下的最后一片草原，现在这帮强盗也把它抢去了……就是刚才抢去的！……这是咱们的耻辱，我给咱们所有的本地人都丢了

脸……（重重地捶桌子。）

神父 别发脾气，堂坎塔利西奥！……我说，得守点秩序！……

坎塔利西奥 哦！……连这你们也想不许我干哪！……这可真有意思！……是不是因为我是在这个国家土生土长的，就比你们大家的权利都少呢？是不是只许你们在这儿整天又叫又唱的，就像这是个巴斯克[1]的酒馆一样？……我爱捶桌子就捶桌子，因为我干得了这事才是个本地人，听见了吗？……

神父 我这是开开玩笑，堂坎塔利西奥……想看看你怎么说……

坎塔利西奥 好吧。要是这样，那我什么也没说。（再站起来。）可是大家都听明白……

农民 坐下来，大爷！……犯不着这样……

坎塔利西奥 好吧。（坐下来。）哼！……

农民 那么，您接着说吧……

坎塔利西奥 再来杯杜松子酒……多加苦的……

农民 您别再喝了……喝闷酒伤身……

坎塔利西奥 你别管……

农民 （转移他的注意力。）那么，您就不再经营田地了？……

坎塔利西奥 他们把我的田地都抢去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同那外国佬打官司……我有权利……可是那帮魔鬼用钱，很快就把法官、检察官和那帮子律师都买通了……官司一直打下去，见不到个尽头，我们这才和啦。我刚才签了字……现在就等着那外国佬，他该交给我……剩下的一点点钱……

---

① 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地区。

农民 那么，您往后打算怎么办呢？……

坎塔利西奥 我？……到科尔多瓦去……走得远远的！走到看不见外国佬的地方去！……在深山老林里搭个小窝棚，尽管那里除了狐狸以外什么也没有！……可狐狸至少都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停顿。）给我酒还是不给我酒？……

神父 我说，堂坎塔利西奥，您知道第十一诫吗？……

坎塔利西奥 我只知道有十诫①，除非您想多收人家的出殡钱，自己捏造了一诫。

神父 第十一诫是不许醉酒……

坎塔利西奥 您要不是神父，那就该听我的好话了……请包涵点……（喝完了第三杯后，里面叫：拿巴尔贝拉酒来。）您说，神父，贪饮巴尔贝拉酒，这不是罪过吗？……

神父 也是……也是……

坎塔利西奥 那么，您对准外国佬那边开火吧。

第十场

尼古拉——坎塔利西奥——神父

尼古拉 ¡Buen giorno!②…

坎塔利西奥 外国佬来了……您可别让我一个人在这儿，老弟

① 犹太教、基督教的诫条。十诫包括：崇拜唯一上帝而不可拜别神；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名字；须守安息日为圣日；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妻子、财物。

② 意大利语：日安！

……让他骗不走我的钱……

说话声 （从移民们坐的桌边传出的。）¡E viva Nicola! …¡E viva Nicola! ①…（他们中间的一个递给他一杯酒。）

尼古拉 请原谅……我有件事儿要办……我这就来……神父先生好吗？……堂坎塔利西奥，要是我来晚了，得请您原谅……我要到特斯塔塞卡货庄去取钱，知道吗？……老板们忙，我只有等……

坎塔利西奥 我原谅您……您别绕来绕去的，说正经事儿吧……我忙着哩……

尼古拉 好！好！事情挺容易办了……我们要谈的，都已经谈过了……（从腰间取出借据和钱来。）我们来看看……我要给您……要给您……等一等……一笔是一千，另一笔是三百四十……一千三百四十……

坎塔利西奥 我看您算错了……

尼古拉 什么！……什么！……

坎塔利西奥 （变了脸。）哼，先生，您算错啦！……一共是一千三百四十八比索……

尼古拉 请原谅……您对……对的就是对的……这个数目字写得太难认，谁也会弄错……我又并不是什么懂书法的……

坎塔利西奥 （旁白。）可是在数目字上你并没失算过……

尼古拉 很好……（十分仔细地点钱。）这儿是整整一千比索！……请您数数……

坎塔利西奥 （对农民。）您数数，老弟……

农民 （数钱。）六百，八百，一千……总共一千。

尼古拉 好，好。剩下的我现在给您这张期票……

① 意大利语：尼古拉万岁！……尼古拉万岁！……

坎塔利西奥　这是什么？……您别给我期票了……我不要这种字据……说定了的就是说定了的……您得给我现款!……

尼古拉　可是您听我说，堂坎塔利西奥……我把钱存在特斯塔塞卡货庄，货庄今儿没现钱……

坎塔利西奥　别跟我来这一套!……听着，要么您都给我现钱，要么您全留下……开什么玩笑!……

尼古拉　可是，堂坎塔利西奥，听我说……我的签名就像是个银行似的……您把这期票拿到哪儿，哪儿都会给您兑现……

坎塔利西奥　一个银行?谁知道您要怎么骗我……不，先生……说定了的就是说定了的……拿钱来……

尼古拉　请原谅，可我并不是什么骗子手，别这么说我，因为我不喜欢这样……

坎塔利西奥　拿钱来!……拿钱来!……

尼古拉　好!……好!……活见鬼!……如果您不喜欢期票，那边有现钱……随您便……我不说什么了……（要走开。）

坎塔利西奥　嘿!……外国魔鬼，你上哪儿去?……（拉扯他。）别走……拿出钱来!……

尼古拉　瞧，堂坎塔利西奥……我跟谁都不愿争吵，您别跟我找碴儿……您喝得多了点，就……

坎塔利西奥　操你妈!……（想要向尼古拉扑过去，农民阻止了他。在旁边观望的顾客都赶拢去，只有移民们是例外，他们只从坐位上站了起来。）放开我，我跟这家伙拚了……（尼古拉非常镇静。他靠着面向观众的一张桌子，装烟斗吸烟。）

神父　咳，堂坎塔利西奥……冷静点……别干蠢事……您没道理!……

坎塔利西奥 我的娘啊!……我怎么没道理!……你们就没看到那家伙跟我扯过皮以后还欺侮我吗?……你们没看到吗?

尼古拉 我跟谁也不扯皮……我是一个正派人，干力气活儿的……

坎塔利西奥 大伙儿都袒护你，你就正派了……大伙儿……大伙儿……甚至神父也给了你道理……我是个无赖……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庄园，还生在这个国家里……你是个正人君子，可你还想赖掉欠我的几个小钱……

神父 坎塔利西奥……这不对……您安静下来，休息会儿……跟我来……我给您把期票兑现，换钱给您……(按他坐下。)

坎塔利西奥 不，先生。他一定得给我钱……一定得给我钱……一定得给我钱……你们都走开……让我这样……你们去照顾他去……他才需要照顾……让我这样，让我这样!孤孤单单的!……我谁也不需要……我已经没有朋友，没有房子，没有儿女……没有祖国……我到处遭人嫌弃……谁也不喜欢我……我要死了!……真伤透了我的心哪!……滚开……我没有房子……没有儿女……没有朋友……我是个穷光蛋本地人……穷光蛋本地人……(头伏在胳臂上抽泣着。神父打手势叫顾客们同情他。在舞台后部，移民们重新哼起了家乡的歌曲，幕同时徐徐下落。)

——幕 下——

第　三　幕

坎塔利西奥的小庄园

尼古拉的新农庄。两年以后。舞台的右半部整个地为一所正在建筑中的房子所占。房子的墙壁还只修到不过半米高的光景，刚够支撑起应该已经安装上的门框。几个泥水匠在砌着砖。一株被锯开了一半的翁波树，朝舞台中央倾倒过来，它的最粗大的枝条伸到了工地的那一边。地上，搁着不久前砍下来的树枝。远处的苜蓿地青绿耀眼。泛满着阳光。

第　一　场

短工们——泥水匠们

短工甲　唉！……没法救啦！……

短工乙　（指着粗大的树干。）我们来锯吧。

短工甲　唉！……没法救啦！……

短工乙　这树可真是老家伙了，不是吗？……瞧，根子多粗！……

短工甲　我看，这树是西班牙人来的那会儿生的……

短工乙　什么！……要早得多……早得很多……它准是英国人来的那会儿生的……

短工甲　你真是个大老粗！……英国人早先从来没到过这个国家……他们是最近才来的……

短工乙　你懂个什么？……你要知道，到阿根廷共和国来的，首先是印第安人……犟脾气鬼；往后是英国人，往后是西班牙移民，往后是……圣马丁将军，贝尔格拉诺和另外那帮子人①……

泥水匠　（嘲讽地。）喝！……我真像在学堂里听讲课似的……讲下去哇，老师……

短工乙　你该是非常聪明的……聪明得就像你敲的那块砖头似的……

泥水匠　要是你做了我的老师，那我就真会有那么聪明……

短工乙　咳！……咳！……快干活！……蠢家伙！……但愿东家瞧见你这样儿！……

泥水匠　你自个儿吊儿郎当，东家要抓就容易抓着你……瞧！你就像猜中了似的……东家坐着马车从那边来啦……

短工乙　是他！……喂，来锯哇！……（找个好拉锯的位置。）

短工甲　锯掉这树真叫我难受……

短工乙　你是为翁波树难受……还是为要干活难受？……

短工甲　嗯？……为这两桩事儿难受？……来吧。（开始拉锯。

---

① 事实是，西班牙人于十六世纪来到阿根廷之前，这个地区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初阿根廷独立前夕曾侵入阿根廷，想把这块西班牙殖民地攫为己有。圣马丁（1778—1850）和贝尔格拉诺（1770—1820）是阿根廷独立革命时期的两位领袖。

停顿。应该有一会儿听到拉锯的声音和泥水匠们的泥刀的碰撞声。)

第 二 场

尼古拉——维多丽娅——奥拉西奥

他们穿着夏季的轻便服装。前面两人特别是维多丽娅的衣服,质料比以前好多了。奥拉西奥风度翩翩,兴致勃勃。

奥拉西奥 我跟您说,老爹,您错了……水塔越装在高处,就越不要修得高……

尼古拉 可是,水塔干吗要装得高些呢……这是我不懂你的话的地方……

奥拉西奥 这就是物理学上的连通器原理①……

尼古拉 什么连通器!……别胡扯了……我可不是什么有学问的人……你说得简单明了点……

奥拉西奥 (笑。)好,好,好,老爹……我承认我出了洋相……我们别再讨论下去了……等着看建筑师怎么说明我说的道理吧……我们来看看工程进行得怎样了……你从没来过

① 底部互相连通的几个容器所组成的容器,叫做连通器。连通器内的液体液面总是保持水平。自来水装置就是连通器原理的应用。在高处建水塔,由抽水机把水送到塔顶的水箱里,水再沿水管流往需用的各地区。

吗，维多丽娅？……

维多丽娅 嗯，从没来过！……

奥拉西奥 你倒没什么好奇心……你瞧这边，这拐角地方的高地上，将来要修个小亭子，美极了……我把它献给你……

维多丽娅 我看有没有亭子都一样。我在什么地方都过得好……并不要图个什么舒适……

奥拉西奥 那么，什么都引不起你的兴趣了吗？……这么一点点年纪，就看破红尘了吗？……

维多丽娅 我……不知道！……

奥拉西奥 可怜的小东西！……你没有想到过要自杀吗？……等一等……吞火柴可是挺浪漫的！……

维多丽娅 （厌烦地。）哎！……别开玩笑……

奥拉西奥 （笑。）我忘了……而今火柴可是没有毒的……老爹呢？……这倔老头儿到哪里去了？……爸爸！……

尼古拉 （再出场。）我跟你说我有道理。我亲眼看过现场了……

奥拉西奥 好……建筑师就会给您解说的……我们去看看他……

尼古拉 你念了很多书……可我有实践经验……

奥拉西奥 （问一个泥水匠。）建筑师呢？……

泥水匠 他开汽车到奶酪场去了，可这就回来……

奥拉西奥 那么，我们可以抽空去看看水井……怎么样，老爹？

尼古拉 好……可你等一等……（对短工们。）你们昨儿就开始锯树了，就只锯下了这么一小点枝子吗？……看来你们是在磨洋工……嗯？……

短工乙 这树可结实哩……您以为这么快就能把一棵翁波树锯

倒吗？……

尼古拉 动斧子呀！……有了斧子和结实的胳膊……还不几下子就砍倒了。

短工乙 斧子可劈不进……就像劈在橡胶上面似的会碰回来！……

尼古拉 活见鬼！……你拿着把锯子待着干吗呢？……好，好……嗯？看你们能不能快点干完……我们走吧……

奥拉西奥 怎么会不呢？……我们走吧，维多丽娅。

维多丽娅 不……路太远……我不想走这么远的路……

奥拉西奥 那你要干吗呢？……

维多丽娅 什么也不干……我回到车上去了……

奥拉西奥 Facha il suo cómodo① ……痴情的小姐。（看到维多丽娅又露出厌烦的样子。）啊，不！……发脾气可不成，妹妹……（吻她。）回头见。（尼古拉和奥拉西奥自右方下。维多丽娅慢慢由相反的方向离去。）

第 三 场

短工们——泥水匠

短工甲 再见，姑娘！……你记不起老朋友们来了吗？……

短工乙 谁没有瞧见过她跟咱们在一个地头上犁田的那光景

① 意大利语：请便吧。

呢！……

短工甲　人家而今可是小姐啦，伙计！……哈……哈！……

短工乙　我倒想叫堂坎塔利西奥的儿子普罗斯佩罗回来……看看她是不是也这么瞧不起他。

泥水匠　别这么背地里损人了……咕咕哝哝……尼古拉老头克了你们一顿，这该是你们的回敬吧……

短工乙　住嘴，你怎么专找碴儿！……

第　四　场

坎塔利西奥——短工乙

坎塔利西奥　谁在这儿数说堂坎塔利西奥来着？……

短工乙　（高兴。）您好哇，堂坎塔利西奥……苦命的老汉！……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坎塔利西奥　你瞧，还没有哩，朋友……糟糕！……伙计，这附近有没有外国佬？……

短工乙　他们在下边……我说，是阵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您上哪儿去啦？……

坎塔利西奥　很远……到科尔多瓦省去啦……

短工乙　干什么活儿呢？……

坎塔利西奥　什么都干……有什么法子呢！……我临到晚年，还得干活累得直不起腰来……谢天谢地，我还顶点儿用……你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活儿吗？……

短工乙 嗯，大爷……

坎塔利西奥 我卖牲口给外国佬…… 你瞧，这是命该如此……我年轻时候，就常从山区给我的……给我的庄园……就是这个庄园……赶野性子牲口……而今却注定要给移民赶牲口了……

短工乙 哦！……事情就是这样想不到的嘛……

坎塔利西奥 昨儿我给查涅里托的一个庄园主赶来约莫六十头牲口……以后，因为隔这老地方这么近了，我就对坎塔利西奥说：喂，去瞧瞧那儿怎么来着……我不想从这条路经过，免得记起过去的事情来，可我又舍不得这儿，就开始朝这边溜……等到我清醒过来……就到了这儿了……

短工乙 您瞧，您瞧！

坎塔利西奥 打老远我就看到了外国佬对我干的这些坏事儿……（向四周张望。）你们瞧……你们瞧……房子就别提了……，看来他们要在这上面修个镇子似的……也别提打铁炉子……水车……拴牲口的桩子了……真不讲理！……没心肝的。那边呢？……这我可决饶不了他们……把我心疼的桃树也砍啦！……那片桃树还是我那去世的女儿艾丽莎种的……每年都要结一批这么大的桃子……这帮害人虫！……我的东西还能见得着的，就只有那棵翁波树了……可是，伙计？……你们干吗把树枝修成这样呢？……

短工乙 修树枝？……这树也快要倒啦……我们就在……锯掉它！……

坎塔利西奥 锯倒翁波树？……这可不成……这是什么世道哇！……他们可以把什么都毁掉，因为他们是大老板嘛……可翁波树并不是他们的……翁波树是田野的……他妈

的！……

短工乙 我也是这么想。可东家说这棵可怜的老树会损坏他们的房子……（维多丽娅出场，停下来听他们的谈话。）

坎塔利西奥 那他们干吗不把房子起到那边一点呢？……好个理由！……翁波树就像河流似的，就像山冈似的……我从来没见过谁要填平一条河来在上面盖房子，也没见过谁要推倒一座山来建牧场……杀人犯！……没心肝的！……毁掉一棵这么漂亮、这么美好、这么可心的树，他们要是还有点儿良心，那会感到痛苦的……谁都知道，这帮人没看到翁波树生长过，他们那边的土地上也没这种树……

短工乙 您去跟他们说说，叫他们懂得这个道理……

坎塔利西奥 他们怎么会懂呢……说来人家也不信！……连你们自己……连你们这些本地人也都中邪了……

短工乙 啊！……是他们叫我们干的！……

坎塔利西奥 那你们就不干……你们就走开……可怜的人哪！……你们都把自己出卖啦……全都在变成外国佬啦！……天哪，我来这儿干吗呢！……来看这么多的伤心事！……（转身碰着维多丽娅，急忙地。）你好……你是来瞧瞧你们家在这儿干的好事儿的吗，嗯？……（要走。）

维多丽娅 别走，堂坎塔利西奥……您听……您听我说……我得跟您说件事儿……来吧……（把他带到一旁，欲言又止。）

坎塔利西奥 那就快点说吧！……

维多丽娅 这……您知道点普罗斯佩罗的情况吗？……

坎塔利西奥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叫我就只为这事吗？……

维多丽娅　嗯……唔……普罗斯佩罗想知道您的消息……

坎塔利西奥　这你怎么知道的？……

维多丽娅　（狼狈地。）那边……有人这么说呗。

坎塔利西奥　没有的事……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维多丽娅　他可是记得的……

坎塔利西奥　不，不，不！……没那回事！……（要走。）

维多丽娅　（拦住他。）他跟我多次说到您……

坎塔利西奥　在哪儿说的？……

维多丽娅　在罗萨里奥……两个月前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我俩常常见面……他跟我说着老爹，说他很爱您……很想看到您……还有，您瞧；昨儿他写信给我，在信里还两三次问我关于您的消息……

坎塔利西奥　这是怎么回事？……写信？……

维多丽娅　（掩住嘴。）我多傻！……一说就说漏嘴儿了……

坎塔利西奥　（软下来。）原来是这样的啊，小姐……嗯？

维多丽娅　是的，可是……眼下还谁也不知道呢！……

坎塔利西奥　那小子现在过得怎样？……

维多丽娅　他很好……达普勒斯先生很器重他……唉！……我看爸爸来啦……

坎塔利西奥　那我就得走……（他一转身就迎面碰上了堂尼古拉。）

第　五　场

尼古拉——奥拉西奥——坎塔利西奥——维多丽娅

尼古拉　（略带惊奇。）你看……你看……啊！堂坎塔利西奥，是您吗？……您好哇……您在这儿干什么来着？……来瞧瞧您的老房子啦……嗯？……它会要变点儿样，对吗？可那会要好一些……（坎塔利西奥沉默无语，使双手弄着鞭子。）目前建的是座两层楼的庄屋……将来还有花园，有果园……下面还有奶牛场……（把烟斗里的灰倒掉，再叼在嘴唇里。）这样会比原来要好一些……要好得多……可是现在也已经看得出变化来了……啊！瞧那苜蓿长得多壮！这些都是我大儿子在经营的，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学过工程……奥拉西奥在哪儿……喂，奥拉西奥！……

奥拉西奥　什么事，老爹？……（彬彬有礼地跟坎塔利西奥打招呼。）您好，大爷！……

尼古拉　我把你介绍跟堂坎塔利西奥认识认识，他是这片地的前业主……我儿子奥拉西奥……

奥拉西奥　见到您很高兴，大爷……（向他伸出手去。）

坎塔利西奥　（很冷淡地。）我也高兴。

奥拉西奥　我做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认得您的，可说实在的，而今记不起来了……

坎塔利西奥　会是这样的……

奥拉西奥 站拢来些，维多丽娅……您要认识认识她吗，嗯!……你们早认识了。

坎塔利西奥 我跟她打过招呼了。

维多丽娅 我们早就很熟悉了……

奥拉西奥 可是瞧我这好记性!……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您有个儿子在罗萨里奥……

坎塔利西奥 对，先生，他叫普罗斯佩罗……

奥拉西奥 我认识他……很好的青年人……最近我去跟达普勒斯先生洽租打谷机，跟他交上了朋友……

维多丽娅 你告诉大爷一些关于他的消息呗，我想大爷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

奥拉西奥 他很好。他是达普勒斯的亲信……负责管打谷机……我就是向他提出来，叫他来给我们干活的……

坎塔利西奥 你看他会来吗?

奥拉西奥 我不知道……他想开台打谷机到阿里阿斯去……由那儿到这儿并不困难……(停顿。)您好久没到这儿来了，这儿的变化想必让您觉得有些诧异吗?……

坎塔利西奥 这我已经看到了，先生!我已经看到了!……

奥拉西奥 您有点儿伤心，是吗?

坎塔利西奥 为什么?……你们有干这些事情的自由嘛!

奥拉西奥 您陪我们走走……我要指给您看些东西……

坎塔利西奥 不成……我还得赶远路……

维多丽娅 这么热的太阳，您还走个什么!……我们请您到家去吃午饭……

奥拉西奥 好主意!……(非常亲切地。)来吧，老朋友。您会看到，我们在把您的庄园改建得多美……走吧，走吧……别难

过……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坎塔利西奥 咳，年青人，我们并没有同过床共过被，你犯不上这般相信我……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得走……

奥拉西奥 好，大爷……请您原谅……既然这样，您就请便吧……可我跟您说，我并不是有意惹您生气……

坎塔利西奥 （望着田野。）好……再见啦。（几乎是跑着下场。）

第 六 场

奥拉西奥——维多丽娅——短工们

奥拉西奥 （目送他走。）多有意思的典型人物！……你看到了吗？……

维多丽娅 多可怜的人哪！……

奥拉西奥 可我们并没亏待他……

短工乙 他像箭似地飞过去，骑上马了！……

维多丽娅 瞧着这么些可爱的东西消失掉，你倒像一点儿也不难受似的……

奥拉西奥 肯定他的儿子就不这么想……（看到短工们不锯树了。）哎！……哎！……你们怎么不干活儿了呢？

短工乙 这个！……我们好像听到有人说……就让翁波树这么不去动它了……

奥拉西奥 谁下了这么个命令？……

短工甲 不知道……可我们……我们就这么认为罢了……

奥拉西奥 你们不想干活，才会胡思乱想……快干活！快干活！……

维多丽娅 听我说，奥拉西奥！……前一会儿你说我犯愁……你想要我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吗？……

奥拉西奥 说说看，说说看！……对我说心里话儿……谁是你的意中人？……你的爱人？……

维多丽娅 我没什么爱人……

奥拉西奥 那多可惜，我的妹妹！……

维多丽娅 我是……被翁波树……引起了伤感……

奥拉西奥 （含笑。）怎么？……怎么？……

维多丽娅 你们要锯倒这树，这叫我感到很难受……这么老的一棵树……

奥拉西奥 真没听说过……这种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

维多丽娅 （厌烦地。）啊！……

短工乙 那边准是建筑师的汽车来了。我看到大高地那边，灰尘扬得满地都是……

奥拉西奥 你就为了件没用的东西给毁掉了感到伤心……你说对吗？……

维多丽娅 没用的，不！……

奥拉西奥 加上又丑陋，又有害处……你想想，在一座小别墅前面的英国式花园中间，立着这么个丑八怪，有什么好……另外，它还挡着房子的视野……显得又脏，脏得很。它的花儿像肉虫子似的，落得到处都是……要是它长在田野里……那么，为了尊重传统，可以把它留下来，也许那还有点用处……留在这儿可怎么也不成！……

维多丽娅　你说得对……不过这是我的一个奇怪念头……要是你肯叫他们把树留下来，那我会十分高兴的。

奥拉西奥　（看见了尼古拉。）爸爸，您知道维多丽娅向我要什么吗？……她要我把这棵翁波树留下来！……

第　七　场

上一场的人物——尼古拉

尼古拉　那脏东西……一棵连做柴烧也做不了的本地树……除了让人家给它胡诌《胡安·莫雷拉》① 那样的歪诗以外，什么用处都没有……早就该锯倒了……

奥拉西奥　（对维多丽娅。）你知道了吗？……

维多丽娅　坏！……这么坏，你得给我付出代价的……

短工乙　嗯？……锯还是不锯？……

尼古拉　赶紧动锯子，别说蠢话了……活见鬼……堂坎塔利西奥呢？……他走了吗？……看样子，他现在火气小一点儿了……过去他脾气可有点儿暴。有点儿爱闹架……（听到一辆汽车急刹车的声音。）

奥拉西奥　别这么想，老爹。他还倔强得很呢……

尼古拉　真遗憾……他儿子倒不赖。可他爱上了这孩儿……我就只得把他从我们家赶走……

---

① 《胡安·莫雷拉》是阿根廷小说家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的一本描写阿根廷高乔的小说，也是那本小说的主人公的名字。

奥拉西奥　（高兴。）啊！……啊！……我懂了！……什么翁波树哇，嗯？……我就要找你算帐的，淘气鬼！……（汽车的马达声更响了。）

短工乙　汽车从那边来了……

短工甲　瞧，车上带着什么？出了什么事儿？……

奥拉西奥　我们就能知道谁在理了，老爹。你赌我这边吧，维多丽娅，下多少赌注？……

维多丽娅　我还会懂这套！……

尼古拉　你把归你的遗产押在我这边，就会看到实践怎么赌赢这一局的……以为上了个大学，自己就会比一个跟田地和犁耙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汉懂得多……

第　八　场

上一场的人物——建筑师

建筑师　（急上。）请帮帮忙！……堂尼古拉……奥拉西奥……来一下！……

众人声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建筑师　我带来了个撞伤了的人！……一个乡下老汉！……

维多丽娅　（大吃一惊。）怎么？……谁？……

建筑师　不知道！……来吧，大家来一下！……（维多丽娅朝前跑。）

奥拉西奥　（拦住她。）你留下！……别去看！……

维多丽娅 啊！……我要去！……（维多丽娅、奥拉西奥、尼古拉、建筑师均下。）

第九场

短工们——泥水匠

短工乙 （同其他的工人一样瞭望。）喂！……你瞧……好像是堂坎塔利西奥！……

短工甲 对；正是他！……

泥水匠 要是马跳开很远，他该伤得不很重……

短工甲 他怎么啦？

短工乙 准是东家要拿车子把他带过来……汽车这玩意儿，可比火车还坏。（停顿。）

短工甲 喂……你瞧！……他自个儿下来了……（停顿。）

短工乙 啊！……因为那帮外国佬要拦住他嘛……（停顿。）

泥水匠 他要上这儿来……（停顿。）

短工甲 他们在那儿把他的斗篷都拿掉了……（停顿。）

短工乙 真是！……好人可不是这么干事情的！……

短工甲 哎哟！……他又怎么啦？

泥水匠 看来是……可是，伙计们，要是你们不想再挨克，那就去干活吧……这关咱们什么事呢？……（短工们装做干活。）

第 十 场

坎塔利西奥——维多丽娅——奥拉西奥——

建筑师——短工乙

坎塔利西奥 （台外声。）你们干吗不放我走？……（嘈杂的人声。）

短工乙 瞧他！……可怜的人哪！成了个什么样子哟！……

坎塔利西奥 （没披斗篷，右臂血糊糊的，由维多丽娅扶着，摇摇晃晃地出场。）我活着你们折磨得我还不够吗？……让我到我愿意死的地方去……安安静静地死掉吧……

维多丽娅 您怎么这样任性？……这儿我们没法子来给您治伤……家去！……

坎塔利西奥 我不要你们治！……我就要死了！……就要完了！……我这本地老头不会再给你们添麻烦了！……再也不会了！……

尼古拉 您听，堂坎塔利西奥……我女儿说的在理……我们不乐意让个本地人死得像条狗似的……

维多丽娅 （变了脸色。）别说了，爸爸！……

坎塔利西奥 随他去……随他去，姑娘……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是田地的主人！……这儿是他的家！……（伤心。）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的孩子，外国人中就数你心肠好……扶我……到那儿……到翁波树下去……要是他们在我

死以前把树锯倒，那就让它倒到我身上好啦……（维多丽娅扶着他慢慢地向翁波树走去。）

奥拉西奥　（向建筑师。）这是怎么回事？……

建筑师　他骑着马飞跑，跑到汽车旁边的时候，马惊得跳了起来，把他摔得老远……我们把他扶起来那会儿，他昏过去了。他醒过来就……

奥拉西奥　你怎么不把他带到我家去呢，朋友？……

建筑师　我们经过这儿的时候，他想从汽车里蹦下来……我这就停了车……

奥拉西奥　多倒霉！……可他伤得并不重，是吗？

建筑师　至少也撞破了什么地方。他撞在电线杆上……

坎塔利西奥　（在翁波树树根中间坐好。）就让我留在这儿，我的孩子！留在这些像胳臂一般的树根中间……我得死在我自个儿的这片瓦砾场上，这是天主的旨意……

尼古拉　咳，堂坎塔利西奥！……您倔成这样就不对！……

坎塔利西奥　（站起来。）滚你的……外国佬！……

——幕　下——

第　四　幕

堂尼古拉的改建过的庄园

尼古拉原来的庄园。棚屋拆了，盖起了一座有檐的房子，粉刷油漆一新。屋檐下，放着几把藤椅和藤扶手椅。老宅照样保留着，鸽笼子不见了。原来那口原始的水井的地方，装起了一架风磨。新辟的院前花圃的中央，有一个花坛。原来牲口饮水槽所在地的里面一点，垒着刚收割不久的麦草。两个短工用草叉堆着麦草。清晨。

第　一　场

尼古拉——谷物收购人

尼古拉　（带着几小袋小麦出来。）这是样品！……我告诉过您，麦子一崭齐……我不想骗您……我从来没说过谎话……

谷物收购人　（略微看了看麦子。）我识货……我识货……只有

罗第尼种的那片地的麦子，才又杂又脏……

尼古拉 别提啦……他太懒散……我已经不要他做佃户了……我有几个亲戚来了，要把那片地给他们，让他们开始有活儿干……他们是穷人，懂我意思吗？

谷物收购人 唔；按照指示我可给你三十五生太伏……

尼古拉 什么？什么？……您知道您说的什么吗？您以为是在跟不懂这行当的人打交道吗？……这儿是昨天罗萨里奥的《省会报》……您瞧瞧看……瞧这价钱……

谷物收购人 这报纸是做多头的，专门看涨，这您一清二楚……

尼古拉 多头？……这才擦亮了我们这些外国人的眼睛……另外，归根结底，您已经知道我跟索贝兰做买卖。您来叫我跟那家商号断绝来往，那就得多出点儿价才成。您怎么好叫我换个主顾什么也捞不着呢？……

谷物收购人 好，大爷。给我样品，如果对我们合算的话，……我去设法添上点儿钱……

尼古拉 您瞧着办吧……再见……一路顺风……

第 二 场

尼古拉——奥拉西奥

奥拉西奥 那人怎么说？……

尼古拉 你猜他说了什么样的蠢话……他出五比索三十五生太伏……他以为我们全是傻子……

奥拉西奥 他这么跟我提……我当场就会收拾他一下……

尼古拉 啊！……我已经狠狠整治过他，叫他走了！……

奥拉西奥 打谷机开动了吗？

尼古拉 机器来啦……可照管机器的还没来，还开动不了……听说，他连马车一道待在巴兰达的农庄里了……盼他快来……

奥拉西奥 给我把马车套好了吗？

尼古拉 唔，我看套好了。可是你别走，我要跟你说桩事儿……你知道，建筑师爱上了维多丽娅……女孩儿大了，得结婚了……昨晚那男的跟我谈了这桩事儿……我答复他说我要考虑考虑这笔生意……

奥拉西奥 您看维多丽娅是不是瞧得上他？……

尼古拉 这我怎么知道！……我注意倒注意了……我看女儿好像在躲他似的，……他们从不待在一块儿。

奥拉西奥 既然是这样，那有什么好谈的！……这事儿谁也没她自己拿主意好……您去问她一下嘛……

尼古拉 啊！……不！……跟女儿谈这种事儿，我觉得……觉得怪难出口的……

奥拉西奥 难出口？……多有意思！……那我待会儿或者明天就去问她……

尼古拉 就得问个明白！……那男的今儿到罗萨里奥去之前，叫我给个答复……建筑师人品倒不错，对吗？……

奥拉西奥 那我就去问她……可我提醒您，这种事儿不应该这么处理……像出租或是出卖件什么东西似的……

尼古拉 我也并不要这么作……可要是女儿喜欢他的话……那也用不着那么转弯抹角的！……

奥拉西奥 维多丽娅在哪儿呢?

第 三 场

玛丽亚

玛丽亚 （手里提着袋硬面包出来。）维多丽娅?……他一定是跟老头子……跟那老头子……跟那本地老头子泡去了……给他治那条破胳膊……我真不懂干吗要把这种吃闲饭的人带到家来……路易吉尼[1]……啊!……路易吉尼!……来干活啊!……照顾那老头一个半月了，又是医生又是药，穷花钱……(不耐烦地。)路易吉尼!……路易吉尼!……

第 四 场

路易京——玛丽亚

路易京 什么事?……

玛丽亚 你娘叫你，就赶快来，知道吗?……你拿着这袋面包，送给在下面地里干活的去……他满可以待在自己家里……别

---

① 路易京的昵称。

来给人家添麻烦……维多丽娅就整天整晚地陪着这人，就像他是她亲爹似的……自个儿该干的事情都干不了……让我这老婆子不得自在，提面包袋子……（把袋子搁到路易京的肩上，那孩子给压得弯着腰，走了。坎塔利西奥从右方上，他右臂被切除了。）

第五场

奥拉西奥——玛丽亚——坎塔利西奥——尼古拉

奥拉西奥 请您别这么说，妈妈……看起来您就像没感情似的。

玛丽亚 我有感情，我有……我也并不愿谁倒霉……可我说的也是实话……现在打麦子，有这么多活儿，家里干吗要留个病人呢？他什么也不能干，只会添麻烦……告诉你，我就要说。要是咱们愿意照顾这穷鬼，那咱们早该送他到镇上去，到客店里去……该付的钱就付……还不万事大吉……可咱们把他留在家里，费多大的劲儿，……特别是那姑娘，为了要照顾他，什么活儿也不干了……

坎塔利西奥 堂奥拉西奥！（突然。）劳驾帮个忙，我就求你这一次了：请借给我一辆马车，让我到镇上去……还叫上个做工的，因为我胳臂断了，该死的！赶不了车了……

奥拉西奥 您干吗要走哇？……您还没好哩……

坎塔利西奥 因为我不是什么多余的人……我给人家添麻烦已经添得够了……

尼古拉 （对玛丽亚。）要是你不想叫我就地揍你一顿，那就给我滚进去……你老是要做些傻事……疯婆子……

玛丽亚 我说了的就说了！……我没错儿……见鬼！……

奥拉西奥 不；您别把这些话看得太认真了。她自己也尊敬您……她一时糊涂……可就只说说罢了！……

坎塔利西奥 别说了，堂奥拉西奥！……我知道你为人很好……差不多跟你妹妹一样好……可"那些人"嫌我……他们不会喜欢我的……我得走啦，我得走啦……

尼古拉 我说，堂坎塔利西奥……您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从来不骗人的……从来不，嗯？……好吧，我告诉您说我是您的朋友……向您伸出友谊的手，嗯？（向他伸手。）

坎塔利西奥 您瞧……堂……我拉不成您的手了……我的右手给拉掉了……至于这只靠心的手……请原谅……可不能给您伸出来……（向奥拉西奥。）请你叫人就给我准备车！……

尼古拉 （从烟斗里敲出烟灰。）好……好吧……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下。）

第 六 场

奥拉西奥——坎塔利西奥

奥拉西奥 我了解您的微妙心情，堂坎塔利西奥……可您没有权利……

坎塔利西奥 权利?不,是义务……你是不是叫人赶快给我准备马车?……要是不呀……

奥拉西奥 到这儿来吧……请坐下,让我们来说说道理……我给您搬个扶手椅来……(维多丽娅出场。)

第七场

奥拉西奥——维多丽娅——坎塔利西奥

奥拉西奥 你来得正是时候,来帮我说服堂坎塔利西奥……他想飞啦!……

维多丽娅 什么?

坎塔利西奥 (悲伤地。)是的,孩子!……就像老鹰一样……吃了就飞上云霄……

维多丽娅 要是我让您走,那就真会成那样了!……我得留着您,大爷。

坎塔利西奥 谢谢……因为我脚已上了马镫,停住马在跟你们讲话……你们是一对好心的孩子……(向维多丽娅。)你呀,……心地那么善良……你们怜悯我,我心里很明白……(流露感情。)是的,怜悯我这可怜的本地老汉……我伤残了……你们把我带回家……给我医治……可是你们哪,就像镇上的孩子似的,他们把路上碰到的一条癞皮狗领回家。结果呢,他们的爹娘儿脚就把那条狗踢出了门……

奥拉西奥 (受感动地。)啊!……不!……不!……我敢说……

我……

坎塔利西奥　我要向你们说的全都说了，现在得走了……别以为我忘恩负义……另一方面，我也告诉过你们，我决不跟外国佬住在一起……

奥拉西奥　可我们是外国佬吗？……

坎塔利西奥　不；可那些人是的……我们别再谈下去了，堂奥拉西奥……我对你说，要是你不立刻派人送我到镇上去，我就自已开步走……男子汉和本地人的话，说一句顶一句！……

奥拉西奥　要是这样……那就没法儿了……我自己陪您去……

坎塔利西奥　得立刻动身。

奥拉西奥　（稍停之后。）我去准备马车。（维多丽娅用裙子捂住脸哭了起来。）

第八场

坎塔利西奥——维多丽娅

坎塔利西奥　这是怎么啦，孩子？……你想叫我也哭起来吗？……我告诉你……我走，是因为他们赶我走……你那么照顾我……已经叫我留恋起这儿来了……

维多丽娅　您骗我！……谁也没赶您！您走是因为您不喜欢我……

坎塔利西奥　我喜欢你……非常喜欢！……你这么好……我哪能不喜欢你呢？……哎，抬起头来……亲亲我，说声再

见……（扶起她的头来。）

维多丽娅　（抱着他的颈脖。）爸爸！……亲爸爸！……您不能走……您别走……您别把我一人留下来！……我会死掉的！……

坎塔利西奥　爸爸？……啊！……

维多丽娅　爸爸！……是的！……您是我的另一个爸爸……

坎塔利西奥　你要让我相信你的谎话吗，姑娘！……

维多丽娅　当真是这样嘛！……因此您不能走……

坎塔利西奥　要是你不跟我说清楚……

维多丽娅　（镇定下来。）您答应我留下来吗？……

坎塔利西奥　那不！……别怪我，可是……

维多丽娅　那么，请您坐一会儿……（他们坐下。）您说……您不是对我说过，要是我跟普罗斯佩罗结婚……给您生很多的孙儿孙女，您会感到挺高兴吗？……

坎塔利西奥　那当然！……可你这是出难题呀……不可能！……你这方面自然没问题……问题就出在两个老人身上……

维多丽娅　唔，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您走呗……

坎塔利西奥　叫我说服那两个外国佬吗？啊！不，孩子！……啊！……不，孩子！……这就像想数星星似的，数得指头长上老茧还是怎么也数不清……

维多丽娅　那您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来帮助我……

坎塔利西奥　我不知道怎么办！

维多丽娅　您瞧。他们不能叫我跟另外的什么人结婚。他们想让我看上建筑师，我甚至于觉得那人还跟爸爸谈过了……可我宁肯逃走……

坎塔利西奥　你逃到哪儿去呢？……

维多丽娅　我跟您走……要不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

第　九　场

上一场的人物——路易京

路易京　奥拉西奥叫我来说，马车准备好了……要是您真打算走的话……

坎塔利西奥　这就来！……把斗篷拿给我，我的孩子……再见啦……（站起来。）

维多丽娅　不！不！不！您又要叫我哭起来了……留下来……您不知道……我是多么需要您哪！……

坎塔利西奥　让我走……我还是走了的好……

维多丽娅　（向路易京。）告诉他，大爷不走了……快跑！……（路易京下。）

第　十　场

除路易京外上一场的人物

维多丽娅　我要告诉您一桩事儿！……您别走！……

坎塔利西奥　你别胡扯了，快给我斗篷。

维多丽娅 这事儿是挺严重的……爸爸！……

坎塔利西奥 （不耐烦。）好吧。赶快说。一下子说完！

维多丽娅 这……哈！……哈！……我又要笑……又害臊……（望了望四周围。）要是您愿意……我要对着您耳朵说……

坎塔利西奥 要是你怕出丑，你就遮着脸得啦……（维多丽娅踌躇了一下，就附着坎塔利西奥耳语。）

坎塔利西奥 （站起来。）你？……

（维多丽娅十分羞赧，点头默认。）

坎塔利西奥 万福圣母马利亚呀！……

维多丽娅 那是在罗萨里奥……妈妈病在旅馆里……普罗斯佩罗来看我就……因为这样，我才不让您走！……有一天——这事儿总不能老包着——他们总会发觉。要是我不跑掉，那两个老人会能整死我的。

坎塔利西奥 可怜的孩子！……那强盗竟敢……？

维多丽娅 强盗，为什么？……可怜的！……

坎塔利西奥 我的宝贝女儿！来抱抱我！……这样！……现在我才明白，我病着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是跟我讲孙儿孙女的……亲女儿！（紧抱着她。）

第 十 一 场

普罗斯佩罗——坎塔利西奥

普罗斯佩罗 （已经出场了一会儿。）好！我喜欢这样……好极

了！好极了！……

坎塔利西奥 普罗斯佩罗！……（两人拥抱。）孩子，原谅我不能好好拥抱你……这是我头一次感到短了这条胳臂……

普罗斯佩罗 啊！……这是怎么啦？……

坎塔利西奥 你别替我操心，儿子……你待会儿就会知道的……去向人家问好哇……

普罗斯佩罗 请原谅，维多丽娅……（握住她的手。）你好吗？……

坎塔利西奥 你们拥抱哇！……要拥抱就拥抱，你们可不像我一样……短了条胳膊！（他们拥抱。）

第十二场

玛丽亚

玛丽亚 哎！臭货！……不害臊的！……看我来教训你！……下流坯子！……你在干什么！（跑向维多丽娅。维多丽娅惊惶地朝坎塔利西奥一边躲。普罗斯佩罗拦住玛丽亚。）有你的！……我要狠狠揍你一顿……贱货！……看我怎么收拾你……快滚进去……哦！……你不想走……（叫。）嗨！……尼古拉！……尼古拉！快来！……这儿……出了事儿……尼古拉！（暴怒地。）尼古拉！……你来一下……我又碰上维多丽娅跟上次一样，同一个男人搞在一起。（转身。）不害臊的！……坏女儿！（才认清楚普罗斯佩罗。）Madona！① 原来又

① 意大利语：圣母马丽亚！

是这个本地哥儿！啊！就是他！……（叫。）尼古拉！……快来！……

第十三场

尼古拉——玛丽亚——普罗斯佩罗——坎塔利西奥

尼古拉 你出了什么事……要又叫又嚷的，像匹马驹子一样……

玛丽亚 你瞧，我从院子里出来，又碰上这不害臊的跟一个男人搂抱在一起……

尼古拉 怎么，维多丽娜？

玛丽亚 就像上次那样……

尼古拉 这是怎么回事？……见鬼！……

普罗斯佩罗 是这么回事……尽管时机不合适，我本来也没打算就要提，可这位太太正好插了话，我就不得不向您请求把您女儿许给我……

尼古拉 又来了？……可你究竟怎么想的？……给我说说看！……

坎塔利西奥 看你们还能不给女儿到几时……

玛丽亚 想得可倒美！……她现在已经有了爱人……一位建筑师……她怎能嫁给那本地佬……

尼古拉 你……安静些，别嚷嚷……你，青年人，首先告诉我，你是到我家来干吗的……

普罗斯佩罗　我是负责管打谷机的……大爷。

玛丽亚　这是胡扯。

尼古拉　我叫你住嘴！……（对普罗斯佩罗。）好，那么你为什么不到那边去干活，去把机器开动起来……嗯？……

最后一场

上一场的人物——奥拉西奥

奥拉西奥　这儿出了什么事？……啊，好朋友！……你好哇！……到底决定来啦……你老爹在这儿……我们把他扣起来了。

尼古拉　啊！你们原来是朋友！……可你知道他跟女儿在干什么吗？嗯？……

玛丽亚　他拥抱了她……他拥抱了她……

奥拉西奥　这的确是桩严重事情……她呢？……

玛丽亚　这不害臊的也……我抓住了他们！

奥拉西奥　喔唷！……喔唷！……（对维多丽娅。）你到这儿来……假正经！……那么这就是你的罗曼司吗？……他是你爱人吗？……

维多丽娅　（狼狈地。）是！……

奥拉西奥　那么，老爹……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尼古拉　嗯！……要是你认为这孩子合适，加以她也喜欢他……那我不在乎……只要他能好好干活……

普罗斯佩罗　谢谢，奥拉西奥……

奥拉西奥 你的维多丽娅在这儿……我想，普罗斯佩罗，你给我们开打谷机该不取报酬了……您呢，大爷……这回总该跟外国佬讲和了吧？……

坎塔利西奥 跟外国佬讲和……这为难呢……跟这外国姑娘我倒很愿意讲和！……

奥拉西奥 瞧，这是多好的一对呀！……纯粹的外国佬的姑娘……十足的本地佬的儿子……未来强有力的种族就将从此诞生！……

普罗斯佩罗 强有力的种族即将形成……再来拥抱一下吧，老爹……

坎塔利西奥 （旁白。）怎么是即将形成呢，傻瓜！……他已经形成了……

普罗斯佩罗 是吗？……（奔向维多丽娅。）宝贝，我的宝贝！（吻她的前额。出神。那时，响起了悠长的汽笛声）打谷机开动了……

尼古拉 （拉开普罗斯佩罗。）好啦，孩子……干活去！……干活去！……

——幕　下——

江河日下[1]

[illegible]

① 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波德斯塔兄弟剧团在“阿波罗”剧院首次演出的剧本。——原注

人　　物

堂索伊洛

堂娜多洛雷斯（其妻）

普鲁登西娅 } 其女
罗布斯蒂亚娜 }

鲁德辛达（堂索伊洛的妹妹）

马丁尼亚娜（大婶）

阿尼塞托（堂索伊洛的教子）

堂胡安·路易斯

古铁雷斯（警官）

巴塔拉（雇工）

马丁上士

事情发生在恩特雷里奥斯省[①] 的原野上。

① 阿根廷东部的一个省，在乌拉圭河与巴拉那河之间。

第一幕

布景为一座庄屋的院子。舞台右面和后面的一角是一座古老而保存完好的住宅的正面；有用柱子支着的走廊。整个院子由大葡萄架荫罩；左面有门房。一张桌子、四把藤椅、一个搁着四个熨斗的火盆、一把摇椅、一支蜡烛、一块烫衣的板子、一盒火柴、两条小板凳①。几张用来做膏药的粗纸、一个糖罐、一个盛马黛茶的葫芦。白天。幕启时，头上系着白头巾的多洛雷斯坐在摇椅上；普鲁登西娅和鲁德辛达在烫衣服。罗布斯蒂亚娜用蜡烛在作膏药。

第一场

罗布斯蒂亚娜——多洛雷斯——
鲁德辛达——普鲁登西娅

多洛雷斯 快给我贴上几块膏药，女儿。

罗布斯蒂亚娜 您起来，在室外我贴不好。（走近桌子，把膏药纸给她贴上，在膏药上面滴上蜡烛油。）这儿，您瞧！

鲁德辛达 对啦！你是不是想要把桌上都弄上蜡烛油？你没瞧见吗，蜡烛油都滴在衣服上了！

罗布斯蒂亚娜 哎哟！就那么一点儿！

普鲁登西娅 一点儿，往后熨斗一烫，把衣服全都给弄脏了……把蜡烛拿着一旁去……

罗布斯蒂亚娜 唔，是，东家！

普鲁登西娅 快把这脏东西拿走！（一巴掌把蜡烛打得掉到鲁德辛达在烫着的裙子上。）

鲁德辛达 哎哟！畜生！你把我的裙子弄成啥样儿了！

普鲁登西娅 （不高兴地。）哎，我又不是故意的。

罗布斯蒂亚娜 哈，哈，哈！（拾起蜡烛准备再干她的工作。）

鲁德辛达 该死的！给我烫衣服添这么多麻烦！讨厌！……我该把裙子蹭你的脸！

普鲁登西娅 别操心！

鲁德辛达 但愿你别再给我添麻烦了！

普鲁登西娅 （走开。）怎么，姑娘，你整天忙活儿吗？

鲁德辛达 哼，是的！哼，是的！我叫你瞧！不害臊的！

罗布斯蒂亚娜 （看她追不上普鲁登西娅。）哈，哈，哈！

鲁德辛达 （站住。）你……翻毛鸡，你笑什么？

罗布斯蒂亚娜 我？……是呵痒呵笑的！……

鲁德辛达 那么，有你的，我让你整天都笑去。（用裙子蹭她的脸。）冒失鬼！

罗布斯蒂亚娜 啊……妈妈！……丑八怪！……（跑到桌旁去拿

① 原文是一条小板凳，但剧情中却需要有两条小板凳，故此处译为两条。

起一个熨斗。)现在你走拢来！你走拢来，我就叫你看看我怎么烫你的臭嘴！

普鲁登西娅 你把她的臭嘴封起来了，喂，罗布斯塔[①]！

鲁德辛达 (对普鲁登西娅。)你，不要脸的，你去拿红纸汁儿涂涂脸蛋儿，给你金黄头发的情郎卖俏去……

普鲁登西娅 哼，有的女人开脸修鬓脚的，那不更糟……

罗布斯蒂亚娜 哈，哈！(唱。)

明儿一大早

老婆子都死了……

把她们去埋掉……

普鲁登西娅 成了天使朝天堂跑！

多洛雷斯 求求你们，姑娘们，安静些。我脑袋都要炸了。看来你们并不体恤我这可怜的、有病痛的妈妈。罗布斯蒂亚娜，给我准备膏药……哎哟哟，天主哟，圣母哟！……

鲁德辛达 要是你能让你的两个女儿、两匹母马驹子尊敬你一点……那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

罗布斯蒂亚娜 母马驹子，可不是让你来训的。

多洛雷斯 我的姑娘，求求你！

罗布斯蒂亚娜 哎！先叫她住嘴！是她挑起来的呗！(鲁德辛达嘟哝着揩抹蜡烛痕迹。)您的膏药弄好啦，妈妈。快点，要凉了！(给她贴膏药。)这儿。热吗？再贴上一个，好啦！

多洛雷斯 谢谢。天主和圣母马利亚保佑，这膏药贴上管事就好。(鲁德辛达大声地嘟哝着。)

罗布斯蒂亚娜 (对鲁德辛达。)滚，滚开些！美人儿！(普鲁登西娅把几个熨斗安放在火盆里。)

---

① 罗布斯蒂亚娜的昵称。

多洛雷斯 （对罗布斯蒂亚娜。）你瞧，姑娘，要是有热水的话，你去给我泡一葫芦橘子树叶茶来①。哎哟，我的天哪！

罗布斯蒂亚娜 好。（退场前。）鲁德辛达，你要来点薄荷茶吗？薄荷茶管治相思病！

鲁德辛达 你去喝吧，小母牛！（对普鲁登西娅。）滚开些！……（拿起另一个熨斗，把它在一块油滑的皮子上蹭一蹭。）熨斗都烧红了！喔唷！多烫！……（停顿。普罗登西娅哼着歌儿烫衣服。鲁德辛达在设法把熨斗弄凉一点。多洛雷斯太太唉声叹气。）

第二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堂索伊洛

堂索伊洛由后面的门里走出来。他刚睡过午觉起来，慢慢朝前面走，在小板凳上坐下来。过了一忽儿，他从腰上抽出把刀来，开始在地上乱划。

多洛雷斯 （唉声叹气。）哎哟，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圣约瑟！

鲁德辛达 天气阴沉沉的！看样子山那边要来狂风暴雨。

普鲁登西娅 喂，鲁德辛达，现在出月亮了吗？

鲁德辛达 日历上说今儿有月亮。兴许又出月亮又下雨。

① 葫芦是用来盛马黛茶的。堂索伊洛家穷得连马黛茶都买不起，只能用橘子树叶来代替。

普鲁登西娅 如果雨下得不大的话，那就下吧。

多洛雷斯 罗布斯塔！罗布斯塔！哎哟哟，天主哟！（索伊洛起身，走去坐在另一条小板凳上。）

鲁德辛达 （尖声。）那年青哥儿来的时候，就说："你好哇！"

普鲁登西娅 糟糕的是，谁也没答他的腔！真有意思！①

鲁德辛达 喂，索伊洛，你给我定了衬裙布吗？（索伊洛不答腔。）索伊洛！……哎！……索伊洛！……你聋了啊？你说……你给我定了那玫瑰色的料子没有？（索伊洛起身，慢慢由右面退场。）

第 三 场

除索伊洛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鲁德辛达 哎，你别装糊涂！……（对普鲁登西娅）我能不求他的。可是但愿不出现这种事情，我得对她说个一清二楚……他要是以为我该受他的气，那是打错了主意……

多洛雷斯 你叫送到店里去的购货单儿上没写上衬裙料子。

普鲁登西娅 我写上了的……

多洛雷斯 可他叫我勾掉了。

普鲁登西娅 什么？……

多洛雷斯 他说我们美得该穿好的了……哎哟，我的上帝哟！

---

① 鲁德辛达和普鲁登西娅讲的一些话，与剧情发展似乎没多大关系，实际是暗指索伊洛半疯半癫，脾气坏，家里没人理他。

鲁德辛达 啊，是这样吗？让他来，我要问问他看，我穿点好衣服是谁给的钱……见他的鬼！他节省起人家的钱来啦！

第四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马丁尼亚娜

马丁尼亚娜 我说是啦！……保险我的干亲家鲁德辛达说的在理！上帝保佑你们好！（兴致勃勃地。）你好哇！

普鲁登西娅 哟，马丁尼亚娜大婶！

马丁尼亚娜 您好吗，干亲家！你呢，普罗登西娅？哎哟，圣母哇！多洛雷斯太太还是那养身病儿。多痛苦哇，太太……你贴了点什么？贴了草药膏吗？咳！……不成，不成！……您不用顺势疗法① 来治，是治不好的。我看我的干亲家胡安·阿维里亚就创造了奇迹……他用这种办法治病是把好手……你们好吗，姑娘们？有什么新鲜事儿好说说的吗？你们既然不请我，我就自个儿坐下来啦！

鲁德辛达 我的干女儿好吗？

马丁尼亚娜 谢谢天主，她很好！我留她在给古铁雷斯上尉捶衣服，因为上尉今儿早晨派上士来告诉我，叫我别忘了，顶迟给他洗出件衬衣来礼拜六用，他说礼拜六有舞会。

鲁德辛达 在哪儿？

普鲁登西娅 那地方想必很远，要不我们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

① 用一种病原体同性质的其他病原体来治疗的方法。

马丁尼亚娜 你们装糊涂。不知道！上士告诉我说要在这儿会齐。

普鲁登西娅 我们怎不能跟椅子跳舞哇！……

鲁德辛达 谁知道！不定他们想要给我们唱唱小夜曲。警官是位好歌手。

马丁尼亚娜 对，我听说了点这样的消息！

多洛雷斯 哎哟，我的上帝哟！我们怎么能听小夜曲哟！

马丁尼亚娜 问题是堂索伊洛不会很喜欢听小夜曲的。我就这么跟上士说了。

鲁德辛达 啊！我们听他的，那日子就会过得比待在修道院里还糟。

马丁尼亚娜 他好像是有点古怪了。刚才我来这儿的时候碰上了他，他对我连招呼都不乐意打……这可不是我乱说呀，人家都说他有点疯癫。也是，姑娘，谁中了这个彩还不是一样。你们瞧，他就像有人说的，竟落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一天到晚一只手掩着后头，一只手遮着前面。他是个丢掉了他一生耕种着的田地、丢掉了房屋、什么都丢掉了的人哪！那帮法官和师爷，肯定把他的牛羊都吞吃得干干净净啦。老天保佑，幸亏他还碰上了像堂路易斯那样的好人。换上另外一个人，老早就会把你们撵走了。那是个多么讲究礼数、心肠多么好的人。啊，你别羞红了脸，普鲁登西娅！我并不是在你面前夸他……喂，你告诉我，你有阿尼塞托的消息吗？人家说，他想跟你结婚，就在萨兰迪安了个家。他就押着这个宝了吗？哼！……我怀疑“黑白混血儿说话算话”这话是不是可靠……嗯，对，说他又老实又肯干活儿嘛，那倒没得谈的；可你怎么看呢，我觉得你俩配不成很好一对。喂，

堂索伊洛当真想让你俩结婚吗？

普鲁登西娅 您说。您给我把木犀草带来了吗？

马丁尼亚娜 你想我能忘记吗？带来了又没带来。木犀草还搁在家里，可我给你带来了一包长在野地里挺漂亮的花草的种子。

普鲁登西娅 瞧瞧，瞧瞧！（挨拢去。）

马丁尼亚娜 （从怀里揣出一个信封来。）种子盛在这里面。

普鲁登西娅 （把信藏起来。）现在就能下种吗？……

马丁尼亚娜 你想什么时候下种都成。

普鲁登西娅 那我这就下种去。（走到右面的小花园里把信打开。）

马丁尼亚娜 喂，干亲家，听说眼下疫病流行，到底确实不？

鲁德辛达 （怀着很大兴趣注视着普鲁登西娅的行动。）好像是……大家都这么说。（放下熨斗走到普鲁登西娅身旁去。）

马丁尼亚娜 哎，就像老鼠[①]见了油似的。（转向多洛雷斯。）哎哟哟，堂娜多洛雷斯哟！（把小板凳移过去。）您还是痛着哩。

鲁德辛达 喂，堂胡安·路易斯对你说什么来着？念给咱俩听听。

普鲁登西娅 兴许老头子碰上来哩。

鲁德辛达 瞧瞧。你尽管念得啦。

普鲁登西娅 （忸怩地念。）"我的小亲亲。"

鲁德辛达 这人真不害臊！……

普鲁登西娅 "我的小亲亲。我收到了你亲切的来信，随信还得到了我俩刚开始的恋爱中的一次最甜蜜的享受。如果要叫

① 原文是Calandria，一种莺。

我相信你真心爱我的话……"不害臊的，他还不相信！还要怎么着呢？馋猫！

普鲁登西娅 啊，好吧！（念。）"你真心爱我的话，我希望你经常对我有更加亲爱的表示。我就有桩事儿要怪你。昨儿晚上你跟我幽会，怎么一下子躲闪开了。"

鲁德辛达 你瞧，我该怎么跟你说呢？

普鲁登西娅 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听到有响动，以为是妈妈来了！

鲁德辛达 傻丫头！跟他亲个嘴费什么事儿！念下去。

普鲁登西娅 要是只亲个嘴才好哇！（念。）"昨儿晚上"。唉，我看爸爸来啦。

鲁德辛达 不碍事。他还远着哩。你快快看看他是不是对我也说了点什么。

普鲁登西娅 你等一等……"请告诉鲁德辛达，今晚或者明天我和古铁雷斯上尉一道来，让他跟堂索伊洛讲和。"

马丁尼亚娜 （像通风报信似的。）姑娘们，种子种好了吗？

普鲁登西娅 我们刚种完。（把信藏起来。）

第　五　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堂索伊洛

索伊洛 （提着个毛织手提包，把它扔在多洛雷斯跟前。）你们在店里定的货取来了。

马丁尼亚娜 （谄媚地。）您好，堂索伊洛。您刚才连招呼都不乐意跟我打，嗯？

索伊洛 你到这儿来干吗？稳的不会干好事儿！

马丁尼亚娜 您瞧见了，串串门儿呗。

索伊洛 你的马跑到地里去了，在乱踏着缰绳哩。

马丁尼亚娜 （朝野外望。）真是的。这放刁的畜生。（叫喊着下。）嗨，尼古拉斯，你跑得快，快去给我截住马，嗯？

第 六 场

除马丁尼亚娜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鲁德辛达 （一直在翻提包里的东西，对走开的堂索伊洛。）喂，索伊洛！啊！我定购的东西呢？

索伊洛 不知道。

鲁德辛达 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加重语气。）自个儿拿自个儿的钱定购了两三样东西，给普鲁登西娅定购了套衣料子。她怪可怜儿的，连衣服都没得穿了。衣料子在哪儿？

索伊洛 想必在那儿……（普鲁登西娅拿起提包来向左面走。）

鲁德辛达 嗨！你瞧，我也该相信人家在说的，你脑瓜子出问题了。

索伊洛 会是这样的。

鲁德辛达 好吧。那你就把钱给我，我去采购。

索伊洛 我没钱。

鲁德辛达 前几天你卖我的小牛儿的钱呢？

索伊洛 我花掉了。

鲁德辛达 撒谎。问题是你打官司扔掉了钱财，还把你的儿女的财产也扯进去了，现在想拿我的钱来扳本。准是这样。

索伊洛 好，你给我滚，要不我要揍你。（下。）

第七场

除堂索伊洛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鲁德辛达 你打呀，该死的。（转身。）你瞧见了吗，多洛雷斯，这人不是疯了就是醉了……

多洛雷斯 （叹气。）什么事，圣母哇！

鲁德辛达 （猛然把搁熨斗的桌面上的衣服扯下来。）哎！……跟我可少开点玩笑……；要么乖乖地把我那份财产交给我，要么……

第八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罗布斯蒂亚娜

罗布斯蒂亚娜 妈妈，这是您的茶……呸，世界上有这种没良心

的人，真是怪事儿。真是一点心肝也没有……

鲁德辛达 你唠叨个什么？

罗布斯蒂亚娜 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干吗对爸爸说那样的话。

鲁德辛达 因为他活该。

罗布斯蒂亚娜 可怜的老爹怎么活该。你们这帮没良心的。看样子是他妨碍了你们，你们想把他气死。

鲁德辛达 住嘴，伪君子。哼，假仁假义……

罗布斯蒂亚娜 就那样，也比你们这帮坏透了的下流货强得多。

鲁德辛达 （怒气冲冲地举起根棍子来。）瞧瞧。你把说过的再说说看，混帐东西。

多洛雷斯 发发慈悲吧，姑娘们，别吵嚷得这么凶！你们没瞧见我是怎样的吗？

罗布斯蒂亚娜 （嘲讽地。）哎哟，我的天主！诉苦没个完的太太！您呀，跟她们还不是一个样！您借口偏头痛和其他病痛，什么都撒手不管，让家里闹得乌七八糟。真是活见鬼！您要是不爱听您不喜欢听的，那就干脆去躺下得啦。（鲁德辛达和普鲁登西娅相顾失色。）

多洛雷斯 （站起来。）多蛮横的黄毛丫头！这就是对你娘的态度哇！我要教你懂得尊重我。

罗布斯蒂亚娜 我从您的榜样学不到很多东西，您别操闲心了。

多洛雷斯 圣母哇！你们听到了吗？

第 九 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普鲁登西娅

普鲁登西娅 （听到了上一场最后的话。）随她去，妈妈！她给蝎子咬了！

罗布斯蒂亚娜 住嘴，嚼舌根的！

多洛雷斯 我怎么能随她去。你到这儿来……说……你娘给你立了什么坏榜样来着？

罗布斯蒂亚娜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鲁德辛达 瞧她！这么个人。扔了石头，藏起了手！

多洛雷斯 她藏不了！（抓住她一条胳膊）嗳，说，把毒放出来呀！（推搡她。）

罗布斯蒂亚娜 放开我！

鲁德辛达 你虚伪的那一套，现在可要露馅儿啦，痨病鬼！

普鲁登西娅 欠帐一起还。长舌婆！

罗布斯蒂亚娜 天哪！你们结成一帮子了！可我不怕你们。你们要我说吗？……好……你们知道吗，你们三个是……（堂娜多洛雷斯一记耳光封住了她的嘴。）哎哟！……狗娘养的！……（狂怒地举起手来要扑向多洛雷斯。）

鲁德辛达 （惊恐。）姑娘！你要打你的妈呀！

罗布斯蒂亚娜 （一惊止住，随又冲动起来。）打她，打你们三个！（急忙去抄起一条小板凳要扔出去。三个女人慌忙后退。）

第 十 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堂索伊洛

索伊洛 孩子！你这是干吗？

罗布斯蒂亚娜 （扔下板凳，投到他的怀抱里痛哭。）呜呜，爸爸，我的好爸爸！我的好爸爸！

索伊洛 别激动！别激动！她们对你怎么啦，孩子？可怜的孩子！唉，你要镇静下来，要不又得咳了。唔……我已经知道你在理了。我……我来保护你。

多洛雷斯 （倒到摇椅里。）哎哟，圣母哇！我头痛得要裂开啦！（鲁德辛达和普鲁登西娅继续烫衣服。）

索伊洛 （又愤怒又怜惜地。）谁相信有这样的娘们！好，够啦，孩子。瞧，又咳起来了。我说，你要镇静！……（罗布斯蒂亚娜咳呛。）

罗布斯蒂亚娜 嗯，爸爸，我已经好了。

索伊洛 你要喝点儿水吗？你们，身子好好的，还不去给这可怜的孩子拿点儿水来。（鲁德辛达去弄水。）

罗布斯蒂亚娜 我对她们讲了……真话……她们就……打……打我。都是些不害臊的！

索伊洛 这我看得太清楚了。出了这种事儿！见鬼！她们打定了主意要把我们气死！

普鲁登西娅 妈妈，瞧那伪君子要的花招。

鲁德辛达 水来了！够淹死你的。（提来一个水罐。）

索伊洛 你喝两口……就这样！好点吗？想法子把咳嗽镇下去……（微笑。）嘿哟！……你倒把缰绳勒住了。要不要躺一会儿。去，到床上去躺一会儿。

罗布斯蒂亚娜 （撒娇地。）不！……谢谢您。（吻他。）非常感谢。我好啦。另外，我想要待在这儿，因为……谁知道她们要在您跟前怎么搬弄是非！

鲁德辛达 瞧这狡猾的狐狸精！……你怕他知道真实情况，是不？

索伊洛 你住嘴。

鲁德辛达 哎！……我干吗要住嘴呀！我们得让这黄毛丫头捏造事实，按她的办法安排事情吗？想得倒美！她妈打了她耳刮子，打得真好，因为她不尊重她妈……

多洛雷斯 哎哟，我的天主哟！

普鲁登西娅 是这样！至少她称王称霸！

鲁德辛达 她动手要打多洛雷斯！

索伊洛 好，好，好！别唠叨了！你们一直拿这孩子出气，连她有病都不顾惜，一定是有个来由的……（坚定地。）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把这来由谈清楚！（对多洛雷斯。）你，唉声叹气的太太，你是母亲，是一家之主，你说这是什么鬼名堂？

多洛雷斯 圣母哇，可怜可怜我吧！我头痛成这样，还能闹什么名堂啊！

索伊洛 见鬼！要是长着脑袋不能帮你完成你的职责，那就砍掉脑袋得啦……（向鲁德辛达。）你呢，你该没也患了偏头痛，快给我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回答呀……

鲁德辛达 （顶嘴。）我不知道有谁任命了你来做法官！

索伊洛　没有。人家任命的是鞭子老爷。（亮出鞭子来。）那么，你就不是个好样儿的，不肯像个人似的回答喽。你已经过了要小孩脾气的年龄啦。

鲁德辛达　只要你说了你把我的财产怎么摆弄的，我就回答你！

索伊洛　（动怒，但极力克制。）啊？哼！……那好，你等一等，我就告诉你个好消息。（绷着脸，扭动着鞭子。）那么……谁都不想说啦？（对罗布斯蒂亚娜。）你说说看，好女儿。你该是最乖的。把要告诉你爹的事情都告诉他。慢慢说，别急着累了……

罗布斯蒂亚娜　没有，爸爸，我没什么要对您说的。

索伊洛　怎么？

罗布斯蒂亚娜　我说……没什么。就是……就只是……只是她们对我不好。

索伊洛　那总得有个缘故嘛。说……说呀。

罗布斯蒂亚娜　就是因为她们不喜欢我。

索伊洛　好，孩子。一下子说不出来，你不要也惹得我生气。（表情严肃。）

罗布斯蒂亚娜　这……我说了，您会更加生气的。

索伊洛　你已经成了个偷牛贼了！现在你除了放套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再使劲拉，不要怕我会挣脱铁圈儿。这条老牛给绑得结结实实的了！

多洛雷斯　哎哟，孩子们！我可受不了啦！我要去床上躺会儿。

索伊洛　不，不，不，不！谁也别想从这儿走开！谁想第一个走，我就一鞭子抽断她的腿。你说吧。

罗布斯蒂亚娜　不，不……爸爸，您会要大发脾气的。

索伊洛　我还能比现在发更大的脾气！你瞧，我这么平静。说吧

……(着重地。)从前,有几个女人……

罗布斯蒂亚娜 好。我要告诉您的是,在家里人家并不尊敬您,事情也并不像它表面上的这个样子……(站起来。)好,故事就这么收场了。①

索伊洛 你别躲躲闪闪!……坐下来,说下去,说下去。不尊重我,这我早就知道了。说另外的事儿。

罗布斯蒂亚娜 我想,咱们该从这个庄屋里搬出去……不管怎样,这屋子已经不是咱们的了,对吗?

索伊洛 那当然!

罗布斯蒂亚娜 我们干吗寄人篱下,越早搬家越好,越少丢脸!

索伊洛 那当然!可我不明白你怎么谈这事情……

罗布斯蒂亚娜 这就是说,要是您知道了堂胡安·路易斯打赢了官司,为什么还让我们在这庄屋里住下去,您早就会叫搬家了。

鲁德辛达 万福马利亚!这无事生非的娘们要闹翻天!……索伊洛!……可索伊洛!你就这样听这丫头片子摆弄吗?

索伊洛 说下去,我的女儿……说下去。这很好。

鲁德辛达 啊,不!这是干吗!你老糊涂了,随着这黄毛丫头,我们可不,知道吗?想得可倒美,从这儿搬出去,痨病鬼,嚼舌根的!够啦!……(对索伊洛。)你别,别这么瞪着我,我并不怕你。嘿,你们,你们怎么搞的,你,多洛雷斯……普鲁登西娅。都过来,来把这条毒蛇的牙齿拔掉。(对罗布斯蒂亚娜。)你说,坏蛋。你要说堂胡安·路易斯什么坏话?

多洛雷斯 哎哟,我的上帝!

① 原文是:“我从一条小路进去,从另一条小路出来”。这是儿童故事结束时的用语。

索伊洛　说下去，女儿，别怕，有煞气焰的鞭子老爷在这儿。

罗布斯蒂亚娜　嗯，爸爸。这事儿真说不出口！……您一到镇上去了，人家就到这儿来跳舞作乐的闹下去。

索伊洛　我也怀疑到这点了。

罗布斯蒂亚娜　跟堂胡安·路易斯一道来的，还有警官古铁雷斯和一大帮子人。

索伊洛　嗯，嗯，说下去。

罗布斯蒂亚娜　最糟糕的是……是……普鲁登西娅……（哭。）不，我再不说了……（普鲁登西娅悄悄地开溜，从左方下。）

索伊洛　说下去，别哭！说呀，普鲁登西娅怎么啦？

罗布斯蒂亚娜　普鲁登西娅……跟堂胡安·路易斯鬼混在一起，叫……可怜的……可怜的……那么好……那么爱她的阿尼塞托下不来台。

索伊洛　啊！这就是我想知道的。现在好了，现在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的女儿，不要累了。回房去歇歇……（领着她朝后面走，经过多洛雷斯身旁的时候举起鞭子做要抽她的样子。）我不会抽你！你不用怕，糊涂虫！

第十一场

除普鲁登西娅、索伊洛、罗布斯蒂亚娜
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鲁德辛达　（沉思了一会，然后不在乎地。）唔，这又怎么样？（看

到多洛雷斯在哭。)别难受了，嫂嫂。我们得把索伊洛整治过来。嚼舌根的黄毛丫头！谁料到他会来这一手！

第十二场

上一场的人物、堂索伊洛和巴塔拉

索伊洛 臭娘们！臭娘们！……真该一顿棍子打得你们直不起腰来……臭娘们！……(叫。)巴塔拉！巴塔拉！(来回踱步。)野鸡！比野鸡还坏！野鸡还不伤人。巴塔拉！

巴塔拉 什么事儿，大爷。

索伊洛 马栏里还有什么马？

巴塔拉 有那匹独眼黄马，大爷。

索伊洛 它能跑远路吗？

巴塔拉 我想能，大爷。

索伊洛 好。你就去套上马，动身到萨兰迪去。你知道阿尼塞托住在哪儿吗？

巴塔拉 知道，大爷。

索伊洛 你到那儿告诉他，叫他跟你一道来，我要跟他谈谈……啊！……你还到我的干亲家卢纳家去一趟，替我告诉他说，明儿我要借辆牛车使使，请他一大早派人把牛车替我赶过来。

巴塔拉 是，大爷。

索伊洛 那么，快去！

第十三场

除巴塔拉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索伊洛 （来回踱步片刻后，对多洛雷斯。）你，太太，你的头痛病就得好起来。听到了吗？就得好起来！

多洛雷斯 哎哟，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圣约瑟！嗯，我已经好点儿了。膏药对我蛮见效！

索伊洛 那么你就得全好起来，赶快跟她们一道去收拾要用的家什，准备走。明儿一天亮我们就离开这儿！

多洛雷斯 万福马利亚，我的妈呀！

罗布斯蒂亚娜[①] 我们上哪儿去呢？

索伊洛 去哪儿与你无关！见鬼！够啦，动起来！……（来回踱步。）

多洛雷斯 （走开。）天哪，我们可怎么办呢？

第十四场

鲁德辛达——索伊洛

鲁德辛达 你说，索伊洛。你当真发疯啦？你要把我们弄到哪儿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鲁德辛达”。

去呢？

索伊洛　弄到野地里去！我怎么知道！不会没一所破旧房子装你们！

鲁德辛达　我不走！我不听你这套！

索伊洛　你要留下就留下。

鲁德辛达　可你得首先把该归我的东西、把我的那份遗产给我……

索伊洛　问你的那位魔鬼朋友要去，是他把你的遗产和我的一切都弄走了。

鲁德辛达　（惊慌。）什么？

索伊洛　什么都弄走了！

鲁德辛达　啊！妈的！我早就怀疑这事了！这么说，你把我的产业也浪费掉了？把我的钱也花光了？我什么也没有了？啊！……流氓！不要脸的！贼！……

索伊洛　（严肃地。）嘘！当心你的嘴！

鲁德辛达　流氓！流氓！贼！

索伊洛　鲁德辛达！

鲁德辛达　我不怕你！我要咒你一千遍，一万遍……流氓！贼！贼！……

索伊洛　（要走，但又停下来。）可是妹妹！妹妹！……可能是这样！

鲁德辛达　（哭。）天哪！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哥哥把我的钱都偷了……（哭嚷着从后方下。索伊洛茫然失措，慢慢地从左面第一道门下。）

第十五场

普鲁登西娅——堂胡安·路易斯

静场片刻之后，普鲁登西娅上。她鬼鬼祟祟地朝四面八方察看，看到没人就朝台右面跑，吃惊地在大门旁停下来。

普鲁登西娅 （要逃走的样子。）啊！

路易斯 你好！别走！你好吗？（向她伸出手来。）

普鲁登西娅 （忸怩作态。）哎哟！……您好哇！

路易斯 （注意到没有旁人，就抓住她的手不放。）我看你真迷人，你漂亮极啦，我的宝贝！

普鲁登西娅 别……别……放开我……走开……爸爸在这儿！

路易斯 （贪馋地，更加逼近她。）有什么关系！他在睡午觉了！来，宝贝！

普鲁登西娅 （着急）不，你走，他什么都知道了！在大发脾气！

路易斯 哦！我们就会叫他听话的。你接到了我的信吗？

普鲁登西娅 接到了。（四面看了一下以后，假装生气。）你是个冒失鬼，不害臊的，知道吗？

路易斯 你同意了吗，嗯？你上马丁尼亚娜家去吗？

普鲁登西娅 这……哎呀，我听到有响动。（朝后面跑。）爸爸！有人找您！（从左面第二道门下。）

路易斯 这丫头真会溜！

第十六场

索伊洛——堂胡安·路易斯

索伊洛 谁找我？啊！

路易斯 您好，老头。怎么样？好吗？我打扰您睡午觉了，嗯？

索伊洛 唔，没有。请坐。（普鲁登西娅、鲁德辛达和多洛雷斯立即从一扇门中间出现，不安地张望了一会儿就走开了。）

路易斯 不，我带了个朋友来了，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见他。

索伊洛 狗还没对您叫，您别太撒野了。

路易斯 他是个好人。

索伊洛 我明白了。是古铁雷斯上尉，对不对？（愤怒地抓着头）好！……

路易斯 我建议你俩拥抱一下。像你们这样两个好本地人，不能老这样赌气过日子。至于古铁雷斯方面，不用说……

索伊洛 （讥讽地。）当然！不用说，您就吩咐吧，好朋友。您有充分自由！去告诉那好样儿的，叫他下马……我去把狗拴起来。

路易斯 来吧，警官。已经替你们讲和了。（栅栏那边传来人声。他迎上去。）

第十七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古铁雷斯

路易斯 （装腔作势；推着古铁雷斯。）老朋友堂索伊洛在这儿，他把过去的争吵全都忘了……pax vobis①。

古铁雷斯 我真高兴！你好吗，索伊洛？（把胳膊张开。）

索伊洛 （不知所措，伸出手来。）你……好……

古铁雷斯 （不自在。）你家里的人都好吗？（停顿。）

索伊洛 请坐。

路易斯 这就对了……（自己占据摇椅，指着一把藤椅。）你坐在这儿，警官。今儿天气很好，对不？你搬个小板凳来吧……（索伊洛坐下。）姑娘们想必是在干活儿，我们来打扰她们了。肯定她们是去梳妆打扮去了。你去告诉她们说，别为我们操什么心了。她们就这么出来好了，还不总是漂漂亮亮的！（局促，停顿。）

古铁雷斯 （找话讲。）这真是开玩笑！

路易斯 拿什么事儿开玩笑？

古铁雷斯 没什么。我不过是要说说罢了。这成了习惯。

---

① 拉丁文：讲和了（和平恢复了）。

第十八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鲁德辛达

鲁德辛达 （略显不安，说话的口气颇带夸张）哎哟！……可来了贵客！……您好吗，古铁雷斯？想不到您来了！堂胡安·路易斯！你们瞧我这么个样子！

路易斯 您总是这么漂亮的。

鲁德辛达 万福马利亚，别拿我开玩笑啦！

古铁雷斯 请坐。（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她。）

鲁德辛达 别客气！您坐。不，不，不！就有人给我搬凳子来。（高声叫。）罗布斯塔，搬几条椅子出来。怎么啦？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人们在谈论着什么？有人告诉我，说您古铁雷斯……

索伊洛 鲁德辛达！你去瞧瞧多洛雷斯要什么。

鲁德辛达 我不去；她并没叫我。

索伊洛 （站起来。）你……去瞧瞧……多洛雷斯……要什么！

鲁德辛达 （动摇。）这……（看了看索伊洛以后。）请原谅。（下。）

第 十 九 场

除鲁德辛达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路易斯 这鲁德辛达是个脾气多好的姑娘！总是快快乐乐的，那么健谈……的确不错！……唔，不能给我们来点儿马黛茶吗，索伊洛老头？我看您一本正经的，一定是没睡午觉的缘故。我爹就是这样的，他一没睡午觉就有点神里神经……

第 二 十 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普鲁登西娅

普鲁登西娅 （畏畏缩缩。）你们好！

路易斯 （迎上去。）好哇！……太阳出来啦！小姐！

普鲁登西娅 唔，您好吗？

古铁雷斯 普鲁登西娅小姐！看你多漂亮！

普鲁登西娅 唔，您好吗？请坐，别客气。

路易斯 谢谢，普鲁登西娅总是那么讨人喜欢。您女儿真漂亮，索伊洛朋友。

索伊洛 喂，普鲁登西娅，鲁德辛达在叫你，你去。

普鲁登西娅 叫我？我没听着！

索伊洛 我说鲁德辛达在叫你！

普鲁登西娅 （恐惧。）我这就走，请原谅。

第二十一场

除普鲁登西娅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路易斯 是呀，我没听着。

索伊洛 （发脾气。）哼，可我听着了，你明白吗？

路易斯 好，老头。你有道理！可犯不着这样嘛。

古铁雷斯 哼！……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

索伊洛 好，请原谅。（把他的凳子移近胡安·路易斯。）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忙着？

路易斯 我？

索伊洛 就是你。

路易斯 不忙！可我不懂你问这话的意思。

索伊洛 我要跟你说两句话。

路易斯 请吧，老头。你知道我总是……

古铁雷斯 （站起来。）你回家吧，彼得①，看样子人家要赶你了。

索伊洛 你别忙着走。官老爷也最好听听一些事情……这样，唔。我怎么跟你说呢。你知道，这座屋子和这片田地，以前是我的产业，是我从我爹手里继承下来的，早年间又是归我爷

① 《圣经》故事人物，此处系指"路易斯"。

爷所有……不是吗？你知道，田地上所有的牛羊，我儿女的衣食，都是我下气力流汗水拼出来的，不是吗？大家都知道，尽管不幸的命运像影子伴着树木似的老缠着我，我跟我家里人一起下力气，还是慢慢发了家。

路易斯 坦白地讲，我不明白你干吗来这一套。

索伊洛 有一天……你让我说吧。有一天，你们忽然觉得这地产不是我的，而是你们的，要把这地夺过去，就跟我打起官司来。我维护我的权利，事儿就像巴西人的遗产的案子似的复杂化了。到有一天我一早醒过来，就发觉自己丢了田地，失了牛羊，也没个住处来安顿我的家属了。

路易斯 可你明白是我们这方面在理。

索伊洛 法官们说你们在理，你们就在理，可我就不知道怎么能让人家明白我所有的另一套道理。

路易斯 可是，你维护自己的权利也维护得很好嘛。

索伊洛 （站起来，暴烈地。）不，我维护得并不好，我不知道尽我的责任。你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吗？你知道我本来应该怎么做吗？我应该去找你爹，找那帮法官和师爷，把你们这帮贼崽子都弄到一块儿，跟你们要刀子，扎得你们肚破肠流！

路易斯 （不知所措。）哎哟，堂索伊洛！请别这样！

古铁雷斯 （插进来。）嘿你，索伊洛先生！冷静点，我在这儿，你得守点规矩！

索伊洛 （平静下来。）我很冷静！滚你的……那，那就是我本来应该做的！（坐下。）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本是个温顺的人，另外我还考虑到我的家属。可是……

路易斯 先生，我还要说我不明白你干吗要耍这种态度。另外，难道我们对你还不够宽宏大量吗？我们让你一家仍旧住在

这幢屋里！还准备给你活儿干，好让你安度晚年。

索伊洛 （站起来。）住嘴，臭崽子！……了不起的宽宏大量！卑鄙！

路易斯 先生！……（站起来。）

索伊洛 了不起的宽宏大量！让我们留在这里，为的是要把我们剩下的唯一的东西，把我们的羞耻心和名誉都夺走……拦路贼！……世上有这么没良心的家伙，真叫人难以相信！……你们把一个可怜的、上了年纪的乡下人赶出门，逼他在力竭身衰的晚年去谋生计还不够，还想利用他和他的家，来尽情地干你们学得的伤风败俗的缺德事。现在你们可以滚蛋了，狗强盗！这屋子明天就归你……可眼下屋内的一切还是我的！这场官司由我来宣判！从这儿滚出去！

路易斯 可是，先生！

索伊洛 （抓着鞭子。）我说，滚！

路易斯 好……（慢慢地走。）

索伊洛 （对打算跟着走的古铁雷斯。）至于你，要是愿意把你心上人带走，那就来吧。只管来好了，不用害怕。

古铁雷斯 我……

索伊洛 噢！……不愿意！好吧，你也滚。留神可别再在我面前露脸。（古铁雷斯下。）坏蛋！拦路贼！拦路贼！（有一会儿瞧他们走，嘴里咕哝着听不清的话语。然后，仔细地环顾了一下他周围的东西。向前走上几步，支持不了，倒在摇椅里。）天主！天主！你这么对待我，我究竟怎么冒犯了你？……我究竟……究竟怎么冒犯了你呀！……（把头耐向膝盖上去。）

——幕徐下——

第二幕

舞台深处的背景幕为田野。左面有一座茅屋，门窗都可以启闭；屋梁上，有一个筑灶鸟① 窠。右边，是一片林间空地。一辆小车上有个用来运水的大桶。茅屋的屋檐下，有一条长板凳，一条小板凳，一把洋铁壶。白天。幕启时，台上罗布斯蒂亚娜在捣臼内的玉米。普鲁登西娅在缝衣服。

第一场

罗布斯蒂亚娜——普鲁登西娅

罗布斯蒂亚娜 喂，普鲁登西娅！你来接着捣捣玉米好吗？我感到很累。我干别的什么都成。

普鲁登西娅 你就使劲捣吧。我要缝完这条裙子。

罗布斯蒂亚娜 你真坏！你要么叫妈妈，要么叫鲁德辛达来。

① 阿根廷产的一种美丽的小鸟，用泥土和草筑巢于树上或住宅的屋梁上，巢形如灶，鸟以此而得名。

普鲁登西娅　（转过身叫唤。）妈妈！……鲁德辛达！你们快来服侍我家这位小姐，给她搬个宝座来，让她高兴高兴。

第　二　场

上一场的人物——多洛雷斯——鲁德辛达

多洛雷斯　怎么啦？

普鲁登西娅　这位乡巴佬公主捣不了玉米了。

多洛雷斯　那你可怎么办呢？你很清楚，我们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要操着手不干活儿的。

罗布斯蒂亚娜　嗯，妈妈，这我十分明白，可我也不能让你们把我当丫头使唤。

鲁德辛达　（从窗户里伸出头来。）侯爵夫人又要无事生非了吗？没有事儿她……

罗布斯蒂亚娜　你住嘴，碎嘴子。

鲁德辛达　哟，搬弄是非的家伙，是你挑起争吵，好以后又去告诉你爸爸，说我们在折磨你。

罗布斯蒂亚娜　（放下工作。）我的天哪！……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让我安生呢？我对你们怎么啦？我够好了，我并不惹你们。尽管我病得很重，可我还是像牛一般干活，一句怨言也没有……可现在我求你们帮帮我，你们就像放出来一群狗咬不听话的小牛似的，都朝我上！

鲁德辛达　（披头散发走出来了一会儿，拿梳子在梳着头。）天

啊，瞧这受苦受难的！你要不找麻烦，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罗布斯蒂亚娜　请！

鲁德辛达　（接下去。）请！瞧你这副浪漫的样儿！……大家都知道你在恋爱；别红脸。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追阿尼塞托吗？

罗布斯蒂亚娜　好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别再谈下去了。我来做你们要我做的事情，干活一直干到死拉倒。（继续捣玉米。）怎么说，我也不会给你们添很多麻烦了，不会，就要完了。（几乎带着哭声旁白。）要不是为了可怜的爸爸，为了那么爱我的爸爸，还不如死了的好。

普鲁登西娅　（对鲁德辛达。）你看这够肥了吗？尺码有四个拳头的样子。

多洛雷斯　哎呀，那多肥大！

鲁德辛达　不，嫂嫂……还要打褶哩！我来瞧瞧！等一等，我手上尽是油。

普鲁登西娅　我们去拿你那条裙子比比好吗？你搁在哪儿？

鲁德辛达　我搁在床脚头。来吧。（两人下。）

多洛雷斯　你们就会发觉肥了，这格子花呢裙太肥大了。（下。）

第　三　场

罗布斯蒂亚娜——索伊洛

罗布斯蒂亚娜　（伤心地。）谁都讨厌他！可怜的爸爸！（倚在臼

上哭了一阵。听到左边有响动。罗布斯蒂亚娜抬起头来，赶忙揩干了眼泪，哼着个快乐的歌子继续干活。索伊洛由左面骑马前来，手里提着只提桶，拖着一大桶水。他下了马，给马松了套牵出去，再回来把小车放好。）

索伊洛 你早，孩子！

罗布斯蒂亚娜 您好，爸爸！

索伊洛 天主保佑你成个圣女！你昨晚睡得很不好，是吗？怎么今儿就起床了？

罗布斯蒂亚娜 不，我睡得很香。

索伊洛 我听到你整晚都在咳。

罗布斯蒂亚娜 那我大概是睡着了。

索伊洛 来，我来捣完玉米。

罗布斯蒂亚娜 不，让我来捣！我挺喜欢这活儿！

索伊洛 可这伤你的身子。走开。

罗布斯蒂亚娜 好。那我去挤牛奶去，嗯？

索伊洛 怎么？她们连牛奶都还没挤吗？

罗布斯蒂亚娜 没有，爸爸，因为……

索伊洛 那她们在干吗呢？她们是什么时候起床的？

罗布斯蒂亚娜 起得很早……

索伊洛 （叫唤。）多洛雷斯！鲁德辛达！

罗布斯蒂亚娜 我走了，要不……

第　四　场

上一场的人物——鲁德辛达

鲁德辛达　天啊！你什么地方痛着了？

索伊洛　你们还不能从窝里钻出来吗？干吗还没挤牛奶？

鲁德辛达　慌个什么！多洛雷斯已经去了。（故意地。）又有哪个搬弄是非的给你通消息了，是吗？你买她的消息给了她多少钱？（对罗布斯蒂亚娜作了个表示轻蔑的鬼脸，辫子一甩就走开了。停顿。）

第　五　场

罗布斯蒂亚娜——索伊洛——巴塔拉

巴塔拉　（吹着口哨上。从大桶里汲了一罐水，端着喝。）好凉！（对罗布斯蒂亚娜。）嗨，喔唷！姑娘，我给你带来了好东西。（给她一对鹧鸪。）

索伊洛　阿尼塞托呢？

巴塔拉　他这就来。他去瞧那头黑褐色的小牛去了，那牛看起来有点儿蔫了。

索伊洛 你们看出了点什么吗？

巴塔拉 嗯，大爷。连昨儿死掉的那头花母牛在内，我们一共剥掉三头牛了。

罗布斯蒂亚娜 哎呀！闹得多凶！

巴塔拉 在大水潭那边，我们看到有头公牛躺倒了，奶牛身上也直冒汗，病得挺厉害。

索伊洛 你们掩了病牛的脚印吗？①

巴塔拉 掩了，大爷。可我看这法子治不了牛瘟。呸！这瘟病真够呛！牲口开头有点儿不舒服，躺倒下来不想吃草，过一会儿就像只扎在地里的牛角一样硬邦邦的了。准是吃的草有毒。

罗布斯蒂亚娜 多倒霉！就只差这一下子了！我们就只剩了这么一点点东西，还来死牲口。还有，冬天就要来了！

索伊洛 你别难过，我的孩子，坏事总经不了一百年！瞧，阿尼塞托来啦！

第 六 场

上一场的人物——阿尼塞托

阿尼塞托 三头牛……还有两头就要死了。（对罗布斯蒂亚娜。）你好……（对索伊洛）得套车去把皮子收起来。（随便在一处地方坐下。）人家说，庄屋那边堂路易斯有好药。

索伊洛 对，有一种疫苗……可那准是给好牲口用的。

① 阿根廷乡下迷信的人认为，把病牛的脚印用土掩起来，牛就会好。

巴塔拉　好疫苗！兽医来试疫苗，大庄屋那边的杂交种牛给治死了一半！……把牛瘟病带来的不是别人，就是那法国佬。

阿尼塞托　他不是个坏人。

索伊洛　管它哩……一下子都死掉拉倒。要是地是我的，我早就放把火把它烧了。给我去把黄马的鞍子套好！

第七场

鲁德辛达——索伊洛——阿尼塞托

鲁德辛达　嗨，公主！要是你觉得合适，就可以去铺床了。是不是在等着丫环们替你铺？快到中午了，什么都还是脏的。

罗布斯蒂亚娜　你别唠叨了。我这就走……（下。）

鲁德辛达　是呀，你得动弹呀！（对阿尼塞托。）你好。你们宰了牲口吗？

索伊洛　我不懂你干吗要问……我们又没有宰你！……

鲁德辛达　你倒挺俏皮的！我并没有跟你说话！

阿尼塞托　没什么，姑娘。我去看了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一只牛肉还好的小牛儿，打算……

鲁德辛达　那我看见有许多……

阿尼塞托　怕是人家的吧……

索伊洛　别浪费时间来听这种蠢话了，孩子。

鲁德辛达　蠢话！那我们吃什么？……你想还总是只给我们玉米粥喝吗？腌肉没有啦。

索伊洛 可是，还有许多花里胡哨的排场，有很多闲扯。

鲁德辛达 那更好。

索伊洛 那么，你就别抱怨了。真见鬼！

鲁德辛达 你说，你是不是也想把我们饿死！

索伊洛 你要是这么饿，那就插上翅膀飞到地里去，那儿的瘟牛肉够你吃的！……你可以同你的饿老鹰朋友一道吃个饱。哎，阿尼塞托，我要到杂货店去给罗布斯塔买张膏药来，因为那可怜的孩子咳得很厉害……你替我照顾着点。要是碎嘴子们闹得凶，你就管教她们。（徐下。）

鲁德辛达 哼，对那个痨病鬼百般照顾，其他的人死了活该。你走吧……走吧，包你快乐日子长不了。（对阿尼塞托。）你呢，当上了管家？一桩好差使，对吗？哈，哈！……玉米地里竖上了稻草人啦！（下。）

第 八 场

罗布斯蒂亚娜——阿尼塞托

阿尼塞托 呸，都是些坏家伙！（到大桶边去洗手，拿水罐盛水往手上倒。）

罗布斯蒂亚娜 等一等！我来帮您！

阿尼塞托 不，不要。就洗完了，女儿。

罗布斯蒂亚娜 （拿起水罐给他的手上倒水。）女儿！您当起一家之主的爸爸来啦！要不要肥皂？

阿尼塞托　谢谢，洗好了！（要拿斗篷揩手。）

罗布斯蒂亚娜　哎哟！快别揩，别……（跑进屋拿了一条毛巾出来。）唉！我不能跑……好似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阿尼塞托　你瞧！就这么来管人家的事儿。

罗布斯蒂亚娜　我好了。（开玩笑地。）您别再骂我啦，亲爸爸！别说，您还真有点像家长的样子。

阿尼塞托　啊！……我的话伤了你啦。

罗布斯蒂亚娜　那当然！您待我总是这么严肃！

阿尼塞托　我？

罗布斯蒂亚娜　您跟我讲话的时候，老是板着脸。（学他的口吻。）“谢谢，女儿！你干干这个，我的女儿！你好，我的女儿！”要么如果您不像爸爸那么和和气气，就用“您”来称呼我。“女儿，这露水对您可有害处！女儿，您把那个递给我，行吗？”哈，哈，哈！总有一天，我弄错了会求您给您的女儿祝福的。

阿尼塞托　您看您怎么想的了！我就是这么个态度哇。

罗布斯蒂亚娜　那您对旁的姑娘为什么又不这样呢？

阿尼塞托　啊！那是因为，因为……

罗布斯蒂亚娜　您说呀！干吗不说下去？

阿尼塞托　那是因为。好吧……让我们来瞧瞧，为什么你要管我叫“您”，要这么敬重我呢？

罗布斯蒂亚娜　（狼狈。）我？……我？这……瞧这多有意思！因为……您要我去给您泡马黛茶吗？

阿尼塞托　不！你先回答我！

罗布斯蒂亚娜　唔，因为……早先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您呢……已经是大人啦，我觉得不应该你呀你呀地叫您。

阿尼塞托　那么现在呢？

罗布斯蒂亚娜　（羞赧地。）现在……现在是因为……那么叫我觉得害臊。

阿尼塞托　（诧异不解。）对我还害臊！对一个差不多是哥哥的人还害臊！

罗布斯蒂亚娜　不……害臊倒不是！这个……嗯！我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似乎在思忖什么。）哎呀，要是有人看见我们在一块儿谈这些事情，那……

阿尼塞托　谈什么事情？

罗布斯蒂亚娜　没什么，没什么！这个……哎呀！您到这儿来坐下，让我们像两个好朋友似的来谈谈……

阿尼塞托　（更加诧异和好奇。）我们以前是怎样谈话的呢？

罗布斯蒂亚娜　（着急。）天哪……我好像是发疯了似的！连自个儿要说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想说……您别看重我说的，嗯？好，坐下。哎，我想问你什么来着？啊！……我记起来了。您说，今儿早上您从地里回来，干吗那么忧愁呢？

阿尼塞托　（老实地。）我在想着教父索伊洛碰到的所有倒霉事。

罗布斯蒂亚娜　当然！可怜的爸爸！他落到这样我真心痛！有时候，我真怕他干出什么傻事情来！……唔……您还想到旁的什么事儿吗？

阿尼塞托　没想什么！

罗布斯蒂亚娜　没想什么？唔……您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

阿尼塞托　真是这样……

罗布斯蒂亚娜　您的创伤好得这么快吗？

阿尼塞托　哎呀，孩子，我又没有摔交！

罗布斯蒂亚娜　又这样？求您祝福，爸爸！

阿尼塞托　好吧。要是这样使你不高兴，我就再也不这样对待你了。

罗布斯蒂亚娜　我高兴。这就是说，您总以为我还是个小女孩。可我们还是不谈这个吧。您不一直在想着什么人吗？

阿尼塞托　我们不要去谈死人了。不谈坟头竖了十字架的那个死人了。

罗布斯蒂亚娜　我总觉得普鲁登西娅怠慢了您……

阿尼塞托　她不爱我，什么都收场了。

罗布斯蒂亚娜　她做得不对，是吗？

阿尼塞托　我看她做得对！没有爱情的结合那才更糟。

罗布斯蒂亚娜　您倒是真心实意地爱她。真可惜！（停顿。）我……我还没有……没有……没有爱人……

阿尼塞托　你想要有个爱人吗？

罗布斯蒂亚娜　瞧您问得多有意思！当然想啰！想要找个真正的爱人来跟我结婚。我俩还带着爸爸跟我们住在一起。我总是想着这事儿。

阿尼塞托　只要你老爹吗？还有其他的人呢？

罗布斯蒂亚娜　我没想到她们！啊，真的，她们有什么用处呢？一阵大风能把她们刮走才好哩！

阿尼塞托　（沉思。）那么……你在想着要爱人啦……很好！这很好！

罗布斯蒂亚娜　（稍停片刻。）您说……我真长壮实了些吗？

阿尼塞托　（心不在焉，随即惊醒过来。）什么？

罗布斯蒂亚娜　哎哟，您走神儿走成这样！……我的病没有好一些吗？

阿尼塞托　好多了。

罗布斯蒂亚娜　我要不是老咳嗽，那也就长得跟普鲁登西娅一般高、一般壮实了，对吗？可是，天主照样给没牙齿的人面包吃。

阿尼塞托　是这样！

罗布斯蒂亚娜　我要是她呀……

阿尼塞托　怎么！……（发生了兴趣。）

罗布斯蒂亚娜　没什么！

阿尼塞托　（站起来。）你要是她的话……就怎样呢？

罗布斯蒂亚娜　哎，您多爱刨根究底！

阿尼塞托　那么，你就说呀……

罗布斯蒂亚娜　（在阿尼塞托紧逼下，惶惑地站起来。）可是……我说了些什么呢？您别，别当真。我刚才有点心不在焉！唉，我走啦！我头都晕啦。再见，嗯？（回转身来。）您不会对我生气吗？

阿尼塞托　（温存地。）来，孩子，听我说！

罗布斯蒂亚娜　（热切地。）求您祝福，爸爸！（慢慢地从茅屋后面下。）

第　九　场

马丁尼亚娜——鲁德辛达——
多洛雷斯——普鲁登西娅

马丁尼亚娜　（从后台左面发出声音。）万福马利亚！（换另外一

种声调。)就她没造孽就怀上了孩子！你就下马吧，马丁尼亚娜，朝前走哇。(出场)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欢迎场面哪！就是法兰西皇帝也不会这么受欢迎啊！……嘿哟，大家都好吗？……(打招呼。)各位贵人！请坐下！不必多礼了！

鲁德辛达 哎哟哟，干亲家！您好吗？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您来了。

马丁尼亚娜 就是呀；因为你刚才还没看到我呗……我本来以为这破茅屋是空的哩……(多洛雷斯和普鲁登西娅相继出场。)堂娜多洛雷斯！普鲁登西娅！你们很忙，对吧？

普鲁登西娅 不忙……我们在闲聊呢。

鲁德辛达 请坐，干亲家。(给她一条板凳。)

马丁尼亚娜 您总是客客气气的！您的干亲家可高兴见到您。

普鲁登西娅 是一阵什么好风儿把您吹来啦？

马丁尼亚娜 瞧这姑娘！你已经知道是好风儿啦。

普鲁登西娅 是从那边来的。

马丁尼亚娜 那就不可能是坏风儿了，嗯？可是，到这儿来的路上，我可差点儿给旋风刮跑了哩。

鲁德辛达 您说说看。

普鲁登西娅 您碰到什么事情来着？

马丁尼亚娜 没什么。我上这儿来，走到山冈上那巷子里的时候，你们猜我碰上了谁？我就碰上了索伊洛那老头子！

普鲁登西娅 碰上了爸爸！

马丁尼亚娜 “你上哪儿去，老太婆……你这害人精！”他冲我嚷嚷。我上我喜欢的地方去……我回答说……他就在那儿想拦住我的马。可我不想跟他吵架，你们知道，这全是为着你们。我把老花马一夹，就笔直朝这儿飞奔。

普鲁登西娅 这就少点麻烦。

马丁尼亚娜 你瞧，孩子！事儿可并没完！那老不要脸的看到我飞跑起来，你们猜他怎么着？“你要到哪儿去哇，疯婆子！”他又冲我叫嚷，还把套马索甩起来。你也真是，我说，你要干吗，我把马勒住了。“你要上我家去吗？这关你什么事？”我们这就吵将起来。是呀，老头，我要去看看我的干亲家和妞儿们，那几个可怜的那么好，你倒把她们关在草窝里，叫她们受苦受穷，我就这样数落了他一大通。呸！……他这就冲着我破口大骂。可我对他也不让步，我对他说了许多老实话，说得那老头子没招架的词儿了。我这么作是为了袒护你们，因为这是我应该作的。我想，这一下他要打我的耳光了。可是并不！……他板着脸呆了一会，以后，准是神经病过去了，就对我说：“你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归根结底……你们看怎么样？……往后看还有谁说，马丁尼亚娜·雷本克大婶不会干事情！啊！普鲁登西娅，你知道他开头对我说的话吗？……他非常清楚你那天跟我去玩儿的时候，堂胡安·路易斯在我家……他多不要脸，嗯？

第十场

上一场的人物——罗布斯蒂亚娜

罗布斯蒂亚娜 （从屋里出来，脸色陡变，扶着门框，声音很弱地叫唤。）你们能给我一点儿水吗？

鲁德辛达 水桶在那边。

罗布斯蒂亚娜 （用应该是少许沾着点血痕的手帕掩着嘴咳呛。）我……走……不了！

马丁尼亚娜 你好哇，孩子……喂！……你怎么啦？（跑过去帮助她。）你们快来呀！这姑娘病倒了……

多洛雷斯 （惊骇。）女儿！……你怎么啦？

马丁尼亚娜 （迎上去扶住她。）嘿，勇敢点……不碍事……你别难过……只要喝点水就会好的。

普鲁登西娅 （端着水凑拢去。）喝点水。看样子她吐血了！

鲁德辛达 兴许是牙齿出血！

罗布斯蒂亚娜 （给咳嗽呛住了，喝了一口水，缓缓气，恢复过来了一点儿。）没什么……扶我进去。

多洛雷斯 圣母啊！多吓人哪！

马丁尼亚娜 （同普鲁登西娅去扶她。）你可得当心哪，孩子！生痨病的人……一开头总是这么咳的……我总是跟堂巴西利奥·富恩特斯那去世了的女儿说，当心啊，姑娘……当心哪，姑娘……可她……（下。）

第十一场

除罗布斯蒂亚娜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多洛雷斯 我跟你说，这孩子还会要让我们难受的。

鲁德辛达 你不用操心。这都是她撒娇。要哄他那傻瓜爸

爸呗。

多洛雷斯 你别说得过头了！她病着哩！

鲁德辛达 好吧……可也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的。

马丁尼亚娜 （同普鲁登西娅再走出来。）她好些了。

多洛雷斯 她躺下了吗？

马丁尼亚娜 唔……她和衣躺着了……多洛雷斯太太……您最好去瞧瞧她……随便给她喝点什么的！

多洛雷斯 （准备走。）对……给她喝碗冬青茶好吗？

马丁尼亚娜 好的；要么给她喝一调羹食油，给她润润气管。（多洛雷斯下。）

第十二场

除多洛雷斯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鲁德辛达 往后怎么了呢，干亲家！

普鲁登西娅 爸爸走了以后……怎么了呢？

马丁尼亚娜 没事儿啦。

普鲁登西娅 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消息呢？

鲁德辛达 您不用怕……

马丁尼亚娜 好吧……堂胡安·路易斯说，没别的法子了，只有靠你们赶快说服堂娜多洛雷斯，带着她一道搬到老屋里去……你们哪一天决定搬，他就派马车到大路上来接你们……接你们逃离这地方！

普鲁登西娅 那罗布斯塔呢？爸爸呢？

鲁德辛达 还有阿尼塞托呢？

马丁尼亚娜 阿尼塞托半痴半呆的……罗布斯塔你们把她带走得啦。说到老头子，要是把鸟窝儿搬到笼子里，他也会像鸟儿一样傻头傻脑钻进去的……他舍不得你们。你们把他的小姑娘带走，那就更好办了。

鲁德辛达 怎么来做这事情呢？

普鲁登西娅 我怕爸爸。他能把胡安·路易斯杀死的。

马丁尼亚娜 他怎么会杀人！另外，要杀人他也没个道理，因为堂胡安·路易斯并没有插一手。这全都是你们自己决定的。老头子浪费掉了你们本来有的钱财，把你们禁闭在这儿，要把你们饿死，你们干吗要听他的？他想得美！如果这是件坏事的话，那我会头一个出来告诉你们别干。可这是为了大家好嘛，姑娘们。你们先走，再来说服老头子，往后就一道都过舒服日子了。你呢，跟你的胡安·路易斯生活在一块儿，他兴许很快就要结婚，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想要找个配对儿的安家了……嗯？你满意了吧。什么都会跟以前一个样。

普鲁登西娅 唔，事儿好是好，可是，爸爸，爸爸。

马丁尼亚娜 干吗这么怕老头子！你自个儿跟你的心上人私奔了，那才更糟糕，这种事儿出得可多啦；你现在还是非常体面的，姑娘。多少比索伊洛老头还要骄傲的人，要是插一杠子，阻碍他们的女儿的恋爱，那他们的女儿也得叫他们低下头来。你们不会造什么孽。另外，要是像老头子说的，他没脸寄人篱下，那他就更没脸依靠塔佩[1]小子阿尼塞托这样的穷光蛋。阿尼塞托对这些事情什么都知道。

[1] 指住在阿根廷的土著居民，为瓜拉尼人的一支。

鲁德辛达 说到底，要是他不乐意跟我们走，那他就留下，我和多洛雷斯还当得了这个家……哼！（坚决地。）就这样！我去跟多洛雷斯说去，瞧我怎么去说服她。

马丁尼亚娜 我喜欢这样，干亲家！女人就该泼辣点。

第十三场

普鲁登西娅——马丁尼亚娜

普鲁登西娅 鲁德辛达对那事儿真是一点也不知道吗？

马丁尼亚娜 你想什么啦！你以为我是什么……你看你！

普鲁登西娅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她好像在怀疑。

马丁尼亚娜 你别担心了！你想，事儿都是你和他两个人一道干的。另外，说老实话，我也什么都没瞧见……我那时候在井边洗衣服。

普鲁登西娅 嘘！

第十四场

上一场的人物——鲁德辛达——索伊洛

索伊洛 罗布斯蒂亚娜在哪儿？

普鲁登西娅 她在睡觉。

马丁尼亚娜 瞧，堂索伊洛。您要好好照顾她；我看她不大好。我挺不喜欢那么咳咳呛呛的。（索伊洛下。）

鲁德辛达 我没能跟多洛雷斯谈，可那也一样。您看哪天好呢，干亲家？

马丁尼亚娜 随便哪天都行。你们通知我就行了。你们都知道，我总是乐意做好事的。

鲁德辛达 好吧，就后天吧。你看怎么样，普鲁登西娅？要么最好就明天！

第十五场

上一场的人物——阿尼塞托——上士

阿尼塞托 请！

上士 （对鲁德辛达。）您早。（对普鲁登西娅。）您好吗，姑娘？马丁尼亚娜大婶在干吗呢？

普鲁登西娅 您好，上士。警官好吗？

上士 好。他叫我问你们好，还叫我带来这封信给您。

鲁德辛达 哟，谢谢。

马丁尼亚娜 您是路过的，还是专程来的。

上士 专程来的……我来执行任务。（转过去对阿尼塞托。）啊！……警官跟你可不大对劲。他说前几天开会你干吗不去，说你是不是忘记了要进行选举，忘记了还有政府当局，还有

党派。

阿尼塞托 你告诉他，我不乐意去的地方就不去。

上士 你别冒火，好朋友！政治乱哄哄的，冒犯官家可不是件好事情。堂索伊洛呢？（对鲁德辛达。）上尉跟我说不要把姑娘们吓着了，他说这不是什么坏事儿。堂索伊洛只要上办公室去一趟。警官跟他谈过话，就会把他放回来。

第十六场

上一场的人物——索伊洛

索伊洛 你到这儿来要干吗？

上士 你早，老头。我来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来传讯你。

索伊洛 传讯我？

上士 对。

索伊洛 为什么？

上士 你就会知道的……叫你走你就走。

索伊洛 你们除了骚扰老百姓，就没其他事儿干了吗？

上士 就是这么回事。（巴塔拉探身出来，听了一会儿谈话就走了。）

索伊洛 那好。那么……你去告诉古铁雷斯，要是他偶然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就叫他上这儿来。你听见了吗？

上士 我是领着任务来的。

索伊洛 那关我什么事！

上士 我奉命要带你走。

索伊洛 带我？带我！

上士 对。

索伊洛 可你们听着了吗？

上士 （温和地。）想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要耽误一会儿。你就走一趟吧。要是你反抗，那反倒不妙。

马丁尼亚娜 是呀，最好还是乖乖地去。违抗官府能有什么好处呢？

索伊洛 你……住嘴！我们来瞧瞧，你没有弄错吗？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堂索伊洛·卡尔巴哈尔！堂索伊洛·卡尔巴哈尔大爷！

上士 对，对！可对不起，那是从前的事儿了。现在是索伊洛老头，大家都这么叫。

索伊洛 索伊洛老头！

上士 对，朋友。人要是穷了，那人家就会连他的姓也给抹掉。

索伊洛 索伊洛老头！古铁雷斯这丘八竟敢下令扣着我去见他，这是有道理的。他现在倒连姓也有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贝尼塔那杂种娘们的儿子安纳斯塔肖……混蛋！（大声。）他妈的混蛋！

阿尼塞托 教父，您别冒火。每口猪都有到宰的时候。

索伊洛 我没冒火，孩子！这上士说得对。索伊洛老头，叫得好！大家都只知道有个索伊洛老头！好心肠的也不过可怜可怜我！混蛋！要是我错了，那活该。要是我挥霍了钱财，要是我上了赌场，要是我是个坏蛋，要是我伤害过什么人，来吧，我罪有应得。可我又善良又肯帮助人，从来也没干过一桩坏事……天哪！为什么现在我要落到这般倒霉田地，落到谁也

瞧不起。一点起码的礼貌，也好似成了件要花多少钱来买的东西。

上士 就是，就是。

鲁德辛达 天啊，你别说得过头了！

索伊洛 什么过头不过头！至少，你们要尊重我一点！可是连这也没有，他妈的！连我家里的人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你们比最讨厌的外人还要更加把我看成是索伊洛老头……多糟糕的生活！……是我错了。我……我！因为我太善良了。我没有狠狠惩罚那帮流氓。我……我错了！（停顿之后。）还说，天上有个天主哟……（长久的停顿。女人们静悄悄地自台后部下。索伊洛来回踱步。）

第 十 七 场

索伊洛——阿尼塞托——上士——巴塔拉

索伊洛 好吧，上士。把我带走吧。你奉命要捆绑我吗？捆绑就捆绑吧。

上士 你说到哪儿去了！就是有命令，我也不捆绑老好人。

索伊洛 你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吗？

上士 听说有人告了你一状。

索伊洛 又是这一套！谁知道是不是控告我杀了人。我就是不该……

巴塔拉 （从茅屋后面走近阿尼塞托。）你要是想抵抗，我就去把

这丘八的枪藏起来。

阿尼塞托 走开。

索伊洛 （对上士。）请吧……我的马套好了。（对阿尼塞托。）等着我回来，孩子。要是我回来迟了，你就替我照顾好小姑娘……那可怜的孩子不大舒服。

阿尼塞托 您放心走吧。

索伊洛 好。我就像个惯犯似的走了。

上士 （对阿尼塞托。）再见，年青人！（巴塔拉怒气冲冲地跟着他们下。）

第十八场

罗布斯蒂亚娜——阿尼塞托

罗布斯蒂亚娜 阿尼塞托……爸爸呢？

阿尼塞托 给带走了。

罗布斯蒂亚娜 是给抓起来了吗？

阿尼塞托 抓起来了。

罗布斯蒂亚娜 哎哟，爸爸！（跑去追。）

阿尼塞托 （拦住她。）别，别去！他会很难受的……

罗布斯蒂亚娜 抓爸爸毫无道理！抓他去，是要害他！让我去吧。我要看看他！他们能整死他的。放开我！

阿尼塞托 到这儿来。别难过。他只是去说明情况。

罗布斯蒂亚娜 不，不，不！您骗我！哎哟，亲爸爸！（伤心地哭

起来。)

阿尼塞托 别激动……别不听话。

罗布斯蒂亚娜 阿尼塞托！阿尼塞托！我感觉到会出倒霉的事情，放我走吧！

阿尼塞托 你去叫你爸爸伤心，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无缘无故地抓他，是不公道的。可我们能给他做什么呢。安心等着吧，等不到晚上他就会回来的。

罗布斯蒂亚娜 可是，妈妈呢？普鲁登西娅呢？还有那个人呢？她们替爸爸做了什么来着？

阿尼塞托 什么也没做，孩子！她们夹着尾巴待在一边。准在感到不光采。

罗布斯蒂亚娜 什么想法！只有她们兴许能干得出丑事来。（坚定地。）啊！……我得去了解这件事情。

阿尼塞托 冷静点，别跟那些黑良心的娘们扯皮，跟她们扯皮只能倒霉。

罗布斯蒂亚娜 是的，是她们，是她们想要逍遥自在才干出来的好事。唉，天哪！多不要脸！

阿尼塞托 要了解这事儿并不难。可你冷静点。兴许这一切终归会是好事。没有什么坏事经得了一百年……你冷静点，得有点耐性。

罗布斯蒂亚娜 啊！您真好。您是唯一爱爸爸的人。

阿尼塞托 他值得我爱。但愿我的一个想法顺利实现，那你们就会看到，局面很快会改变的。

罗布斯蒂亚娜 告诉我，什么想法？

阿尼塞托 等一等。往后再说。

罗布斯蒂亚娜 不！现在就说！说出来安慰安慰我。

阿尼塞托 好吧，要是你答应我理智一些，那我就说。你还记得刚才不久谈到爱人的时候跟我说的话吗？……

罗布斯蒂亚娜 记得。

阿尼塞托 那么，我给你找了个爱人了。

罗布斯蒂亚娜 能是我爱着的人吗？（吃惊。）

阿尼塞托 就是他……因此，要是你乐意的话……我俩找一天结婚。

罗布斯蒂亚娜 哎哟，天哪！

阿尼塞托 怎么啦，孩子？我惹你不舒服了。要是我早知道……

罗布斯蒂亚娜 不是……我有点头晕。可您这是当真？（点点头。）当真？当真？哎哟！……阿尼塞托……我想要哭……想要大哭一场。我的天主，我多高兴！（抱住阿尼塞托哭起来，他怜惜地抚摩她。）

阿尼塞托 可怜的人！

罗布斯蒂亚娜 我多幸福！多幸福！瞧，我现在笑了……因为您……爱我……您想我病能治好，能长得结结实实吗？……我俩能结婚吗？我俩将来和爸爸三个人住在一块儿，就我们三个，对吗？要这样我就不再哭了

阿尼塞托 你答应了吗？

罗布斯蒂亚娜 我的天！……这就像是一场梦。我们安安静静地住在一个遥远的……小小的白屋子里，谁也不来打扰，你爱着我，我爱着你，可怜的爸爸日子过得很幸福……我长得……结结实实……住在一个遥远的……小小的白屋子里……（微笑着，把头倚在阿尼塞托的胸口上。）

——幕　下——

第三幕

布景同第二幕，只在门旁屋檐下加了一张铁床。白天。幕启时，堂索伊洛慢慢吹着口哨，在给一副套索打蜡，打完蜡就把套索挂在屋檐下。一会儿以后，从舞台后部下。同时，鲁德辛达和多洛雷斯从茅屋里出来。

第一场

鲁德辛达——多洛雷斯

鲁德辛达 他一个人从那儿走了，你去跟他说说！你要斩钉截铁，对他说个一清二楚。你瞧，他会答应的。他已经是十分衰弱了……我们走了，在他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那才糟糕！

多洛雷斯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鼓不起勇气来。你干吗不去对他说呢？

鲁德辛达 你明明知道他跟我连话都不讲。

多洛雷斯　那么，普鲁登西娅呢？

鲁德辛达　那更糟！鼓起勇气来吧，嫂嫂。不管怎样，他也不会责怪你的。因为你是他的妻子，你有权利在为着大伙儿好的事情上开导开导他。

多洛雷斯　不。真的。我不能。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羞耻，感到害怕。

鲁德辛达　天哪！……什么都干过了，还吃什么后悔药，顾什么面子？另外，这也并不是犯罪。

多洛雷斯　你别劝我了……我宁肯悄悄地走算了，像上回那么打算溜走似的。

鲁德辛达　那他会更加生气，往后就再也不会理我们了。

多洛雷斯　堂路易斯呢，没有要写信给他……

鲁德辛达　给他写过信了。可老头子连看都不看，就把信撕了。你就下决心吧。

多洛雷斯　不……不……还是不成！

鲁德辛达　好！那就照你说的办。可往后如果老头子犟着不肯走，那你别怪我。瞧！马丁尼亚娜坐马车从那边来了。要是你打定了主意，那我们马上就可以走！来，来，干亲家！

第　二　场

上一场的人物——马丁尼亚娜

马丁尼亚娜　上帝保佑你们好！

鲁德辛达 您怎么这么阔气呀，干亲家？坐四轮大马车！

马丁尼亚娜 你瞧见啦。多神气！这辆驾着两匹马的空马车打从我家门前经过，我要赶车的带带我。（低声。）我看见老头子在那边野地里乱走。你们跟他谈过了吗？

鲁德辛达 哼！这傻家伙不敢说！我们悄悄地走算了。

马丁尼亚娜 随你们的便。可我要处在你们的地位，那我早就跟他摆明了。老头子已经起了疑心，也许想到了你们在捣什么鬼。上回打算逃跑，那时情况不同。那时罗布斯蒂亚娜还在世，容易说得通一些。

鲁德辛达 你听，多洛雷斯。

多洛雷斯 你们说得都对……可我就是不敢对他开口。

鲁德辛达 那么，我们就待在这儿……待在这茅屋里，像潮湿旮旯里的癞蛤蟆似的，还是过这种穷苦日子，几几乎连饭都没有吃，衣都没有穿，也没有亲戚朋友，什么都没有！

多洛雷斯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好似觉得那样才最好……归根到底，我们过的日子也并不那么坏……不管我丈夫有多少短处，他也并不是坏人。

鲁德辛达 可是，你明明知道他神经不正常。迫不得已时，他是第一个能过苦日子的……可这是他任性，乐意这么干的……堂胡安·路易斯答应给他活儿干，让我们还是住在庄屋里，就像那屋子是我们的一样。他干吗不愿意？要是他不喜欢胡安·路易斯跟普鲁登西娅恋爱，不喜欢古铁雷斯来看看我，不喜欢我们时不时快快乐乐地玩儿，那就没法子了……他这都是为了讨阿尼塞托喜欢，那坏小子在普鲁登西娅身上醋劲挺大，小丫头说闲话，也影响了他……就是这样嘛。现在，事情也过去了，我不懂他干吗还要这么犟。

多洛雷斯 好啦，我们别谈啦！你们爱把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可我鼓不起勇气来。我不敢对他开口。（下。）

第 三 场

除多洛雷斯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马丁尼亚娜 弄到最后连说也没跟他说……我白说啦……瞧，干亲家……我们就走了得啦。问题是，今儿得把老头子弄得离开这茅屋。我们来想想法子看。今儿你们要是早通知了我，我就会跟古铁雷斯说，叫他像上回似的传讯他。那么作多好！小姑娘一病，我们也就逃不了啦，真可惜！真的，要是那可怜的孩子不死，我想他会乐意搬去的。天主饶恕我这么说。

鲁德辛达 嗯，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干亲家？

马丁尼亚娜 嘘，不说这事了。（鲁德辛达下。）

第 四 场

马丁尼亚娜——普鲁登西娅

马丁尼亚娜 好。就像外国佬说的，咱们抽支烟吧……（卷一支

烟点燃。)

普鲁登西娅　您好呀，马丁尼亚娜？

马丁尼亚娜　我来这儿走走，孩子……你本来是早该摆脱了这苦日子的。把你们埋在这洞洞里这么久，有什么必要干这种蠢事呢。你瞧，姑娘……这就是阿尼塞托那蠢货想献给你的公馆！……你想，一个体面的、受过教育、过惯了舒服日子的姑娘，在这四面土砖墙的茅屋里会过得幸福吗？多傻！筑灶鸟在屋梁上做的窝，也比这筑得要好……开玩笑！嘿……嘿！……死人用过的床铺！……你知道我想跟我家尼卡西娅讨了这床铺吗？……我就提出来要……人家说痨病有菌儿……可是，用滚开水把床铺烫烫，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也就没事儿了。这床还好使，挺结实的。马丁尼亚娜添了这件装备啦！……怪可怜的姑娘！谁会料到呢。她死了……多久了？……怕有二十天了吗？求上帝把那不幸的孩子安置到个好地方！时间过得多快！喂，姑娘，她真跟阿尼塞托结婚了吗？

普鲁登西娅　我想是这样。阿尼塞托并不爱她，怎么会爱她呢！可为了讨爸爸的欢心……

马丁尼亚娜　这病多厉害，嗯？拖了多久？八九天，就血直呛了。(叹气。)唉，可怜的！老头子还是不说话吗？

普鲁登西娅　一句话也不说。打从罗布斯蒂亚娜发病起到今天，我们就没听见他吭过声……他跟阿尼塞托谈话，可连那也离家很远……过后就轻轻地吹着口哨，转悠着过日子。

马丁尼亚娜　他经过这次打击，变得疯疯癫癫了。他是疯狂地爱着她的。

第　五　场

上一场的人物——阿尼塞托——索伊洛

阿尼塞托手里拿着工具走过舞台，把工具搁在屋檐下。索伊洛即刻用适当的方式吹着口哨上。

索伊洛　完事了吗？

阿尼塞托　完事了，教父……

索伊洛　十字架还稳吗？

阿尼塞托　稳……木栅栏周围我种了点爬藤。会很漂亮的。

索伊洛　谢谢你，孩子。（喝水。试一副套索。）

马丁尼亚娜　您早，堂索伊洛……我坐马车来了，求您让多洛雷斯和两个姑娘今儿下午到我家去玩玩。

索伊洛　什么？

马丁尼亚娜　上我家去。三个可怜的那么忧愁，那么孤单，我替她们难过……

索伊洛　怎么不呢？这很好。（下。）

马丁尼亚娜　非常感谢，堂索伊洛。你知道……（转过身去。）喂，普鲁登西娅，你去告诉她们，已经说好了，你们要来就来吧。

第 六 场

阿尼塞托——马丁尼亚娜

阿尼塞托 哎，老婆子！……你赶快，可得赶快上车，就给我滚！听见了吗？

马丁尼亚娜 可是……

阿尼塞托 不许高声……（把鞭子指给她看。）看到了吗？好！……别吭声！

马丁尼亚娜 我……

阿尼塞托 我叫你赶快滚！滚！……（举着鞭子隔马丁尼亚娜不远威胁她。她怕挨鞭子，畏缩地下。）

第 七 场

阿尼塞托——鲁德辛达

阿尼塞托 （转过身。）坏事情就到此为止，臭娘们！

鲁德辛达 我的干亲家呢？

阿尼塞托 她走了。

鲁德辛达 怎么？这不可能！

阿尼塞托　我把她赶走了。

鲁德辛达　马丁……（想叫唤她。）

阿尼塞托　（同时狠狠地。）住嘴！你去把堂娜多洛雷斯叫来！

鲁德辛达　（吃惊。）可是，出了什么事儿？

阿尼塞托　你叫她出来就会知道的。（鲁德辛达走到茅屋门旁打手势。）

第　八　场

上一场的人物——多洛雷斯

多洛雷斯　什么事？

鲁德辛达　我不知道……阿尼塞托……

多洛雷斯　你要干什么，孩子？

阿尼塞托　你们说说看……你们没有心肝吗？你们这么胡闹中了什么邪呢？

多洛雷斯　（狼狈地。）我们？

阿尼塞托　就是你们。你们对可怜的老爷子难道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吗？你们想一下子气死他吗？

鲁德辛达　嘿……你有什么权利来干涉我们的事情？罗布斯蒂亚娜干涉的结果还不够教训你的吗？

阿尼塞托　我有所有好人具有的那种不让坏事出现的权利……不幸的教父最需要安慰和照顾的时候，你们却想把他扔下逃走，回到老屋里去，是不？你们干吗要这么气他，要把他气

死吗？您瞧，堂娜多洛雷斯，您是位受人尊敬的太太，为人并不太坏。您就得叫人家有点怕惧……管好家，操持好事情，想法子让教父索伊洛在家里重新受到你们从他那里夺走了的敬爱。

多洛雷斯 我，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孩子。

鲁德辛达 多洛雷斯干最适合她干的事情。你听见了吗？用不着管闲事的人来出馊主意。

阿尼塞托 住嘴。你是个最坏的家伙。是你把她们两个可怜的女人弄得糊里糊涂。你年纪已经大得该学着明白点道理了。

鲁德辛达 天啊！不管怎样，她并没叫苦；你这杂种竟敢来摆弄她！你以为怎么啦，不害臊的？

阿尼塞托 咳，别嚷嚷！他能听着！

鲁德辛达 好。但愿他听着！什么他往后都总得知道，那还不如现在就知道……是的……我们要回庄屋去，回我们家去……索伊洛就凭自己任性，不让我们过舒服日子，我们就要过得舒舒服服的……就要这样！他不高兴，那他就死钉在这儿。我们三个女人不会再待在这儿（索伊洛从茅屋后出现）。我们不会听一个疯老头随意摆布，心甘情愿糟踏自己这一世。

阿尼塞托 您怎么说呢，太太？

多洛雷斯 唉哟！我不知道！我多痛苦哟！

阿尼塞托 好的。要是您什么也不说，那我，我就不准你们干出这种下流事来！

鲁德辛达 你就听他的……总是逆来顺受？……我们并不怕他们！……不怕他们两个！你说呀，对他说，告诉他……

阿尼塞托 啊！那么，你们是连这点儿脸皮都不要了……臭娘们！……那么，你们硬是要把他气死。那好，咱们一起来气死他，可我得首先狠狠地抽你们一顿鞭子，可按你们应得的处分来说，这还是便宜了你们！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们怎么想的呢？……你们以为我是瞎子？……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可怜的罗布斯塔是你们气死的？你们以为我不知道马丁尼亚娜老太婆和你……和你这跟她一样的……下贱货……一道让胡安·路易斯勾引不幸的普鲁登西娅走上了邪路……

鲁德辛达 你造谣！

多洛雷斯 天哪，这是什么话呀……

阿尼塞托 这是老实话。您是个老好人，什么也没瞧见。这才急着要走。要把事情安排得顺心遂意一些……这一个跟她的古铁雷斯搞在一起，那一个跟她的庄园主搞在一起！……还有，好像这还臭得不够，还要个正派人来给这些丑事打掩护。（停顿。）（多洛雷斯哭泣。）现在，你们想走就可以走，可是得从这皮鞭子下面走……

鲁德辛达 （暴怒。）啊！你是老几？杂种！

阿尼塞托 我？……（举起鞭子来。）

第 九 场

上一场的人物——索伊洛

索伊洛 （威严地。）阿尼塞托！（大家愕然。）你没权利这么作。

阿尼塞托　请您原谅，教父。

鲁德辛达　都是他造的谣，索伊洛。

索伊洛　（对阿尼塞托。）孩子，你去……去把那走了的马车叫回来……

阿尼塞托　好……（下。）

第 十 场

除阿尼塞托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索伊洛吹着口哨走近大水桶，酣畅地喝了几大口水。

鲁德辛达　你看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家伙吗？统统是造谣！

索伊洛　（坐下。）唔，对。

鲁德辛达　（恢复了自信。）你一定是厌倦跟我们在一块儿了。

多洛雷斯　索伊洛！索伊洛！饶恕我！

索伊洛　（慢慢吐语。）我？你们才是该饶恕我的人。过错出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按你们应受的那样对待你们。对你我总是脾气不好……我不爱你。我跟你这么多年共同生活，没能好好对待你。我也没有教你做个善良正直、会料理家务的好主妇，特别是做个好母亲！

多洛雷斯　索伊洛，请别说了！

索伊洛　妹妹，我待你也不好。我从来也没有好好地劝导过你，

一个劲儿弄得你很不幸。还有，我就像个流氓似的，把你的一份遗产浪费掉了。（停顿。）我那两个可怜的女儿也是被我立的坏榜样害了。我总是横加阻挡，不让普鲁登西娅得到幸福，至于（激动得声音哽塞。）……至于另外那个……那个进了天堂的小天使，她是我害死的，是我害得她愁死的。（背身用斗篷的下摆捂住脑袋伤心抽噎。）

（鲁德辛达受震动，坐到了一条板凳上。长久的停顿。）

索伊洛 （重振精神站起来。）好吧，你们赶紧去收拾东西准备走。马车就要来了。

多洛雷斯 （走过去搂住他的颈脖。）不……不……索伊洛！我们不走！饶恕我！我现在明白过来了！我们几个是狠毒的……坏女人……可是，求你饶恕我们……

索伊洛 （坚决地摆脱她。）走吧！放开我！……去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

多洛雷斯 天哪！我向你下跪……饶恕我！……求你饶恕！……我们答应你永远改过自新。

索伊洛 不！……不！……起来！

多洛雷斯 我对你起誓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做个好人。我们会像早先那样重新好好过日子。就是拿全部时间来爱你和照顾你，也只会嫌太短促！你说你饶恕我们，你说是呀！（抱住他的腿。）

索伊洛 去！放开我！（用劲推开她。多洛雷斯仍旧跪着，把胳膊肘撑在地上伏着哭。）你，妹妹，你们走哇……上车去哇！（鲁德辛达显出一副不同意的神态。）啊！……现在你们不愿走啦？待会儿再瞧吧……（向茅屋门口走去，到门口碰上了普鲁登西娅。）女儿，就缺你了！来……来拥抱你爸爸！就

这样！

第十一场

上一场的人物——普鲁登西娅

普鲁登西娅 可是，可是，出了什么事呀？

索伊洛 没什么，你别害怕。我想使你幸福。我让你跟你的意中人，跟你的……（走进茅屋。）

第十二场

除索伊洛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普鲁登西娅 圣母哇！出了什么事呀？（痛苦地。）妈妈！亲爱的妈妈！……来，起来。（把她扶起。）他打了你吗？他是能打你的。

多洛雷斯 不幸的女儿！（拥抱她。）

普鲁登西娅 （把她引到一条板凳那儿。）可是，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呢？（对鲁德辛达。）你告诉我，爸爸他……？（鲁德辛达不回答。）唉，多倒霉！（瞧见索伊洛。）爸爸，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 十 三 场

上一场的人物——索伊洛

索伊洛 （扔下几包衣服。）让你们到……从前是……索伊洛老头的……老屋里去！……你们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要逃走吗？现在我就让你们去过快乐的日子！好。你们的衣裳在这儿……再见啦！祝你们幸福。

多洛雷斯 索伊洛，不！

索伊洛 马车来了！但愿我回来的时候，不在这儿再碰上你们。（慢慢地从屋后下。）

第 十 四 场

多洛雷斯——鲁德辛达——
普鲁登西娅——马丁尼亚娜

马丁尼亚娜 我说是呀，是尼塞托① 那坏小子干的好事呀！怎么？这是怎么啦？一个待在这边……一个待在那边……衣包包扔在地上！……哼！我看是鞭子老爷发威了……哎！说

① 即阿尼塞托。

话呀！打得很重吗？别在意！挨一顿鞭子往往能活活血……呸，真见鬼！钓鱼没一次不碰上倒霉事！谁能想到，那老废物老得还会打女人！……可是，你们也说说话呀，我的好人。你们把舌头都吞掉了吗？

鲁德辛达 （站起来。）住嘴，干亲家。（阿尼塞托出场，在整个一场中都操着手站在远处。）

马丁尼亚娜 嘿，谢谢天主，有人醒过来了！阿尼塞托去叫我回来……怎么啦？走还是不走？

鲁德辛达 走。我们……给赶走了！阿尼塞托那高乔害了你！多洛雷斯！啊！多洛雷斯！够啦，嫂子！……我们得盘算走啦……你已经听到索伊洛怎么讲的了。

多洛雷斯 我。我留下。你们走吧。

鲁德辛达 你怎么留下！那么你聋了吗？你，普鲁登西娅……你穿戴好了吗？好，走吧。（对多洛雷斯。）嗨，起来，事情还没到要晕倒的地步！劳驾带上这些包包，干亲家！

马丁尼亚娜 你们终究按老天爷的吩咐办事了……（把包包扛起来。）

鲁德辛达 开步走哇，多洛雷斯！

多洛雷斯 不！我想看看他，首先跟他谈谈，这样不成。

鲁德辛达 他会闹出笑话来。

马丁尼亚娜 听话吧，太太……到这时候良心发现没什么用。尽管比喻不恰当，可有人说老太婆悔过，上帝也难过。我倒记起来了。你们能不能把这张死人的床铺给我或是卖给我？这给尼卡西娅正合适，她就该睡这样的轻便铁床。要是马车夫座位那儿装得下，我就来装，好！这铁床是耐用的一种……

鲁德辛达 唔，干亲家！我们叫您明儿来拿，那您就会知道这床有多沉。看您没我们帮忙怎么办！

马丁尼亚娜 （对普鲁登西娅。）那么，你就来帮一把，帮我来装这件行李。太沉了，靠个老太婆扛不动。就把它带走得啦。走吧，就像前人阿蒂加斯说过的那样，开步走。① ……（在退场之前。）再见，破茅棚子！（阿尼塞托跟她们走了几步，再出神地停下来瞧着她们。）

第十五场

阿尼塞托——索伊洛

索伊洛从茅屋后上，瞧着这个场景并慢慢地走到阿尼塞托身旁。

索伊洛 孩子！

阿尼塞托 （吃惊。）啊！

索伊洛 你去送她们一下……再把羊儿赶拢来准备宰一头……嗯？走哇！

阿尼塞托 （盯着他看。）宰羊？……好……这……您把刀借给我好吗？我的刀掉了……

索伊洛 怎么？你那不是吗？

① 阿蒂加斯(1764—1850)：乌拉圭将军。一八一一年葡萄牙人从巴西侵入乌拉圭，乌拉圭的平民扶老携幼，随他撤退到阿根廷境里。

阿尼塞托　这是……您瞧……说真的，我是怕您干傻事。

索伊洛　想得不错！……我寻死，难道就没道理吗？……谁能来阻拦我呢？

阿尼塞托　大家！我！……您难道以为这种不值钱的娘们，也值得一个好人为她们去自杀吗？

索伊洛　我不是为她们自杀，我要自杀是为我自己。

阿尼塞托　不，教父！您冷静点。您要寻短见有什么好处呢？

索伊洛　（愤激地。）这等于是对一个守灵的亲属说：别哭，朋友，事儿已经无法挽回了！连哭也不应该，他妈的！……要是人家那么爱他死掉的儿子和亲人，也不该哭！我们大家都只会安慰人，给人家出主意，可就没谁肯去做叫他做的事情。我这不是说你，孩子。人家抓到一个勤劳正直、没有染上恶习的、安分守己的……老好人……把他什么都抢光；抢掉他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产，剥夺掉他引以自慰的亲人的爱，毁掉他的体面名声……他妈的！这是他剩下来的仅有的宝物了。他们抓着他，再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再也不敬重他。他们欺侮他，踩他，踏他，敲他，打他，甚而至于连他的姓都给抹掉……那个倒霉鬼，那个索伊洛老头已经落得筋疲力尽，对谁也没有用处，自己也没有希望了。他给羞耻和痛苦逼疯了，决定要一下子了结这肮脏的生活。这时候，大家可跑来阻拦他了。你别自寻短见，活下来好！究竟好在哪儿呢？

阿尼塞托　我，教父……

索伊洛　我不是说你，孩子……好啦，就这样啦……我不寻短见……我还活着！现在能给我什么呢？能还给我失掉了的东西吗？我的财产、我的儿女、我的名誉、我的安宁，都能还给我吗？（愤激地。）啊，不！我们不让你死是做得太过分了！现

在，随你去处置自己吧，索伊洛老头！……

阿尼塞托　您不要这样！

索伊洛　（慈爱地拍拍他。）那么，孩子……照我的吩咐，去赶羊儿去吧！走哇！……让我安静安静！我不寻死。你去赶羊儿去。

阿尼塞托　我喜欢这样……好……好。

索伊洛　但愿活着像死掉这么容易！……另外，人，总有到死的一天！……

阿尼塞托　啊！……这多不公道！

索伊洛　不公道？索伊洛老头知道这不公道！走吧！我向你保证……什么事都不会出！……把刀子拿去吧！……去赶羊儿去……（索伊洛看着他走了一会，再回转来到桶旁盛了一罐水饮了个痛快，然后一面吹着那熟悉的调子，一面走到屋檐下，把悬在那儿的套索拿起来解开，把它绷了绷，试试它是否柔韧。然后，他走到屋梁下，要把套索扔过梁去系牢，但扔套索的时候，却把它缠到筑灶鸟窠上了。他有一阵不耐烦地使劲，想把那个窝扯下来。）这也是天意……毁掉一个人的窝，比毁掉一个鸟窝要容易得多！（再试着去系套索并终于系上了。他准备要上吊，试了试绳子肯定它吊得起人，就回到舞台中间来，再喝了一点水，拿了一条板凳放在吊颈索下面。）

——幕　下——

家 庭 里[1]

① 一九〇五年十月六日，波德斯塔兄弟剧团在"阿波罗"剧院首次演出的剧本。——原注

人　物

豪尔赫
达米安
爱德华多
小托马斯
梅塞德丝
德尔菲娜
劳拉
埃米利娅

地点：布宜诺斯艾利斯
时间：现代

第　一　幕

布置得很好的客厅；两旁及舞台后部都开着门。左侧设书桌。

第　一　场

埃米利娅——梅塞德丝——劳拉——爱德华多

埃米利娅　啊！……他住旅馆，一定不会那么穷。住旅馆可总是费钱的。

梅塞德丝　我可怜的儿子总得有个地方住哇。

埃米利娅　便宜的小客店多的是！

梅塞德丝　他可能不愿意把他的妻子带到她兴许讨厌的地方去……

埃米利娅　呵！自负的意大利娘们！……她可不愿意放下架子哩！……

梅塞德丝　得啦！我想咱们没权利说什么。达米安本该住的地

方是这儿，他爹妈的家里，他自个儿的家里！……咱们待他一直都很好！……很好嘛！

埃米利娅 这个家哪能招待客人！

劳拉 要是就他一个人来，那还凑合！……

埃米利娅 他一个人来也不成！……这个家，唯一多的是吃饭的！

梅塞德丝 唯一缺少的是干活的！

爱德华多 又来转弯抹角损人了吗？……你们这一套我受够了，你们知道吗？

埃米利娅 那我为你高兴，哥哥。一段时期以来，这儿谁也没有对什么事儿受够过哩。

梅塞德丝 这是我的过错吗，嗯？

埃米利娅 不是，妈，不是。是我们的过错，对不，劳拉？

劳拉 是呀！我们还没找上个能同我们结婚、养得起咱们全家的爱人呗。

埃米利娅 可是，不用难过。找钱的法子多的是。

梅塞德丝 放肆！（从右边第一道门下。）

埃米利娅 哟！那你开什么腔？你明知道我们不是不还嘴的！

爱德华多 照我看，妈说的在理。达米安本来应该住到这儿来。他把住在别地方该花的钱花在咱们身上，咱们就能渡过难关了。

埃米利娅 靠人家施舍过日子，妙！谈起生意经来，你倒是实际得令人佩服。

劳拉 施舍，不！怎么说，也是提供了服务呗。

爱德华多 靠幻想过日子就更糟。

埃米利娅 你儿时才不讲蠢话呢，没教养的！

爱德华多　那么，干吗要这么拉不下架子呢？

埃米利娅　我自有道理，明白吗？

爱德华多　可怜！

埃米利娅　人会害臊，要面子。这一切你都是没有的。

爱德华多　住嘴，笨蛋！

埃米利娅　你去找个活儿干……那就好得多！

爱德华多　干活来养你们吗？来供你们摆阔气，满足你们的虚荣心吗？傻子的时代已经过去啦！

埃米利娅　懒鬼！

爱德华多　你勤快！

劳拉　（在读报。）嗨，瞧，谁结婚了！露易莎·费尔南德斯跟佩雷斯博士结婚了哩。瞧！……

埃米利娅　快给我说说！她在社交界露面了吗？谁还会说她是个站柜台的呢！问题就是要有钱！

劳拉　她那男的倒挺不错。

埃米利娅　唔，谁知道！如今博士满天飞，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爱德华多　对啦……你们指责吧……非难吧……这种娱乐最开心，又不花钱……（对埃米利娅。）你把马黛茶放在哪儿？

埃米利娅　你使劲去找吧。

梅塞德丝　豪尔赫呢？见鬼，还不露面！

爱德华多　你等爸爸？今儿是星期几？……星期四？……他在贝尔格拉诺的跑马场里哩！……你坐下来老等吧！

梅塞德丝　他不可能忘记今儿下午达米安要回来。另外，他也明知道我没钱，吃的东西又都得买。

爱德华多　啊！……今儿咱们有得吃吗？有什么好东西招待

呀？

梅塞德丝 喔！这家里，谁都是挺俏皮的。尽管咱们穷得到了顶，过着不光彩的日子，欠每个圣像一炷香，骗亲戚朋友的钱，自己丧失了信誉，人家也瞧不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埃米利娅 给人家瞧不起，不！

梅塞德丝 给人家瞧不起！就是给人家瞧不起！你们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也破坏不了你们的兴致！……我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脾性。没什么东西吃了吗？……再也没有比这更使人高兴、更好玩儿的了！……要查封咱们的家具抵债了吗？……那祖国万岁！……要是老爷子干了件坏事儿呢？……你们瞧见过这么有意思的典型人物吗？……

埃米利娅 你瞧，妈妈：而今可不作兴为这些事儿来哭鼻子呀。

梅塞德丝 不；我并不是要你们哭鼻子，可是……

埃米利娅 什么？

梅塞德丝 没什么，没什么……达米安可不像你们似的，不。

埃米利娅 啊！你那乖儿子可是宝贝。要是没有他，咱们就不会穿得这么好，这么逍遥自在，这么借了亲戚朋友的钱有得还，这么经常不缺吃的。

劳拉 （讥讽地。）咱们也不会有这么些金银财宝哇！

梅塞德丝 他没有义务来赡养咱们。

爱德华多 可我有这义务，对吧？……你这可给我抓住了！你的达米安虽说不是个阔老，总还有钱吧。他不记得我们，你连句重话也不说……责备的话都留给我……我谢谢您的偏爱！

梅塞德丝 他会谋生，能够自立，对咱们不仅不是个讨厌的负担，还给了咱们不少帮助。

埃米利娅 帮助！……说得好听！

爱德华多 我认为我也没给你们添多少负担……我有东西的时候就吃，睡在一个角角里，有时候甚至帮助你们干干家务事……你们还要怎样呢？……另外，我也对你说得甚至疲了……我不愿意干活！……我不愿意干活！……要是你们嫌家里有我这么个人，那就对我说……我一枪结果自己拉倒！……

梅塞德丝 万福马利亚！……孩子！……看在上帝面上，别说疯话！

爱德华多 我会那么作的，嗯？……你们别以为这是吹牛！……（对埃米利娅。）你把马黛茶放在哪儿？

埃米利娅 放在厨房里。

爱德华多 谢谢！（下。）

第二场

除爱德华多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埃米利娅 （对梅塞德丝。）你插一杠子，说这些蠢话有了好结果啦！他又发疯了。他是能干出傻事儿来的。

梅塞德丝 可是，我说了什么来着？……上帝啊上帝！咱们怎么是这样的呢？在这家里，一刻儿也不得安生……连话都说不

得……你一开口，大家就伸出爪子来抓你的盆儿。要这样，到头来咱们只能你嫌我我嫌你。

埃米利娅 咱们的确是越来越不相亲相爱了。

梅塞德丝 你也许能说得出个道理来！

埃米利娅 我能，妈妈。问题就出在你只把达米安看做是你的儿子，他甚至连爸爸的儿子都不是……

劳拉 小托马斯呢？

埃米利娅 他？……他倒是爸爸的徒弟。爸爸叫他学着干荒唐事，还带着上跑马场去。

劳拉 还带他到轮盘赌场去碰运气。这孩子可走运。（指着在暗暗流泪的梅塞德丝。）瞧她那神气！

埃米利娅 那当然！……喂！……报上新的连载故事有趣吗？

劳拉 我看没意思……可能往后会好看些。你要报纸吗？我要去打扮一下。这可耽搁不得。

埃米利娅 那当然！我的头发梳得怎么样？

劳拉 好！可我不喜欢你的这个发式；这样你显得胖了。

埃米利娅 要是你肯帮帮我，我就改个发式。

劳拉 好让你不费力气！……我首先得给自己打扮。

埃米利娅 你就是这样，只顾自个儿！……哎，妈妈……别哭了！快去换换这身衣服，你这样子见不得人。

梅塞德丝 我在家里接待儿子，这身衣服很好。

埃米利娅 随你便！（对劳拉。）喂，咱们走！（同劳拉由左边第二个门下。）

第　三　场

梅塞德丝——豪尔赫

梅塞德丝　可怜的孩子们!……

豪尔赫　（由舞台后部右面的门上。）他们还没来吗?

梅塞德丝　还没来。

豪尔赫　我什么也没带来；连个子儿也没有……要是苏丹娜不在跑第四轮时出场，那我们可输了……两场对两场，我没输也没赢。

梅塞德丝　唔!……很好!

豪尔赫　我今儿不高兴。我派了个人到古铁雷斯那儿去，他答应过借给我一点钱，可他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家，到处找都找不着他。

梅塞德丝　我们那么坚持要请他们来吃饭，这样还有什么脸来接待他们呢?

豪尔赫　还缺什么?

梅塞德丝　什么都缺。

豪尔赫　要是杂货店能赊帐的话……

梅塞德丝　别跟我提这个了!

豪尔赫　等一等!……一定会有办法的…啊!……那你把那链子给我……

梅塞德丝　要我的鸡心吗?……我已经告诉过你，我要戴着它下

葬的。

豪尔赫　我保险明天就赎出来。

梅塞德丝　不，不成！咱们所有的珠宝都是这么保险保掉了……你去找去！……你能找到钱赌你的苏丹娜，一定也能找到钱来养你一家子人。

豪尔赫　你今天脾气可真大。你宠爱的儿子一回来，自己也来神了。

梅塞德丝　你也来这一套？……你这样已经叫他们够受的了！

豪尔赫　不，老伴儿。我不是责怪你……（看到爱德华多从左面第二个门进来。）你就捧着马黛茶了？不是叫你忌了吗？

第　四　场

上一场的人物——爱德华多

爱德华多　咳！……我就只有这么点嗜好。

豪尔赫　这对你身体不好。

爱德华多　身体好不好关我什么事？也不关你们的事嘛！……

豪尔赫　好，够啦！

爱德华多　够啦！

梅塞德丝　（对豪尔赫。）你去还是不去？

豪尔赫　我照你喜欢的去办，可我不能向你担保结果会怎样……再见！（从舞台后部右面的门下。）

爱德华多　又要去诈骗了！……谁会遭殃呢？

梅塞德丝　我怎么知道！（停顿。）

爱德华多　你相信吗？……今天我独个儿玩四十分，玩了十四回单人纸牌游戏，但没有成功①。我真想把牌都扯掉！……这本来是那么容易的，不是吗？……（停顿。）妹妹她们呢？今天大伙儿吵闹得很凶吗？……你呢，又哭了？……我从你的眼睛看得出来……那两个家伙横得很……一张嘴巴好厉害！……就数你好欺侮。你瞧，这儿就只有我和你两个人可怜。你是因为把生活看得太认真了，可谁也不听你的话；我呢，就因为懒散惯了……我其实一点儿也不是什么神经衰弱，就是懒……只是医生没有告诉我罢了……你说是吗？

第　五　场

上一场的人物——埃米利娅

埃米利娅　（从左边第一个门上。）老头子走了吗？……他带钱回来了吗？……这可叫咱们怎么办呢？……真好笑！就这样，还想叫我不抗议、不造反呢！

梅塞德丝　你别难过！……我会把什么都安排好……咱们不会过丢面子的生活。

埃米利娅　那怎么办？

梅塞德丝　合情合理地办。达米安来了，我把他叫到一旁，向他

① 这里说的是玩一种单人纸牌，玩的人若能把印有“皇帝”和“马”的牌凑到一起，就得四十分。

借几个钱……

埃米利娅 什么？……你说什么……想得倒美！……难道我们就为借钱才邀请他们来吗？……你可别这么作……嗯？……当心！

爱德华多 （笑着。）当心！当心！……真新鲜，嗯？（下。）

梅塞德丝 我要这么作！要这么作嘛！告诉你，我不想对我儿子弄虚作假……我要把家里出的事情全都告诉他。告诉他咱们过的什么生活，告诉他你爸爸怎么样，你们怎么样……

埃米利娅 还有你自己怎么样。

梅塞德丝 是的；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第 六 场

梅塞德丝——埃米利娅——达米安
——德尔菲娜——劳拉

达米安 （同德尔菲娜从舞台后部的门上。）可以进来吗？……我想，我们大概有权利不预先通知就进来。

梅塞德丝 你们好吗，孩子们？（相互问好。）

德尔菲娜 我们来晚了一点。达米安有事情耽搁了。

达米安 我把要办的一大堆子事情全都带过来了，想要尽早处理掉，好有空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在一起。老爹呢？

梅塞德丝 他刚出去，待会儿就回来。

达米安　我怎么没看见爱德华多？

梅塞德丝　那可怜的孩子还是神经衰弱。

达米安　要是我事情干得顺手，我要把他带到丘布特①去。只要几个月他就会好的。（劳拉进来，吻德尔菲娜。）你好，小劳拉？这孩子长得高多了！……有了爱人吗？

劳拉　啊！……还有的是时间。

梅塞德丝　德尔菲娜，你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想必感到很高兴。

德尔菲娜　您别这么想；我不太高兴。我宁愿留在那边。达米安忙得够呛！要是他不异想天开做马尔维纳斯公司那笔生意，我们手头就会很宽裕了。

达米安　真见鬼！我得再从头干起。朋友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叫我到这边工作。

梅塞德丝　你亏了很多钱，是吗？

达米安　我全部财产都泡汤了，就只还没有丧失名誉，也没有失掉对我妻子的爱。

埃米利娅　那么我们对你的爱呢，也跟着泡汤了吗？

达米安　啊！……请原谅！你别难过，妹妹。我知道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爱我。

埃米利娅　又来了？……

达米安　你不让我说完，姑娘。瞧你这么多心！

埃米利娅　不，不！我是说着玩儿的。

梅塞德丝　德尔菲娜，你怎么不把帽子取掉？你们陪她去，姑娘们！

德尔菲娜　好。（同劳拉和埃米利娅从左门下。）

---

① 阿根廷南部的省。

埃米利娅　（回转头来。）喂，妈妈！你听我说……

梅塞德丝　（走拢去。）什么？

埃米利娅　当心可别干蠢事！……我明白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想独个儿跟他留下来……

梅塞德丝　（不高兴。）啊！……（埃米利娅从左门下。）

达米安　什么事？

梅塞德丝　没什么，孩子。她们的事儿……蠢事儿！……

达米安　（关切地。）您身体越来越坏了，妈妈。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梅塞德丝　我就是这样儿。

达米安　健康是第一位的，得多多保重。请给我件东西……我没看到我在划船比赛中得的那个铜奖杯了。您还记得吗？

梅塞德丝　是呀，奖杯不在了。

达米安　那东西怎么啦？

梅塞德丝　唔，这……铜杯吗？……啊！……唔！……

达米安　约定了不说？……肯定是你们把它送人了。

梅塞德丝　对，对……送掉了。（停顿。）告诉我，达米安……要是你……手头有钱的话……能不能借给我十个比索，嗯？……请你原谅，可是……

达米安　啊，瞧您！……您拿一百去……我没多的了……

梅塞德丝　不，不！太多了……我不愿意麻烦你……可是今天一下子邀请你们来了，我们几几乎……几几乎没东西生火……两个女儿要是知道了这情况，会大发脾气的！可是，一个人不跟儿女讲心里话，还跟谁去讲呢？

达米安　这么说，你们手头有些紧，是吗？

梅塞德丝　还要糟，孩子，还要糟！……我们穷得可怕，许多时候

连最最不可少的东西也缺！

达米安 啊，不可能到这地步！……

梅塞德丝 还远不只到这地步……一天……两天，就只有马黛茶和面包……

达米安 可是，这多可怕！怎么可能这样？

梅塞德丝 我告诉你……告诉你全部情况……我们早晚会被扫地出门……豪尔赫说他在交易所买空卖空亏了，可据我看，是我们大家都昏了头……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了……远不止这样……可更糟的还不是这个……慢慢地人家看我们不起了。开头还没什么。我们向人家借一大笔一大笔的钱，人家也肯借，都相信准能还给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你爸爸那么有信用，居然能够……

达米安 我明白了。

梅塞德丝 以后，借的钱花光了，可还得吃，不顾面子的应急办法就来了；要保住这个家，弄到饭吃，什么手段都不会因为不光彩就使不出来。我说的家是什么呢？……无非是这所房子，这所要装门面少不得的房子。你知道，到了这步田地，什么顾忌、什么羞耻就都成了不顾名誉首先要抛掉的累赘了……我至今还弄不明白，我怎么会能适应这种生活的。我跟你说，你妈向来是个守规矩爱面子的女人，可她现在甚至无耻到拐了可怜巴巴的女佣的钱……

达米安 啊，妈妈！

梅塞德丝 唔，甚至拐了那可怜巴巴的女人攒下来托我管的血汗钱……（哭。）

第 七 场

上一场的人物——德尔菲娜——埃米利娅

达米安 （对回来的德尔菲娜和埃米利娅。）你们能让我再跟妈待一小会儿吗？

德尔菲娜 你们在谈什么事儿吗？

达米安 没什么要紧事……就谈完了。（德尔菲娜和埃米利娅下。）好啦！您别难过，妈妈！

梅塞德丝 我不该告诉你这些伤心事……你兴许以为我是为了要达到个人目的，拿这些事情来打动你的心。

达米安 没有，妈妈。

梅塞德丝 我老是谈我们的不幸，因此总要作番解释，好叫我自己相信我不是在乞讨。对你可不是这样，孩子……而是恰恰相反……因为你来住在这儿，我想预先告诉你，叫你防我们自己一手。另外，我也需要诉诉苦，宽宽心……

达米安 可怜的妈妈！……可是，爸爸和爱德华多呢，他们作了些什么事来着？

梅塞德丝 什么也没干，孩子。你爸爸缺了钱，就好像振作不起来了似的，昏头昏脑，自己也不明白要走到哪儿去……至于说到爱德华多，他有病，疯疯癫癫，待在家里混日子，连街都不上，从这床上爬起来，倒到那床上就躺下了。

达米安 这多可怕！……您干吗不写信告诉我真实情况呢？我生

意一不顺畅，连给妹妹她们的零用钱也不寄了，以为这并不太需要……要是我早知道这样……

梅塞德丝 我知道你是好心好意，可我对他们说了谎，说你不管我们的艰难困苦了。

达米安 啊！……您为什么这么作呢？

梅塞德丝 你别问这个了！我能对你说的都说了。

达米安 那么，还保留了什么吗？

梅塞德丝 没有，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的孩子；没什么了……

达米安 好！……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幸亏咱们还来得及补救。您放心。您帮着我，咱们从今天起就着手来整顿这个家。

梅塞德丝 不，不，孩子！……你别管闲事！……不能这么干！

达米安 老爹来了。瞧我们怎么开始。

第 八 场

上一场的人物——豪尔赫

豪尔赫 （从舞台后部的门上。）喂，好孩子！……你怎么样？

达米安 我很不高兴……首先是对您不高兴。妈妈刚才把你们这儿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我。坦率地讲，我不明白一个有您这样的条件的人，怎么会没有勇气来克服困难。

豪尔赫 你干吗要跟我谈这个？说实在的，狗儿没叫，我倒没防备你这么来质问我……

达米安 不；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就能过去的……您让我来说说我的初步看法……

豪尔赫 当然可以，孩子！……你要谈很久吗？

达米安 您要是生气，那我就不说。

豪尔赫 我刚才是问问……如果值得一谈的话，要不要坐下来……

达米安 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您以前可不是这么喜欢开玩笑的……

豪尔赫 你要怎样呢？……我人一倒霉，就成这样了。

达米安 这就不要脸了吗？……

豪尔赫 （变了脸色。）嗯？……

达米安 请原谅，老爹！您使我不愉快，我的话就脱口而出了……您能原谅我吗？

豪尔赫 （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唔，达米安；我错了……（停顿。）让我们瞧瞧。梅塞德丝对你说了些什么来着？……说我们破产了吗？说我们什么都缺吗？……这都是事实！我冒险做投机生意，结果发生了许多人经历过的事情。我想抬起头来，可是不能，从此越陷越深……

达米安 您这就丢脸地认输了……

豪尔赫 我能做什么呢？

达米安 斗争呀，作战呀！男子汉丢了产业，这不应该成为让人爬不起来的灾祸。另外，人生在世，有千万条路可走……不做生意，也能谋个差使。

豪尔赫 要是谋不着差使呢？

达米安 那就抓把镐头去开地呀！……还没衰老到连体面地赚面包都赚不到嘛。另外，您是一家之主，责任重大，不应该

落到这么不光彩的艰难地步。

豪尔赫 啊！……你这一番话说得很漂亮，很高尚，很体面；你妈也这么对我说过很多遍了；可是这办不到……开地！你手里没一把铁锹，要去靠干那种派不上用场的活谋生！我选择一种比较不费气力的活儿干。什么活儿呢？……做个搬运工如何？豪尔赫·阿库尼亚先生打定主意要靠干活过体面的生活，那就得把家搬到大杂院中最便宜的房子里去，重起炉灶另开张。你去问问阿库尼亚太太和两位尊贵的阿库尼亚小姐看看，看她们是不是乐意不待在这家里过这种不体面的生活，搬到大杂院的一间破屋子里去过体面的苦日子。你去问问她们，看她们愿意跟英雄的搬运工爸爸在一起，还是愿意跟招摇撞骗、不知羞耻，可是能给她们撑门面的倒霉爸爸在一起。去吧，你去问问她们看。

梅塞德丝 我是很乐意去大杂院的。

豪尔赫 你也许可能作这种自我牺牲，可是她们不能。说到底……连我自己也不能！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英雄事业。我说，谁也没有坚强到能作出这样的事业来，这大概并没有说错吧。你该明白，达米安，你谈的都只不过是漂亮的理论而已。我也想要振作起来过，可是白费了力气！而今我是不操这份心了，因为操这份心也只是浪费时间。我已经是名誉扫地了，而且只说名誉扫地，还是不把自己说得更坏，免得使你们感到痛苦。像干我这类职业的寄生虫，永远也不能摆脱寄生虫的地位。（停顿。）我还有些办法……有的人并不十分了解我，我能出其不意骗他们一点钱……我还碰得上一两个慷慨的老朋友……也还可以去试试三十六红点[1]……

[1] 这里指的是赌轮盘赌碰运气。

总之，还弄得到一点钱来花。有一天混不上吃的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明天我们又有吃的了！……家里没小孩……大人不会哭起来，而且还能靠说说俏皮话解解饥。至于说到另外的东西……——什么体面啰，尊严啰，如此等等……——那习惯是第二天性。脚下起了鸡眼，你除得下！（停顿。）现在，我的孩子，你可以用上你刚才脱口而出的那个字眼了……不要脸，对不？

达米安 谢谢，爸爸。我不敢侮辱您，可我不认识您了。

豪尔赫 那当然。

达米安 那么，据您看，就没办法了吗？

豪尔赫 毫无办法！我们和跟我们在一起的很多人，构成一个确定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在它的诸多不便当中，有一件就是它不能超出本阶级的范围。"Lasciate ogni speranza! ……"①

达米安 好！那么……得了！……您也许肯严肃地告诉我一桩事儿……——因为刚才您固然对我说了许多真话，可只是一股劲儿地信口开河——。请告诉我：能不能有一段时候让我来管家。

豪尔赫 当然可以！

达米安 那么，打从现在起，您就可以退休。我的钱不多，只能维持到您能找上工作，可是计划着使，一家子也就够了。从明天起，我们就住到这儿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您是不是能走出地狱。您同意吗？

梅塞德丝 不要这样。（对达米安。）你得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你应该保持这个。你得想想，你并不是个单身汉。

① 意大利语，意为"放弃一切希望吧！……"

达米安 我可以肯定德尔菲娜会喜欢这主意的。

梅塞德丝 就是她喜欢，我也不让……唔，我的孩子……要是你想帮助我们，那就每个月给我们一点钱，我们自己会好好安排。

豪尔赫 （出神地。）老伴儿，你就随他去！

梅塞德丝 不；别这么干；你会后悔的……你心地太善良了。

达米安 我不这么作，那才叫怪呢！我向您保证，妈妈，我一点也不会进行强制……除非是您不乐意我在您身边……

梅塞德丝 哪能呢！可是……

达米安 那就没什么要谈的了。

第 九 场

上一场的人物——爱德华多；然后德尔菲娜

爱德华多 （手捧马黛茶。）嘿，大人物！

达米安 哦，大人物！（拥抱。）你好吗？听说你病着哩。

爱德华多 咳，又病着，又活得发腻。你呢？……在那边弄得破产了吗？

达米安 差不多，是这样。

爱德华多 毫无办法，咳……咱们完蛋了！

达米安 什么完蛋不完蛋的，蠢话！你应该不忧心忡忡，要严肃地考虑生活。你瞧我不用多久就把你的神经衰弱治好。

爱德华多 怎么治，嗯？

达米安　你别急嘛；不久你就会知道的。

德尔菲娜　（要进来。）会开完了吗？

达米安　开完了，作出了个重要决定。明天我们就离开旅馆，搬来跟家里人一起住。你乐意吗？

德尔菲娜　当然可以……很乐意。

爱德华多　啊！……你决定这么办吗？……把手伸给我！……你真是个……英雄！……

——幕　下——

第 二 幕

布景如前一幕

第 一 场

达米安——德尔菲娜

达米安 （整理纸片。）这是你多心，德尔菲娜。她们怎么能讨厌你呢？

德尔菲娜 没有到这程度，可我发觉我在这儿碍事。你对两个姑娘很了解。如果说她们以前只是娇惯坏了，有点任性，那么，这些日子熬这种生活，她们准会憋着一肚子气的。

达米安 没到这步田地。我也可能把她们教过来了。

德尔菲娜 你总是有点儿天真。她们对你当然要装假，对我也想要装假，可我清楚地觉察到她们厌烦。

达米安 她们对你说了什么吗？

德尔菲娜 她们防备得很好！可一有机会就要在一举一动之间让我明白，她们讨厌我……另外，你一心一意要改造她们，

对她们有些粗暴。由于她们对你不能说什么，结果谁来当替罪羊就可想而知了。

达米安 我粗暴吗？

德尔菲娜 她们显然是这样看的。她们挺爱面子，你规劝训戒，她们受不了，感到委屈着呢，亲爱的。

达米安 等着瞧吧！啊，你瞧她们怎么改正过来！她们所需要的就是个性格坚强的人，能够把她们攥在手心里的人。爸爸生性懦弱。一个老好人！老太太呢，你很了解她，她已经为环境所征服了，垮下来了……谁能改造她们呢？

德尔菲娜 我想，她们到头来会叫你不耐烦的……她们宁肯丢了头发也不愿改掉坏习惯……你瞧爱德华多是怎么听你的话的。

达米安 啊！……他是个病人，是个颓废派。

德尔菲娜 他是条懒虫！……从你爸爸开始，这帮人都是一把剪子裁出来的料，差不离……

达米安 啊，德尔菲娜！

德尔菲娜 应该说老实话，好叫你不抱幻想。我理解而且也尊重你的感情，可你该同意我的看法：咱们的任务，比原来设想的要艰巨，结果如何也还看不很清楚……啊，也许不要多久，咱们就会懊悔干这种吉诃德式的傻事的。

达米安 你对我说真话嘛，他们对你做下了什么事情吗？……叫你难堪了？对你粗暴了？

德尔菲娜 我再说一遍，没有这回事。你已经知道了。

达米安 可是你开始感到不如意了，对吗？

德尔菲娜 坦率地说，我有点为你担心。我提醒你：等到幻想破灭，你会很痛苦的。

达米安 这种事情要来就来吧！我尽力而为了，也就不用责备自己了。话又说回来，你是第一位的，超乎所有人之上。要是你不乐意了，那就告诉我，咱俩远走高飞。我不愿意叫我亲爱的妻子感到有一点儿不如意。

德尔菲娜 这我知道，达米安；可是眼下什么都还好。

第 二 场

上一场的人物——梅塞德丝

梅塞德丝 我打扰你们吗？

达米安 恰恰相反。请进来！

梅塞德丝 我原以为你们是在说悄悄话呢。

德尔菲娜 不是的，妈妈。我们没多少事情要保密的。

达米安 爸爸呢？我整天都没瞧见他了。

梅塞德丝 他一早就出去了。

达米安 我这就要责怪他了……他变得糊里糊涂，处事轻率……在家里就很少看到他……

梅塞德丝 他说有桩买卖可做。

达米安 瞎胡闹！我已经叫他退休了。

梅塞德丝 你要叫他来吗？

达米安 待会儿我也许需要他……啊！……（叫。）劳拉！

第 三 场

上一场的人物——劳拉

劳拉 你叫我吗？

达米安 你把那批通知单打好了吗？

劳拉 没有；我还刚开始打……

达米安 咳！……我告诉了你我很早就要嘛。

劳拉 我不能同时什么都干！……家务事占了我半天。

梅塞德丝 你别说过头了，孩子。占了你时间的是小说和报纸上的连载故事。

劳拉 那更好！

达米安 不是更好，是更坏。你太放肆了。你们要东西的时候，倒是不怕开大口的。

劳拉 又来了！哥哥，如果你想当面训我们，那不如收起为妙。

梅塞德丝 讨厌货！……跟我滚出去！……怎么这样！

达米安 随她去，妈妈！您别生气！（对劳拉。）你就动手打通知单，听见了吗？

劳拉 听见了，好，我这就打。我说我就是耽搁了一会儿，也不该这么挨骂。

达米安 好啦好啦。

劳拉 （向外走。）当然好啰！（下。）

梅塞德丝 讨厌货！（随她下。）

达米安　随她去，什么都别说她。

第　四　场

德尔菲娜——达米安；然后小托马斯

德尔菲娜　你瞧见了吗？

达米安　啊！……我会把她们教过来的。咱们看看到底谁强过谁。

德尔菲娜　你多天真！……

达米安　真放肆！……可真放肆！（开始工作。）啊！……你就会看到她们会非常听话，会温顺得像天鹅绒似的！

德尔菲娜　（从背后挨近并抚摩他。）唉，可怜的！都生了白头发啦！（吻他的头。）

托马斯　（从舞台后部的门上。）信差给你捎来了这封信。

达米安　谢谢！……你签收一下。（看信。）信是里约加耶戈斯①的行政长官来的。他今天从南方来了，在这儿附近的办事处等我。我要去看看他。要是有人来找我，就叫他等一等。再见！

托马斯　你既然要出去，那就把收条带给送信的吧。

达米安　瞧你这懒得动的孩子！你自己拿去嘛，快！（达米安和托马斯从舞台后部的门下。）

---

① 阿根廷南部大西洋岸的城市。

第五场

德尔菲娜——梅塞德丝；然后爱德华多

梅塞德丝 （上。）达米安出去了吗？

德尔菲娜 嗯，可他这就回来。

梅塞德丝 你找到不见了的金戒指吗，孩子？

德尔菲娜 没找到，妈妈。我到处都找过了。

梅塞德丝 这倒怪了。你搁在哪儿呢？

德尔菲娜 记不清楚了。我想是搁在我房里的洗脸架上。您别担心。也许是掉到水池子里去了。

梅塞德丝 我怎能不担心呢！前几天掉了件鸡心，现在又不见了只戒指……这也太巧了！

德尔菲娜 谁会偷我的东西呢？女用人是我完全信得过的。

梅塞德丝 达米安知道了吗？……

德尔菲娜 我干吗要对他说呢？

梅塞德丝 好吧！什么也别对他说。我得查清楚这事情。

德尔菲娜 妈妈，这不值得您操心！

梅塞德丝 这对你说不要紧……对我说却很要紧，很要紧。我不容许有谁来糟踏我可怜的儿子的一片好心。

德尔菲娜 您想到哪儿去了呢，妈妈？

梅塞德丝 没什么！随我去！没什么！答应我不要向达米安提一个字，嗯？往后你什么都会弄明白的。

德尔菲娜　听您的吩咐，妈妈。（要走出去。）

爱德华多　（上。对德尔菲娜。）告诉我，嫂嫂：你怕我吗？

德尔菲娜　我？……为什么？

爱德华多　那么，你讨厌我……我们总是凑不到一块儿。我一进来，你就跑。

德尔菲娜　啊！……多好笑！我有事才走呗。

爱德华多　我不想留你。你走吧！

德尔菲娜　你这人多有意思！（下。）

爱德华多　（对梅塞德丝。）她已经开始疑神疑鬼了！

梅塞德丝　你想说什么？

爱德华多　她在注意咱们的行动！她不像达米安那么傻。

梅塞德丝　她不傻才好！……你们都太没羞没臊了。

爱德华多　你别连我也给扯进去，我对谁也没干缺德事，知道吗？你朝另外的方向瞄准吧！……要是谁都像我这样做，家里就会成了天堂……可是不。他们都挺坏，又爱吵架，又骄傲得要命，还乱花钱……唔……天知道这是开的什么玩笑！我敢向你们保证，对你们来说，这么个机会可再也不会有了……（停顿。）你这么板着脸，有什么心事吗？

梅塞德丝　没什么；家里都出贼了。你看，德尔菲娜丢了只金戒指。

爱德华多　金戒指？……我已经知道在哪儿了！

梅塞德丝　在哪儿？

爱德华多　押上"白花马"了。你去问问小托马斯看看。

梅塞德丝　我想到这点了。肯定是他！

爱德华多　当然啰！这孩儿真有出息！瞧他干的好事！……要我叫他来吗？这事儿会有趣得很。等一等。

梅塞德丝 不，爱德华多。这不是闹着玩儿的。赌博可把这孩子给毁了。

爱德华多 （叫。）托马斯！……托马斯！……托……马……斯！

第六场

梅塞德丝——爱德华多——小托马斯

托马斯 （进来。）嗯？……犯不着叫得这么凶！……你要干吗？

爱德华多 你妈叫你。

托马斯 （对梅塞德丝。）你？……什么事？

梅塞德丝 孩子，告诉我：你要钱用了干吗不问我要？

托马斯 我？……什么时候要钱用了？……我不懂！

爱德华多 你们别浪费时间争来吵去的。打开窗子说亮话，你把当票给老太太就完事了。

托马斯 什么当票？

爱德华多 要不就告诉她在哪儿卖掉的。

托马斯 卖掉什么？

梅塞德丝 你偷的德尔菲娜的戒指，不害臊的。

托马斯 我什么也没偷，知道吗？

爱德华多 好，是戒指扔在那儿给你拾着的，对不？

托马斯 你们说说看。你们以为自己是跟一个小孩子打交道不成？……你们想诈我诈出真情来？请别痴心妄想了！……

爱德华多 你要真是个男子汉，那就得敢做敢当。你应该说：

“是呀，老太；我拿走了她的戒指，怎的？”既然不要脸嘛，就不用怕丢面子了。

托马斯 家里怎么样呢？

爱德华多 很好，谢谢你。你家里呢？

梅塞德丝 劳驾了！……够啦！……够啦！……够啦，老天爷！……哎，我问你：那戒指你卖到哪儿去了？快说！

托马斯 你发疯了吗？你说！

梅塞德丝 戒指在哪儿？告诉我，要不我能把什么都告诉达米安的。

托马斯 告诉你，那傻子吓不着我。

爱德华多 我喜欢这样！……好个“大胆的胡安”！①

托马斯 住嘴，懒虫！

爱德华多 你坦白呀，别傻啦！坦白了又能捞到好处……老太太会给你钱去赎戒指，那你又可以再去赌一场！……你有了可以去玩儿的钱了。

梅塞德丝 我会去到警察局告发你的。

托马斯 去告发嘛！……那你们就更加丢脸了……好吧！……要是你们说的戒指是我碰到的那只，那打成一条小蛇的，我已经卖给“三球”首饰店了。人家几乎没给我什么钱！……为这点小事儿闹成这样！……

梅塞德丝 好啦！……滚出去！

托马斯 人家要钱用！……人家有人家的花销……你们半个子儿也不给他……他当然要拿！……（下。）

爱德华多 那当然！

梅塞德丝 败家子！……你也作回好事看看，爱德华多。穿好衣

① 大胆的胡安，系儿童故事主人公，经历过许多冒险。

服去给我把那戒指找回来。

爱德华多　我？你别妨碍我了！……我没空！……你叫弟弟去吧。（下。）

梅塞德丝　好；我自个儿去。

第七场

梅塞德丝——埃米利娅——劳拉

埃米利娅　（穿着出门的衣服上。）不会的；我不会忘记。

劳拉　你顺便到"伦敦城"时装店去问问衣服看。衣服该送来了。

埃米利娅　好！后面腰身合适吗？

劳拉　很合适。

梅塞德丝　嗨！……你要到哪儿去？

埃米利娅　出去溜达一下。

梅塞德丝　一个人去？

埃米利娅　不；跟看守一块儿去！难道这是我头一回一个人出门吗？要么你是不是怕我走丢了？

梅塞德丝　你知道达米安不高兴你这样。

埃米利娅　那位先生怎么要死跟着我们呢？你可以叫他别这样！……你说，这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女人在这布宜诺斯艾利斯独个儿出门，这有什么特别的？人家知道他们是从乡下来的，他和他那假道学老婆，那穷做作的太太，她对什么都看

不顺眼。归根到底，就是她叫她男人满脑子有那么多蠢想法的。好个要开导我们，教我们识好歹的大人物！

梅塞德丝 你，够啦！我就只问你，你要上哪儿去？

埃米利娅 逛逛商店。这你该同意了吗？

梅塞德丝 你也得稍微想想；别太花多了钱……绳子别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了会绷断，我们又会回到老路上去……

埃米利娅 啊！……这你不用担心！（从舞台后部的门下。）

梅塞德丝 （对劳拉。）你，孩子，去瞧瞧你打完了通知单没有。

劳拉 是……妈妈！（从左面第一个门下。）

第 八 场

梅塞德丝——豪尔赫；然后达米安

梅塞德丝 （对从舞台后部的门出场的豪尔赫。）啊！……你回来啦？

豪尔赫 你不是瞧见了吗？

梅塞德丝 你现在干的事儿真不赖！规矩了没几天。昨儿晚上你在哪儿过夜来着？

豪尔赫 我不知道。

梅塞德丝 在赌场里过的，对吗？达米安问起过你几次了。

豪尔赫 他要干什么？

梅塞德丝 他需要你。

豪尔赫 你知道今儿早上谁死了？加西亚少校死了。

梅塞德丝　他死了，那他可怜的家属多幸运！

豪尔赫　他为人不坏。是跟我和好些人一样的又一个倒了霉的人……瞧他家里那惨样儿！他们实际上一文钱都没有了。我们几个跟他相好的，决定凑份子来给他家办丧事。（停顿。）你打算为这事儿出多少钱呢？

梅塞德丝　可是，豪尔赫！……你能甚至连记性也没有了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呢？咱俩彼此了解那么深，你都忘记了吗？

豪尔赫　你怎么啦？

梅塞德丝　你想拿个老掉牙的故事来骗我！你还没开口，我就已经猜到你要说什么了。去你的吧！……说你是从赌场回来，你在那儿待了一夜搭上差不多一整天；输了钱；欠了帐，要么是想翻本，找不到哪个倒霉蛋来骗钱，就回家来看看我是不是能救你摆脱困境……

豪尔赫　这回你可看得不对！我并没找什么借口。我想要钱跟这消息凑合在一起了……就是这样的……我是赌了钱，赌输了……输掉了人家的钱……达米安的钱……他交给我要替他汇出的三百比索。

梅塞德丝　你又撒谎！他什么也没有交给你。你以为我对你没有防一手吗？……

豪尔赫　十分感谢！

梅塞德丝　我得用一切办法来提防你钻这样的空子。你不看重你儿子，我可看重，谁要损害他我可不答应。你懂了吗？我不准你这么作！……人不要脸到这地步，真是想也想不到！

豪尔赫　我今儿下午就要钱使；这是我拿名誉作了担保的事儿。

梅塞德丝　在达米安回来之前，你就别这么操心那名誉了……

你连更应该担保的事情都忘掉了哩。

豪尔赫 我一定要弄到钱。你能帮帮我吗？

梅塞德丝 不成。

豪尔赫 钱，总会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这会儿我要去躺躺……达米安回来了的时候，就把我叫醒来。

梅塞德丝 你可小心别去求他！我跟你再说一遍，好叫你能控制自己：我到今天还把你真正的表现对咱们的儿子瞒着，你只要打算做出点儿损害他的事儿来，那就够让我把什么都告诉他，哪怕把这个家毁了我也不在乎。你可别忘了！（豪尔赫从左面第二道门下。）

达米安 （从舞台后部的门上。）没有人来过吗？

梅塞德丝 没有。

达米安 您能叫德尔菲娜来吗？

梅塞德丝 （不安。）什么？……出了什么事儿？

达米安 没有；来了封信。

梅塞德丝 啊……（从舞台后部的门下。）

达米安 （目送她出去。）真奇怪！（坐到办公桌前。）打从我回来起，可怜的老太太怕引起我不愉快，老提心吊胆……真可怜！

第 九 场

达米安——德尔菲娜

德尔菲娜 这么快就回来了？

达米安 你已经见到了嘛！……我带来了好消息，看你怎么谢谢我？……我给你带来了封从圣克鲁斯[1]寄来的信。是洛拉写给你的。

德尔菲娜 我多高兴！汤普森也写信来了吗？

达米安 写了；还托我办几件事情。他可把我难住了。

德尔菲娜 （看信。）你瞧，多走运！她告诉我说尽管风雪大得吓人，可他们的羊群都救下来了……（停顿。）啊！……他俩叫我俩夏天一定去！……

达米安 （在办公桌抽屉里找东西。）你没看到记得有开往太平洋的轮船班期的本子吗？……哦！……找到了……（查本子。）啊！十五号太晚了！……可没有什么法子啦！……咳，怎么办呢？……

德尔菲娜 出了什么事儿？

达米安 可难办，亲爱的！你想，汤普森在蒙得维的亚的一张期票到期了，他要我去替他提款。

德尔菲娜 我看不出有什么为难的。洛拉在信里也跟我提了这事儿。

达米安 问题是今儿下午我就该上船了。

德尔菲娜 你去吗？

达米安 可是我不能去……明儿著名的马尔维纳斯公司的债权人开会，我不能不到场。没法子，得派个人去，可现在又很晚了……啊！……考虑得太多啦！……派老爷子去嘛！……谁比他更合适呢？

德尔菲娜 派你爸爸去？

达米安 当然啰。

[1] 阿根廷南部城市。

德尔菲娜　想当然……

达米安　怎么啦？

德尔菲娜　我只是说说罢了。干吗要麻烦他呢？

达米安　他干这事儿不会没报酬的，这样才好呢。（看到豪尔赫走进来。）瞧，来啦！您来得最及时也没有了！……

第　十　场

上一场的人物——豪尔赫（从左面第一道门上。）

豪尔赫　嗯？

达米安　您有什么紧急事儿要办吗？

豪尔赫　这要看情况……这……我有个朋友死了……是个挺要好的朋友……加西亚少校……

达米安　您得去参加葬礼吗？……我需要您干桩更重要的事儿。死人会原谅您的。你能准备好今晚去一躺蒙得维的亚吗？……有桩要托付亲信办的事儿……

豪尔赫　哎……事实是……

达米安　您不乐意去？

豪尔赫　去干什么呢？

达米安　要提笔款子，另外办几件不重要的事儿。是一次又时间短又有趣的旅行。

豪尔赫　你不能做这事儿吗？

达米安　绝对不行。

豪尔赫 好！……要是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当然可以去！……可我先要办件事儿。

达米安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到一个钟头了。

豪尔赫 嗯！这就办好。

达米安 那么，您去料理您的事儿，我到码头上去等您。到船上我再交待您要做的事儿……我叫人赶快给您准备个手提箱，我给您捎到船上去；这就不会磨掉时间。

豪尔赫 对；那样我就可以直接去了。

达米安 您可别不来。要知道这可是桩挺紧急的事儿。

豪尔赫 （走。）这你不用操心！

达米安 啊！……要是您去得早，在班轮上找不到我，那我就在附近的"丘布特[1]"号轮船上。（豪尔赫从舞台后部的门下。）幸好我终于摆脱了这个困难……喔！……要把倒霉的马尔维纳斯公司的一堆文件整理好，我今晚上还有多少事情得干哪！（对德尔菲娜。）你能替我叫个妹妹来吗？得准备好手提箱。喂！……把我那手提箱给他；那箱子又轻便又结实。

德尔菲娜 我看很好。（下。）

第十一场

达米安——爱德华多

爱德华多 （从舞台后部的门上。）我没丢下副纸牌在这儿吗？

① 阿根廷南部省名。

达米安 我没瞧见什么纸牌。

爱德华多 那我扔到哪儿去了呢？我忽然想到一种一个人玩牌的游戏，可是找不到牌了。（停顿。）

达米安 告诉我，爱德华多：你愿意到南方去吗？

爱德华多 去做什么？

达米安 去工作。

爱德华多 你别跟我说了。

达米安 好！去换换环境，去治你的病。

爱德华多 真烦。

达米安 我有几个朋友，是一家大商行的业主。你这个神经衰弱的病人到那儿去，我担保出不了一个月，就会受到那些精力充沛、工作干劲十足的好人的感染。在那儿走出条路来多么容易！

爱德华多 那你最好自个儿去。

达米安 因为我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干！……你为什么决定不去呢？

爱德华多 那儿的气候对我不合适。南方天气太冷。

达米安 你看你；我可以派你到厦谷① 去……又太热了，对吗？弟弟！……你不能这样下去，除了这个口岸外再也看不到什么远景。这太羞人了。

爱德华多 要是我打扰了你，那我就从这儿走开。

达米安 打扰什么。你试试看嘛。要是你厌烦了，那就回来！下一班轮船开时，我要把小弟送去。

爱德华多 把小托马斯送去？

达米安 我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① 阿根廷北部与巴拉圭交界的地区。

爱德华多 那块废料抵什么用呢？你这是浪费时间！他是个十足的小流氓了。都是爸爸教的……

达米安 你呀！

爱德华多 你这是浪费时间！你总是有点傻气。别干啦，哥哥。

第十二场

上一场的人物——德尔菲娜；然后劳拉

达米安 （对德尔菲娜。）东西准备好了吗？

德尔菲娜 就好了。

爱德华多 （对达米安。）嗨，你女人以为我是疯子，怕我，你知道不知道？

达米安 怎么啦？

爱德华多 她见了我就跑。

德尔菲娜 你别听他的；他这是在开玩笑。他捉弄你了！

达米安 （对爱德华多。）你别以为你这神气能叫人相信你。

劳拉 （手里拿着个匣子从舞台后部的门上。）店里把你要送给我的衣服捎来了。你付这点儿钱吗？

达米安 当然可以！把发票给我。（看发票。）啧，啧，啧！哪能这样呢！

劳拉 怎么？

达米安 妹妹，我也不能慷慨到这地步哇。两百比索！…… 买这

么件玩意儿！……

劳拉 你答应过我……

达米安 是答应过，可我不能给钱买这么奢侈的东西。

爱德华多 我喜欢这样！

劳拉 （对爱德华多。）懒虫！（对达米安。）这……这……通知单就打好了……

达米安 我很高兴。

劳拉 可是现在……（指匣子。）我拿这东西怎么办呢？人家在等着。

达米安 你想该怎么办？把它退回去，就退回去。

劳拉 可这多丢人。

达米安 丢人也得退回去！

劳拉 （把匣子一扔。）非常感谢！（朝右面走了。）

爱德华多 哈，哈，哈！……

达米安 你能帮我把这玩意儿退了吗，爱德华多？

爱德华多 我？……唔，行！（不乐意。）

德尔菲娜 （对达米安。）把衣服留下吧！可怜的！……

达米安 一定不留下！想充个什么小姐，见鬼！

德尔菲娜 别生气了！……留下吧！要教育，吓唬吓唬也就行了！……

达米安 这回就算了……我得走了……已经很晚了……拿这去付帐。（把钱给爱德华多。）再见！（从舞台后部的门下。）

德尔菲娜 等一等，我把手提箱给你。（跟他出去。）

爱德华多 （叫。）劳拉！劳拉！他们走了。来，来，别赌气啦。

劳拉 你要干吗？

爱德华多 （指匣子。）瞧见了吗？我送给你。以后你还去说我

不中用吧！

劳拉　啊！……这我不喜欢！……

爱德华多　你怎么不喜欢！……我跟达米安争了，结果你瞧！喝，我对他可有影响哩！告诉我，你看到我的牌没有？（梅塞德丝自舞台后部的门上。）瞧老太太穿得整整齐齐的……谁都知道她从“三球”买戒指回来了！……小蛇儿出洞了吗？

第十三场

上一场的人物——梅塞德丝；然后德尔菲娜

梅塞德丝　达米安到哪儿去了？

爱德华多　不知道。

梅塞德丝　他提着个箱子出去了。

劳拉　他到码头上去找爸爸去了。爸爸要上蒙得维的亚去。

梅塞德丝　去干什么？

劳拉　达米安叫他去跑一趟差使。

梅塞德丝　这真奇怪！

爱德华多　他急着要去找爸爸！

梅塞德丝　我刚才不久同达米安谈过话，他什么也没跟我说。

劳拉　这是桩突如其来的事情。

梅塞德丝　不会是你爸爸招摇撞骗吧！

爱德华多　爸爸招摇撞骗？……多新鲜！爸爸可是个老实人！

劳拉　住嘴，死讨厌！

梅塞德丝　（对进来的德尔菲娜。）德尔菲娜来了，她来给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吧。可先得给她这东西。（给德尔菲娜一个小包包。）

德尔菲娜　戒指！……您在哪儿找到的？

爱德华多　在地上找到的……没谁踩坏，真巧得很！

梅塞德丝　你知道达米安要豪尔赫去干什么事情吗？

德尔菲娜　他叫他去给汤普森先生的一张期票提款。

梅塞德丝　哎哟，哎哟，哎哟！你们怎么不跟我说呢？你们怎么不跟我说？……圣母哇！多倒霉呀！（哭起来。）

德尔菲娜　可是，妈妈……您怎么啦？您怎么这样呢？

劳拉　天啊，妈妈！

梅塞德丝　别管我！别管我！天主，天主，天主哇！

德尔菲娜　您这样弄得大家都不安，妈妈！您怕的是什么呢？

爱德华多　再也没有比你更加尊重丈夫的女人了。

梅塞德丝　（激动地。）啊！不能就这么下去！现在还来得及赶到船上去，对吗？（想出去。）

劳拉　干吗这么疯疯癫癫的，妈妈？到这儿来。

德尔菲娜　妈妈！您怎能这么异想天开呢？

梅塞德丝　孩子，我有我的道理……昨儿晚上他赌钱赌输了。今儿回来他千方百计找我要钱……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德尔菲娜　这太可怕了，太超出常规了……您到这儿来……达米安跟他在一起……您放心！……

梅塞德丝　不，让我去，让我去。这样才能防范一切！

劳拉　嗳，开什么玩笑！

德尔菲娜　您想想看，起了这样的疑心，那我该比您更有理由感

到不安，可您看我……来吧！来，我跟您说！……别徒然自找苦吃了！……坐下来……

梅塞德丝 （坐下。）哎哟！……天主保佑我们！

爱德华多 我出个主意有用处吗？……好吧！……你们还是让她去吧！……我妈是挺不害臊的！……

劳拉 爱德华多！

爱德华多 （对梅塞德丝。）走吧！……兴许你能赶得上！（把她引向门口去。）

——幕 下——

第 三 幕

布景如前一幕

第 一 场

梅塞德丝——埃米利娅——劳拉——德尔菲娜

埃米利娅 可你一股劲儿朝坏处想！人家看到爸爸的行为举止，当然怀疑他干吗耽搁得这么久，可也还有不少希望。比如出桩意外事情，他得场病，或者警察把他错抓起来了，或者他忘记了什么……爸爸是太，太没人关心了……他甚至可能开个玩笑……（对梅塞德丝。）你对他不放心，在船上跟他闹了一场。天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要让自己出点差错，来报复一下……（梅塞德丝啼哭。）别这么哭！留下点眼泪以后去哭好吗？

梅塞德丝 我现在哭，这一世都还要哭。我是不存一点希望了。多丢脸哪！

劳拉 他甚至还可能突然死掉。那边没人认识他，死讯就来得

迟。

埃米利娅　这也可能！他有点心脏病！

梅塞德丝　他怎么会死掉啊！他没这份福气！倒霉！……他就是倒了霉！……人一遭受不幸，就堕落下去了。他以前为人好，品性也好。不赌钱，还挺讨厌赌钱……也不喝酒……到时候就回家。他最关心的，就是怎么使我们过得幸福……突然，他走起下坡路来了，到最近就连原来那一家之主的影子也没留下了……（非常痛苦地。）真的，我不知道，天主造的人怎么能变成这样！……我们大家也都变了！从前的我，从前的梅塞德丝，也什么都没留下了。我变得跟他一样，或许变得比他还不如了。对你们呢，我没有权利说什么……你们学了我们的坏样……剩下可怜的达米安一个才是健全的，因为他没跟我们住在一道。可怜的孩子啊！……现在，为了让他也同样得到好处，我们拉他一起下水，叫他同我们一样倒霉，一样身败名裂！（停顿。）我们多可怜哪！……达米安多可怜哪！（长久地啜泣。）

埃米利娅　好啦，妈妈；别哭成这样；这会伤身体的。至少，你也可以等到你的预感证实了再说嘛……别太激动！……你去拿点香水来，劳拉！……德尔菲娜，你也可以跟她说点什么呀……你在这儿像个法官似的，这叫她难受！（劳拉下。）

德尔菲娜　我？……我能对她说什么呢？我跟她一样需要安慰。另外，我也不会演滑稽戏。我和她一样相信不能指望有什么好事情。

埃米利娅　妈妈，看你胡思乱想得了个什么结果！当然啰，如果家里有人开始得到好处，那么谁都会认为自己有权来拾柴烧。可没有证据就给人家定罪，也不见得对吧。

德尔菲娜 见鬼！怎么说，要责怪就得首先责怪你妈。另外，你们的情况并不有利得可以堂堂正正地去侮辱人家。

劳拉 （回来。）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儿？

埃米利娅 （把劳拉捎来的手巾和香水递给梅塞德丝。）拿着！安静下来好吧！（对德尔菲娜。）胆小鬼才幸灾乐祸！……

梅塞德丝 住嘴，埃米利娅！别去气她。可怜的德尔菲娜说得对。她被我们害了！

埃米利娅 哼，什么受害不受害，丢脸不丢脸的！真出了你们猜想的那种事，丢脸的也不只是我们。达米安也是咱们家里的人。

德尔菲娜 他丢脸？那你可大错特错了！达米安一路来站得直，行得正，他不会有什么污点。他会知道该怎么办！父亲要是贼，亲属要是一帮强盗，那谁能躲得开。你该放规矩点，谁敢咒骂他，那我是不让的。

埃米利娅 啊！……你一直在等机会来伸你的爪子！

德尔菲娜 你挑衅，我才说话。我没等什么机会。本来嘛，我是一句话就可以劝我丈夫不干这种感情用事的傻事情的。我想做点对你们大家都好的事情，可你们却反而要说我的不是……就是现在，尽管大难临头，我原来也不打算开口，可是看到你们连一点儿体贴都不懂，那就得叫你们也听听我的。

埃米利娅 你尽管说……你已经管我们叫贼和强盗了……说吧！……哎哇，哎哇！……（指着梅塞德丝。）这儿有你的活点心……一个痛苦得死去活来的女人……我把她给你，泼妇！……

第二场

上一场的人物——爱德华多

爱德华多 怎么闹开锅了？

德尔菲娜 闹的是你的两个妹妹。

爱德华多 啊！……我这两个妹妹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都像爸爸！……（对劳拉和埃米利娅。）给我滚，废料！……（对德尔菲娜。）她们对你怎么啦，嫂嫂？肯定他们把这次拐骗怪在你头上了。那个读报屁股连载小说的（指劳拉。），是个坏家伙，她要使一个穷是穷、可是清白的家庭失去体面。这个呢，（指埃米利娅。）比保罗·布尔热[①]还有才华……你会发现她是个复杂的人物，肚子里道道多……两个都是女学士，鼎鼎大名的女学士！废料！……令人作呕，不是吗？……小托马斯这回不在场，可真是奇事！……他也是个挺了不起的人物！……（转话题。）没有什么新消息吗？

德尔菲娜 没有。

爱德华多 达米安呢？

德尔菲娜 到那边打听消息去了。

爱德华多 你看到了吗？这位年青人这才会明白他是太傻了……你瞧老太太！她这一角演得不赖吧，嗯？一旦事情水落石出，达米安该怎么说呢？我敢打赌，在等着他演悲剧呢。（高声。）啊，爸爸！……咱们是名誉扫地了！……倒霉

① 保罗·布尔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

的人物啊！……哎哟，哎哟！……（回复自然的声调。）什么血浓于水啰！孝顺啰！光荣的牺牲啰！……以及诸如此类的谎话，还不是作家和诗人为了找事儿干捏造出来的。前儿天我看报，看到不知哪位诗人干了坏事，就家庭、孝心等等神圣不可侵犯的玩意儿胡诌了一大通……你瞧，批评家们对我们知道得多清楚……好！……你们都不听我的？……那我走啦！……你们都像过耶稣蒙难日，怪悲哀的……我走啦！（下。）

德尔菲娜　我也走。（下。）

埃米利娅　瞧这傲慢的娘们！

梅塞德丝　你们怎么这么坏呢？把事情弄得更糟，你们能讨到什么好处呢？

劳拉　这又不是我们找的。

埃米利娅　难道我们该让这外来的娘们踩倒在地上吗？

梅塞德丝　可她不过是说了真话！

埃米利娅　啊！……说得好！我们本来就该把脸膛的另一面伸过去让人家刮耳光，对吗？

梅塞德丝　我们别谈了。

第　三　场

梅塞德丝——埃米利娅——劳拉——达米安；
然后德尔菲娜——爱德华多

达米安　（从舞台后部的门上。）什么消息都没有！

梅塞德丝　什么消息都没有吗，我的孩子？

达米安　我到办事处去过了。在旅客表上没有他的名字。肯定他是没有回来。要是他出于粗心大意叫我们受了这场痛苦的话，那要好好数落他一顿。德尔菲娜呢？

梅塞德丝　我想在她房里。

达米安　她很痛苦吗？

梅塞德丝　当然啰，孩子！我们大家都一样……啊！要是我到船上去找你的时候你听了我的话，那我们就不要这么担忧了……你不听我的，我们现在就得承担后果了……

达米安　我怎能这么侮辱可怜的老爹呢？要对他说："爸爸，我信不过您，您留下……"这我办不到！

梅塞德丝　你过于相信人了。

达米安　唔，尽管您怀疑，尽管我发现您极力想让我对坏事有所准备，可我还并不十分担心。

梅塞德丝　你不该抱什么幻想了。要从坏处着想。

达米安　要不是听了您跟我交心说爸是个赌鬼的话，那我敢说我现在心里还会很踏实。我来到这儿，您对我诉说不幸的时候，干吗不把这一点也对我早说了呢？要是真出了什么倒霉事情，我就只有这么一点要怪您。

梅塞德丝　我当时不想叫你太扫兴。我以为你能改造他。

达米安　他在哪儿赌钱呢？

梅塞德丝　谁知道！……在好些地方赌！……（停顿。）告诉我：要是真出了倒霉事，你有什么钱来还这笔帐吗？

达米安　还不起，妈妈；连一半也还不起。那我会声败名裂！

梅塞德丝　啊，多倒霉！（又哭起来。）

达米安　您别对我提这事儿了。您一提……我……我……您没

瞧见吗？……我已经紧张得受不了啦……这太可怕了！这是桩不可收拾的事情！……（有人叫门。）怎么？……谁叫门？

梅塞德丝 我这就跑去看看。（下。达米安紧张地踱来踱去。梅塞德丝回来。）电报！……电报！（给他电报。）啊，感谢上帝！

达米安 （把握不定地。）什么！……我感到……我不知道为什么！……

德尔菲娜 （听到声音同爱德华多齐上。）拿到这儿来，胆小鬼！（从他手里夺过电报念。）“汤普森的期票没提款。”

梅塞德丝 哎哟，天哪！（受不了，倒在椅子上。）

达米安 （脸色突变。）请允许我看一下这份电报。（念。）“汤普森的期票没提款。”……那么……那么……这……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可是……可是……可是……噢！……这不可能！……老爹是碰上了什么事儿！……我还来得及……我要到蒙得维的亚去找他……天知道他是不是病了！……啊，唔，我就去！……我的帽子呢？……帽子在哪儿？……帽子！……（高声。）我说，给我帽子！

德尔菲娜 拿去。（把帽子递给他。）

达米安 再见。

德尔菲娜 听我说。少许想想你要干的事儿。别慌里慌张的。

达米安 可是，好人；要是我们的前途不妙，你怎能叫我不慌呢？

爱德华多 你听我说。你别上蒙得维的亚去了。你这是浪费时间。老爹在这儿。

达米安 你怎么知道。你见到过他了吗？

爱德华多 我了解他。他并没有去。

达米安 （冒火。）可是，我自己跟他一道待在船上，一直待到了最后一刻，他怎么能没有去呢？

爱德华多 我对你说的什么我明白。码头上人很乱……他跟着你就下了轮船，再走去把期票兑现；然后上赌场，试试看是不是能把亏空填起来，钱又都化了水。你看他今明两天怎么露面吧。他没钱住旅馆，折回来在围着家转悠，肯定碰不上你的时候就会进来。

达米安 那么，你也相信他骗了我？

爱德华多 谁还能怀疑这一点呢？

达米安 那你告诉我：你认为世界上能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

爱德华多 （吹口哨。）呦！……老兄，要多少有多少！

达米安 有这么没心肝的、这么卑鄙无耻的、这么下流透顶的父亲吗？

爱德华多 也多的是。

达米安 那我就不信。有的事情出乎人之常情。这就是其中之一！老爹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该去找他。

爱德华多 上哪儿找？

达米安 我不知道。总该有个地方……街上……警察局里……医院里……

德尔菲娜 达米安！

达米安 你们别担心。他就会回来的。（从舞台后部的门下。德尔菲娜哭。）

爱德华多 来，嫂子，来！我陪着你……你别以为我疯了。也许我是最清醒的人……多讨厌的事儿！不是吗？（同德尔菲娜从右边第二道门下。）

第 四 场

梅塞德丝——劳拉——埃米利娅；然后豪尔赫

劳拉 （对埃米利娅。）现在，姐姐，咱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埃米利娅 Ritornamo al antico。①

劳拉 可爸爸真不害臊！

埃米利娅 什么害臊不害臊！他是个倒了霉的人！那人才更是流氓。他有钱，可让咱们陷于贫困！可怜的老爹半辈子牺牲自己，把那两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教养成人。难道他没有权利要求他们报答这份恩情，让他能安度晚年？两个无赖！……一个懒鬼；另一个是又自私又悭吝的畜生。作爹娘的好盼头！……（嘟哝着从左面下。劳拉跟她下。不一会，豪尔赫从舞台后部破旧的门上。他提心吊胆地走进来。）

梅塞德丝 （看到他。）是你！？（向他跑去。）豪尔赫！……你从哪儿来？……你干了什么来着？……豪尔赫！……

豪尔赫 让我安静一下。什么也别问我。事儿做下来了，就什么都完了。

梅塞德丝 你能有胆量干下这么可怕的丑事吗？

豪尔赫 别说别说。闹一场咱们能得个什么？只能丢丑，没一点好处。达米安已经知道了吗？

梅塞德丝 不，他还不知道。我为了让他明白，对他提示过，可

① 意大利语，意为"我们回到老路上去"。

他不信。他想象不到有这么坏的父亲。他出去找你去了。

豪尔赫 他有钱来还这笔帐吗？

梅塞德丝 没有；他刚才对我说过这一点了……还不起！……他说，这样他就会破产，就会身败名裂……你明白……这是人家的钱……人家会归罪于他……

豪尔赫 要是这样，我有法子救他。

梅塞德丝 什么法子？

豪尔赫 我朝自己开一枪。

梅塞德丝 不！不！豪尔赫！一桩傻事并不能用另一桩傻事来补救。

豪尔赫 那么，他就得朝自己开一枪！

梅塞德丝 （恐怖地）我的儿子！……啊，不！你怎么这么狠心？你怎么对我说出这么没心肝的话来？你们谁也不需要自杀。损害不是已经造成了吗？……那么就来承担后果！……什么乱子也不会出，是吗？答应我，豪尔赫！你叫我受了这么多的苦，也给我这点儿安慰吧！

豪尔赫 你别激动！……这要看他对这事情持什么态度……我要到床上躺会儿去……我三个晚上没睡觉了，实在熬不住了……你跟达米安说……我没脸见他……你把什么都告诉他……说我是个赌鬼……说我已经堕落得不可救药……说……说……说我这无赖辜负了他的信任……

梅塞德丝 这对那可怜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豪尔赫 你可以开导开导他，叫他不要把事情朝十分悲惨的方面想。现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我去寻死你就只能忍受……

梅塞德丝 啊！……你看我的吧，我保管什么都能好好解决……

豪尔赫 但愿如此！我疲倦得实在不行了！（走开。）

梅塞德丝 好，你去躺躺。（阻止他。）让我看看。（仔细地搜他，看他是不是带有武器。）不这样，我还是一点也放不下心来。（豪尔赫从右面第一道门下。）

第 五 场

梅塞德丝，然后达米安；最后德尔菲娜

梅塞德丝 现在来查他的。（检查办公桌的抽屉，拿出支手枪来。她拿着手枪躲开的时候，在舞台后部的门口碰上了走过来的达米安。）

达米安 这是什么？您拿手枪干吗？……拿来！（夺过手枪。）

梅塞德丝 不！把手枪给我，达米安！……我不会干什么蠢事的……我想把手枪藏起来，因为我怕得很。

达米安 怕什么？

梅塞德丝 不知道……请你给我！……我会痛苦死的！

达米安 拿去。（还给她。）我爸爸在哪儿？

梅塞德丝 你已经知道了吗？

达米安 我问他在哪儿？

梅塞德丝 他不敢……他叫我跟你说……钱，都输光了！……你可别丧失理智，我的孩子。

达米安 我问他在哪儿？我知道他回来了，我想要看到他。

德尔菲娜 （从右面第二道门上。）别发火，达米安。发火也无

济于事。来，坐下。您去叫他，妈妈。

达米安 你留下。就让我们两个待在这儿。

梅塞德丝 我这就走。(从右面第一道门下。)

达米安 你想到过会出这样的事情吗，德尔菲娜？

德尔菲娜 这真可怕，可也不是没法挽救了。汤普森品德非常高尚，他会能理解你的情况。我也写信给洛拉……

达米安 (沮丧地。)可怕！可怕！可怕！

德尔菲娜 我们最好坐最早的一班船到圣克鲁斯去……你别颓丧成这样！(豪尔赫胆怯地探头出来。)

最后一场

达米安——德尔菲娜——豪尔赫

达米安 (对走出来待在远处的豪尔赫。)朝前走哇，先生！……你这不害臊的！你还有脸回家，那就该想到了要演的这场戏。唔，向前上啊……你还等着我迎上去接你吗？

豪尔赫 (强打精神。)你要对我说什么呢？

达米安 哎，没什么！没什么要紧事情！我麻烦了你，要请你原谅……你醉了吗？

豪尔赫 也许是。事情并不难解决。

达米安 好好回答，当心别惹我发火，因为我可控制不了自己。

豪尔赫 法官总是不会沉不住气的。

达米安 你真不知道你这次对我造成了多大损害吗？

豪尔赫 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你可以免去审讯，不要重复我在犯罪之前、作案当中和犯罪以后自己问过自己的那些问题了。罪，是我经过深思熟虑、有意识地犯下的。我现在就向你提出有根有据的辩护词来，保险能使你满意。我知道你赔不起人家这笔钱，这钱是我刚刚从你那儿偷走的；由于你应该以某种方式来为自己辩护，我现在完全随你处置。

达米安 怎么啦？

豪尔赫 我能给你的是自杀。

达米安 你自杀个什么？这是一种新的手法。你想来打动我的心，对不？这你可大错特错了……就只二十分钟之前，想到过要自杀的是我。我！我这个无罪的人！可我看到你这样卑鄙无耻，就打消了这念头！对你这种人，只有一种惩戒办法，那就是叫你去坐牢。你作了贼去坐牢，我把我父亲交给法庭判刑，这才是我证明自己无辜的最好办法。我们谈完了。你要是当真随我处置，那就应该立刻到警察局去自首……立刻就去！……滚！……滚！……（豪尔赫一语不发朝舞台后部的门走。达米安一直对他板着脸。豪尔赫在出门之前，把带着绝望和下了决心的表情的脸孔回转来，下。）

德尔菲娜 （温柔地。）达米安！

达米安 唉，德尔菲娜！我多想哭啊！多想痛哭一场啊！……（倒在一个椅子里啜泣。）

德尔菲娜 （抚摩他。）嗯，哭吧，哭吧，我可怜的吉诃德！

——幕徐下——

穷　　人[1]

① 一九〇四年十月一日，安赫利纳·帕加诺剧团在"圣马丁"剧院首次演出的剧本。——原注

人　物

苏尔玛

堂娜莫尼卡

伊西多拉

希奥瓦娜①

特雷莎

曼努埃拉

蒂塔

费利佩

四指头

劳尔

收房租的

卖牛奶的

① 这个角色是意大利移民，讲一口夹有很多意大利语的蹩脚西班牙语。

第　一　幕

大杂院中一间穷人的房子。房中搁着三四架缝纫机。中间有张大桌子。后面有个碗橱。

第　一　场

费利佩——莫尼卡

费利佩 （朝内屋说话。）真是开玩笑！……这么多的考虑！……你再不起来，我就要来跟你算帐！……每天都来这一套。一帮子懒鬼！……好像你们当了老板似的！ ……（咕哝着去打开窗子，一接触侵人的寒气就瑟缩着。）嘿，莫尼卡！……你把蒂塔也叫起来……我要带她到慈善街去……去瞧瞧是不是能给她找个安身的地方……你说什么？……对啦！（学她。）再考虑考虑呀！ 可怜的孩子们！……明儿没有饭吃了，那才更糟糕哩…… （查看大桌子上缝好了的衣服。）苏尔玛干吗没把这些坎肩带去？……是扛的包儿太沉了吗，嗯？……

你答腔呀……

莫尼卡 （带着一个煤油炉子、一把咖啡壶和几个杯子出场，粗声粗气地。）我来啦，好人！……你有什么病痛来着？

费利佩 没什么……不过苏尔玛把今天该交的缝纫活儿差不多全留在这儿了……那小姐需要坐小汽车去送衣服。

莫尼卡 住嘴！你难道不明白这是昨天退回来的活儿吗？

费利佩 她们就没空儿缝好这些扣子吗？你知道，我只有一个晚上没在家……姑娘们变得就只爱唧唧喳喳了。我不在家，就没人能叫她们干活……还催着要领工钱呢，真行！

莫尼卡 噢！……她们什么时候能拿到工钱呢！……别开玩笑了。我们都明知道昨儿你为什么跑了。

费利佩 难道我没有钱，也是罪过吗？

莫尼卡 要是你肯干活的话……

费利佩 喂，我说……你最好还是闭嘴，懂吗？……（莫尼卡哼着歌下。）

第 二 场

费利佩——卖牛奶的，然后莫尼卡

费利佩 （用威胁的目光看着她出去。）你倒是挺厉害的！……

卖牛奶的 您好……要多少奶？

费利佩 （转身。）您早！……我不知道。让女主人来决定。（叫）莫尼卡——卡！

莫尼卡 （从内面。）这就来！……见鬼！……

卖牛奶的 （看见她）您好！早上挺冷的，嗯？

莫尼卡 哎，卖奶的，我今儿早上不要奶了……除非你能再赊给我一公升……事儿不顺手……

卖牛奶的 （盖住奶罐子）得……得……得了！……你欠了我六比索了！我这巴斯克人① 一大早起来干活儿，可谁也不给钱……

费利佩 您知道，朋友，我们可是好主顾。

卖牛奶的 是呀……可是要赊帐……不成，不成！谁都要你赊奶给他……可一提到钱，就这个说："卖奶的，明儿来！"那个说："卖奶的，我没有零钱！"……呸！……你还要牛奶吗？……连零钱也没有！……奶拿走了，钱收不回……好！……我走啦！……瞧明儿有没有钱再说……

莫尼卡 明儿见……对不起，卖奶的……

卖牛奶的 得啦……（下。）

第 三 场

费利佩——莫尼卡

费利佩 这么低声下气干吗！没有钱，就不给……

莫尼卡 可那也就喝不上奶……；我并不可怜我自己，也并不可怜你……我可怜应该吃得好点的可怜的孩子们，还可怜苏

① 巴斯克是西班牙北部一个地区。

尔玛！……可怜的苏尔玛不久就要回来了，她走累了，可连早餐也吃不上……幸亏昨儿晚上还留下了一点面包……（倒咖啡。）蒂塔！劳尔！……来喝咖啡。（对费利佩。）这是你的咖啡……

费利佩 （喝咖啡。）你不是说还有面包吗？

莫尼卡 是有面包，可那不是给你解馋的。（从桌屉里拿出块大面包来分成三份。）这是给劳尔、蒂塔、苏尔玛的！

费利佩 我难道没长嘴巴吗，嗯？（拿起一份面包来。）

莫尼卡 （想把面包抢下。）别这么没教养！你也真是！……

费利佩 你还以为我没有肚子吗，嗯？（把面包扯碎在咖啡里泡湿，畅快地吃着。莫尼卡到内屋去把睡眼蒙眬的两个孩子带出来。）

第 四 场

上一场的人物——蒂塔——劳尔

莫尼卡 来，劳尔……这是你的咖啡……哎哟，别这么有气没力的了……喝口咖啡会暖和一点……

费利佩 你脸都没洗吗？

蒂塔 我洗过脸了，爸爸。

费利佩 你呢，脏东西？去，去洗脸去……你不去洗脸就不要喝咖啡……听到了吗？

莫尼卡 （生气。）别去，我的乖孩子……又开什么玩笑！可怜的

孩子！……

费利佩　妙！……真妙！……脸都不洗的送信的！……就凭这一点，你还想老板不辞退他……对这位大人物的不满意见你好像还没听够似的……（推劳尔。）快去，洗脸去！……

莫尼卡　（阻拦。）当心，费利佩！……当心可别碰我的孩子！要是你一爬起来就不高兴，找谁吵架都成，可就别来惹我这儿个可怜的孩子，他们为你牺牲得太多了……要是你乐意，你尽可欺侮我……你看成不成？

费利佩　（喝完咖啡。）好！我照你所想的办……反正受更多折磨的又不是我！……（站起来。）

莫尼卡　这我全明白！

费利佩　我的帽子在哪儿？

莫尼卡　我怎么知道？……你去找呗！

费利佩　（准备出去。）好！……他们喝完咖啡，就叫蒂塔到杂货铺来找我……（转向蒂塔。）你知道了吗，小姐？……我们要把你送到一家人家去听听使唤……看你还敢像上回那样哭着要回来……你该干活儿来帮你爹妈一把了……再见……嘿……注意……苏尔玛领缝纫活儿回来后，就叫姑娘们都踩机子，叫特雷莎和堂娜希奥瓦娜的女儿使手缝……要是那老外国婆来讨钱……你就叫她星期六再来，明白吗？

莫尼卡　明白啦！

费利佩　再见！

莫尼卡　（突然朝他走去，拦住他，低声地。）哎，费利佩！……留给我几个生太伏吧……我连半个子儿也没有了……

费利佩　可我……

莫尼卡　你别这样……得买点儿肉。你知道现在谁也不肯赊帐

给我们了……

费利佩 得，得，得！……（从衣袋里摸出点什么来。）好，你把这五十生太伏拿去！……再也不能多给你了……我还得坐电车……

莫尼卡 还得灌点儿黄汤……这我知道……（露出鄙视他的表情。）你走吧，讨厌鬼……

第　五　场

莫尼卡——蒂塔——劳尔

莫尼卡 看你们能不能快点儿吃，孩子们……（走到内屋去拿了条打湿了一个角角的洗脸手巾出来。）劳尔，你吃完了没有？……到这儿来……（把着他的一条胳膊给他揩脸。）这么揩了脸，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冷了……啊哈，哈！……怎么样？好啦！（把那孩子留在桌上的一小块面包给他。）带着路上吃！……现在已经很迟了！快点儿走……别贪玩耽搁事儿……（伴送他到舞台后部的门旁再回来。）你呢，姑娘……你也得去找你爸去……你知道他对你说过什么了……得表现得懂事儿……我们要活命，就得大家都干活儿……（给她理头发。）

蒂塔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这么穷呢？

莫尼卡 那时候有很多的缝纫活儿做，日子要好过些……好，你走吧！……你如果安顿妥了，赶明儿费利佩给你捎衣服去

……再见！……（吻她。）

蒂塔 我什么时候再回家来呢？

莫尼卡 不知道！……人家让你回来你就回来……（激动地。）碰上个星期天就回来！……（再吻她，想掩盖自己的激动。）再见！……你要懂事，我的乖孩子！……（蒂塔慢慢走出去，一步一回头。莫尼卡面对观众，一直等到小女孩下场后才回头。那时，她拿围巾掩着脸，哭出声来。她很快恢复过来，走到一个角落里拿起一把扫帚扫屋子。）

第　六　场

莫尼卡——四指头

四指头 （迟疑地探身进来。）您早！……就您一人在家？

莫尼卡 是呀，孩子……请进来！

四指头 我看见堂费利佩出门了，想跟你们谈一会儿……苏尔玛还在睡觉吗？

莫尼卡 瞧你想的！……她得很早起来，上成衣批发店去，可怜的人啊！……

四指头 （吃惊。）怎么？

莫尼卡 唔。昨儿晚上店里没发给她缝纫活，因为她去迟了。老板告诉她说，她今儿早上六点就得去领活儿。

四指头 苏尔玛去了吗？

莫尼卡 她怎能不去呢？……

四指头 她一人去的吗？

莫尼卡 是呀……费利佩不能陪她，两个小家伙也都要去干活儿。

四指头 （气愤地。）他妈的！……我没知道有这事儿……她还没回来吗？

莫尼卡 哎哟，孩子！哪能这么快。另外，她能碰上什么事儿呢？

四指头 这是您所不知道的……能碰上很多事儿！……她干吗不通知我呢？……通知我我会陪她去的……

莫尼卡 （搁下手中的活。）孩子，你在吓唬我！……干吗要这么害怕呢？

四指头 您瞧，我的大婶……（我连想都不愿想这事儿！）……照我看，苏尔玛总有一天会出事儿……成衣批发店的事儿……哼！

莫尼卡 什么事儿？

四指头 什么事都已经在发生了。扣着工钱迟迟不付啦，把做好的活儿退回啦，总是要人到店子里去啦；去找纽扣，去拿坎肩儿，去打欠条，去替孩子说句话，去领件忘在那儿的东西。全都是经理叫她去的嘛……那经理……那经理……您听我说，我坦白告诉您：要是这些坏事儿不都是那家伙干的，我就不得好死。

莫尼卡 你想说什么呢？

四指头 没什么……他妈的……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賜她打她都会来不及了……

莫尼卡 可是，孩子……

四指头 听我说，大婶：照我看，店里有人在打苏尔玛的主意，

因此才出了这些怪事儿……

莫尼卡 别胡说！……要这样苏尔玛早就会告诉我了……

四指头 那可怜的丫头怎么会告诉您呢……她怕你们接不上缝纫活……这她对我也不愿意说，可我一对她提到这一点，瞧她的脸色就什么都明白了……什么？……您不相信？……我看你们真是像瞎了眼！……

莫尼卡 你说的过分了。

四指头 过分？……（提高声调。）出这种事儿出了一段时候，这都是什么缘故呢？……

莫尼卡 别说啦，瞧女工们来了……

第 七 场

伊西多拉、曼努埃拉和特雷莎上，问好。莫尼卡作答并收拾杯子

伊西多拉 你好吗，马克西莫？……什么风儿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曼努埃拉 我们都在想念你！

特雷莎 有个人想你想得特别厉害……

四指头 那大概是你吗？

特雷莎 耶稣基督！……瞧，有人可能会要吃醋的……要是苏尔玛听到了的话，那可了不得！

伊西多拉 （检查桌上的针线活。）莫尼卡大婶，他们交代要把

这些坎肩儿怎么做呢？

莫尼卡 （从内面说。）把衣上的垫肩移到外面一些，

伊西多拉 这真是怪事！……你瞧，曼努埃拉，这是为退货而退货嘛……

曼努埃拉 我瞧瞧！我瞧瞧！（翻看那些坎肩儿。）

伊西多拉 那帮家伙真不害臊……

莫尼卡 （从内面。）哎！……还要你们把扣子钉牢点……

伊西多拉 我真想把扣子钉在他们的脸上！……

四指头 你们该原封不动地寄还给他们……

伊西多拉 那当然……（四指头不安地来回踱步。）

莫尼卡 （走出来。）应该照人家的意思办，姑娘们……我们家境遇这么不好，他们能随便找点什么碴儿就不给活儿干……得啦，快干活，姑娘们！……意大利姑娘没来吗？（伊西多拉和曼努埃拉把坎肩儿分开，坐到缝纫机旁，把机子揩干净准备干活。）

伊西多拉 您说意大利姑娘？……我刚才碰到她跟她妈上市场去，她告诉我说她们两个不久就要来收这礼拜的工钱。那两个碎嘴婆娘！……想不到昨儿晚上她们到我家去跟我妈说，不要再派我们来了，因为缝纫工场改做炼铁作坊了。

莫尼卡 真是长舌头……

曼努埃拉 大姉，没有黑线了！

莫尼卡 你看线轴上是不是还有一点。苏尔玛就该把什么都带回来了……（三个姑娘开始干活，一个踩机子，两个使手缝。她们一面干活一面低声哼着歌子。）

四指头 我的大姉，您知道她耽搁得太久了吗？……您看要不要我去接她？……

莫尼卡 她就该回来啦！……你别担心，孩子……她没钱坐电车，只能走路回家……嗨，你最好待一会儿，帮我管管家，我到小摊子上去买点儿东西，嗯？（拿起一个篮子准备出门。对女工们。）我叫他做监工的，嗯？你们可得听他的吩咐……（下。）

第 八 场

曼努埃拉——特雷莎——伊西多拉——四指头

特雷莎 （开玩笑。）嗨，小老板。您能不能付给我们一点点工钱？……（大家哄笑。四指头不作答，继续来回踱步。）

伊西多拉 随他去，他神经紧张……他想必是跟谁在中国东北干过仗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马克西莫？……

四指头 干仗倒没有，生气是真的……

伊西多拉 那你就对我们说说吧！……别不高兴了！

特雷莎 你说吧！……你——说——吧！……

四指头 （坐下。）不，没什么。问题是干下流事儿欺侮我可不成……

姑娘们 （齐声揶揄地。）噢！……是嘛！……那当然！……

四指头 要是看我穿着皮袄就以为我是只绵羊，那你们可大错特错了！……

特雷莎 可你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四指头 到现在我只不过有点儿怀疑，可我看成衣批发店那家

伙不是好东西。……

伊西多拉 噢，那经理……呸！……你别担心……苏尔玛不会理睬他……

四指头 那么，她对你说啦？……这小鬼头对我可什么也没说……

伊西多拉 你知道她的脾气，你想她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呢？……另外，那个人还并不敢太放肆，苏尔玛不让他胡来……

四指头 他妈的！……

伊西多拉 你别难受！这么赌气有什么好处呢？要是我碰上苏尔玛碰上的事儿，那我也会跟她一样做的……

特雷莎 姑娘，我可不这样！……我要把这事儿告诉我爱人，叫他去狠狠地揍那不要脸的一顿……就该这么办！

伊西多拉 那你的爱人就得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街躺下了，成衣批发店也不会给你活儿干了……

特雷莎 为什么？

伊西多拉 呸……没什么！

四指头 你说得对，特雷莎……对我来说，不用苏尔玛跟我提……我现在就去找那家伙去，看我四指头是个啥样儿的……我要叫他剩不了颗好牙齿……

伊西多拉 好家伙，你别去冒险……你别这样！……

特雷莎 随他去，姑娘……他知道该怎么办。

四指头 再见！……（下。）

姑娘们 哈，哈，哈！……

第 九 场

伊西多拉——特雷莎

伊西多拉 （带着嘲讽的表情看他出去。）我们这就得派救护车去……

特雷莎 要么就派警车去拾牙齿。哈，哈，哈！……要是真干上架的话，那才好看哩。

伊西多拉 这人连只苍蝇也打不了！……我不懂苏尔玛怎么看上了这么个傻瓜……

特雷莎 他受了伤，断了个指头，她就以为他是个男子汉。

伊西多拉 谁都受过伤……问题是要把伤治好。

特雷莎 那当然。

伊西多拉 老实说，我真可怜这对宝贝。男的尽管长相不错，可是个胆小鬼，装得气势汹汹的，挺吓人，可就什么也干不了……，我看他准是胆怯才不去找活儿干。女的呢，最为软塌塌的了，既没个主见，又没点精神。他俩结了婚，那与其说像一对夫妻，还不如说像一对石鸡儿……（听到四指头的声音。）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他回来了……这个可怜虫！……

第十场

上一场的人物，然后四指头和苏尔玛争论着出场

苏尔玛 那更好！

四指头 你得跟我说清楚……

苏尔玛 我没什么要对你说的……你听着了吗？……我们就谈到这儿为止……再见……妈妈呢？（从左方下。）

伊西多拉 唔？……这么快就吹了，她跟另一个人了？

特雷莎 别说了，姑娘……她忘了跟这儿这位了结呢……哈，哈，哈！这回倒要看看四指头是个啥样儿的了！……

苏尔玛 （出场。）没人在吗？

伊西多拉 男人嘛，一个没有。

苏尔玛 （朝舞台后部的门走去。）

四指头 （拦住她。）我的姑娘，你不告诉我你在哪儿呆过就别走……止步吧……

苏尔玛 我说了没有什么要告诉你的！……（对其他人。）又给我钻出了一位新爹，你们瞧见了吗？……（对四指头。）滚开些，傻瓜！……

四指头 你得跟我说清楚……知道吗？得跟我说清楚！……（抓住她的一只胳膊。）

苏尔玛 放开我！……

伊西多拉 （站起来。）你这人！……把那姑娘放开……

特雷莎 （站起来。）瞧这胆小鬼！……快放开她！……你想要怎

么啦？……

伊西多拉　胆小鬼！……瞧你多勇敢！……

特雷莎　你干吗不找男子汉去干架呢？……（两个推搡他。四指头狼狈不堪，不加反抗。苏尔玛倒到椅子上，用手捲着脸。）

伊西多拉　（赶忙走到苏尔玛那儿去。）别傻啦，姑娘！……（对四指头。）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不害臊的！……亏你干得出来！

四指头　（胆怯地走拢去。）苏尔玛！……苏尔玛！……原谅我！……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气疯了。可是，你也得把实话告诉我。你碰上了什么事儿吗？说呀……那帮流氓欺侮过你吗？……告诉我，亲爱的，告诉我！……

伊西多拉　（态度温和了一些。）别闹了！……她能碰上什么事儿呢？……就只是你刚才这么作吓坏了她。

四指头　（伤心地。）为什么她从成衣批发店这样回来呢？这么晚，又没带回缝纫活儿！……

特雷莎　耶稣基督！……他们跟她说了，叫她回头再去。

四指头　再去！……叫她再去！……他们就想这么干……流氓！……

第十一场

上一场的人物——费利佩——蒂塔

费利佩　（怒气冲冲地推蒂塔。）够啦！……滚进去，没用的丫

头！……现在你去哭去！……（看到眼前场景。）嘿，嘿，嘿！……这是怎么闹的？……你们说说看……（对四指头。）少爷，您到这儿来干吗？……我不是不让你再踏进我家的门吗？……滚出去！……你们都快去干活……

伊西多拉　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惹您。

费利佩　我叫你们快去踩缝纫机去！……

特雷莎　哎，姑娘们！……要是老板发脾气了，他就能付给我们应该付的工钱了……

伊西多拉　拿着钱……我要去买件衣服……哈，哈，哈！（她们都回到缝纫机旁。）

费利佩　你们倒是挺厉害的！……（对苏尔玛。）你呢？怎么这么拉长着脸？……你带回的缝纫活儿搁在哪儿？……

苏尔玛　我什么也没带回来，爸爸！

费利佩　怎么啦？为什么？

苏尔玛　因为他们不再给我活儿了……

费利佩　你说什么？……

苏尔玛　您不是听到了吗？

费利佩　嘿，嘿，嘿！……你过来……出了什么事儿？

苏尔玛　我再也不踏进那店子的门了，就出了这么回事……

费利佩　我不叫你去你才可以不去……

苏尔玛　不，我再也不去了！我受欺侮受腻了，丢面子丢够了。你们不看重我，我为了要让自己得到尊重努力得够了，奋斗得过头了。您懂吗？

费利佩　这你可得说明白，姑娘！

苏尔玛　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要是您还想要更明白，那我告诉您，成衣批发店决定不再给我们活儿了，而且就在今天还

开除了胡安·佩德罗……

费利佩　准是那小子使的坏……

苏尔玛　您别怪那可怜的年青人，他跟这事儿不相干……对这事儿该负责的就只我一个……求您别再叫我说什么了，爸爸！……

费利佩　噢，够啦，够啦！……我全都明白啦……我这才在这儿碰上了这二流子……批发店不让女工带爱人去，可小姐没自己爱慕的人陪着就过不了日子，你俩这才串通一气弄得批发店把你开除！

四指头　没这么回事！

费利佩　啊！……可我就要来收拾你们……小姐，你得明白，要是我过去一直容许你跟他保持这种关系，那么往后就什么都完了……你呢，快给我滚……两个没良心的家伙！……由着你们的性子干，要打破全家的饭碗……把我们大家都撵上街头！……（对四指头。）我跟你说，快给我滚出去！……

四指头　您别着急！……我想叫您先听我说几句……您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好……就因为您是个不知羞耻的懒汉，明知道批发店的那帮饿老鹰在追您的女儿，却不仅不去照管这姑娘，反而把她推去好叫他们逮住……

费利佩　噢，是吗？……你是要我替你照管她，好让她明儿来供养你，对不？……

四指头　我不习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

费利佩　那你干吗至今还不去干活儿来娶她呢？……你要是早把她带走了，也免得我蒙受这份羞耻……

四指头　带走她也并不合您的意。

费利佩 好，完啦……小姐，你这就同我上成衣批发店去……我们就会把事情都办妥的……

苏尔玛 不，爸爸……我说过了我不去，拖我拉我我也不去……这事儿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要我……多丢脸哟！……付这样高的代价，您自己也不能同意吧……

费利佩 你倒会扭扭捏捏……装干净……忘恩负义的家伙！牺牲我们大家来跟这二流子搞恋爱……（对四指头。）你还待在这里？……你要我一顿棍子赶你出门吗？

四指头 （略向一旁地对苏尔玛。）你就让我这样走吗？……

苏尔玛 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叫我怎么办呢？……

第十二场

上一场的人物——希奥瓦娜

希奥瓦娜 ¡Bon giorno! ①

费利佩 （旁白。）就差她了！……（对她。）你好！

希奥瓦娜 哎哟，堂费利佩。Ingracia a Dio que si puo trovarlo in casa②……莫尼卡太太好吗？她不在家？……

费利佩 你有什么事？

希奥瓦娜 我有什么事？……Veniva perque mi paque la

---

① 意大利语，意为"你好！"

② 夹有意大利语的西班牙语（以下各注同此），意为"谢谢天上，我总算能碰到你在家了"。

trampita que le debe a me hijas①……你知道……我女儿干活是因为她穷……要是她有钱，那她会成天价坐高级马车兜风儿……可我们很穷……

费利佩 我们都是穷人，太太……

希奥瓦娜 可是，没有钱，就不要装个老板样子。知道吗？

费利佩 好，好！用不着说这么多了！不到下星期我没法子还我欠你女儿的钱。

希奥瓦娜 我等了三个星期了，知道吗？……我一天也不愿意再等了，一天也不愿意再等了。知道吗？圣母哇！……我还得等着……瞧这种骗子手！

费利佩 啊，太太！你到大街上去嚷去！

希奥瓦娜 是呀……我要告诉左邻右舍，说你是个无赖……Non ho miedo, Cuando ho ragione②……圣母哇！……瞧，为了给这连挨骂都不配的家伙赚钱，我女儿成天干活儿，把身子都累坏了！……流氓！

费利佩 住嘴，洋鬼婆！

希奥瓦娜 我们来瞧瞧！你到底是给我钱还是不给我钱？

费利佩 我说了我付不出来。

希奥瓦娜 连一个星期的钱都不给？

费利佩 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我没钱。

希奥瓦娜 不害臊的……你真是无赖，真是无赖！……没有钱。

费利佩 你滚开！……

---

① 夹有意大利语的西班牙语，意为"我是来叫你付给我你欠我女儿的那笔烂帐"。

② 夹有意大利语的西班牙语，意为"我在理，我并不怕"。

希奥瓦娜 （讥讽地。）滚！滚！……我并不怕……你别以为我怕。我要去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是一帮骗子手！……一群贼！……

第十三场

上一场的人物——莫尼卡

莫尼卡 什么事？……吵嚷得这么凶！……从内屋就听到了。

费利佩 这妖婆来闹事……

希奥瓦娜 闹事！……Voglio el mio danaro… ¡Niente altro!①

莫尼卡 好，太太。请您耐心候一候……没有钱！……事情不顺手！……活儿接得少了……

希奥瓦娜 可是……

莫尼卡 （非常殷勤地。）您安心回去吧，太太……我答应明儿给您送点钱去……

希奥瓦娜 Cosí sí dicono le cose…Está bene; asperó, perque lei mi lo quiedi in buon mod… ¡peró il suo marito! … ¡Maledicioni! …Pare un ubriaco…Entonce …a domani…②（下。）

---

① 夹有意大利语的西班牙语，意为"我要我的钱……并没有别的！"

② 夹有意大利语的西班牙语，意为"这才像话……好；我等着，因为你待我客气……可你那丈夫！……他骂人！……像醉鬼似的……那么……明儿见……"

第十四场

除希奥瓦娜以外的上一场的人物

莫尼卡 你瞧……她真讲礼貌……

费利佩 （一直来回踱步，激动地对苏尔玛。）你瞧见了吗？……这都是你的过错……

苏尔玛 哎哟，爸爸……看样子您要……

费利佩 我什么也不要……可你本来应该为你的家多想想……

莫尼卡 耶稣基督！……出了什么事儿？

费利佩 出了傻事儿！……我们的小铺子垮台了……，再也接不上缝纫活儿了……（对女工们。）你们就可以走了；明儿我们就把机子卖掉，想办法把卖出来的钱分给你们一点儿。（女工们下。）往后……就去讨饭去！

莫尼卡 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费利佩 你叫她对你说！你告诉你妈……告诉她说你跟你这个好样儿的爱人伙在一起，毁了我们全家……说呀……别难为情……

苏尔玛 （投向莫尼卡的怀抱里。）多坏呀！……多坏呀！……亲爱的妈妈！……

四指头 瞧，大婶。事情是这样……

费利佩 你住嘴……让她说……

苏尔玛 嗯……我要把真情实况说出来……他们想叫我……他

们把我看成像破鞋似的，到他们知道自己看错了人的时候，就跟我在做的活儿上找起碴儿来……今儿……今儿他们干的就是下流事……叫我一大早去领活不过是个借口，好让他们胡来……，可我早就提防了……我宁可死掉也不能……（愤怒地）啊！那打坏主意的东西！……

莫尼卡 多不要脸！……

苏尔玛 嗯，妈妈，不要脸！……不要脸！……是太不要脸了！

莫尼卡 好啦，你别难受！……

苏尔玛 不……，叫我最难受的不是这个……这事情已经过去了，顺顺当当地过去了……叫我伤心的是家里有人咒骂我不该保全名誉……

莫尼卡 哎哟，姑娘！……

苏尔玛 说这话的就是爸爸！

莫尼卡 （对费利佩。）是你？……你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费利佩 得！……家里倒了霉，就好像我受罪还受得不够似的……你们还责怪我。

四指头 （旁白。）流氓！……

费利佩 依我看，别这么酸溜溜哭鼻子了，你们倒是该稍微想想我们往后怎么办……要是我有活儿干，那倒没什么……可是铺子关了门，胡安·佩德罗给解了雇，连蒂塔那黄毛丫头也不肯干活儿；我们背了一身债，偏偏在这当口又找不上东西来缝，说老实话，我是什么救急的法子也想不出来……这你们倒是早该想到了……

苏尔玛 （生气地。）您瞧，妈妈，您瞧我不是说对了吗？……

——幕　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布景同上一幕。缝纫机不在了。要能看出穷极了的景象来。

苏尔玛——伊西多拉

苏尔玛 （坐在椅子上做针线活。）大姐，我真是越来越觉得难受……爸爸说得对……

伊西多拉 你别胡思乱想……要是你爸爸不游手好闲，指望着靠你们干活来过日子，那你们的景况就不会是这样……

苏尔玛 可是，老爹的本性也并不坏……原来他什么都不缺，看我们过得舒舒服服的，自己也就不操一点心，以为老能这么过日子……到什么都越来越糟，他知道没法补救了，就对什么都不满意起来，唠唠叨叨尽发怨言，往后就想打坏主意了……旁人也火上加油，对他说我不该有爱人，说四指头威

胁了他们，说我粗暴，老跟他们赌气，说我带坏了女工……这个那个地说个没完……

伊西多拉　成衣批发店那边没再派人来叫你们去过吗？

苏尔玛　当然来过……来过无数次……你真想不到，连那人也厚着脸皮到我家来了……

伊西多拉　你说什么？

苏尔玛　我说呀，有天晚上，他在街上抓着老爹，灌了他几杯酒，两个人这就到家来了……

伊西多拉　你呢？……躲起来了吗？

苏尔玛　没有……有妈妈在。我们娘女俩板着脸孔，叫他不想再来了……

伊西多拉　四指头呢？

苏尔玛　瞧那可怜的人哪……我说呀，要是我以前没爱上他，现在也会爱上他，他心肠好。

伊西多拉　那一天他想要打你，可叫我们好笑呢。

苏尔玛　那时，他像疯了似的。你信不信，要是我不止住他，他真干得出傻事儿来……而今他找上点活儿干了，在阿根廷英国铁路公司当个临时工，赚到个比索就立刻给我送来个比索……我想他现在已经谋得了个上半天班的活儿……他不久就会上这儿来……

伊西多拉　他跟老爷子讲和了吗？

苏尔玛　当然讲和了……他每晚都请爸爸到街角那家饮食铺里喝酒……他们两个现在是好朋友了……

伊西多拉　我听说老爷子喝得很多。

苏尔玛　爸爸吗？……喝得真凶……看他那样我真难受……我劝他戒酒，他就大发脾气，说他是因为我的过错才倒了

霉……你瞧……这使我感到挺痛苦。我想他说得有道理……

伊西多拉 姑娘……

苏尔玛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说受穷也比失掉体面好……，可你要是处在我这种情况……要是你每时每刻看到我家发生的这些可怕事儿：家里没钱买肉，劳尔干过活回来累得个要命，家要靠他支撑，可连一小块肉也没得给他吃的；爸爸回来总是醉醺醺的，昏昏迷迷老骂人；甚至连逼得没路走了的妈妈，也捺不住要对我发脾气……要是你跟我一样看到我家的人，看到我的小弟小妹也都给游手好闲的大人带坏了，堕落了，全都给穷日子毁了——要是你跟我一样看到过这些事，我看哪，你一想到你的体面也要打哆嗦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伊西多拉 （受感动。）是呀……这也是……

苏尔玛 要是一个女人想到世界上有许多人干了荒唐事，（极其痛苦地。）可他们还是那么幸福……那她也真会……真会慢慢地不那么思前顾后了……

伊西多拉 你多倒霉……多倒霉呀，姑娘！……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

苏尔玛 嘘！……我看有人来了……（哼着凄婉的歌曲又做起针线来。）

第 二 场

苏尔玛——伊西多拉——莫尼卡

莫尼卡 （气冲冲地把一包衣服扔到地上，转身到门口去。）你该到这儿来拿你的衣服……，外国贼婆！……母猪！……不害臊的！……（转过身来踢那包衣服。）丑八怪！……人家不怕恶心给你洗了这四件臭衣裳，可你……（转过身去。）下流货！……猪猡！……

苏尔玛 您怎么啦？

莫尼卡 （镇定了一些，对伊西多拉。）你在这儿吗，姑娘？……希奥瓦娜这外国婆洗了衣服想不给钱……

伊西多拉 哎哟！

莫尼卡 （转过去又想咒骂，可是止住了。）嘿……你想想看，就因为我们还欠她女儿几个工钱——我们还不也欠了你们大家的——，她现在就想从洗衣钱上扣除，叫我整月都白给她洗些臭破烂来抵帐……你瞧这是些什么衣服……啊！……她要这些破衣烂衫，那就得拿钱来取……

苏尔玛 不，妈妈……别这么作……您知道那意大利娘们是爱吵架的泼辣货……她就会找上门来跟我们大吵一场……给她送去吧……忍着点……

伊西多拉 我看送去好，大婶！……

莫尼卡 忍着点！……是呀！……要是你也跟我一样洗衣服洗得

腰酸背痛，那就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了……可你整天就像小姐似地过日子，你当然能充慷慨呀……

苏尔玛 （伤心地。）妈妈，妈妈！……您怎么对我说出这种话来呢？……您明明知道我在做我能做的事情；我多次帮您洗衣服，烫衣服，做针线……

莫尼卡 得啦，得啦！……可我们累死累活都只能还帐，这真够美的！

苏尔玛 那我们对她该怎么办呢？……您想吵闹一场要好些吗？……我们跟收房租的关系那么好，犯不上闹得叫他不高兴……

莫尼卡 呸！……不管怎么样……这么精疲力竭得不到一点东西，还不如一下子死掉好。我就是不送，就是不送……

苏尔玛 得啦……您别赌气啦……我把衣服送去……唔？……唔？……（亲切地。）瞧，要是您不答应，我要来抢了……您来帮帮我好吗，伊西多拉？

伊西多拉 （走去帮她。）好……大婶总敌不了我们两个……我来抓住她的胳膊……

苏尔玛 （夺下衣包。）啊哈哈！……我这就跑着送去……（下。）

第 三 场

莫尼卡——伊西多拉

莫尼卡 啊，姑娘！……顽皮姑娘……你瞧见了吗？她一下子就

叫我火气全消了……我刚才多冒火！……没良心的外国婆……

伊西多拉 是呀，你们这么困难，还让你们干活不给钱也真太胡闹了。

莫尼卡 这是要从我们嘴里把吃的抢走……你说是吗？……

伊西多拉 是呀……

莫尼卡 你瞧，谁都是这样……我们的日子一过得不好，左邻右舍都对我们转过脸去了。你还记得住在小山上的那个土耳其娘们吗？她病了的时候，我们给她送肉汤送面包送过好些东西……你还记得她吻我们的手，感激得流泪吗？……好……而今她倒差不多变成个阔老了，伸手讨钱讨得可不少……

伊西多拉 什么？

莫尼卡 唔，她装成拖儿带女去讨钱，儿女是借人家的……可前两天夜里我去向她借支蜡烛她都不给，这你能想得到吗？……就这么支小蜡烛……

伊西多拉 真不像话！……

莫尼卡 还有三号那家子，五号那个警察，和那收房租的人的老婆……噢，而今是连跟我们招呼都不打了！……这帮混帐东西！……

伊西多拉 你们该想法子搬搬家……

莫尼卡 有什么钱来搬家呀，姑娘？……还让我们住在这儿，就得谢天谢地了……住得了多久也还不知道……已经传出话来要赶我们了，可是劳尔跑信，今天下午该能领到工钱，我们希望能把收房租的对付过去……

伊西多拉 那就要好一些。

第 四 场

莫尼卡——伊西多拉——苏尔玛——然后劳尔

苏尔玛 （高兴地。）你们瞧！……你们瞧……你们瞧我是不是运气好……妈妈，你不猜猜我带什么来了？

莫尼卡 什么？

苏尔玛 您先猜猜……

莫尼卡 我猜不着……

苏尔玛 您猜不着吗？……洗衣钱……你们瞧……

伊西多拉 （笑）哈，哈……多好啊！……

莫尼卡 这你怎么弄到手的？

苏尔玛 您瞧，使点心计不是比蛮干要好吗？……唔，这很简单……她开头想冲着我叫嚷，可我对她讲礼貌，拣她爱听的话说，说她的女儿很漂亮，这么那么地讲了一大通，最后还答应要给她女儿把帽子修修……那外国婆这就自然拿出钱来了……

伊西多拉 好极了！……好极了！……你干得漂亮……

苏尔玛 我们渡过难关了。姑娘，姑娘，我早先不愿意告诉你，我们连马黛茶都没有了……可现在就能买上马黛茶……（从门口叫唤。）蒂塔！蒂塔！……你快来……快来！……（转身。）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对我说呢？……妈妈，您哪，甚至还骂我哩……（改变语调。）以后可别对我说那些事儿了……

您不知道那使我多难受……

莫尼卡 可我说了什么啊，姑娘？……

苏尔玛 说我充小姐，不替你们干活。（劳尔在舞台后部门前出现，面容沮丧，不敢进门。）

莫尼卡 我可怜的女儿！……我也是无心说的……往后再不这么说了……

苏尔玛 好，好。什么都过去了……让我亲亲您……，还亲亲您的手……可妹妹还没来……（转过身去打算再叫唤，看到劳尔，脸色陡变。）劳尔！……你在这儿？……这时候就回来了？……

莫尼卡 （同样吃惊。）孩子，你怎么啦？……

苏尔玛 进来……

劳尔 爸爸不在家吗？

苏尔玛 （用力抓住他的胳膊。）嘿，进来呀，弟弟……你出了什么事儿？……快说！……快说！……

劳尔 （好不容易才说出来。）我给开除了……

莫尼卡 你这坏家伙！……

苏尔玛 （旁白。）又是桩倒霉事。天哪！（对劳尔。）可是，为什么呢？……你干了什么来着？……说呀……当心可别撒谎，嗯？……

劳尔 我什么也没干……所有送信的孩子都罢工了，知道吗？……好几个大孩子对我说，要是我不跟他们一起参加罢工，他们就要把我当做工贼整我……

莫尼卡 你呢？……

劳尔 我跟他们说我参加……

莫尼卡 混帐东西！

苏尔玛　您让他说……

劳尔　可以后我把这事情告诉了工头，好叫他们知道我跟罢工没有关系，工头一听就骂了我一通，对我说我们是帮懒虫，是帮胆小鬼，说我们都跟罢工有关，说我们要欺骗他……他这就把我撵到了街上……

莫尼卡　真是流氓！……可他们至少给你工钱了吗？……

劳尔　一个子儿也没给……往后我们一大帮孩子全都闹着去要钱，可他们把我们撵走，说该狠狠揍我们一顿……往后……

莫尼卡　往后怎么啦？……

劳尔　我们这就在那儿大打出手，打得它没留下块好玻璃窗……

苏尔玛　打得好！打得好！

莫尼卡　姑娘！……你给这孩子立的好榜样！……瞧你们多野！……我们这可怎么办呢？……我的天……倒霉事儿来齐了！……现在我们拿什么给收房租的，他明儿会把我们的破桌烂椅都扔到街上去，我们会走投无路……（哭。）

苏尔玛　您别难过。更倒霉的日子，我们也凑合过来了……咳，您放心！……

莫尼卡　（大发脾气，动手打劳尔。）都只怪你，小坏蛋！……都只怪你！……

苏尔玛　（把劳尔拉开。）他有什么错呢，可怜的！……咳……老是这样！……又闹，又闹……前一会儿是我错，现在又是你错，可怜的……（吻劳尔。）随你到什么地方玩儿去，别怕……谁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走哇……（劳尔下。）

莫尼卡　我看，这几天来你对待生活太冷静了……是什么虫子咬了你来着？

苏尔玛 什么也没有，妈妈……我只是在慢慢相信一些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儿……

莫尼卡 你现在倒是该想想另外一些更加倒霉的事儿……你要想想我们滚上街头的时候，你怎么把臭架子放下一点来……

苏尔玛 又来了，妈妈？……刚才您不是向我保证过您不提这事儿了吗？

莫尼卡 是你要找碴儿吵架嘛，我可没错儿。

苏尔玛 伊西多拉，你看到我对你说的情况了吗？……我说得对不对？（伊西多拉同情地点点头。）

莫尼卡 你对吗？那我们来瞧瞧……你对在哪里？……

伊西多拉 这是我们乱说……要是我把真话告诉您，您不生气吗？

莫尼卡 你就说吧……

伊西多拉 苏尔玛对我说，您经受了这么多倒霉事，脾气变得暴躁起来了……您原来那么和气……

莫尼卡 是呀，孩子……难道这没有一点缘故吗？……有了不顺心的事，人的脾气才不好……我们的家毁了，各种各样的灾难落到了我们的头上，还有灾难要来，可我还得……像她似的……兴致那么好……唉，苏尔玛，当你有了个像你爸这样的丈夫，拖着这么一大帮孩子，看着他们这么不幸，那时候你才可以说什么脾气不脾气的……现在呀，姑娘，你最好还是不要开口，照我的样子做事儿……

苏尔玛 嗯……我在学哩……

莫尼卡 你看，费利佩来了……看他一听到劳尔出的事情会成个什么样子……

伊西多拉 请你们原谅，我得走了。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再见，大婶……

莫尼卡 再见，姑娘！我不说再在这屋子里接待你了，谁知道我们会流落到哪儿去……

伊西多拉 再见，苏尔玛……（同她一块儿朝外走。）你可得拿稳主意，当心你要干的事儿……

第 五 场

上一场的人物——费利佩

费利佩 （摇摇晃晃地进来，几乎同两个姑娘撞个满怀。）嘿……嘿……嘿！……你该回家去告诉她们，说我们不久就会把缝纫工场再开起来，接很多的针线活儿，赚一大堆子钱……堂巴尔托洛……我的米特雷万岁！……真会是这样的……你笑什么？……你听我悄悄告诉你……嗯？……可别让外国婆希奥瓦娜知道了，因为她呀，连这也……唔，我这就要还清欠你们的钱……

伊西多拉 好。谢谢……（要走。）

费利佩 你到这儿来……别走，我还有更好的消息对你说哩……

伊西多拉 请原谅……我忙着哩……

费利佩 好。那你就走吧……呸……你走同我有什么相干！（对苏尔玛。）嘿！……你可别走了……（比较亲切地握住她的

手，引她走向舞台中央，看到莫尼卡。）嘿，嘿……嘿！……你在这儿，汽车抛锚了吗？那我来帮一把吧……给我搬两张椅子来……搬三张……三张……因为你也得知道这事儿……（费利佩摇摇晃晃地坐下来。）我有点儿……嗯？我就会好的……我乐成这样……要是你知道我带给你们的消息，那你们会叫我去打十生太伏的茴芹酒来……

莫尼卡 得啦，别卖关子啦，快全都说出来吧！……

费利佩 （握住苏尔玛的手。）说真的，孩子……打从上回闹了那一场，你有点儿生我的气，对吧？……你不必对我否认，因为我不相信你……好吧，你生我的气好了……生个够……你生气跟我有什么相干，嗯？……因为我爱你，这就成了……唔……现在你也会亲我的……

苏尔玛 （厌烦地。）您就痛痛快快地说吧！……

费利佩 我到那边去了……刚跟批发店的经理谈了话……

苏尔玛 （旁白。）我就疑心到了这点……

费利佩 噢？……我刚才跟他在一块儿，把什么都弄清楚了……你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的女儿，我这就原谅你了……堂巴尔托洛……我的米特雷万岁！……喔唷！……他对我讲了一大篇话……喝，真讨厌……原来他正在气头上，你也是……两人这就争吵起来了……就为了这点事儿或者旁的事儿，他就不把活儿给你了……那人可没想到他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可昨儿他从跟你相好的一个女工那儿听到了我们的景况……就是那种女朋友，知道吗？……（下流地挤眉弄眼。）他这就决定要找我……唔，我们这就一道喝了几杯酒，聊了一阵子……他答应给我从当铺里赎回缝纫机的钱……对我说你可以在星期六去领活……

玛尔苏　我！……我！……

费利佩　哎！……你不去还有谁去？……

苏尔玛　妈妈去……谁都可以去……

莫尼卡　是呀！……

费利佩　嘿……嘿……嘿！……又来神了！……瞧你们这两个不识好歹的……你们生气不过是因为没吃的，我给你们端上个盘子来，你们就去尝尝滋味吧……要是不那么对味，那你们也得咽下去……

苏尔玛　那可不！

费利佩　不！……不！……好神气！那你就得饿死……好……我们说定在星期六……你等一等……是星期五还是星期六？……对……星期六……我们在家里庆祝一下……堂巴尔托洛……我的米特雷万岁！

莫尼卡　你别嚷嚷，告诉我一桩事儿……这到底是真还是假？……

费利佩　千真万确……你借给我十个生太伏……

莫尼卡　这真是时来运转了……，因为我们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苏尔玛　（旁白。）真想不到！……连她也高兴了！

莫尼卡　你想不到人家把劳尔给开除了，还一个子儿也没给他，可那收房租的……

费利佩　这真是桩糟糕的事儿！……今儿是要交房租了！……劳尔在哪儿？

苏尔玛　您叫他干吗？

费利佩　要狠狠揍他一顿……这贼崽子！……要是我早知道了这点，我会把事情安排得好一些……这小鬼头在哪儿？

莫尼卡 想必在街上闲逛……你要见他，我去叫他来，可你得饶他这一回……吓唬吓唬他就行了……

苏尔玛 啊，看在上帝的份上，够啦！够啦！你们就让可怜的弟弟安安生，也别为交房租去操心了……一切都会安排妥的……真见鬼！……卖得这么贱。(从舞台后部下。)

第　六　场

莫尼卡——费利佩

费利佩 (看到莫尼卡想从左方下。)嘿，嘿，嘿！你得给我替你办事的佣金。给我个小钱……

莫尼卡 我连一个生太伏也没有……

费利佩 洗衣服的钱呢？……去拿来……，我只要十生太伏就够了……

莫尼卡 钱苏尔玛拿着。你问她要去……(从左方下。)

费利佩 (转身。)苏尔玛！苏尔玛！

第　七　场

费利佩——收房租的——莫尼卡

收房租的 (探头进来。)晚上好！……

费利佩 见鬼！……坏事了……请进……，请进……您好吗？……别害怕……进来呀……

收房租的 我来看看你们把房租准备好了没有！……

费利佩 嘘！……多得多哩……您没听到这好消息吗？我们就要把缝纫工场再开起来了……机子，女工，钱，什么都会有了；就像早先一样……知道吗？（抓住他的胳膊。）您跟我到街角酒店里去喝一杯，我把什么都告诉您……

收房租的 （摆脱开。）您瞧，堂费利佩……您不用跟我多说了……我等你们一直等到了今天………也不能再宽容下去了……我早该照吩咐撵走你们了……可这也并不是我的错儿……撵你们其实我也挺难受……可您知道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小职员……朋友，上头有人管着……这就……（要走。）

费利佩 嘿……嘿……嘿！……好家伙，别忙着走……（高声叫。）莫尼卡！……莫尼卡！……

莫尼卡 什么事……噢……是您……您好吗？

费利佩 你求求这位朋友，叫他再等我们几天……你的口才比我好……

收房租的 我对你说，她也说不服我……

第八场

莫尼卡——费利佩——四指头——收房租的

四指头 （极其高兴地哼着《马丁上战场》的歌子上。）大婶，

我来抱抱您……也抱抱您，堂费利佩。（对收房租的。）也抱抱您！……

莫尼卡　你这是怎么啦？……

费利佩　我看你疯了！疯到顶啦！……

四指头　苏尔玛呢？……她在哪儿？……她呀，我要抱得紧紧的！……

费利佩　可是，我的好人……你这是怎么回事？

四指头　咱们得救了……

费利佩　谁得救了？

四指头　我们大家呀……（环顾四周。）明儿一早我就把帆布床拿来，架在那角角里。不，架在那边角角里……，我们吃穿在一起，不到两个月就坐汽车去办结婚手续……

费利佩　你真是疯了……

四指头　乐疯了！……我有了工作了！……月薪一百二十比索！……我在拉普里达车站当上了工头……你们看怎么样？

莫尼卡　很好……我祝贺你……

费利佩　你到底成半个人了！

四指头　以前可能是这样，可是……

费利佩　别生气……这是开个玩笑……你告诉我：他们预支给了你一点薪水吗？

四指头　没有，我也没要……可咱们也不会缺钱，有个朋友答应明儿借给我几个银币……

费利佩　堂巴尔托洛……我的米特雷万岁！……现在我是要拥抱拥抱你了……（拥抱他。）给这位先生（指收房租的。）……几个比索……他在逼我们上吊……

四指头 我答应把钱送来……

收房租的 这样，我没什么说的了……明儿见！（下。）

费利佩 我不是白白地留您在这儿……您瞧见了吗？（对四指头。）嘿……我想现在你会请我喝喝酒吧……

四指头 等一等，我想跟苏尔玛打个招呼……，她在哪儿？……

莫尼卡 她前一会儿到院子里去了……

四指头 那我去找她……

费利佩 你别着急……她就会来的……她也乐坏了……

四指头 为什么？

费利佩 我替她办好了成衣批发店的事儿……这星期六店子里就会给她活儿……

四指头 您这是干什么，老糊涂？……多不害臊！……苏尔玛怎么说的呢？……

费利佩 她满意极了……我不是对你说了吗？……

莫尼卡 你别瞎吹！……别瞎吹！……她连声也没吭，板着脸朝院子里走去了……

四指头 我就要见到她……（朝院子里冲去。）

第九场

费利佩——莫尼卡

费利佩 他疯了！……他疯了！……

莫尼卡 天知道他是不是比我们清醒呢！……不知道为什么，我

预感到要出倒霉事儿！……女儿不愿意上批发店去……

费利佩 她想由着她自己，叫我们饿死！……

第 十 场

费利佩——莫尼卡——四指头

四指头 大婶！……苏尔玛不在院子里……也不在街上！……

莫尼卡 兴许在内屋……（从左门下，随即转回来。）也不在……

四指头 大婶！……大婶！……苏尔玛出了事儿！……

莫尼卡 （也惊慌起来。）你别发疯了！……怎么啦？……

费利佩 她准是跟个什么邻居大嫂在闲聊……

四指头 不会的；我在院子里挨门扣户问过了，谁也没见到过她……

莫尼卡 这就奇怪了。兴许孩子们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对着院子叫唤。）劳尔！……劳尔！……

费利佩 她是不是跟伊西多拉一道走了……

莫尼卡 唔？……那倒好……（叫唤。）劳尔！……（劳尔从门外探头进来。）

第十一场

上一场的人物——劳尔

莫尼卡　进来呀……

劳尔　（要逃。）不……你们别打我……

莫尼卡　（抓住他。）你过来，别害怕……你见到过苏尔玛吗？

劳尔　嗯……我刚才不久见到她了……

四指头　（焦急地。）她在哪儿？在哪儿？

劳尔　她上街去了，而且是搭了一辆过路的汽车去的……（怔住了。）

四指头　一辆汽车？……

劳尔　她对我说：再见，我这就回来！……

费利佩　嘿……嘿……嘿！……这我可不喜欢……

四指头　刚才这儿准是出了点事儿……你们快告诉我……

莫尼卡　（倒到一把椅子里哭起来。）我苦命的女儿呀！……

费利佩　能出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也不会出！……她高兴得很，因为我原谅了她……照我看，她捉弄了我们……

四指头　啊，我得去找她！……

劳尔　我跟你去……（随着跑去。）

第十二场

费利佩——莫尼卡

费利佩 （静场片刻之后。）你对这些事情怎么看？……告诉我：你看到过女儿有什么别的爱人吗？……因为她坐汽车走了，这倒使我想不透……唔，说呀……别哭鼻子了……放心吧……她又不会死掉……

莫尼卡 可是如果出了倒霉事儿呢？

费利佩 倒霉事儿？……哎，别老想这些事儿了……（受感动。）出个倒霉事儿那是很伤心的啊……什么样的倒霉事儿呢，你说？……

莫尼卡 要是可怜的女儿在这种倒霉的时候干出什么傻事来呢？……

费利佩 什么傻事？

莫尼卡 （抽噎。）她自杀！……

费利佩 （吓了。）自杀！……为什么？……可为什么？……

莫尼卡 谁知道！……我们一直对她那么不好……

费利佩 可怜的孩子！……我们错了……看在天主面上，你别说这些事儿了！……我刚才有点儿醉了，不由得说了几句不好的话……可是，我发誓我并不是有意伤她的心……何况我还原谅了她……（揩眼泪。）不！……上帝一定不会降给我们这种灾难。对吧，老伴儿？……不管怎样……上帝也不会

这么心狠……

最后一场

上一场的人物——劳尔——苏尔玛——四指头

劳尔 （兴奋地。）她回来了！……她回来了！……走丢了的女儿回来了！……（两个老人高兴地站起来。）

苏尔玛 是……走丢了的女儿！……（把一大包缝纫活儿扔到地上。）你们的活路来了！……（向前走几步，注视着同她一道走进来的四指头，抽泣着晕倒过去。）

——幕　下——

撵房客[1]

① 一九〇六年七月十八日，波德斯塔兄弟剧团在“阿波罗”剧院首次演出的剧本。——原注

人　　物

收房租的太太
邻妇甲
邻妇乙
伤兵
赫纳罗
胡安
茵达莱西娅
孩子们
小女孩
记者
摄影记者
邻居
警官

第　一　场

收房租的——邻妇甲——茵达莱西娅

——邻妇乙——胡安

收房租的太太　(从一间房里走出来。)你知道了吗，唔？好；Que non se le orvide①。今儿推到明儿，这会儿推到那会儿，我等得厌烦了……

邻妇甲　我们对你该怎么办呢？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呗！

收房租的太太　那就别租房子，懂吗？你想到我们这儿是共和国了吗？……最要紧的是交房租。

邻妇甲　好，好！……够啦！不用这么穷罗唆！

收房租的太太　我说是嘛。不用这么穷罗唆。到月底就交房钱，咱们大家不就没说的了……(走开。)唔，哼！你可也别这么神气……你要想住好房子，那就去买上恩特雷·里奥斯大街上的那座国会会堂得啦！……(碰上件家具。)哎！……哎哟！……

邻妇甲　(旁白。)没碰坏什么吧！

收房租的太太　哎哟！……圣母哇！……喔唷！……(暴怒地捶那家具，转向茵达莱西娅。)你呢，也想整年把这些破烂堆在院子里？……真不害臊……

茵达莱西娅　可是，太太……！要是我……

收房租的太太　见鬼！把你这些破烂家具扔到大街上去了，那你

就不会这样老泡着不去找房子了。怪事儿。（呻吟。）哎哟！哎哟！哎哟！……

邻妇乙 （凑拢去。）伤得厉害吗，太太？……

收房租的太太 天知道！……碰得挺重的。

邻妇乙 我瞧瞧。谁都知道这种碰伤很危险……

邻妇甲 （讥刺地。）啊！……能长成个毒瘤子……快叫急救车去……

收房租的太太 来，堂娜弗朗西斯卡。来瞧瞧，瞧瞧。（躲在家具后面把碰伤了的腿给她看。两个朝街上走的房客停下来看。）

邻妇乙 哎哟，多厉害！……

收房租的太太 Ner mismo güeso②……瞧。（看到那两个房客。）你们要干吗？就没旁的事儿干了吗？……

邻妇乙 天啊，这么好奇！……（两个房客笑着走开。）

邻妇甲 （拦住他们。）嗨，胡安，你知道这星期六"南方马屁精俱乐部"有没有舞会？

胡安 我看会有。（两人下。）

邻妇乙 想必你准会到场。

邻妇甲 人家没邀请我。舞会是专为你们这帮会员开的……哈，哈！……（下。）

邻妇乙 别胡说八道了，大嫂！……

收房租的太太 随她去！……犯不着跟她斗嘴……

邻妇乙 您说得对……到我房间里去。我拿酒给您揉揉……来……这院子里确实也抬不得脚。

---

① 夹有意大利语的西班牙语，意为"别忘了"。

② 夹有意大利语的西班牙语，意为"就伤着骨头了"。

收房租的太太 还不是。堆着这么一堆破烂……

邻妇乙 一天，过啦；两天，也过啦，可是日子更多，也拖得太久了……

茵达莱西娅 （愁苦地。）唉，太太；我求天主不让你落到我们这地步！

邻妇乙 这你放心！……只要天主肯保佑我没病没痛，能干活儿，那我就心里踏实了。我可不是那号操着手等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的人。

收房租的太太 我也是这么说呀。你瞧，堂娜茵达莱西娅；你知道我也不喜欢这么作，因为我也有良心，知道吗？可是，你也不能老是这么烦扰人家。

茵达莱西娅 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说要叫我跟我的孩子们一道投河去吗？

邻妇乙 我们并没这么说。可是……你得活动呀，去找活儿干呀……这么大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谁还能混不上一口饭吃。

茵达莱西娅 哎哟，我可不是正在找活儿干吗，这你们知道得很清楚。缝纫吧，成衣批发店嫌我年岁大了不给活。上工厂我不能去，人家也不雇我，因为我得照顾我这串孩子……

收房租的太太 可你跟我说说看，你干吗要生这么多孩子呢？……养不活，就抓着给人家。

邻妇乙 送到孤儿院去怎么样？

邻妇甲 咳！……说得倒容易！……可怜的孩子们！……

收房租的太太 可怜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一面这么叫，一面让他们像野猫似的饿得要死，偷邻居的东西吃……

第二场

上一场的人物——赫纳罗

赫纳罗 （手里抓着包东西出场了一会儿。）……你们干的好事，邻居们这么困难，你们还要逼。滚开些！……不要脸！……你们拿这可怜的大嫂穷开心！……没良心的！……

邻妇乙 卡拉布里亚① 的地震来了……我们走，太太。

收房租的太太 （对赫纳罗。）你跟我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你说呀。

赫纳罗 （不理她，自己嘟哝。）没良心的……没良心的……（对茵达莱西娅。）你别伤心。没谁来过吗？……

茵达莱西娅 没有。

赫纳罗 （向他自己的房间走去，左面第二个房间。）

收房租的太太 （拦住他。）啊！……你跟我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

赫纳罗 你是跟我说话吗？……

收房租的太太 （变了脸色。）是的，跟你，跟你，就是跟你说……

赫纳罗 （瞪着眼看她。一会儿后，对她做了个意大利那不勒斯人做的那种鬼脸，走到他房里去，进去的时候把门一搭。）

收房租的太太 （暴怒地。）¡Furbo¡…¡Mascalzone¡②

① 意大利地名，以地震著称。

② 意大利语，意为“无赖……流氓！”

邻妇乙 这个做瓶子的人喝醉了酒。你别理他。过来。

收房租的太太 ¡Canaglia!①……

邻妇乙 过来治治您的腿。随他去。

收房租的太太 流氓!……(转过去对茵达莱西娅。)你也是，怎么这么逞能?……明儿我就要叫人把你的这堆破烂都扔到街上去……玩笑也开得够多啦!……(由邻妇乙领着，嘟哝着下。)

第 三 场

茵达莱西娅——赫纳罗——小男孩

茵达莱西娅 (放下针线活，走近摇篮。)嗨，宝宝，起来!……别整天老睡着!……唔?……那么，起——来!……(抱起她来。)你要块小面包儿?……(从袋子里摸出块硬面包来给她。)今儿晚上他们会拿回几个生太伏，够多的钱，我们能吃得挺饱，挺饱!……你有点儿饿吗?……

赫纳罗 (手里拿着个大面包和一把小刀子再走出来。他走近茵达莱西娅，切一块面包给她。)拿去……¡Mangia!②……

茵达莱西娅 啊!……您干吗要费心!……

赫纳罗 我对你说，吃吧!……(从袋子里摸出个小牛奶面包来给那小女孩。)你吃吧。¿Dove sono i rapazzi?③

---

① 意大利语，意为“恶棍!”

② 意大利语，意为“吃吧!”

③ 意大利语，意为“孩子们在哪儿?”

茵达莱西娅 不知道。兴许在街上。

赫纳罗 （走到后面的门旁高声叫唤。）喂！……你！……来呀！……回来，你！（三个孩子齐上。赫纳罗给他们每个一块面包。）拿去……吃吧……你，吃吧！……吃吧！（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接下面包来吃。）

茵达莱西娅 不识好歹的东西！……怎么说的啦？

孩子中有一个小孩 （清晰地。）谢谢！……

赫纳罗 （对他们指着大门。）去吧！（对茵达莱西娅。）不用客气。饿了，吃点就得了……（孩子们下。赫纳罗随便在一个地方坐下，从袋子里摸出根大腊肠来吃。停顿。）我去医院了。医生给你丈夫开了刀……

茵达莱西娅 怎么？又开一次刀？……

赫纳罗 嗯。（站起来。）给你。吃点点腊肠。

茵达莱西娅 啊！……他们会给我把他治死的！……（接下腊肠给小女孩。）

赫纳罗 （再坐下。）要是得成个瘫子，那还不如死了的好。

茵达莱西娅 可怜的丹尼尔！……你跟他谈过话吗？……

赫纳罗 人家不让我看他。也不需要看……（停顿。）刚才收房租的说什么来着？

茵达莱西娅 啊！……还不跟往常一样。咕咕哝哝地……欺侮我……

赫纳罗 没良心的！……

茵达莱西娅 她们都这么坏！……你瞧，她还情有可原，因为她毕竟是这儿管事的；可是另外有几个大嫂哇……真没良心！……要是她们比我日子过得好些，舒服些，那我也就不说什么。哎！她们有这权利嘛。可是不。她们也跟我一样穷，一

样拖着一串孩子。她们做工的丈夫，一样能给机器扎着，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可她们一点儿也不想想，她们明儿后儿也能落到我这境地，倒跟人家伙着来折磨我。这都只是为了要向她讨好！你以为这院子里面会有一个人肯给我这小女孩一口汤吃吗？不，没有；她们宁肯把残羹剩饭倒到阴沟里去……

赫纳罗 没良心的！……

茵达莱西娅 这叫我最难受了！……（伤心地。）看到人家把自己不当人看待……一下子变得孤孤零零的……谁也不理睬……连狗都不如……我就直想哭……（哭。）

赫纳罗 别这样！……别这样！……难过又有什么用处呢？……住嘴！……没良心的！……别哭了，懂吗？（外面传来一阵骚乱和叫嚷声。）"老疯子！……老酒鬼！……老疯子！"……（一群顽童追逐着一个在巴拉圭战争① 中负伤残废的老兵上，其中有茵达莱西娅的三个孩子。）

第　四　场

上一场的人物——伤兵

伤兵 （举着棍子赶那些孩子。）没教养的！……你们就这样报效祖国啊！……

① 指一八六四至一八七〇年间阿根廷、巴西、乌拉圭三国对巴拉圭的战争。在那次战争中，巴拉圭受到极大的破坏。

茵达莱西娅　爸爸！……

赫纳罗　（对孩子们。）走！……见鬼，见鬼！……¡Fuori!①……不害臊的！……（追赶他们。）

伤兵　谢谢你，先生！……真是岂有此理！……

赫纳罗　孩子们不懂事……

伤兵　你瞧，老弟，瞧我们弄到了个什么地步。得要外国佬保护起给祖国打过仗的人来了。你瞧，朋友，站在你面前的，是我莫兰特伍长，知道吗？是打过仗的，你不管去问谁，看我的领子上是不是带着这么一道道，这边这么一道道……

赫纳罗　唔，好！我们对您要怎样呢？

伤兵　什么我们对您要怎样？哎，都得尊敬我嘛！（对茵达莱西娅。）你怎么样，我的女儿？……

茵达莱西娅　我们就是这个样儿……您呢，您上这儿干吗来了？……

伤兵　来看看你嘛……你就这么接待我啦……

赫纳罗　这人是你的父亲？

伤兵　怎么啦？……是她合法的父亲，知道吗，哼，外国佬？……问题是她已经不想认我罢了……

茵达莱西娅　您怎么来找我的呢？

伤兵　因为你倒了霉嘛……今儿早上我在独眼龙拉摩斯的店子里，在帕勒莫那边，你知道吗？……我听到个青年人念报，说是你给房东撵出来了，有人在替你募捐……啊哟，我说，这是我女儿啊！……可怜的孩子！……她住在哪儿呢？……那青年人告诉我是什么街……唔，我得去瞧瞧我那拖儿带女

---

① 意大利语：滚开些！

的茵达莱西娅去！这就朝这儿走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帮你的忙，唔？我虽然短了条胳膊，可还没忘记你是我的女儿……

茵达莱西娅 您要是早记得就好……

伤兵 你要怎样！……你固执己见，硬要跟你那傻瓜蛋丈夫逃跑……

茵达莱西娅 得啦；我们别说他了，嗯？……

伤兵 你要不说就不说。可我告诉你，你跟他会要倒霉的，你瞧还不是说准了。他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对吗？……

茵达莱西娅 是的，先生。

伤兵 咳，你瞧！……我早就跟你说过嘛！……这小女孩是你的吗？……来，来，来，小家伙，到你外祖父这儿来……（小女孩吓怕了，紧靠着她母亲。）咳，你瞧！……这国家是怎么搞的，外国佬朋友……外孙女儿不亲外祖父母了……现在是连家庭连什么也都不尊重了……我们那时候哇，你瞧……另外这几个小鬼哩，也是你的吗？……那么，原来是你们这几个东西欺侮了你外祖父啊，嗯？现在你们得瞧瞧，小鬼头！……（朝他们走去）

茵达莱西娅 爸爸！……

赫纳罗 （停住。）嘿！……别开玩笑啦！……

伤兵 啊！……谁许你来干涉的？……嘿，茵达莱西娅，这家伙是另一个女婿吗？……朋友，那你就至少要能给她付房租……

赫纳罗 别开玩笑啦！（走到他的房子里去。）没良心的！没良心的！

伤兵 瞧这外国佬！……像臭鼬一样气冲冲的……（高声地。）嘿你，呸！……

茵达莱西娅　别说了，爸爸。要是您到这儿来只是为了招人家讨厌，那还不如不来……

伤兵　好，你没请我来，那我就坐下了……（坐下。停顿。）他们把募捐募来的钱给了你吗？

茵达莱西娅　没有，爸爸。

伤兵　你知道，我是什么也帮不了你的，我很穷，眼下住在第五团的营房里；可要是你愿意，我倒可以替你找搬家的房子。今儿我在索勒尔街上瞧到了一间……

茵达莱西娅　您别费心了……

伤兵　你想要怎么办呢？……

茵达莱西娅　我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

伤兵　等一等。我们那儿有所军人孤儿院，知道吗？……他妈的！……要是我在上校跟前不那么名声不好……那倒可以替你介绍一下。（收房租的太太上。）

茵达莱西娅　干吗？

伤兵　把你这窝孩子全送去嘛……你拿他们怎么办呢？……

第　五　场

收房租的太太——伤兵——茵达莱西娅

收房租的太太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得把他们送到孤儿院去……他们就只能添麻烦……

伤兵　你好，太太……

茵达莱西娅 不，我不跟我的儿女分开。你们没有心肝，我可还有，就在这儿哩……

收房租的太太 你倒跟我说说看。没得吃的，活活饿死，那不更糟糕……

伤兵 你说得对。来拉拉手。（对茵达莱西娅。）她是谁？……

收房租的太太 我是这院子的收房租的……

伤兵 嘿，嘿，嘿！……你就是要撵她走的人吗，嗯？……

收房租的太太 啊……她不交房租，当然得撵走……

伤兵 那你还来出什么主意？……快给我从这儿滚开，外国婆！……

收房租的太太 你怎么想的啦？我是这儿的主人，知道吗？……

伤兵 你是什么主人，讨厌！……

收房租的太太 得啦，别开玩笑啦……（对茵达莱西娅。）¿E osté sa creído que esto e una sala per recibir al visitas?①……请你把这老醉鬼弄出去……

伤兵 他妈的，洋鬼婆！……

第 六 场

上一场的人物——赫纳罗

赫纳罗 加尔默罗圣母！你们让这可怜的大嫂安安生吧……（抓住收房租的太太的一条胳膊，生气地。）请你从这儿滚开！

① 夹有意大利语的西班牙语，意为"你以为这儿是个会客厅吗？"

……够啦！…够啦！……滚开，要不老子就揍你！……活见鬼！……

收房租的太太 （转过去，暴怒地。）天哪！……¡Porco！…¡Canaglia！①…

赫纳罗 （使劲把她一推。）¡Fuori！②……（转过去对伤兵。）你，也给我滚！……没良心的！没良心的！……

伤兵 你别碰我！……别靠近我，外国佬！……要不我叫你……

（闹成一团。邻居们出来。收房租的太太怒骂。）

茵达莱西娅 堂赫纳罗，别生气。

赫纳罗 （作出要打收房租的太太的耳光的样子。）没良心的！……

伤兵 躲开，茵达莱西娅，一个外国佬我对付得了……

第七场

上一场的人物——记者——警官

警官和记者出场，他们后面跟着一群小孩

警官 怎么这么乱糟糟的？……嘿……静下来！……

收房租的太太 警官老爷，您瞧……这个做瓶子的流氓狠狠揍了我一拳……

① 意大利语，意为"猪猡！……恶棍！"

② 意大利语，意为"出去！"

伤兵　（立正。）敬礼，长官！……

赫纳罗　（要回房去。）老天爷，没良心的！……

收房租的太太　警官老爷，别让他跑了，他揍了我，他揍了我，他是个不要脸的……

警官　（对赫纳罗。）喂，别走！……出了什么事？……

收房租的太太　警官老爷，把他抓走。

警官　住嘴。

伤兵　我是见证人，长官。什么事也没出，长官……就只吵了吵嘴。报告可以完了吗？

警官　放下手来。哎……你们让开点……

收房租的太太　不，警官老爷……

警官　我叫你让开些！……

收房租的太太　（嘟哝着走开，下场前气狠狠地瞪着赫纳罗，吻着十字架发誓要报仇。）

警官　（对被儿女环绕着的茵达莱西娅。）这些家具是谁的？……

伤兵　（指着茵达莱西娅。）是她的……我女儿的……

警官　好，太太。我是本区的警官，这位先生是《民族报》①记者。我们知道了您目前的处境，特此来……

记者　我们的报纸是第一家报道这消息的……

伤兵　这我知道了。我不是对你说过我看到了这消息吗，我的女儿？……

记者　您知道，我们在发动给您募捐。我替您把到今天为止收到的钱拿来了。钱不多，可也能供给您租间房子，应付急需……

①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份创刊于一八七〇年的大报。

伤兵 说谢谢呀，女儿……

记者 这儿是六十比索和寄款给报纸的人的名单……请拿去。

茵达莱西娅 （紧抱着小女孩哭起来。停顿。激动人的场面。赫纳罗用衣袖揩眼泪。）

记者 太太，别难过了。您瞧……事情解决了。别难过。把您的这点儿钱拿过去。

伤兵 你知不知道这是件好事？人家伸手救你，你倒哭了起来。你先前倒应该哭。（拿下钱来给她。）拿着，说谢谢！

小女孩 妈妈！……妈妈！……

茵达莱西娅 （逐渐平静下来。）好……非常感谢……别哭了，我的宝贝……别哭了……瞧……妈妈不哭啦。（用围嘴替她揩揩脸，给她揩掉鼻涕。）要乖乖儿的……这些人都是大好人！非常感谢，先生们，非常感谢！……

记者 警官也替您做了件好事……他会告诉您的……

警官 是呀。我把您的孩子安顿好了……就是这几个吗？……这个是大的？……好，这个我们要送到少年教养所去……

赫纳罗 您说什么，警官先生？……

警官 （没回答他，接着说。）他在那儿会学到一门手艺，将来能成个有用的人……另外几个嘛，我已经安排好要送到孤儿院去……

茵达莱西娅 什么？……我的孩子？……

警官 对，太太。什么都已经办妥了。慈善会会负责来领他们。

茵达莱西娅 我的孩子！……不！……不！……我离不了他们！……不，警官，怎么说也不成，可怜的！他们是我的……都是挺好挺好的孩子！……

警官 太太，您要明白您的处境……

茵达莱西娅 我的宝贝孩子！怎么会有这种事！……不，连做梦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

赫纳罗 当然。你说得对……

警官 你走开些。这不关你的事！……

赫纳罗 这不关我的事，可我说的是老实话，知道吗？……

警官 我叫你滚开些！……

赫纳罗 啊，好吧！……好的。可这真不公道……没良心的！……

记者 您得听话，太太。您跟他们分开当然是痛苦的，可是有慈善会来收养他们，总比他们明儿要给撵到街上去要好一些……

茵达莱西娅 您说得很有道理，先生。可我离不了他们……

伤兵 你瞧这多有意思！……这是祖国头一回照顾我这老兵，替我把小外孙孙养起来，可你却出来反对。别不识好歹了，女儿……瞧，朋友，我这条胳膊是在埃斯特罗·贝亚科丢掉的，这边大腿上也挂了花，知道吗？嗯，你已经看到我捞到了什么了……我的儿孙落到了这步田地。现在你们记起我来了？那好。就该把钱抓过来……迟来总比不来好，你看对吗？……

警官 那当然。好，太太：您应该打定主意，然后……

茵达莱西娅 不，警官……我已经拿定主意了。我离不开我这几个可怜的孩子……我不，不……决不……

伤兵 啊呀，蠢女人！你不像是我女儿……

警官 您宁肯看着他们活活饿死或者变成流氓吗？

茵达莱西娅 不！不！……你们已经帮我能租上房子了。现在要

是你们还肯帮忙，那就给我活儿干。给我活儿干，我有的是力气，我会负起责来教养他们……

赫纳罗 唔，这话说得有道理……

警官 我叫你别来管闲事。

茵达莱西娅 另外，他们也不只是我的孩子。我怎么向他们那可怜的爸爸交待呢，他是那样地喜欢他们，为他们操尽了心；他有一天出了院，那我怎么向他交待呢？……不！不！……这不成！……我的宝贝孩子！……

警官 啊！……这方面您倒可以放心。您的丈夫伤得很厉害，很难出院。怎么说也成了个瘫子……

赫纳罗 啊，没良心的！

（茵达莱西娅哭起来。）

最后一场

上一场的人物——摄影记者

摄影记者 （对记者。）喂，朋友。

记者 你好。来给杂志照相的吗？……

摄影记者 正是。我看是条好新闻……她就是遭了难的吗？……

记者 您认识不认识这位先生？（给他们介绍。）本区的警官……《脸和假面》杂志的摄影记者。（两人握手。）

摄影记者 我来得正是时候。（对替他背照相机的。）喂……快

把机子拿来……（对警官。）多好的镜头，是吗？……

警官　这种事儿每时每刻都可见到……今天贫穷可是桩挺严重的事儿……（被孩子们和邻居们围着的摄影记者把照相机安在三角架上，找光线适宜的地方。）

摄影记者　这儿好。就这样……（邻居们待在镜头前面，希望能照上。）给她来一张这么哭着的相。碰得太巧了……（调整焦距。）请你们让开点……再让开点……（对伤兵。）你也走开些……

伤兵　我是她爹，我干吗要走开？……

摄影记者　那好，请原谅……（当他转身的时候，大家又摆好了姿势。）我叫你们让开些……

警官　嗨……散开！……

摄影记者　你们别急，有轮上你们的时候……唔……别动……就这样……照好啦……

伤兵　我照得好吗？……

摄影记者　好极了！……（对警官。）现在你们也可以上了。请这位太太把头抬起一点点……（对茵达莱西娅。）太太！……太太！……

赫纳罗　你们把我抓去随便怎么处置都成……可这太残酷了……滚你们的……天哪！……多没良心！……让这个可怜的女人安安生……见鬼！……见鬼！……

记者　（对想要干涉的警官。）真的，他还不无道理……最好是……

摄影记者　对我来说……重要消息已经采访到了……（开始收拾照相机。）

伤兵　可你们瞧这外国佬，他真以为他也是我们家里的人！……

嘿你，想得可倒美！……

警官 （对茵达莱西娅。）好，太太，别难受，得拿定主意。

伤兵 随她去。她已经拿定主意了。

茵达莱西娅 我可怜的孩子！……这不成！……我受不了，我要死了！……

记者 您想想，您这是自私自利。眼下您要是有活干，您能养活他们；可是明儿兴许您就没东西给他们吃……要是您病了呢……死了呢……那他们怎么办？……您把他们给孤儿院，并不会丢掉什么……您可以常去看看他们……他们在那儿成长，学一门手艺……

警官 到将来，他们对您对大家都是有用之材……

伤兵 那当然！……你难道宁肯让他们去做土匪关到牢里去吗？……

茵达莱西娅 好……对……你们对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对！……对！……我可怜的宝贝孩子！……

警官 这才是讲道理嘛……好啦。您拿着这钱去租间房子，明儿把孩子带到局里来，我们去把他们安顿好，嗯？

记者 我们走吧……好……再见，太太……您放心……要讲道理……

伤兵 唔，说谢谢呀……说再见呀……

记者 随她去……我们会通过警官把收到的钱送给您……（对摄影记者。）我们走吧……

摄影记者 好，这就走……再见，先生们。

警官 （对赫纳罗。）喂，你可别再干蠢事啦。（赫纳罗转过背去。）

伤兵 （对警官。）喂，长官……能赏给我这老兵几个小钱吗？……

警官 让你去灌黄汤吗，嗯？

伤兵 有什么法子呢？祖国给我的就只有这么一点……小嗜好……

警官 （笑起来。）说得好。拿去……（下。孩子们和邻居们也尾随着下。）

伤兵 （转过去对茵达莱西娅。）嘿，我的女儿！……今儿我还没吃东西呢，知道吗？……把给你的钱分给我一点点吧……

茵达莱西娅 拿去……全拿去……我现在还要这钱干吗呢……（搂抱着她的儿女抽噎起来。）

——幕　下——

母　老　虎[1]

① 一九〇七年一月二日，巴勃罗·波德斯塔剧团在“阿根廷人”剧院首次演出的剧本。——原注

人　　物

母老虎

艾德

埃斯佩兰莎

路易斯

埃斯佩里迪纳先生

金发男子

豪尔赫

奥利维拉

掌柜

警察

小偷

水手

众人，等等

第 一 幕

小咖啡馆，有女招待照顾。舞台后部有个小舞台。右面是放着瓶子的货架和柜台。掌柜在洗杯子，并给来要饮料的女招待们盛饮料。金发男子托马斯、英国人、豪尔赫和拉菲尔占着一张桌子。他们是一伙由女招待之一艾德招待的当地青年。另一张桌子旁坐着马德里姑娘埃斯佩兰莎，她穿着有西班牙特色的服装，招待着两三个西班牙顾客。再过去一点是四个喝得醉醺醺的英国水手。第四张桌子旁坐着个在打瞌睡的家伙，他面前搁着杯咖啡。路易斯和母老虎占着台前的一张桌子在谈话，前者喝啤酒，后者饮茶。靠近他们的是老先生埃斯佩里迪纳，他无所事事，一双眼睛溜着女招待们，插话打断了她们之间的热情谈话。幕启时，第三轮音乐演奏开始。钢琴师弹完了他的曲子。听众沉默。一个水手好不容易地站起来叫"母驴！"，鼓了两三下掌就砰地一声倒下了。拉下小幕布，肥胖的男高音歌手出场。他把乐谱交给钢琴师以后，就以难听的粗哑声调宣布："《伊里斯》主题歌，作曲马斯卡尼"。① 然后放声高唱："Apri la tua finestra"② 等等，唱了几句

以后，听众中闹起来。

第一场

金发男子 （学狗叫。）汪！汪！汪！

有人叫 住嘴！

另一人叫 滚出去，混蛋！

另一人叫 咪！咪！

豪尔赫 跳个舞！（胖子想唱下去，但嘘声和叫骂声闹得他唱不了。他于是微笑着鞠了个躬，拿起乐谱来想退下去。）

众人声 不！不！跳个舞！跳个舞！……（胖子再一次致谢下。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和“再来一个”的叫嚷声。可怜的歌手重新出场。）

豪尔赫 唱“契雷劈雷劈③”！

众人齐声 “契雷劈雷劈”！“契雷劈雷劈”！（胖歌手想满足听众，用手对钢琴师示意。沉默。）

水手甲 （刚听到他开口唱，就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向歌手走去。）啊！……嗨！……“摩盖雷斯”④！……（想唱“摩盖雷斯”。一阵狗吠猫叫声。歌手逃走。）

众人齐声 咪！咪！咪！

---

① 马斯卡尼(1863—194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一八八九年其独幕歌剧《乡村骑士》获一等奖。《伊里斯》(1898)也是他的歌剧之一。

② 意大利语，意为“请把你的窗子打开来”。

③ “契雷劈雷劈”是“Chiribiribi”的音译。

④ “摩盖雷斯”是“Mogueres”的音译。

艾德 （走到那伙当地青年那儿去。）咳，年青人！动物园里也不会闹成这样！……

金发男子 来，马德里姑娘；陪我们坐会儿。把这椅子递给英国佬。

艾德 你们得候一会儿。那位先生叫了我（指埃斯佩里迪纳先生。）

金发男子 哎，请代我向他的孙子问好。（这群人哄笑。）

母老虎 人家说他做过歌剧演员呢。

路易斯 想必是个合唱演员。

母老虎 不管他做过什么，可眼下他肯定得养家，每晚都得到这儿来赚个比索，挨顿嘘。你看到这帮子年青人了。他们要一直留到演唱完才散，就只是为了要戏弄这个倒霉的人来寻开心。

路易斯 这真是奇怪的爱好。

母老虎 他是这咖啡馆吸引顾客的一个人物。老板没辞掉他，就因为他还有用。

路易斯 这多可怕！

母老虎 呸，世界就是这样，孩子！谁知道明天我是不是会落到跟他一样。

路易斯 我敢担保，人家不会嘘你。

母老虎 人家不找我闹事，那是因为我还不太老，这伙子年青人还对我有点儿好感。可我们等着瞧吧。待会儿我唱歌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我不济事了。

路易斯 不，母老虎。别说傻话。

母老虎 是，孩子，是这样。你以为我没有自知之明吗？

路易斯 你要是不喜欢唱歌，那为什么要唱呢？

母老虎 就只因为我要老了。你问我为什么……我啊，可以说是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好些上等酒楼饭店打开过局面的，我负责照顾过最重要的桌席，客人老是那几位，小费银钱一大堆……我为什么今天落到这么个不体面的小咖啡馆来了呢？

路易斯 那是因为你的性格呗；因为你不喜欢待在那些地方。

母老虎 我干吗不喜欢呢？是因为我不中用啦！从这里我会转到河口①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去，再从那儿……

路易斯 我看不出来有一级级下楼梯的必要。你要是改变改变生活……

母老虎 你要我干什么呢？去作修女吗？谁都有自己的一份差使呀。你是做泥水匠的，生个养身病儿上不了脚手架，也不会去做钟表匠啊。

路易斯 这并不是一回事。

母老虎 是一回事，是一回事，是一回事！上次我从“世界饭店”出来的时候，去找过照顾我女儿的那位做太太的女朋友，打定主意要开始干缝纫活儿。可怎么成呢！到十五天头上，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总感到像缺了点什么似的；我不明白缺了什么，可那同呼吸和吃饭一样，是缺少不得的。一个个钟头地缝一件什么小东西，心里老是想啊想啊……

路易斯 想什么呢？……

母老虎 我怎么知道！我也说不上。想这种吵闹的声音，想一块儿干活的女招待们，想这伙子年青人，想这些醉鬼，想一些胡闹的事情，想警察……一句话，想我的过去。

① 河口 (la Boca)：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里阿丘埃洛河流入拉普拉塔河处的一个古老河港，聚居水手和其他劳动人民。

路易斯　你不觉得做缝纫的那种生活好一些吗？

母老虎　好一些？为什么？你倒说说看。我不喜欢，怎么会好一些呢？

路易斯　你本来会能习惯的……

母老虎　就这么想着能习惯吗？我想着这些，我想我还没太衰老，不能就这样白过了日子，这就自己跟自己说："到你成长起来的地方去吧"；你瞧，我就到这儿来了，准备着战斗到人家看到我又老又丑因此把我辞退的时候。尽管女人都讨厌晚年，可晚年离我还有段时候哩。

路易斯　你挺聪明，母老虎。你的辩解是巧妙的，可就是不能说服我。

母老虎　辩解？……我要为自己辩解？……

路易斯　该不是那个人……使你回来的吗？

母老虎　你多天真！你真是这么想，还是嫉妒得这么说呢？你以为，我到了这年纪，经历过这一切，还会有什么男人能使我干出什么傻事来吗？

路易斯　我没有向你表示这么一点，可是……

母老虎　你向我表示了。

路易斯　非常感谢。

母老虎　我说，你向我表示感谢表示得好。

路易斯　请告诉我，你是不是愿意让我今晚陪你回去，在你家里再讨论下去？

母老虎　不。

路易斯　为什么呢，母老虎？

母老虎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孩子……要是你除了想跟我回家以外不喜欢我什么了，那你尽可以不再来，或是换张桌子。

这样我会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对你已经有了好感，喜欢跟你谈谈心，可我得对你再说一遍，我们两个之间除了友谊以外不可能有其他。我们可以有很亲密、很亲密的友谊，只要是友谊你要多亲密都可以。

金发男子 母老虎！母老虎！那位先生对你怎么啦？让他歇歇吧！

路易斯 这帮蠢东西！

母老虎 怎么啦？你想发脾气了吗？随他们去吧。

路易斯 可我……

母老虎 别傻了。（对那群人。）什么事？

豪尔赫 来，你听听。

母老虎 你要什么？（走近去。）

豪尔赫 你就这么好儿个钟头陪着那位仁兄？

艾德 哼，不。老早是这样了。他包着她有两个月了。

金发男子 那么你是跟他难解难分了？请坐下，我要点儿吃的。

母老虎 谢谢。我不像有些人似的会喝酒。

艾德 哎，你是说我吗？

母老虎 不；我说的是罗马教皇。你们还要什么呢？

金发男子 你坐下来嘛。

母老虎 （不快地。）我有事。（要走。）

埃斯佩里迪纳 嘘！嘘！

艾德 母老虎！母老虎！

母老虎 （转身。）我看我有个名字。谁都自以为有权利轻视我。我还没落到这地步，知道吗？

艾德 多大的脾气！请原谅，朋友！

母老虎 我受够了你们的气，你们逼得我要露出爪子来。

艾德 好啦，好啦。用不着这么发火，朋友。

母老虎 好。你要什么？

埃斯佩里迪纳 你给她上自己要的东西。

艾德 我要杯雪利酒①。

母老虎 您呢，再来杯桔子水？

艾德 咳，您别喝桔子水了，我们都来杯雪利酒吧……"佩佩叔叔"牌的雪利酒喝着暖和，您尝尝看。

埃斯佩里迪纳 好吧，孩子，我陪你来一杯。（母老虎走向柜台。）

金发男子 说，姑娘，说呀！

那伙人 说，快说！对，对！

豪尔赫 你再来杯薄荷酒。（把酒递给艾德。）

艾德 （喝过酒以后。）不，跟她闹倒没有。问题是她恨我，因为最体面的客人都到我管的桌上来了。这是挺自然的，不是吗？她们以为她们是老招待了，店里会由她们当家当一辈子。她们的好时光可过去了，不是吗？另外，这也是她们该让位给本地姑娘的时候了，我们跟她们一样值钱，甚至比哪个有人追的西班牙老女人更值钱。

金发男子 那当然。你多大年纪了？

艾德 我？二十一岁，朋友，上个月满二十一岁。

豪尔赫 当真吗？

艾德 你瞧你！（看着从旁经过的母老虎，故意地。）我不是那种瞒掉年纪的女人，她们没有注意到，她们那起了皱纹的脸和发了胖的身子在揭她们的老底。

① 西班牙赫雷斯产的著名白葡萄酒。

金发男子 那么，母老虎真的是人老珠黄，成了管家婆，没人向她献殷勤啦？

艾德 管家婆……给马车夫们端咖啡的。你们瞧瞧这儿归她管的客人，归她照顾的桌子。那边挪到这儿来打盹儿的懒虫；埃斯佩里迪纳先生和那每晚都要来缠她的穷小子，嘿，他可真是在恋爱呢。

金发男子 你对我说什么？

艾德 亏她还唱"比达利塔"和"埃斯蒂洛"①呢，你们瞧！一个西班牙女人唱这儿的民歌！……

豪尔赫 她唱得并不太坏。

艾德 要是我的嗓子好哇，那你们瞧！那我要去教缠着她的那家伙该怎么唱歌的！

金发男子 他是个啥玩意儿！

艾德 粪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

母老虎 （在路易斯的旁边坐下来。）喔！……今儿晚上我有点激动……我看这里今儿可能没个好收场。

路易斯 他们干吗这么瞪着眼看你？……请你去给我拿一杯威士忌来，你自己喝杯白兰地什么的。

母老虎 你喝啤酒好了。看你多爱管闲事！威士忌喝了伤身体。

路易斯 问题是我今儿晚上也有点激动。

母老虎 不，孩子。当心，嗯？

水手甲 （用英语叫了几句话，其中只听懂了："mósica, mósica"② 几个字。他的同伴拍着手伴着他叫。本地人的桌上发出狗吠和猫叫声。水手甲转向他们说了几句听不懂

① 阿根廷的两种民歌。

② 英语腔的西班牙语，意为"音乐，音乐"。

的话。由他的同伴发出的哄笑声来判断，这几句话一定是非常俏皮的。）

金发男子 你嘟哝个什么，我操你奶奶！

艾德 你们别管闲事，年青人。

金发男子 不，我们只不过是逗他们玩玩罢了……他们是英国佬吗？……

掌柜 埃斯佩兰莎太太，该你登场了。

埃斯佩兰莎 我的天！您真有趣儿，弄得我把我的号数也忘记了。

艾德 碰杯呀，为你干一杯！

埃斯佩里迪纳 去吧，你就去吧。遗憾的是我没带花儿来扔给你。啊，可别忘了唱那支走得准的表的小调儿，嗯？

埃斯佩兰莎 我的爷爷万岁！我会唱的，我把歌儿献给阁下。（在喝彩声中从桌子中间穿过去，从侧面的小门下，再带着吉他登上小舞台。鼓掌声。）

众人声 好啊！顶呱呱的货！多好的身段！妈的，美人儿！（埃斯佩兰莎唱马拉加民歌① 或其他什么西班牙民歌。热烈鼓掌。一个英国水手兴奋已极，开始怪声怪气吹口哨，拍着手尖声叫嚷。）

水手甲 好啊！好啊！（含糊不清地嘟哝着。他的同伴怕他跌倒，按着他坐下去。艾德唱了几首最黄色下流的小调。她表演完后，下来坐到西班牙人坐的那桌。西班牙人兴致勃勃地接着她，给她酒。她唱歌的时候，路易斯和母老虎一直谈得非常热烈。）

① 西班牙南部马拉加城的民歌。

第 二 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奥利维拉。奥利维拉在表演完了的时候进来，坐到归母老虎负责的一张桌旁。他使劲地招着手。母老虎装做没瞧见。

艾德　母老虎！你有客来了！（低声地对金发男子。）就是他……你知道吗？

金发男子　那么，会干起架来，嗯？

（奥利维拉更加使劲招手。）

掌柜　怎么啦？你聋了吗？

路易斯　你去照顾他。

母老虎　（站起来。）不，不！（走近艾德。）你肯帮我去照顾照顾那家伙吗？

艾德　我？哈，哈！我可不干涉人家的私生活。

母老虎　你倒是挺够朋友的，可我原谅你，因为你是喝醉了才讲出这种话来。可怜虫！

艾德　哈，哈！

奥利维拉　（再招手。）

掌柜　（走近母老虎。）可你要干吗！你怎么想的啦？

母老虎　我告诉你我不去照顾他。要是你不同意，那么你就给我算帐，我就走。

掌柜　可是，哎，你知道，这人是能闹出乱子来的。

母老虎　他要闹就闹呗。

掌柜　好吧。你觉得这样好，那就到柜上来算帐，你被解雇了。

路易斯　为什么非得要她去照顾那人呢？

母老虎　住嘴。这不关你的事。

路易斯　怎么不关我的事？我要大喊大叫来说这事儿。

母老虎　你坐下。（按他坐下，两人争论着。）

掌柜　艾德：你去照顾那位先生。店子关门以前，你负责照顾所有的桌子。

艾德　哈哈！好吧。对不起，我得走开一下，哥儿们。我不是什么母老虎，可这么点小事儿我也不怕。我多少有点胆量！

母老虎　（很快地走近艾德。）啊，不！你别想损我来出风头。从这儿滚开。你刚才喝醉了，明儿来跟我算帐。明儿，听见了吗？（猛地按住她的胳膊。）明儿……骚货！……

艾德　（气馁。）得，得！明儿。（坐下。母老虎走到奥利维拉的桌旁去。）

金发男子　你怎么不跟她干一架呢，嗯？

母老虎　你要喝点什么？（路易斯注意着这情况，准备着要干预。）

奥利维拉　你好。咖啡。（母老虎走向柜台。水手们在她经过的时候对她狎昵作态。）

母老虎　（拿回咖啡。）请。

奥利维拉　谢谢。多少钱？

母老虎　三十生太伏。

奥利维拉　你不能减点价吗？拿去，三十外加十生太伏小费。

母老虎　（接着）谢谢。（要走。）

奥利维拉　不，别走；坐下。

母老虎 不。

奥利维拉 你当心：我要找你的那个臭小子算帐。

母老虎 是吗？多遗憾！

奥利维拉 好啦。你可别和他一道出去，因为我要跟你谈谈。

母老虎 好。我要拿手帕打个结，免得忘记了。

奥利维拉 对啦。再见。

母老虎 （不安地看着他出去。）再见。

路易斯 他要干吗？

母老虎 啊，我得叫你们看看，我还是母老虎！（一口就喝下了她那杯酒。）你还要威士忌吗？我也要干几杯。（走到柜台那儿去。）

金发男子 得，老兄：看样子一出门就会有仗干。

豪尔赫 那我就等着不走了。

艾德 明儿准会有个女招待得病的，咱们赌点什么。

豪尔赫 你。

艾德 哈哈！（母老虎拿着酒转去。）

路易斯 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母老虎 好，孩子，好。

路易斯 那个人是来干吗的？

母老虎 跟往常一样来要这个。（钱。）流氓！

路易斯 那你为什么不叫他见鬼去，我的好人。你就这么爱他？

母老虎 爱？没什么爱。不过是按照常规办事，有这需要罢了。

路易斯 需要？

母老虎 对；刚才我告诉过你了。这人对我来说是偶然碰上的一个家伙。另外，对于过我们这种生活的人来说，有个像他

那样受到他那种人尊敬的人，那是很有好处的。

路易斯 这就是说，我对你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既不是流氓头，又不是骗子手，还不会耍刀子。

母老虎 不是，孩子；你说反了。不中用的是我。

掌柜 （走拢来。）你说。你要是打算还在这儿混，那就请你出出场，都要十二点了。

母老虎 好。这就去。（急忙地干一杯酒走向舞台。）

埃斯佩里迪纳 （叫她。）嘘！嘘！多少钱？

母老虎 五比索四十生太伏。

埃斯佩里迪纳 拿六比索去。（给她钱的时候把她的双手握住，谈话时一直把住她的手。）你今晚为什么没有唱歌呢？

母老虎 我就要唱了。

埃斯佩里迪纳 那我就不走了。你唱那宝石歌吗，嗯？给我再来一杯。

母老虎 雪利酒吗？

埃斯佩里迪纳 不，桔子水。（母老虎去给他拿桔子水。那时，进来了个卖花的小姑娘。当地青年的那一桌向她买了几束花给艾德。水手们也买了花，还逗那个小姑娘。她打转的时候，路易斯在他桌旁把她留住，买了剩下的花。母老虎走到舞台上，弹着吉他唱歌，唱了几首“比达利塔”。热烈的鼓掌。她要唱完时，路易斯走过去向她掷去很多的花。鼓掌声。狗吠猫叫声。艾德坐在当地青年那桌；路易斯容光焕发地回到他坐位上去的时候，听到从那群人中发出来的嘲讽他的话，就很快地回转身去。）

一伙人 （出生在当地的西班牙人的桌子旁边。）傻瓜！笨蛋！

路易斯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是说我吗？（那群人对峙不语；沉

默。母老虎不安地看着那个场面。）我是跟你们说话，想找碴儿干架怎么的！

豪尔赫 （开玩笑地。）冷静点儿，年青人。谁也没惹你。

金发男子 你最好回家去。你老婆在楼梯口上等你，年青哥儿。

路易斯 （轻蔑地转身。）流氓，胆小鬼！……

金发男子 （抓住他的上衣。）嗨，嗨，嗨！你说什么来着？

路易斯 （打他一拳。）我说了这个。（乱成一团。那帮人围攻路易斯，路易斯狠狠地挥拳还击。英国佬们挤在一起，开始叫好。埃斯佩里迪纳先生躲到一旁去。母老虎猛地插进去保护路易斯，终于把他跟那群人分开，并迫使他坐下。）

英国佬们 好哇！好哇！好哇！

路易斯 （坐下，理着帽子。）胆小鬼！胆小鬼！

母老虎 真不害臊！这帮哥儿！四个打一个！……

掌柜 铺子要关门了！走！……要不我就要叫警察了！走！走！（那帮人退场，一路说些嘲笑路易斯的话。对路易斯。）你也得走。

路易斯 我这就走。多少钱，母老虎？

母老虎 不，你别走。等等我，跟我一道出去。

路易斯 （抓住她的手。）真的？

母老虎 真的。

——幕 下——

第二幕

二道幕，街景。小咖啡馆的正面和五月二十五号街的一小段。一个手风琴手拉着《骑兵曲》。街区常见的歌手们鱼贯而来。一个衣衫紧裹的老人，一位走得很快的先生，两个青年人在街心停下来叫唤着走慢了的同伴，一对偎倚在一起的情人；一支由三个新兵做代表的军人队伍正步前进，四五个冷得要命的小孩在谈着话，一个被他们嘲弄得不安的女招待，一个青年人，惯见的流浪汉冒着寒冷在行人道上飘泊，寻觅着某种新鲜事情。行人过去之后，埃斯佩里迪纳先生从咖啡馆里出来。夹在流浪汉中间的小偷立即跟上。

第一场

上述人等

两个青年人 （叫唤。）嘿，叔叔！叔叔！快点走，电车要开走了！

一个小孩 （对其他的小孩。）多漂亮！瞧，她几乎是光着身子出来了！

另一个小孩 别说蠢话！怎么是光着身子呢，她的衣服就是这式样嘛！

几个孩子 （对女招待。）嘘！嘘！

小偷 （对埃斯佩里迪纳先生。）喂，先生，您不买个镶钻石的金戒指吗？东西可好哇！

埃斯佩里迪纳 不要，先生。

小偷 您瞧瞧，先生。这可是便宜货。大概值两百比索，我只要十五比索让给您。

埃斯佩里迪纳 不要；我不要。

小偷 您瞧瞧嘛。瞧瞧又不要您的钱，说不定您能帮我个忙呢。

埃斯佩里迪纳 好吧，我瞧瞧。

小偷 您这么瞧，藏着点。不瞒您说，这东西是偷来的。

埃斯佩里迪纳 什么？

小偷 我这才肯按这价钱让给您。我要是拿到一家商行去卖，人家可能怀疑我……这么着：您出十比索我就给您。戒指至少也值两百比索。

埃斯佩里迪纳 好。十比索你拿去，快走开。（匆忙地走掉。）

小偷 十比索！连两比索也不值！

第　二　场

警察——小偷——母老虎——路易斯——奥利维拉

警察　你跟那位先生说什么来着？

小偷　我……我……没说什么。事情是……（诡秘地。）那老头把我叫过去问我：咖啡馆的一个女招待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警察　哼！得啦。你走吧。可你要是不想叫我收回你的通行证，那你在我的地段上可得格外当心。

小偷　您放心吧，警察哥。我现在的表现，连财政部长也比不上。（由右面向左面走。喝醉了的水手们走出咖啡馆，手挽手地哼个什么英国歌儿走过去。流浪汉们也慢慢散了。奥利维拉出场，停下来盯着咖啡馆。不久，母老虎和路易斯出来，他们手挽手地向右边走去，在奥利维拉面前经过时装做没看见他。奥利维拉让他们走过去，然后从后面抓住母老虎的胳臂，使劲一下把她扣住。路易斯要向他扑过去。）

母老虎　（拦住路易斯。）让我先跟他说。用得着你你再来干预。

路易斯　我要教训教训这挑衅的家伙。放开我！

母老虎　我对你说过了，你走开！……

路易斯　（控制自己。）臭流氓！

母老虎　（对奥利维拉，旁白。）你要多少钱？

奥利维拉 我对你说过叫你一个人走。

母老虎 可我出来的时候就有个伴。

奥利维拉 可你现在得跟我走。

母老虎 我要跟他走。

奥利维拉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路易斯 （扑过去。）哼，咱们就走着瞧。

母老虎 （按住他并把他推开几步，厉害地。）滚开，傻小子！

路易斯 （怒气冲冲地挣扎。）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母老虎 来，胆小鬼，来；我替你把他扣在这儿。拢来呀。显显你的身手哇。你不用怕他。你敢！……敢来打他！你碰他一根毫毛试试看！……

路易斯 啊，多丢脸！

母老虎 你就只碰他一根毫毛！……来，来，来！……

奥利维拉 放开他，我说，放开他……我不整治没防备的人……

母老虎 干吗不把刀子掏出来，胆小鬼？他没有武器，我也没有。你就放胆上呀。干吗不来扎他一刀子呢，贼崽子？

路易斯 请，请你放开我！……

奥利维拉 听这孩子的话吧。我答应你，不过分伤害他。

母老虎 啊，是吗？那我就放开他了！（放开他。路易斯向奥利维拉扑过去。那时候，警察出场，几个瞧热闹的也出来干预。）

第 三 场

上一场的人物，瞧热闹的和警察

警察 不许动！……什么事？

母老虎 你来碰碰他，胆小鬼！（松弛下来。）没出什么事，老总。这种人是不会闹出什么事儿来的；他是个胆小鬼！……

警察 让我们来瞧瞧，母老虎，你放心。没伤着人吗？事儿不严重吗？……那么，大家就散了吧，因为没出乱子叫我非管不行。回去跟枕头打交道去，先生们！……

母老虎 走，路易斯。（把胳膊伸给他。）谢谢，老总。（下。奥利维拉想跟他们走。）

警察 （拦住他。）你上哪儿去，伙计？从这边走。让他们去。要是她有什么亏待了你，那你明儿可以到她家去跟她算帐，当局管不上你们。

——幕 下——

第　三　幕

母老虎的住所，陈设颇为雅致

第　一　场

母老虎和路易斯(前者引后者入门)

母老虎　当心，这儿有一级梯子。请进。(点燃一盏灯。)这就是我的家。

路易斯　也是我的家，是吗？

母老虎　眼下还是我的家。

路易斯　噢。

母老虎　你在那边坐一会。我有点儿疲倦了，还要去换换这身打扮。你要喝点儿什么吗，譬如喝点茶？(藏在屏风后面换衣服。)屉柜上有只煤油炉，我脱衣的时候你可以去把它生起来。啊！你注意，可不许看我，嗯？

路易斯　我就照你说的动起手来了。哎，我想喝点刺激性大点

儿的东西。

母老虎 威士忌吗？那也有。就在屉柜内。你今儿晚上受惊了。

路易斯 受惊？

母老虎 不是，孩子。你表现得很不错。可也得承认，那不要脸的拳头挺厉害。上回他几乎打得我一个肩膀脱了臼。

路易斯 这流氓！

母老虎 啊！你不要以为他占了我什么便宜。你喝了威士忌吗？

路易斯 喝了。

母老虎 把水放上去。我要喝茶。

路易斯 这么说，那坏蛋甚至于动手整你了吗？

母老虎 整我？不。我没被他整过。我们有时候打架：他打我，我也打他……这也是我们方便的地方。一个上流社会的太太在她丈夫欺侮她或是拿棍子打她的时候，是连手也不敢回一下的。

路易斯 那你就跟他分手，跟他离婚。

母老虎 瞧你说得多有意思！只是因为挨了两下打，就跟一个我也许还爱着的男人分手！另外，我告诉你，同我一样为人处世的女人也并不多。不管是结了婚还是没结婚，两个人能打打骂骂也好。（出来。）可你理解了咱们今晚谈过的事儿没有？

路易斯 我还理解了咱们做过的事儿哩。

母老虎 用这些材料能写成个故事。嗯，水呢，你忘记了吗？

路易斯 我不懂怎么弄那玩意儿。

母老虎 笨家伙！你对实际知识这么不懂，还能跟我提出建立个

小家庭吗？

路易斯 靠着你懂啊。

母老虎 找个老妈子，对吗？

路易斯 啊！

母老虎 我不生你的气，傻瓜！你不是要谈给我府第的事儿吗？

路易斯 那是个小窝。

母老虎 一个野兽窝。（停顿。母老虎准备茶。路易斯观察着房子。）

路易斯 告诉我，那照片是谁的？

母老虎 哪张照片？

路易斯 那个穿着学生服的女孩子。

母老虎 那个女学生吗？那是我孩子。

路易斯 （惊奇地。）你的孩子！

母老虎 （颇为急速地转身。）是呀，我的孩子呀。你觉得奇怪吗？那是我女儿。

路易斯 （有些迷惑不解。）怎么没跟我提起过她？

母老虎 怎么没提过呢？我天天都说她啊，

路易斯 对，你说过有个女孩子……，

母老虎 我的孩子。

路易斯 可你并没讲得很详细很具体。她多美呀！瞧这双眼睛！……

母老虎 （态度柔和地。）是吗？

路易斯 她几岁了？

母老虎 四月份满了十二岁，真想不到，已经是个小姑娘了。你要我把她另外一些照片给你看看吗？我把这些照片收集

在这本相册里。你来看。坐到这儿，坐到我旁边。这头一张照片弄得太脏了，没多大看头，可你瞧瞧这模样儿多可爱，真有意思，对吗？给她照这张照片，可费了我们的劲！那时候她才十一个月，最怕见生人了。我只得待在摄影师的背后，拿面镜子逗她 就这样，她还只皱着鼻尖儿想哭哩。（着了迷似的看着照片，再翻过一页。）看这张，现在她可是摆架子了。四岁。这么正正经经的。（另一页。）这是她六岁的时候，逢上狂欢节扮马德里姑娘。瞧，多美！（看到路易斯在沉思，不高兴，一下子把相册关起。）你把我忘记了。原谅我对你罗唆了。（生气地站起来。）男人都是一个样！

路易斯 不，母老虎，不！我跟你说，这是你的慈爱感染了我，我被感动了。我那会儿有一种挺奇怪的感触……就直想哭。你再跟我说下去，好吗？跟我说啊。

母老虎 你真的有兴趣吗？（受到感动地。）这也自然，唔，唔……你想再谈下去吗？（指着屉柜。）你瞧，这两个抽屉都是她的。衣服呀，玩具呀，都是些纪念品了。这个小啦唧鼓是她刚出牙齿的时候买的。这是她最后玩过的一个玩具娃娃。（拿给他看。）很漂亮，是吗？

路易斯 最后的一个？

母老虎 是呀。她现在已经不玩了。已经长成个小姑娘了。她懂法文和英文，就只顾着功课，哎，我倒记起来了：你是喜欢写写诗的，干吗不给我写几首小诗或是一篇对话什么的，叫她拿着在考试的时候出出风头呢？这是合规矩的，嗯？她会那么高兴！……

路易斯 她在哪儿呢？

母老虎　跟德国嬷嬷在一起，那是所很大的教会学校。

路易斯　你经常看到她吗？

母老虎　每个星期天都看到她。

路易斯　她到这儿来吗？

母老虎　你疯了吗？我们在我对你说过的那个朋友家见面。她是位非常可敬的太太。她代表我送她上学。你不觉得厌烦吗？好，坐下来。（给他一杯威士忌。）我跟你讲讲个人经历。不是说她的经历，因为她没有什么经历可讲，是说我的经历。我女儿到了开始懂事的时候，我就去见那位太太，告诉她说：这孩子一点也不应该知道我的生活，可我也不想失掉她的爱。从那时候起，那位好太太就收留她在家，做了她的监护人。我叫她把她送进那所学校，学杂费当然由我来付。顺便告诉你，这也是妨碍我放弃目前这种生活的另一个理由。做衣服赚的钱，还不够给她买书用。（路易斯表情激动。）开头我经常看到她，可是随着她慢慢长大，我去看她的次数也就慢慢少了。现在我就只星期天看看她。

路易斯　你以什么身份去看她呢？

母老虎　以母亲的身份。对她来说，我是个寡妇。她爸爸已经去世了。

路易斯　真去世了吗？

母老虎　我不知道。可能去世了。前些时候听说，他因为牵涉到一桩盗窃案子，在蒙得维的亚坐牢。唔，对她来说我是个寡妇，作一个大户人家的女管家，忙得一个星期只能抽出一个钟头去看看她。

路易斯　你为什么不整天跟她待在一起呢？

母老虎　因为那样她可能叫我带她去散散步，上上戏院什么的。

你想，凭我这样跟各色各样的人混在一起，而人又是这么没教养，那可怜的孩子知道了会感到羞耻的。那位太太带她到帕莱奥去，到勒科莱塔去，到个什么戏院去看戏。她实际上成了她的母亲。

路易斯　学校方面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吗？

母老虎　当然啰。要是嬷嬷们知道了我是什么人，那她们对孩子是不会好的。

路易斯　可你不怕这种办法产生什么后果吗？

母老虎　对这一点我倒是很放心的。知道我有个女儿的人，并不知道她在哪儿。就说你吧，我跟你讲了这些事情，你也并不容易找到她。何况……人也并没有坏到会存心这样来伤人的程度。

路易斯　啊，母老虎！你多好哇！要是说我以前爱你，那么现在我佩服你，崇拜你。听我说，你们来跟我待在一块儿吧。我不久就要成年了，会要分到财产。来吧，我需要你做我的妻子，做我的母亲。

母老虎　啊！孩子！孩子！

路易斯　嗯，我的母老虎！脱离这个环境，让我们远走高飞，住到乡下去，住到外国去，那儿谁也不会认识我们，谁也不会为你感到羞愧。

母老虎　为我感到羞愧，为什么？

路易斯　那儿谁也不会为你感到羞愧。我们把她，把孩子也带着，你尽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爱她，把你心里藏着的慈爱都倾注给她。

母老虎　我的孩子，我天真的孩子！我这个诗人孩子哟！

路易斯　你想想她，也想想我。她这么教育出来，要是有朝一日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她甚至会……甚至会不认你的。

母老虎 啊，不会，决不会！你冷静下来，别激动，让我们像先前一样谈下去！你不要老想那种不可能的事情。我心地清白，可以拒绝你那么诚恳的帮助。你深深地打动了我这里（心。），我才肯给你像给第一个接近我的陌生男人的东西。让我自个儿照老样子生活下去。明儿我就不会把我的心给你了。我以后的日子让命运去安排吧，可我总会是很平静的。她已经在受教育，将来能成个女教员，有条件去进行人生的战斗，会知道怎么去找到她的一份幸福，就像我找到了我的幸福，每个人都找到他自己的幸福那样。

路易斯 （极其激动地。）你想让我吻吻你吗？

母老虎 对，来吧。（路易斯扑过去抱着她的颈脖，哭了起来。）怎么，哭啦？（深受感动，接连地吻他。）我的孩子！我的诗人！（然后分开来，转过脸揩眼泪。停顿。镇静下来。）嗯，路易斯！已经很晚了，我得睡觉了。

母老虎 （母亲般地催他。）拿着帽子，明儿我们在咖啡馆里再谈吧。

路易斯 （像呆了似的向门口走去。出门之前回转来恳求。）至少，过了这一宿！

母老虎 不。女儿在家呢。（路易斯敬重地吻她的手，下。）

——幕　下——

玛尔塔·格鲁尼①

①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五日，弗洛伦西奥·帕拉维西尼剧团在“阿根廷人”剧院首次演出的剧本。在此之前，同年七月七日，本剧曾在蒙得维的亚城的“阿利特阿马”剧院上演。——原注

人　物

玛尔塔·格鲁尼
格鲁尼大婶
菲德拉
邻妇甲
邻妇乙
女工甲
女工乙
女工丙
格鲁尼
编筐子的
马科斯
斯特法诺
瞎子
邻居甲
邻居乙
马车夫
爱人
小孩甲

小孩乙

男女工人

行人

胡安、邻居，等等

第一场

大杂院，有可以开启的高窗子。幕布拉开不久，一个高窗子里透出一线灯光，打破了舞台上的黑暗。玛尔塔的爱人为了让她出来，打开窗子，并且帮她越过窗子。两人接吻。他收起小梯子，关窗隐去。玛尔塔摸索着走下来。当她走下通向院子的梯子的时候，可以看到菲德拉的黑影。她鬼鬼祟祟，一面瞧着玛尔塔，一面朝她自己的房子那边走。她开门和关门的时候又露出灯光，这使得玛尔塔怔了一下。她心定下来后，再下梯子向厨房走去。厨房中出现了一线微弱的灯光。她燃火；高兴地唱着歌儿走来走去。一团极为明亮的火突然升起来，但火光又慢慢减弱了。另一扇门打开了，马车夫走了出来。他看看天，大声地打着呵欠，伸着懒腰，再向马栏走去，走过厨房旁边。

马车夫 早哇，姑娘。喔，你怪高兴的！……（下。另外有几家住户打开门。）

邻妇甲 （走出来，咕哝着。）噢喔！这么晏啦！……（高声地。）快些，懒鬼！……（走出来两个睡意犹浓的报童。）你们还没醒

过来?……快!(推他们。)嘿,你呀,要是还让弟弟要钱的话,可当心老娘揍你们!(两个孩子缩着肩,嘟哝着走了。)

马车夫 (从里面叫。)哎!……喔!……好哇!……你可刁哇!……我的乖乖!

邻妇甲 你呢,懒鬼!……你今天还不想去找活儿干吗?……噢!……是啰!……要是侯爵大人有老婆和两个孩子为他忙累,他干吗要干活呢?……懒鬼!(怨语声声地走进去。编筐子的带着他的工具走出来,打算开始干活。他从水井中打水出来,打满一盆再去将几把柳条浸湿。)

玛尔塔·格鲁尼 (朝她家房子那边走去。)您早,师傅!

编筐子的 你做了个好梦儿吗?

玛尔塔·格鲁尼 我?我整夜都睡得死沉死沉的!我们生活得这个样,还有什么梦儿好做哩!

编筐子的 那你干吗这么高兴地唱歌儿呢?

玛尔塔·格鲁尼 我总是唱歌儿的。

编筐子的 总是这么唱吗,不!只有作着梦儿的人,才会这么唱的。哦!我有经验,人们管我叫哲学家,可不是没个来由的。你瞧,我还没有踏进院子里来,在房间里就知道左邻右舍过的怎么样了。

玛尔塔·格鲁尼 是神启示您的吗?

编筐子的 不,是靠听歌儿知道的。我们大家都唱歌儿,我们都像鸟儿一样,唱着歌儿迎接天明。这是种需要。可不同的是,我们懂的歌儿比鸟儿懂得多……

玛尔塔·格鲁尼 哎呀!我敢打赌,您也准是作了梦!

编筐子的 我?……对,我总是做梦……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妻室儿女,爱干活的时候就干活……无牵无挂的……唔,我

想告诉你，我还没出户，就知道哪天二号那家人光着肚子，哪次马车夫是喝醉了回来的，住在上面的那寡妇，哪晚缝东西缝到半夜，哪个时候泥水匠打了老婆，哪一次佩特拉跟她的未婚夫吵了架，哪……

邻妇乙 （提着个桶儿很快地走到水井那边去，无腔无调地哼着歌。）“我是个古巴女郎……我……”

编筐子的 瞧，这儿又来了个唱歌的。这是挨了棍子唱的歌。昨儿晚上她……你瞧，你瞧！……嗨，大嫂，你说，昨儿晚上你是不是牙痛来着？

邻妇乙 我？……你怎么会认为我牙痛？

编筐子的 那是因为我感觉到了你房间里发出的哼哼的声音……

邻妇乙 （大发脾气。）别人家里的事情，跟你有什么相干呀，专管闲事的老混蛋？……人家对我说，你有个挨门听壁脚的习惯！……哼，真是爱嚼舌根！……老色鬼！……（把头一扭，提着桶喃喃地走开。在她退场的时候，还听得到她“我是个古巴女郎……”的歌声。）

编筐子的 瞧见了吗？今天一整天，古巴女郎待在美丽的海滩上。接着，她男人来了，两个人和好了，明儿一早，院子里就得是“曼勃鲁上战场”。后儿呢，“汽车哟，妈妈”……一直唱到又挨上一顿棍子，打得她又回到美丽的海滩上来……（听到一首皮亚蒙特民歌的开头几句。）又是一个歌儿！……听到了吗？这是园丁唱的。昨儿晚上，他跟他一伙老乡一块灌巴贝拉酒，灌得道儿都走不稳了……他还记得他在加里波第酒馆内，大伙儿拿着酒杯最后合唱的那支歌儿……

玛尔塔·格鲁尼 （有一阵子陷入沉思默想。）那我呢，师傅？

编筐子的 你？……你做了梦儿哟，姑娘；好几天来，你就在做甜丝丝的梦儿了。以前你不是这么唱歌的。那时候，你今天唱着悲伤的歌儿，明天哼着懒洋洋的调子，要不就歌唱着反叛、气愤、仇恨、痛苦……我可知道呀！……孩子，你叫人觉得怪可怜儿的！瞧，我跟你说，刚才我就把这消息告诉我的筐子了：玛尔塔·格鲁尼高高兴兴的。玛尔塔·格鲁尼开始尝到幸福的滋味了。好哇，姑娘！你终于有这样的日子了！……我想，连牲口也会跟我一道，为你感到满心欢喜。你该得到幸福，孩子！……怎么？……你哭啦！……那么，我说得不对吗？我敢说，这还是我头一回弄错了！

玛尔塔·格鲁尼 不，您没有错。我是在做梦，在做很美很美的梦。

编筐子的 好极了！你终于找到你的一份幸福了吗？你现在就得把它保住。幸福这东西可是挺希罕的。这么一丁点儿幸福也是个宝哇。你要保住它。凭什么也别放松了，就连有更大的幸福也别想去交换。大颗大颗的钻石往往是假的。去吧，孩子……但愿你往后总像今天这样地唱歌！（拿起浸在水里的柳条走向他的房子里去；在进去之前。）如果你有事要找谁商量一下，就来找我。

玛尔塔·格鲁尼 啊，谢谢！（高窗子打开了，听到了爱人的歌唱声。玛尔塔听得入了迷。各家的活动增加了。主妇们靠着各自门前在生火炉子。几个工人在出门。菲德拉出来生火。她蹑手蹑脚地走近玛尔塔。）

菲德拉 你爱听唱歌吗，嗯？

玛尔塔·格鲁尼 （不安地。）你说什么？

菲德拉 啊，我知道啦，我知道啦！……

玛尔塔·格鲁尼 你知道了什么？……说，快说！

菲德拉 别着急，姑娘！……我想跟你要几个烧着的煤球去生火。

玛尔塔·格鲁尼 你干吗这么嬉皮笑脸地瞅着我？……说呀！

菲德拉 我就是这神气。

编筐子的 （出来。）嗨，孩子，这姑娘昨晚也做过梦啦！……

格鲁尼 （在穿着外衣。）嘿……玛尔塔！……今儿看样子就不吃早饭了，唔？

玛尔塔·格鲁尼 爸爸，我在做早饭哩！

格鲁尼 你在闲扯！每天早上总是来这么一套！你这小姐每天总是想待在床上，叫爹娘给你上巧克力饮料……哼！……叫老头子老婆子给你上巧克力饮料！（玛尔塔咕哝着走到厨房里去。）哼！……还咕哝哩！你真变得挺娇气呀！……你真变得……

编筐子的 你早，大爷！

格鲁尼 （冷淡地。）你早。挺娇气呀！……懒货！……没用的家伙！……

编筐子的 别发火啰，大爷！……一天那么长……犯不上这么早就把火儿发光了！……

格鲁尼 你是这么想的吗？要是你有这么个女儿的话……

编筐子的 要是我有这么个女儿啊，我早就端着可可到床边去上给她啦！

格鲁尼 哼，你懂个什么！（下。）

编筐子的 （对朝她的房子走过去的玛尔塔。）嘿，瞧你爸爸多凶！

玛尔塔·格鲁尼 （微笑着。）唔，唔！……（下。）

邻妇甲　（对编筐子的。）你瞧见了吗？戏又开演了。今儿又会是个可怕的日子！……怪可怜儿的姑娘！爹、娘和哥哥就没让她一刻儿安生过。这日子我不知道她怎么熬的！……

编筐子的　大嫂，咱们活着，可什么都得熬哇！

邻妇甲　什么都得熬？那倒不见得！

编筐子的　不见得？那你怎么受得了你男人呢？

邻妇甲　（急速地。）你说，我男人又怎么的？他有什么不好哇？你老爱胡说八道！

编筐子的　你明白啦，大嫂！……

邻妇甲　嚼舌根的，要是他听到了，他会来找你算帐的。（下。）

编筐子的　你明白啦，大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碰不得的鸡眼儿！……

菲德拉　我说是啊！……

编筐子的　你！……你有个什么！……你比你爹还瞎！……糊涂虫！……

菲德拉　你看你想的什么。我在这儿瞧见了谁都没瞧见过的事儿！

编筐子的　滚开，坏东西！……你什么也不是！……臭丫头！……

菲德拉　你听我的话吧，机灵鬼！……要是我黑间来敲你的门，你就开门瞧瞧；我们赌点什么？可这么摆明摆白的事儿，谁都瞧不见！……

编筐子的　臭丫头！……贱货！……牵瞎子的！……快滚开！

菲德拉　啊哟，挺神气的！……老鬼，老鬼，老鬼！

斯特法诺　（走出来。）噢，怎么啦？

菲德拉　（变得柔顺起来。）啊！……是你吗？你早！……

斯特法诺 你爸爸呢？

菲德拉 他快穿好衣服了。

斯特法诺 你们过起舒服日子来啦，唔？……早就该上街去了！

菲德拉 现在还很早！

斯特法诺 昨儿你们收进来多少？

菲德拉 昨儿？……挺少的。昨儿生意不好。大约只有三个比索。钱爸爸拿着。

斯特法诺 这不可能！

菲德拉 啊，天主在上，这可是真话！

斯特法诺 你们在偷我的钱！……你们想损我来发财呀！

菲德拉 你怎么这样想呢？你知道我不会对你撒谎。人们而今不像早先那样肯给钱了。市区里到处都认得我们。我们还刚刚在一家的门房里待下来，里头就有人叫："家里有病人！""我们不要听音乐！"……"你们礼拜六再来！"……要么就给我们几片硬面包。

斯特法诺 不管怎样，你们向来总是不只弄到三个比索的。

菲德拉 我发誓这回没那么多。

瞎子 （在里头叫。）菲德拉！ 菲德拉！

菲德拉 这就来，爸爸！ 我在跟斯特法诺大哥谈话……瞧：叫你知道没跟你撒谎，我跟你说实话。昨儿我们一共收进来四个比索；可爸爸要添件衬衫，用掉了一个比索。

斯特法诺 这我早就知道哇！

菲德拉 可是，瞧，我想在月底把你给我们付的钱给你……你对他什么也别说，好吗？他兴许会发觉我骗了他。不管怎样，他总归是我的爸爸啊！

瞎子 （走出来。）你早，斯特法诺大哥！ 菲德拉！

菲德拉　（低声。）看在天主的份上！……你别对他说什么！……你知道我是你的，我苦苦地想着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我怕要是他发觉了的话……

瞎子　菲德拉！你在干吗？你们在谈什么？

菲德拉　没什么，爸爸！……（低声。）要是他起一点疑心的话，就什么都完啦！……好，你答应我别说什么，嗯？我会对你很好的！

瞎子　菲德拉！

斯特法诺　我们谈着而今收的钱少得多了。

瞎子　可不！……我也是这么想。而今人们给的少了。可是，我们还是不该叫委屈。

斯特法诺　你当然不啰！……一个月七十个比索，才百分之四的利息……

瞎子　可你总拿的多！……

斯特法诺　当然啰！难道你们要叫我赔钱不成？……

瞎子　那倒不是；可是……

菲德拉　爸爸，斯特法诺大哥说得对。他出资本，我们该……

瞎子　你懂什么，我的孩子！

斯特法诺　看来你不大同意我们立的合同。要是那样的话，我说清楚了……你可以自个儿干自个儿的去……

菲德拉　（痛苦地。）不，不，不，斯特法诺大哥！……你别这样作……

瞎子　你在干吗，菲德拉？你说什么？

斯特法诺　你再忘恩负义对我也没什么。

瞎子　好。要是你愿意的话，就这么办吧。我至少还有我的菲德拉的眼睛可作依靠！

斯特法诺 大概你以前就这么想过了……谈的够啦！……你果真不乐意这么干下去，那今天就给我腾房子……

瞎子 就这么办，好，就这么办！菲德拉！

菲德拉 斯特法诺先生！……斯特法诺先生！……你别这样！……别发火！……看在我的面上！……

瞎子 菲德拉，别求爷爷告奶奶了！……来！……

菲德拉 斯特法诺先生！……斯特法诺先生！……斯特法诺先生！……

瞎子 来，我的女儿！……没来由为这去伤心！……（把她拖到屋子里去。）

格鲁尼大婶 （带着条矮椅子出来织袜子。）啊，斯特法诺！出了什么事儿？

斯特法诺 没什么，大婶！……跟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纠缠老问题儿！您知道我多么庇护着他们！

格鲁尼 （出来。）我跟你说过啦！……我总是跟你说，不用去为旁人操心！让每个人按自个儿的能耐去各管各！

编筐子的 （拿着他干活儿的东西进进出出。）让你的好心肠去见鬼吧！……请告诉我一桩事儿。听说要委派你做乞丐收容所的头儿了，果真有这回事吗？

斯特法诺 那就该你走运啦，对吗？（向格鲁尼夫妇。）马科斯呢？他昨晚上船了吗？……

格鲁尼大婶 他没回家睡觉。那可怜的孩子稳是干上活儿了。

斯特法诺 他真是个好小伙子。

格鲁尼 可不，他是个好样儿的。他不乐意加入工会，码头工人就不跟他来往。喂，玛尔塔！……你在那儿干吗？……你不是整天待在院子里，就整天躲在屋内！……斯特法诺在这儿。

你给他倒杯咖啡来。

斯特法诺 不用了，我不想喝；谢谢……

格鲁尼 噢，让她倒来好啦！……工会！码头工人工会！朋友，这世界可真叫你活不成啦。我那时候没什么工会，我们还不是也能凭着肩膀和胳膊活下去。

格鲁尼大婶 这倒不假。以前干活干十四五个钟头，有时候还要长些，可我们大家还不是过得挺满意。而今人们养娇了。要什么八小时工作，甚至还嫌长。哼，可我的马科斯就不是这号人！

斯特法诺 瞧，他来啦！

马科斯 （醉态可掬，向没出场的马车夫。）啊！你把马车上的执照给扯下来了吗？哎，检查的来了会找碴儿的！（邻妇乙唱着“我是个古巴女郎”，走出来提水。马科斯拦住她对她说话。她给了他一耳光。马科斯狂笑。）

编筐子的 你们瞧，他逗她，她怎样在给他鼓掌！

格鲁尼大婶 多有趣儿的孩子！……老爱跟姑娘嫂子们闹着玩儿！

邻妇乙 （躲过马科斯去抓她的手。）你敢！……你敢再来！

马科斯 （走近那一堆人。）你们好！你们都起来啦？啊哈，斯特法诺！……昨儿晚上你怎么不去哇？……我们等你等到了十点钟！……（对编筐子的。）你好吗，哲学家？我们到啥时候才能把世界拾弄好呢？……得快一点啦！得快一点！……你瞧，我已经不大乐意干活啦！今天咱们要干什么呢？

编筐子的 我？……编筐子。

马科斯 （瞧不起地转过去。）呸！娘们的活儿！

编筐子的 啥都不干呢，那又是谁的活儿啊？

马科斯　您呢，爸爸，您昨儿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格鲁尼　啊，挺早！

马科斯　人家告诉我说，您昨晚跟英国邮船的水手长在一块儿……

格鲁尼　对，孩子。我们是老朋友。

马科斯　威士忌好喝吗，嗯？那种不上关税的威士忌……

格鲁尼　唔，我们一道喝了杯酒儿。

马科斯　只喝了一杯儿吗？……嗯哼！……我从您脸上看得出来。昨晚您稳的又喝得动弹不了啦……

编筐子的　恰恰相反。昨儿晚上动得很多！

格鲁尼　你没上船出海吗？

马科斯　（暴烈地。）他们不让我参加帮会，您还要我干吗呢？……我得打上船去不成？

格鲁尼　啊！……我什么也没说！……

马科斯　哦！……可他们就得付出代价的！……只要一罢工，瞧我怎么干活。让他们骂我做工贼，让他们瞎嚷嚷去！我要拿刀子捅他们个肚破肠流！……

格鲁尼大婶　这可使不得，孩子！要刀子，这可不成！……你得当心！

马科斯　罢起工来，这并没危险。罢起工来，人就可以放开手干！（用手把他妈手中的活打掉。）这阵子您别织袜子了！……我们在谈话！……

格鲁尼大婶　（把滚着的线团从地上拾起来。）疯孩子！疯孩子！

斯特法诺　你干吗不去躺下睡一会？

马科斯　你以为我那样不舒服吗，老弟？……我只是兴致稍微好点罢了！……这也是有个来由的，懂吗？……嗯哼……（对他

父母亲。)你们不跟我说点儿什么?……得掏钱包了,对吗?

格鲁尼　相信你不会把这事儿忘记的。

马科斯　(高声。)喂,玛尔塔!玛尔塔!……她出去了吗?……玛尔塔!……你去告诉露伊莎、佩特拉和妹妹,说今儿晚上庆祝我的命名日,要跳场舞……热闹一番!

格鲁尼　干吗要跳舞呢?……做桌好饭,请……

玛尔塔·格鲁尼　你说什么?……你早,斯特法诺!

马科斯　你早,马科斯!

玛尔塔·格鲁尼　啊,讨厌!……你说什么?

马科斯　我们今儿晚上要跳场舞。你要是不乐意,就只去通知她们算了。天气不好舞会就改期!

玛尔塔·格鲁尼　现在不是复活节,要为你举行舞会吗?

马科斯　怎么不呢?……你不高兴啦!你不高兴!……你对我总是板着脸!……你对我太好啦!……要是举行个社交舞会的话,那你早就要溜走了……

玛尔塔·格鲁尼　你怎么这样说我?

马科斯　你爱那套嘛!……你要落得像那个人那样……像你那贱货姐姐那样!……

玛尔塔·格鲁尼　别提她了!……怪可怜儿的姐姐并没有对你怎么样!

马科斯　没有对我怎么样?……没有对我怎么样?……干出那种丑事来,不害臊的!……还没有对我怎么样!……

格鲁尼大婶　别想她了!我们当她死掉了!

马科斯　她死了倒好!……揍死了她倒好!……她死了我就不要受这份气!……谁不知道我是她哥哥!谁都猫怜耗子那样看着我,当着我的面叽叽喳喳!……真丢人!……(擒住玛尔塔

的胳膊）可你……你得当心！听着啦？得当心！……不准再出那种事儿了！……我警告你！……当心别去沾那些笨蛋！……

玛尔塔·格鲁尼　哎哟！……痛啦！……

马科斯　痛了，唔？……那还痛一点儿吧！

格鲁尼大婶　放了她吧，孩子！……她规规矩矩的！

马科斯　我知道我干吗要这么作！……我知道！……别看她装得规规矩矩，可相信不得！

玛尔塔·格鲁尼　你有什么可以责备我的呢？……说呀！

马科斯　呸！……走开！……别打扰我！……我今儿不想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作的什么！……我会把那笨蛋给你说出来！……（厌烦地坐下去。）

玛尔塔·格鲁尼　你卖什么关子！说呀！

马科斯　别打扰我！……我再告诉你我今儿不想说！别惹我发脾气！……

玛尔塔·格鲁尼　又来这么一套！……天啦，这要闹到什么时候哇！（长久的停顿。）

斯特法诺　你去躺会儿去，马科斯。我会早点叫你起来。

马科斯　（猛然站了起来。）我不想睡！……你也别来打扰我！……我没有喝醉！……我说了的就说了，我知道我说的什么！你听到了吗？

格鲁尼大婶　马科斯，马科斯，我的孩子！……你去躺会儿去，别心烦啦！……

马科斯　（把她推开。）滚开！……（抓住要走的玛尔塔。）你要上哪儿去？

玛尔塔·格鲁尼　你让我走吧，马科斯！

马科斯　你要我说出来吗？……你够忙儿的！……好。你现在当着大伙儿说说看，你在街头跟他谈话的那个笨蛋是谁！……

玛尔塔·格鲁尼　你造谣！

格鲁尼　喂，玛尔塔！……这是怎么回事？……

马科斯　她像另外那个那样，也有了情人。你说呀……有还是没有？……快回答！（推搡她。）

玛尔塔·格鲁尼　放开我，畜生！……天啦！……

斯特法诺　（插进来。）放了她吧，马科斯。你犯不上这样！

马科斯　放了她，放了她！……那你干吗说她呢？

斯特法诺　哎呀，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也许是我错了……

玛尔塔·格鲁尼　啊，这是捣的什么鬼？……

格鲁尼　斯特法诺，你跟这孩子闹了什么别扭吗？

斯特法诺　没什么。

格鲁尼　嘿，你照实说呀！她是能给你难堪的。

马科斯　他照实说了。这位小姐对他干了下流事，跟个笨蛋要好。这是真的。他昨天给我说了……看这不害臊的！

格鲁尼　（向玛尔塔·格鲁尼。）丫头！……你要我一顿棍子把你打死吧！

玛尔塔·格鲁尼　打死了倒好！……（对斯特法诺）。原来这都是你捣的鬼！……啊，多不要脸哪！好，好！你们打我罚我吧，因为你们都有借口了。我再也不愿意同这家伙来往了。

马科斯　妙得很！祖国万岁！

格鲁尼大婶　你疯了吗？……玛尔塔，你说什么？

格鲁尼　喂，玛尔塔！你要我毙了你吗？

玛尔塔·格鲁尼　我不爱他，我压根儿也没爱过他！……我以前

接受他，只是我受够了苦；只是我要叫你们让我安生，不再折磨我！我以前接受他，也许是我怀着点儿希望，好让他有一天把我从这活地狱里接过去，带到个好熬点儿的地狱里去！我成年累月地熬着，装出我并没感觉到的样子，掩藏住这家伙使我越来越感到的厌恶。你们顺从他，讨好他，我特别感到恶心，可我也忍着。你们打我吧，劈头盖脸地打我吧！挨打我挨惯了！……可你们别跟我再提这个坏东西！你们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你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死掉，比活着受你们这么折磨强得多！（哽塞住了。）我的爹娘，我自己家里人对待我，还不如马车夫对待他的骡子！他至少还爱惜它！

格鲁尼大婶　（抓着头。）天啦！就像那一个！就像那一个！

玛尔塔·格鲁尼　啊，那一个！……你们提可怜的姐姐提得好哇！……姐姐走了，我再也熬不下去的时候，也会要走的！……

格鲁尼　（威胁地。）玛尔塔！

玛尔塔·格鲁尼　你们逼得她走上了邪路……，你们也在逼我走那条路！

马科斯　你说完了吗？

玛尔塔·格鲁尼　（没有听见。）你们还说那一个！……你们还说那一个！

马科斯　你说完了吗？

玛尔塔·格鲁尼　可怜的姐姐！……你们一点也没有权利说她！……

马科斯　（狠狠地揍了她一拳。）现在你可以滚蛋了！……（玛尔塔尖叫一声倒了下去。喧闹纷乱、音乐、等等。）

邻妇甲　（对马科斯。）多不害臊！揍女人！……多不害臊！

编筐子的 （走扰去。）你多横！

马科斯 老子揍女人，老子揍挨过来的混蛋！（推了邻妇甲一把。）滚开！

邻妇甲 啊，流氓！……胡安！……胡安！……

马科斯 （向后退的编筐子的打了一拳，没有打着。）你去叫你男人去！

胡安 什么事？什么事？

邻妇甲 这坏蛋欺侮我！他推我！

胡安 你！……你！……你敢！……你敢碰她！……

（走出来一些男女邻居。狂怒的马科斯向大家扑过去。吵嚷声。格鲁尼夫妇和斯特法诺力图使马科斯安静下来。斯特法诺接着把他带走了，喧嚷慢慢止息，邻居们逐渐走开。玛尔塔躺在地上痛苦地哭着。）

格鲁尼 （走开；在走近玛尔塔的时候。）都只怪你！都只怪你！你这坏家伙！……

格鲁尼大婶 圣母哇！……几乎叫他们把我的儿子都整死啦！……你这不害臊的！……（嘟哝着走开。）

编筐子的 可怜的孩子！……你真勇敢哟！……瞧，你竟敢于反抗这些畜生！……别再哭啦，孩子！别再难受啦！……作作好梦，也会惹出麻烦来！……可是你也不用灰心丧气。你想想刚才不久唱的歌儿，还是那么唱吧！……其他事儿就都没什么了。伤，用冷水打湿的毛巾或者沾着山金本花酊剂的毛巾敷敷，就会好的。你安静下来，把心事儿对我说说，我是挺疼你的。告诉我：你当真有了个爱人吗？

玛尔塔·格鲁尼 我……

编筐子的 你没有理由要骗我。还有，我向你证明过了，我能

猜透人家的心事。你照实说吧。

玛尔塔·格鲁尼 是的，大叔，是有个。可是，大叔，您怎么会知道呢？……您怎么会知道呢？……

编筐子的 他们瞧见过你了吗？

玛尔塔·格鲁尼 没有，那不会！

编筐子的 什么都会的。（停顿。）你告诉我：菲德拉姑娘闻得点儿风声了吗？

玛尔塔·格鲁尼 不，她啥也不知道！

编筐子的 你没叫她干过什么事吗？……

玛尔塔·格鲁尼 没！

编筐子的 你知道斯特法诺和她……你明白吗？……他控制住了她。

玛尔塔·格鲁尼 啊，想得对！……她可能暗地里瞄着我。她弄得挺叫人猜不透，嬉皮笑脸的。对，对！准是她！……这不害臊的！……（菲德拉同瞎子出场。他带着吉他，她带着提琴。）

编筐子的 瞧，她在那儿！

玛尔塔·格鲁尼 （在他们走过后叫。）菲德拉！

菲德拉 （没皮没脸地走拢去。）你要干吗？……您接着走吧，爸爸！

玛尔塔 （抓住她。）你跟斯特法诺说了什么来着？

菲德拉 我？……说什么？……放开我。

玛尔塔·格鲁尼 你先答复我！你真说了什么吗？

菲德拉 （摆脱开来。）好吧……要是我说了点儿什么，那也是说的真话。

玛尔塔·格鲁尼 你说了什么真话呢，你这黑良心的？

菲德拉 说了我知道的事儿，我瞧见了的事儿。

玛尔塔·格鲁尼 你说呀！

菲德拉 好，为了叫你明白……谁也别想把我的人给抢了去，我这才说了……好让他跟你吹了，你明白吗？

玛尔塔·格鲁尼 啊，真不要脸！……

菲德拉 你别怕。我并没有把什么都跟他说……我只说你们谈了话。另外的事儿跟我有什么相干！……现在我心可定啦……我再也不说什么了……（诡秘地。）昨儿晚上……昨儿晚上你就一整夜……

玛尔塔·格鲁尼 （捂住她的嘴。）住嘴，住嘴！……

菲德拉 是，而今我可不怕了……；我什么也不会再说……回头见。（从远处叫。）你交好运了！……他挺阔气！……这玩意儿（钱。）你会有很多！会有很多很多！（下。）

玛尔塔·格鲁尼 天啦！怎么办！怎么办呢！……我被发觉了……您，您对我这么好，帮帮我吧，给我出个主意吧！……

编筐子的 那么，这都是真的了？

玛尔塔·格鲁尼 是，是，大叔。这烂货说的都是真的。我能信靠您，因为您不会坑害我。我作了一个甜蜜的梦。我刚才不久为他唱着歌，我昨儿这样歌唱了，明儿也要这样歌唱，一生一世都要这样歌唱。他为人好，他挺重感情。我把我整个地交托给他了。但愿我有一千条生命，长着一千颗心，统统都给他，来报答他的钟情！要是您知道他多么爱我，多么体贴我，要是您听到他的谈话，看到他对我的宠爱和怜惜哟！……啊，他是我的一切的一切！他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整个的家！他给了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家庭的温暖，他使我的青春岁月泛出微笑！就这样，我爱他……因为他

好，因为他温柔！……我爱他爱得发了狂……我拚着命也要爱他……

编筐子的 别说下去啦，姑娘，别一个劲儿说啦！我信你的话！

玛尔塔·格鲁尼 啊，您笑啦！……您笑我啦！……

编筐子的 我干吗要笑你呢？可怜的孩子！……我是高兴，是赞赏你才笑哟！……可是……你暂且住鞭下马，让我们回到现实里来。我可以知道那个非凡的人物是谁吗？

玛尔塔·格鲁尼 啊，您还不知道吗？他是……（望着那高窗子。）

编筐子的 筐子呀筐子！我信不过你啦！……原来是小窗子那边的歌唱家！瞧，这是我的音乐哲学头一回没有把事儿弄准！

玛尔塔·格鲁尼 您认得他吗？

编筐子的 事情严重，挺严重！……（停顿。）你告诉我，你好好考虑了没有？你晓不晓得这院子和那高窗子中间有段距离？

玛尔塔·格鲁尼 这没有关系，我已经爬上去了！

编筐子的 （停顿。）好。

玛尔塔·格鲁尼 您是怎么考虑的呢？您要叫我怎么作呢？

编筐子的 那么你……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玛尔塔·格鲁尼 （羞怯地。）我……他要把我从这儿带过去。

编筐子的 你呢？

玛尔塔·格鲁尼 我……我……您看到了我在这儿过的是什么生活！……看到了他们怎样对待我！

编筐子的 好，好，好！别说了。你尽快走掉吧！

格鲁尼 （在门旁叫。）喂，玛尔塔！你今儿不想上工厂啦？

玛尔塔·格鲁尼 我这就走，爸爸！

格鲁尼 嘿你，是时候了！

玛尔塔·格鲁尼 再见了，大叔，（握着他的双手。）要是我不回来了……要是我不回来了，我就在这儿谢谢您啦！

编筐子的 这么快吗，姑娘？

玛尔塔 是的。今儿晚上离开工厂！再见了……谢谢！

编筐子的 （为了掩藏他的激动而转过头去。）可怜的孩子！（听到爱人的歌声。玛尔塔停下来听了一下就走了。）

——换 景——

第 二 场

二道幕。工厂的门。听到汽笛的叫声，不久就走出来了快乐的女工们。握手。"明儿见！别忘了那桩事儿！……你那人在等你吗？……我告诉你一个消息！等等。"玛尔塔最后跟一个女工手挽手出场。几个女工的家属出场找她们。这些人一群群地散去之后，瞎子和菲德拉出场

女工甲 瞎子！瞎子！叫他唱一个！

大家 对，对！叫他唱一个！

瞎子 你们这些漂亮姑娘叫瞎子唱个什么呢？

女工甲 你怎么知道我们漂亮呢？

瞎子 啊！你们年轻嘛！

女工乙　唱爱情的歌儿……（瞎子调好弦，准备着要唱。）

女工丙　（对朝街头扫视了一下后准备要走的玛尔塔。）你待会儿，还别走！我们听听瞎子唱歌！

玛尔塔·格鲁尼　我家里还有事哩。

菲德拉　（私下里对玛尔塔。）我看到他了。他在那边街角上。

玛尔塔·格鲁尼　给我太平点吧。（瞎子由菲德拉伴奏，唱着爱情的歌儿。玛尔塔想要走，而她的同伴留住了她。瞎子唱完后，大家发出笑声，鼓掌。菲德拉端着盘子过去接钱。大家要他再唱一个。）

女工甲　来一个悲哀的。唱瞎子歌！

大家　瞎子歌！瞎子歌！（瞎子唱那歌子。斯特法诺出场。瞎子唱过那个赞美贞洁的女儿的歌后，女工们哄笑。）

菲德拉　（急急地。）我们走吧，爸爸，我们走吧！

瞎子　（让她引着走，伤心地。）啊，她们干吗笑呢！她们干吗笑呢！……

菲德拉　您别理它，爸爸。她们给了很多钱！

瞎子　可是，她们干吗要笑？干吗要笑？……（下。女工们下。）

女工丙　你走这边吗，玛尔塔？

玛尔塔·格鲁尼　你让我一人走吧。（向相反的方向走。）

斯特法诺　（拦住她。）玛尔塔！

玛尔塔·格鲁尼　让开！

斯特法诺　不，我们得谈谈！

玛尔塔·格鲁尼　到家里再跟我谈吧。

斯特法诺　我陪你一道走。

玛尔塔·格鲁尼　我不要你陪。

斯特法诺　那我们就在这儿谈谈。

玛尔塔·格鲁尼　我不跟你谈。

斯特法诺　瞧，玛尔塔，我没有把我知道的都告诉马科斯。

玛尔塔·格鲁尼　别吓唬我！……你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他！让我过去！

斯特法诺　那笨蛋在等着你，对不对？……那我警告你，你可别跟他说话！

玛尔塔·格鲁尼　我的上帝！

斯特法诺　你得理智点，玛尔塔！你得理智点！……我知道你给那人迷住了……

玛尔塔·格鲁尼　那你还是一个劲儿要找我呀！……

斯特法诺　我一个劲儿要找你，因为我很爱你，因为我想挽救你！……你把自己托付给一个不是你这阶级的人了……

玛尔塔·格鲁尼　我爱他！

斯特法诺　可他不爱你，也不可能爱你……

玛尔塔·格鲁尼　我爱他！

斯特法诺　他并不是没有对象的人，他另外有几个女人……

玛尔塔·格鲁尼　这跟我不相干。我爱他！

斯特法诺　我发誓我没撒谎。瞧：他一个月以后就要结婚了。他准会扔掉你的。

玛尔塔·格鲁尼　随你怎么说，我爱他！

斯特法诺　你发疯了，想走邪路。听我的话吧。我答应你什么也不说，过去有什么都不再提，一切如常。要是你愿意，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就结婚。我娶你过来作我的妻子……你明白了吗？……

玛尔塔·格鲁尼　啊，多可耻呀！……够啦！……让开我吧，不要脸的！……你要我去作你的妻子，好跟派瞎子那样派我去给

你讨钱，甚至要我干更丢脸的事！……坏蛋！……流氓！……让开些！……

斯特法诺　啊！那么你是吃硬不吃软啰？我们就来硬的吧！

玛尔塔·格鲁尼　行，来硬的就来硬的！你去把你知道的告诉人家去，你去告去……你去告诉我爸，告诉马科斯，说我有了个人，有了个爱人！……叫他们更加虐待我；可你别想我会理睬像你这类坏蛋、流氓、小人……

斯特法诺　瞧，玛尔塔！……

玛尔塔·格鲁尼　你要是再说一句话，我就叫人了！

斯特法诺　我们在引起人家的注意了。你放冷静点，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事儿。要是你希望你的人不吃大亏，那你就从那边回家……要是我瞧见你跟他混到一起……我就捅了他……

玛尔塔·格鲁尼　（痛苦地。）捅了他……捅了他！……啊，上帝！……

斯特法诺　走哇，人家在看我们了；人集拢来了……走吧……

玛尔塔·格鲁尼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让斯特法诺领着走。）

——换　景——

第　三　场

景同第一场。夜。格鲁尼家的房子前面有张桌子，

上面放着些酒瓶和杯子。瞎子奏着乐，斯特法诺跟邻妇乙、马科斯跟马车夫在跳着舞。菲德拉坐在远处，注视着斯特法诺的一举一动。编筐子的坐在自己门口。格鲁尼大婶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喝醉了的格鲁尼同邻妇甲的丈夫在喝酒。他们所在的门旁，两个小孩一个靠在另一个身上、背靠着墙在睡觉。跳舞结束之前，玛尔塔叫她的母亲起来并引她到屋内去。格鲁尼大婶嘟哝着下。

格鲁尼 （费力地站起来。）喂，斯特法诺！……让你的舞伴来跟我跳个舞……你总会同意吧。

马科斯 （没停止跳舞。）您跳不了啦！……另外，这儿风浪挺大的！

格鲁尼 哎！……好像我没上过船似的！……让我跳一会儿吧！……（摇摇晃晃地跟着那对舞伴走。）

马科斯 咳，别碍事！……（一对舞伴在前面引着他。老人踉踉跄跄，像要跌倒的样子。）

格鲁尼 （带着几分清醒。）嘿，马科斯……别这样；别这样对待我！……

马科斯 这没什么！每个人都有轮到的时刻嘛。我醉成这样的时候，你们还不是取笑我。您去睡觉吧，躺着要好一些！

玛尔塔·格鲁尼 （已经出来一会儿了。）对，爸爸！来……来！……

格鲁尼 别担心我！……我能撑得住！……别担心我！……我要喝最后一杯酒！……最后干一杯！……（玛尔塔把他带到桌旁给他酒）喂，马科斯！……为你的健康干杯！……（饮酒。）

我挺高兴，因为今儿尽管是你的命名日，你还没喝醉，我挺高兴，马科斯！……来，你来！……跟我再干一杯……姑娘，倒两杯酒。（音乐停了。马科斯走过去，两人喝酒。）

马科斯 好啦，去睡吧，爸爸！

格鲁尼 唔，我走啦。晚安，朋友们！祝大家晚安！（玛尔塔把他带走。）

邻居 （在他家门口探身出来。）玛格丽塔……玛格丽塔！……你还在那儿干吗呢？你难道想要闹一晚不成？

邻妇乙 我这就来！

马科斯 你别催得这么紧，大哥。还早着哩！

邻居 对不要干活儿的人那还早着！……（对他的妻子。）喂！我说，当心别等到我来找你！

马科斯 你别走。让我们再干一杯。（给除了菲德拉以外的所有的人斟酒。）

邻妇甲 你别，你别再给我那个添了。他喝得够多了。

马科斯 干杯！

大家 干杯！

斯特法诺 （给菲德拉一杯酒。）你也来一杯！

菲德拉 （极其愉快地。）啊，感谢感谢，斯特法诺大哥！非常感谢！（她喝酒并把杯子给他。）我想找你谈谈。我待会儿等着你。

斯特法诺 （冷淡地。）不！（菲德拉又沮丧地坐下。）

邻妇乙 （看到玛尔塔。）你，玛尔塔，你答应过要唱个歌儿！

邻妇甲 对，你得来一个！

玛尔塔·格鲁尼 我不唱；我不高兴唱。

马科斯 玛尔塔，今天这样的日子，你就不乐意为我助助兴。现

在我命令你唱，快唱！

邻妇们　对，快唱，快唱！

玛尔塔·格鲁尼　我不明白我干吗要唱！

编筐子的　对，玛尔塔。给大家助助兴。唱唱你今儿早上唱的那支歌！

玛尔塔·格鲁尼　您喜欢吗？那我就唱那歌儿。

瞎子　伴奏要什么调儿呢？

玛尔塔·格鲁尼　不麻烦您了。我自个儿唱。（音乐伴奏。唱到要完的时候，灯光照亮着的高窗子打开了，听到了爱人的歌声。玛尔塔止住不唱了。）

马科斯　你怎么啦？

玛尔塔·格鲁尼　我嗓子不好，唱不下去了！

马科斯　（对着窗子。）你干吗不下到这儿来唱啊，混蛋？……（停顿。）

人声　（从屋内发出。）你们得让人家睡觉呀！见鬼，这样的邻居！

邻妇乙　他说得对。已经很晚了。晚安，各位邻居！（唱着"我是个古巴女郎"，下。）

邻妇甲　（催她的丈夫起身。）嗨，你站起来呀！……睡觉去！晚安，各位邻居！（下。马车夫告辞下。邻妇甲把她丈夫安顿好再出来，对那两个小孩。）啊！……起来，小鬼头！……到屋内睡去！（推醒他们并把他们带走。）

编筐子的　该休息啦，各位！（下。）

马科斯　（一径在喝着酒。）玛尔塔！把我的帽子拿来！

玛尔塔·格鲁尼　怎么？你要走？

马科斯　对，我要走。今晚我不回来睡觉了。（玛尔塔回去取帽

子来给他。)晚安。

玛尔塔·格鲁尼　明儿见,马科斯。

斯特法诺　晚安,玛尔塔!(玛尔塔不回答。她瞧着他们走出去,收拾杯子、瓶子,熄了灯。暗下来后,高窗子开而复关地有两三次。玛尔塔进屋去再出来,小心地爬上梯子。马科斯和斯特法诺出来注意着玛尔塔的行动。当玛尔塔达到平屋顶的时候,马科斯上去抱住了她的腰;她发出叫声。)

马科斯　别嚷!

玛尔塔·格鲁尼　马科斯!(窗子打开了,玛尔塔的爱人出来帮助她。)

马科斯　是你吗,混蛋!……有你的!

玛尔塔·格鲁尼　(阻住他。)别,马科斯,别!你,马科斯你别!……你关上!……快关上!……

(马科斯爬到箱子或是椅子上面,同她爱人格斗起来。)

玛尔塔·格鲁尼　救命啊!救命啊!(马科斯扎了她爱人一刀,爱人朝里面倒翻了。)杀人啦!杀人啦!……我的人!……杀了我的男人!……你别跑!(狂怒地死死揪住他。)别跑!救命!……救命啊!

马科斯　别嚷!……(把刀子扔到院子里去。)

玛尔塔·格鲁尼　救……!

马科斯　(堵住她的嘴。)你别嚷,要不我就杀了你!(几乎是挟着玛尔塔走下楼梯。他一下到院子里就把她重重地甩到地上,急急地走进他的屋子。)

玛尔塔·格鲁尼　我的人!……我的爱人!……(马科斯穿上一件短上衣出来逃走。还没有穿好衣服的邻居们探身出来。)我的人!我的人!……(看到沾着血的刀子怪叫了一声,把

……凶手！……（邻居们随着追上去。停顿。他们跟玛尔塔一道回来。）

一个人　你怎么啦，玛尔塔？……你把你哥哥杀了！……

玛尔塔·格鲁尼　他杀了我的男人，他没有权利杀他！

——幕　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外国姑娘
作者= （乌拉圭）桑切斯著　　吴健恒译
页数= ４１０
ＳＳ号= １１４６９９５７
出版日期= １９９４ 年０７ 月第1 版